

##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 二十一个

我们在白芦沟休息下来。……

走了一天两晚。脚板起泡，泡破了又起，起了又破，结成一块厚皮，和袜子死死贴住，袜子脱不下来。……身上满身虱子，打几下衣服想打下虱子，可是衬衫像邮票似的粘住着皮肉，打不动，裤子虽然在河里渡过，现在它却自己干了起来，不过比以前粘得更紧些。……

大家的眼白成了红色，眼黑翻了一半上去，像还没闭眼的死尸；眼眶子一圈黑。……腿子发了一点肿，比平素大一圈。……

一吃喝过，大家就躺了下来。一躺下连骨头都软了。心里想，无论有什么天大的事发生了也躺着再说。……老实话：这时候要是有敌人来了也不想起来的，宁可吃颗把黑枣子。……

可是糟糕。躺着不一会，营里的传令骑了匹马到了连部，叫我们高连长马上到营部里去开什么紧急会议。

什么毛病？又得准备了吧？

“操他妹子，管它，睡了觉再说！”一位弟兄哼着鼻子说。

这事情可不大好。并不是害怕。……要是不歇脚，不躺下，再走上几天几晚，遇着了敌人倒不怕。可是一休息就完了，一休息，别说开火，就是叫你起来走三五步路你也得咒他的娘。可是……

可是大家呼呼地都睡着了。……

下午一点钟左右，营长骑了马到前面来，几个连长跑着腿跟着：看防务。过了一会，高连长发了命令，叫向东移三里驻下。

弟兄们张开了一半眼睛，在肚子里咒他的三十六代祖宗。咒只管咒，起来还是起来。大家用手背揩了揩下巴的唾涎，呵欠也不打一个地就起身，背上那些七七八八的捞什子，开始移动。……脸上的皱纹里嵌着灰土，耳朵里也敲得出土来。……颧骨是青色。

“先上水……那边可没有水喝。”

不知是谁这么叫了一声，大家给逗得做梦似地抢到沟边，喝了些又上了些，水自然是有点黑的，沙虫也多，不过也还干净。味有点那个，不知你们叫什么，我们叫做涩：水味有点涩。……可是其实上了当。其实那边也有水，跟我们现在上水的这条沟是通的，水也好。

沈振国走在我旁边。他吐了一口唾沫，说了句“操他妈”。他好像只是在肚子里骂着的，不知道怎么岔，关不住，给进了出来。他那意思我真懂得，可是说不出。……他并不是要骂谁。

我想答他句把话。……但还是说不出：肚子里是有个意思，要变成一句话，要叫别人懂得，可难哩。闭住嘴了，我是不大会说话的。

“快点走！”高连长叫。

来兴一步挨一步地拖在顶后面：割吃！班长的枪柄打在他腿肚子上。

“操你祖宗，还不快走！”

给打一下似乎就有了点力气，不过腿子还是提不高。

背部弯着：这时候身上那些鸟东西比以前重得多。他们也随随便便，不再叫你“胸脯挺出，小肚子吸进”了。

到了那边就不许再躺下。……

有道理，要一躺下睡着了，大家便得没命：敌人是在向我们走着。……

“听，来了！”不知哪位弟兄压着嗓子说。

大家歪着脑袋听。

真的，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步枪响！

“还远哩。”

是的，并不近。

“准备！”高连长说，“别着慌，大家要镇静。……我们要取攻势防御。……要镇静！……”

大家站直了身子。

有几个揉揉眼睛：眼白老是红，眼黑老是灰色。

还是歪着脑袋听，……可是枪声听不见了。

站直了身子又弯了一点下来，上眼皮重得只望下掉，……有几个似乎连枪都拿不稳。……

可是……

“又来了，听着！”

——拍拍！拍拍拍拍……拍！……

近些了，他妈的！

弟兄们把枪都抓紧些，像怕他逃去似地。……有一位弟兄的腮巴子动了两动，其实他并没吃东西，谁还吃什么鸡巴东西！正是静着，营里的传令骑着马飞跑地来，在马上叫了些话。“……第三连掩护退却！……”

我们的耳朵虽然没害病，但只听见一句话：“第三连掩护退却”。掩护退却呀，妈的！这就是说，别人退却，你掩护……

第二连和第一连的人哄哄地移动起来：他们开始退。……

高连长尽管厉害，可是刚一听见“第三连掩护退却”，他也变了点样子：脸子一阵白，白到了脖子上，耳朵上，嘴上，像有一桶石灰水向他头上泼，……可是他压住他自己了。这里说的压住，就是他自己先说的那镇静。

“别慌！”他叫。“这是咱们生死关头……别慌……振起精神来……嗨，怎么啦，你！”

被叫着的那弟兄惊了一下，立即挺一挺胸脯。

高连长又像猫头鹰叫似地喊连副们。

“吴连副，你们都来。……你们把排上的子弹都分配一下！”

连副们都忙着了：“……陈得标，你交两排来……何光，你拿两排去……还有你，嗨！”

“准备！”高连长嘴唇皮紧绷着，说出话好像很费力。“别着慌，这是我们生死关头……要镇静……”

接着裂开嗓子叫：

“上刺刀……”

格拉格拉地大家都上刺刀。

枪声更近……走着的时候瞧见远远的白云，一滚一滚地滚上天。云散了。刚一散，拍拍拍——又一堆云……

再一近，子弹叱叱地飞。

都走着，不由自主地，一个跟一个。……心里空空洞洞的。怕倒不怕：

没有工夫怕。已经记不得自己有手，有脚，有脑袋。也记不得自己是什么东西，只是别人走你也走，别人放枪你也放，别人逃你也逃，跟着别人做，老没有错。……大家都在做梦。

敌人拚命喊着。前进着。放枪着……

散开了。紧紧拿住枪，紧得连手都发胀。……

“前面发现敌人，五百米达开放！……”

……弯着腰弯着腿，一面扳机子，拍拍拍地打了去。

“前进哪！”王连副跑着喊，“一退就没命哪！……操他妈，看准标的！”

看准标的，谁不知道。可是都是烟，到处是烟，天下地上。你就看准那“标的”，拍的一声又打了左偏。……不过，我们总也瞧着打，要是胡打，我们子弹不够就糟了大糕：我们是掩护退却哩。

拍拍拍！只是拍拍拍！子弹叱叱着也听不见了。……

“喂，不好！”来兴大腿上带了花，膝踝子一屈，连身子仆了下来。

谁也顾不得谁。一回头，来兴离我们有三丈远了。……

两边愈进愈近。好像有谁在我耳朵边放爆竹，耳朵眼里都是烟。子弹似乎飞进耳朵又飞了出来。

何光脑袋上带了花，怪轻松地就躺在泥堆里，刚宰了的鸡似地抽动几下就睡着了。……

都是烟。到处是烟。瞧敌人像隔着一片纱。

拍拍！拍！叱……

子弹从肩膀上掠过，从手肘里掠过，从胯下掠过……

叱！他妈的帽子打下了。

脑袋呢，我的脑袋，他妈的？

偷出左手摸一摸，还好，我的脑袋在着。……马上又扳起枪机来。……

敌人就在面前！他们自然一定都跟我们一样，我们没有瞧清他们的脸子——谁有工夫去瞧他们的鸡巴脸子——不过他们眼睛也一定和我们的一样不大张得开，也一定空跑了个几天几晚旱路。脸子都青白着，正在动哩。

冲锋……

“杀呀，操他妈的……”

“……杀呀……杀呀……”

枪机不能扳了：来不及。……现在要的是用刺刀戳，砍，这我们叫做“劈刺。”

可是我们当新兵时学的劈刺如今全用不着。从前是摆个好架子，两腿稍带一点弯，进一步，手里的木枪向空处戳一下，嘴里就：“杀！”要是叫得不好，班长一拳打在脊背上：

“操你祖宗，叫你喝奶么……叫响些！”

如今一点用不着。……谁都没想要摆个好架子，放个好姿势，叫得有劲。……戳出去也不见得按规矩。戳出去戳在别人肚子上胸脯上当当然顶好，不过有时来不及，你也会把枪倒过来，拿枪柄子打人脑袋的……

“杀……杀……”

两边都叫着，辨不明白是哪边叫的，谁叫的，只知道叫着的都是我们这类人。……声音都不像本人的嗓子，有时尖些，或者粗些，再不然带点沙音。

“杀……杀呀……”

除了叫杀当然还有别的叫声，以外还有几下枪响，再就，枪撞着枪响，刀撞着肉响。

大家都屏住一口气，死劲砍，戳，打。说是屏住气，气力会大些的。……

有几个刀刺在脖子上倒了。……任忠吃一刀戳在胸脯上，棉军衣浸出一块血，浸开浸开，满身都是血。……敌人把刀子戳进我们华必胜身上，太使劲，刀子一下抽不出，马上我们弟兄用枪柄打在他脑袋上，开了花，红的白的溅了出来。

死的人老是先把身子抽动一下，抽动一秒钟再落气。可是有一个，我也记不清是哪边的，敌人用刺刀在大肚子上划了下。刚一倒：即刻有人一脚踹着他肚子。肚子里一块块一条条的东西，和着血一涌，一跳就跳出来了，他没来得及抽动……还有是劈下半个脑的也不抽动一下就回了老家的。……

在这里死什么几十双人真算不了回事。脑浆和热血摊了满地。……

“杀呀……杀呀……”

有的一直躺下，有的先跪下来再躺。

个个的身上，手上，腿上，枪上，刀上，全糊着红水，也不知是别人的还是自家的。刺刀上的血流着流着凝住了，凝住了又串进了谁的什么东西，就又有血流着：只要刺刀还是在一个活人手里，那上面的血老会一层层加上去。……

脚踹在烂泥似的地上。其实并不是烂泥：拔起脚一看，满脚都是浆糊般浓的红血水……

“杀呀！……杀呀！……”叫是叫着，叫得没先前的有劲……

可是，我觉得了，我身上坏了一件东西：手上只流着血，从膀子上流下来。

怎么样一来呀，这是？

不知道，自己真一点也不明白。总他妈而言之，我什么地方带花了。……

可不是，肋子窝里有点痒而痛……一看，操他……一滴一滴在滴着血。

不知道自己带花则已，一知道可就糟糕。

膝盖子没劲了，屈下来了……面前像有成千累万的蚂蚁在爬，接着又是黑圈子白圈子在前头旋。

“暖唷，他妈的，”我退了几步躺下来。

一躺就什么都不大知道。……

后来是，据说，敌人等他们的补充队等不来，支持不住，逃了。他们只剩得八九个人，据说。（为什么不干脆再干掉那八九个呢？他们没有说。）

我们还得赶快退，不然他们又得来：他们知道我们是掩护退却。他们补充队到了定得追上来的。

……我睁开眼睛。

沈振国拿沟里的水浇我脑袋。……

他妈的，一看，躺在血泊里……衣已经解开了，沈振国撕下了一段布将我的伤处扎住。……地上是血冻，有寸多厚。东一点西一点地，满地还有零碎东西：什么大腿，膀子，水壶，枪，肝，肠子。没脑袋的，穿肚子的，脸上有窟窿的，都横七竖八躺着……四面散着火药气。此外还有一种气味，勉强要说，就譬如……就譬如……说不出，还是死尸的气味。……

打死了两个连副。王连副受了重伤抬到老百姓家里去躺着。我们一走了就管不着他。……高连长没打死，站在后面等我们归队……有几个弟兄在看看带花的弟兄们，看他们可有救，有救的就归队一齐退，没救的只好给丢在此地。我的伤不打紧，刀伤。要是枪伤就会痛得不同些，有一颗把黑枣在肉里面是疼得心都要打战的。……

沈振国拿水给我喝。

“老沈，你没带花么？”我问。

“妈的，喝水吧，”他答。

“怎么样，沈振国？”班长后面叫，这混蛋没给打死哩。“醒过来了，”沈振国不耐烦地。

“怎么啦？……快一点！”高连长急着叫。

“怎么，他站不起来就丢了他吧，别麻烦！……来兴快到这里来。”

来兴没有死……

我站起来了，扶着沈振国走到连长跟前。

来兴高兴得很重地拍一下我的肩：“喂，你起得来了。”“小心点，他妈的肋子窝的伤，”沈振国说。

带花的弟兄们一拐一拐走了过来。起不来的躺在地上喊妈。点了点人数：不算连长，二十一个，连班长。

“快走！”高连长说。

有几个走不动落了后。

“他妈的为什么不走！……枪毙你……”高连长发了火。“报告连长……真的……实在……连长枪毙我，”说着软倒下来。

旁边的弟兄们拉他走……

突然——拍……

“怎么？”高连长跳了起来。

“报告连长，枪走火，”别排上的弟兄说，枪口子还冒烟。班长的枪柄在他背上使劲捶了一下：“操他祖宗，枪毙你！”弟兄们都不大愿走；有点走不动，有的是，老实说，大家满肚子有怨气，也不准是怨谁，总之有怨，在肚子里骂着。有几个肚子里骂着的忽然迸出声音来。

“呸，他妈的！”来兴吐了一口唾沫。

“操他妈，”沈振国说，“要不是乡里连稀饭都吃不着，谁来吃窝窝的粮！”

“你们说什么？”连长大叫。

没人来答腔。

“说，你们说什么！”连长站住了。

我们还是走着，一个也不言语。

“他妈的还了得……不守纪律……把你们送到后方军法处去……”说着，一面溅着唾沫。“说些什么，你们？……说呀，你们说些什么！”

沈振国脸上变成怪难看，像有个什么鬼附在他身上。居然横了起来：

“我说我的！”

大家吓了一大跳，一辈子没见过弟兄们对官长这么说话的。几十双眼睛对沈振国，十几只心瞥着沈振国：弟兄总是帮弟兄。……只是心里帮着，身子却还走着，瞧着，等着，看后来怎样。都怕沈振国会给解到后方军法处去，

可是怕有什么用，解去总还得解去。……

“有人跟高连长狠一下也好，”有人只是这样想的。

“你目无长官！！”连长说。

沈振国是倔强的，他便倔强到底：

“窝窝的长官……反正大帅也是妈养的……”

“你目无长官！你叛变！你……”连长气得脸子发青。“你……枪毙你！”

沈振国突然站住。

“哼，枪毙？”

“班长，缴下他的枪来，你这……”

大家都站住了，都兴奋着脸色……大家知道不能只是看着沈振国一个人做戏了，就是说我们都应当说几句，再不然干一点什么。……可是都不知道自己应当怎样说，怎样干：这是件非常的事呀。……

沈振国把肩上挂着的枪取了下来。……

班长执行连长的命令，要缴沈振国的枪。他刚要跑过来，来兴也像有个什么东西附在他身上，拔起瘸腿跑前去，一把抢掉班长的枪：

“敢动！”

大家都觉得做梦做醒了。也可是死去了又活过来。平素一肚子的怨气，吃苦，挨饿不发饷，受伤，仇恨，像霰榴弹爆开似地，一时发作。

都把枪捏住，吵起来。

“打死他！”

“干掉连长！……”

“我们要枪毙你。……”

班长一瞧不对劲，马上把身上的子弹解下来。

“我投降你们……”

班长没叫得完，来兴扳了枪机对他就一枪，打一个着。高连长一眨眼飞跑了。

拍，拍！陈得标开了两枪，该是五十米达开放，可是打偏了。还有一位弟兄和陈得标追上去，跑着还打了几枪。……高连长逃着逃着也回了几响驳壳。

老半天追的人回来了：没追着。说是老远地营里传令兵骑马来，姓高的攀上马跟传令逃，他俩没再追。

“糟糕，我们得快走！”

后面躺着的人堆里有人叫起来。

“谁呀？”我们走过去，一面问。

“我……”说得像蚊子叫，可是还能够坐起来。

“嘿，敌人！”——那个确是敌人，衣帽就不同。

“他们也有连长有班长，也有什么鸡巴蛋的大帅，跟我们一样。”来兴说。

“可不是一样么，”沈振国走到了那人身边，“他们也得上乡里连稀饭都吃不着才跑来，操他妈的。……伙计，你起不起得来？”那个家伙勉强站起来，摇几摇又要倒。沈振国一把扶住他。

还有些起不来的呢？

对不起，我们管不着，不然就得累死了。……他们有些叫着妈叫着妈地

就闭了气。……

沈振国扶住那位敌人走出来。……

我再说，那时沈振国扶住那敌人走着。……

死了一个班长，来了一个肖权——就是以前的敌人：我们便是二十一个了。

二十一个一起走：腿好的撑住腿瘸的……

拍！拍！——枪响！

“小舅子来了！”

“妈的！”大家只向侧刺里走。

屏住气听，听了老半天没什么道理。……再没有枪响了。大家挤在一起走。大家像有一块皮肉联着似地，谁也分不开谁，一分开便得没命。

九个不带一点花的打头走，手指按在枪机上，怕万一有什么忘八蛋来。……

“操他屁股，掩护退却，这才是掩护退却哩！”来兴自语着。大家都笑了起来。

（原载 1931 年 3 月 1 日《文学生活》月刊第 1 卷第 1 号）

## 皮带

一件成了白色的蓝竹布长褂，一双军用皮鞋，邓炳生先生到首善之区来找梁处长：请他“栽培栽培”。

把一只铺盖，一个网篮，用洋车拖进处长公馆里的时候，炳生先生袋里只剩了块把钱。他打算吃住在梁处长公馆里。可是梁处长抬起头，眼珠从鼻尖两旁射下来，眉毛中间打三条皱纹。

“唔，本来呢，我这里可以住。唔，但是呢，唔，住了两个客。那，你住到处里去罢，我先通知梁副官，唔？横竖你不是外人。”

炳生先生的娘，跟梁处长太太是不大亲的表姊妹，所以他横竖不是外人。当天就搬进处里：那由梁副官编派，住在副官室隔壁的上士房里。

梁副官摸摸脑袋摆摆手，拿出几下办事精神指挥勤务兵替炳生先生铺床。

“江斌，褥单要铺平哪，你真是！……还要放下些。……唉，对了。”

房里很干净，朝南两扇玻璃窗，太阳射进两块光，倒在地板上。这房间睡两个子人倒顶舒服。炳生先生很受用。

“梁副官是好人，”他肚子里说。

“上士虽然是上士，倒是读书人，人倒还不俗，不然我也不会。……对不对。……哈哈。”梁副官虽然是好人，笑起来可像坏鹅。

炳生先生就跟梁副官打得烂熟了。梁副官是梁处长的堂侄，炳生先生称做五哥。五哥跟他谈处里的情形，谈副官职务之难，谈吃喝玩乐，最后呢，照例是谈女人。……

“快看！”梁副官听到皮鞋响。

“什么？”炳生先生把窗幕掀起一角。

什么：两个娘们儿。

“好不好看？”梁副官忍不住地笑。“这两个都是处里的女同志。”

“干什么事的？”

“司书。女同志总是当司书，不晓得何解。……那个穿蓝袍子的是准尉，这边一个是少尉。……”

把眼睛盯着准尉少尉，一直到她们转了弯。炳生先生掉过脑袋瞧瞧自己的褪色蓝竹布袍，脸上发烫。他低着头。脖子像是软的，几次想挺挺胸脯，昂昂头，老没办到。

“五哥看我这次事情找不找得成，你说？”

“慢慢地来，急什么？”

炳生先生要叹口气，可是把气拚命屏住，不叫给梁副官听了去。

“你愁什么，”梁副官舐舐手指，翻着账簿。“事情问姨爹要，要不到就住在这里吃，慢慢地来，哈哈。”

“说是这样说，不过……”

那个似乎一心在账簿上，嘴里慢慢地来：

“不要紧的，时气一来事情就钉着你来。急也没用：‘欲速则不达，’哈哈。”

炳生先生打个呵欠，到新铺的床上躺着。

“女子也当少尉准尉，”对自己说。

少尉准尉虽然只是起码官儿，可总是官儿，不是士兵。炳生先生料不准他这回可以捞到个什么。起码得弄个准尉吧，可是也得碰“时气”。炳生先生兵是没当过，却当过士：传令中士。士跟兵差不离，腰上只配绑一条横皮带。而那俩娘们儿，要是一武装起来，是斜皮带。

“堂客们也吊斜皮带！”

一个劲儿跳起来，他在房里打旋，像要找一条斜皮带。

“这一次要做长官才好，当士兵真是……”

炳生先生倒不是要过什么长官瘾，只是家里穷了，他的娘老子靠他有事时接济。当官长比士兵多几个子儿，是一；二呢是，因为家里穷，给乡人族人都瞧不起，他就想争口气。

对窗子站住，瞧着太阳，打了个喷嚏。幻想也从喷嚏里喷了出来。他要是当了长官，就譬如说准尉罢，他得着上武装，吊着斜皮带，回乡去一转。他第一个去拜望那鸟七伯伯，把眼睛长在额头上的。他得在城里走走，那些绑横皮带的士兵瞧见他，就脚跟靠脚跟站直了，叫“敬礼”！于是所有的熟人都嫉妒地瞧着他。于是……

嗨嗨，那时候！

他又在房里打旋，旋一会又躺到床上。

幻想不大丰富，想了点儿再想不上了。总而言之想争气，想对他们来一种形而上的报复，他非爬上去做个“高”点的人不可。

他起来吐口唾沫又躺倒。他听着隔壁梁副官格达格达地在打算盘，打着打着梁副官用了九成鼻音喊人：

“江斌，江便。”

梁副官似乎在问着江斌一些什么事。接着梁副官走路的声音和拿皮带的声音：梁副官要出去。

炳生先生不知怎么个冲动，爬起来，走到门口，瞧梁副官出去。

皮鞋响，咳嗽一声，梁副官出来了，向炳生先生点点头就走。

武装整齐。斜皮带。符号上是，蓝边三颗星，三颗！……

这些印象的总和，使炳生先生觉得梁副官怪伟大起来。梁副官是上尉：尉官里第一个大的。这种伟大于炳生先生可还亲切：在这一辈子中不见得就爬不上一个上尉。……处长姨爹当然更伟大。可是伟大得不近人情，就是说炳生先生自量爬不上那么高。

“没有那个福分，”他自己说的。

他叹了口气。

日子走得比处长姨爹的汽车还快，炳生先生来这里已经有两个星期了。

家里来过一封信，两个明信片。他的老子以为找事不会比种白薯更难，所以叫他马上寄五六块龙洋回去，并注明不要钞票，他以为儿子早做上官了。又告诉他，族上七伯伯，乡里王九太公，对他家里的种种凌辱，轻蔑，嘲笑。他娘气得哭了三天，闹着要上吊。最后一个明信片上有责备的口吻：娘说再不寄钱来，娘就到城里做老妈子去。

炳生先生当时很愤怒，预备用很重的口气回封信。可是娘老子怪可怜，没见过什么世面，对儿子的期望又太奢。对儿子总是好意，虽然有了点牢骚。炳生先生回信，详细说了找事的难，现在还没找着。最后叫家里以后别写明信片，免得给人瞧了笑话。

想起家里的事，想到自己的事老没着落，淌起泪水来了。

“ 怎么办呢？ ” 差不多每天要这么想一下。

目前没办法；处长姨爹叫他等机会。

意识渐渐地变，现在变成和一切都不融洽。梁副官那像鹅叫的笑，喊人时候的鼻音，炳生先生觉得怪讨厌，可恶，卑鄙：他们那一窠子人都这么着。处长姨爹也不是好人。炳生先生不过是要饭吃，不然——

“ 不然哪个高兴看他们那副脸色！ ”

炳生先生只有在必要时才到处长姨爹公馆里去，不然就躺在房里。上士在房里便跟上士谈谈。梁副官房里也少去。

上士以前当学兵，现在晚上没事就看些书。炳生先生对那些书毫无兴味。

“ 你天天发狠看书，预备升官么？ ” 炳生先生笑着。不过是随便说说，讽刺倒是没有的。

“ 我哪里想升官，我连希望都不希望。 ”

炳生先生突然歇斯底里地笑起来。

“ 笑什么？ ”

笑什么？炳生先生自己也说不出。十五秒钟后，他费了大劲去把笑收住。

他俩每晚上都谈得很多，尤其是隔壁梁副官出去了的时候。有时候那些传令兵和勤务兵也到房里来扯谈。他们大半是恶意地挖苦哪位长官，不管处长也好，副官也好，都谈。此外就用了些最老实，最干脆的字眼，来谈女人。上士是“读书人”，可是也跟他们那么扯谈。那些兵并不怕上士。炳生先生起先很怕听那些个话，像一听就得失去身分或未来的斜皮带，但混上什么三四天就惯了。那些兵要是有事去，不能到房里来扯谈的时候，反而感到一种寂寞。他仿佛自己成了他们的一个分子：挂斜皮带的事不再去希望，这似乎是另外一种人的事。

那些士兵本来见了炳生先生有点拘束，因为炳生先生穿着竹布长衫，又是处长的亲戚。上士就给炳生先生解释。

“ 我们随便好了，邓先生是很随便的。 ”

“ 邓先生以前在哪里的？ ”

“ 我以前当传令中士， ” 炳生先生莫名其妙地感到快意。

“ 读过很多书吧？ ”

“ 哪里，我高等小学没有毕业。 ”

炳生先生接着说了点愤慨的话：什么亲戚不亲戚，阔的还是阔人，穷的还是穷人。

“ 那当然， ” 上士说，“ 而且不阔的想升做阔的，阔的想再阔。我却不想。 ”

“ 我们没有出路， ” 炳生先生红着脸，“ 来不得，当土匪都行，妈的。 ” 最后两个字说得不太顺口。

他们对炳生先生什么嫌也不避了。可是叫起来还是叫“邓先生”。邓先生要他们叫他“老邓”，他们没改得过来。

炳生先生并不是要适应他们，随随便便说说的：他对阔亲戚的确有点仇视。

有一个星期五处里开除了一个传令兵。处里的士兵都不平，炳生先生听了更有点那个。事情是，在办公厅里有个什么潘科长叫那传令兵倒杯茶，但

茶壶里已经空了。

“怎么会没有茶的，你吃了饭全不管事么！”科长说。

“报告科长，我不是勤务兵，是传令兵。”

这报告给潘科长的脾气加了劲。

“管你什么勤务不勤务，办公厅茶总得喝！……”想了一会似乎没话可说了，就：“混蛋！混蛋！长官受你们的气！……”

潘科长就开了个条子给梁副官。梁副官就叫那传令兵来“申饬”，算饷银：叫他走路。

“如今呢？”炳生先生问。

“当然走了，”副官的勤务兵江斌说。

“他们总不记得士兵也是人，”上士高声地。

炳生先生瞧了上士一眼。

“那个潘科长是怎样一个人？”

“天天打这里走过的，明天我指把你看。”

瞧见了科长一眼，炳生先生甚至于幻想着有一把手枪打死他。

和他们打在一起感到点快意，亲切，可是晚间上床以后就想起失业的悲哀，由这种悲哀又归到愤怒：他们升官，他们发财，撇下炳生先生。愤怒加一成，跟士兵们的友谊就深一成。他现在只想弄一个——好点是上士中士，再不然上等兵都行。

炳生先生那天见着当处长太太的姨妈，就说：

“我住在处里心焦死了，不晓得究竟有法子没有？”

“找你姨爹的人太多了，都是不大好设法。……不过一有事先尽你。横竖有吃有住，又有人照拂，总没有什么不便。……急也没有用的，不是么？”

“但是我家里……”炳生先生脖子又是软的，低着脑袋。可是眼睛在看着处长太太，想她说“那我替你寄点钱去好了”。

但不这么说。

“不过你心焦也没用啊，”她轻松地。“你姨爹那里我天天催他，他总说等等看。……他实在太忙了，公事又多应酬又多：差不多天天有人请。今天又有人请，就是那个司徒委员——现在姓司徒的人真少，我还当它是个名字哩，真笑死人。……”

“我是无论什么事也行的，就是当传令兵勤务兵也好。”

“勤务兵就……”她摇摇头。“十块五毛钱一个月，伙食吃自己的，忙又忙得个要死，外快一个也没有。还不也得看是哪个的勤务兵，像科长科员他们的勤务兵，就没有一点好处。你姨爹的勤务兵那就不同了，一个下士每个月也有五六十块，比当少尉都……”

回来后他问梁副官，处里可还有上士缺。梁副官告诉他处里只有两个上士额，一个是同房间的那位，另一个是处长的马弁，说了就学鹅叫。

这晚有个想头使炳生先生睡不着。他有种命运的经验：凡是希求着的，结果是达不到；反之，没想到的事倒会意外地来临的。这一向他都没想到斜皮带，也许……

“也许这一次竟吊得成斜皮带，我这一向都没想它。”

接着又：

“狗婆养的，此刻不是又想到了？”

一想到斜皮带，斜皮带的事多半又没望。

“他们哪里会替我诚心找事。诚心找还找不成么，一个中将处长？……我的事情，他们只说说风……风……风什么话的。”

炳生先生记得“下江人”对这些话有个专门名词，叫风什么话，但中间那个字怎么也想不起。

他叹了口气。

可纪念的一天。

这天天气不算好，可是时气好。梁副官告诉炳生先生：处里出了个司书缺额，处长说给炳生先生补。

“以后你就可以安心了。……拿到薪水不过要请客哩，哈哈。”

“五哥说的是真的么？”炳生先生的声音打颤。

“狗哄你。……你快些写个履历吧，姨爹说的。履历片子这里有。”

炳生先生抖着手接了履历片，逃似地出了房门。

忽然又站住：

“是准尉是少尉？”

“本来是个少尉，不过把你补起来还不晓得是少尉准尉。横竖下面的话炳生先生没有工夫听，一腿跨到自己房里。他当然希望是少尉：比准尉多十块龙洋。但是，他又想，准尉也行，总而言之是斜皮带。……”

一身的血在狂奔，心脏上有三百条蜈蚣在爬着的样子。额头上沁出了十来点汗。

“呃，真热！”

突然发现了手里拿着的件把东西：才记起是来写履历的。“怎样写法呢！”为郑重起见，先打个稿子给梁副官看。

出身：“高等小学堂肄业。”

经过职务：“曾任传令中士，须至履历者。”

“要不得要不得，”梁副官尽捧着肚子学鹅叫。

炳生先生茫然了。

“要怎样写呢，我不会写啊。”

梁副官给他改了一下：什么中学毕业，又是什么机关里的书记。又把学堂的“堂”改做“校”。

“人家不会查么？”炳生先生问。

“哪里有人来查。”

“五哥你说咸板鸭好还是烧鸭子好？”

“做什么？”那个愕然地。

“我想送姨爹一点人情。”

“那又何必，不过烧鸭子比板鸭子好。”

炳生先生手发抖，履历写得怪费劲。

“五哥你说房子呢，房子怎样办？”

“你住的房子么？自然把你搬到办公厅旁边职员室里去。”

“啊呀真热！”拿袖子揩揩额头。

就在当天，江斌把炳生先生的睡觉行头，从上士室搬进职员室。同房间的是薛先生，中尉收发。

“从此以后……”炳生先生老这么想着。

这么想着一直到夜里：老睡不着。外面下着毛毛雨。里面是薛中尉收发一个劲儿尽打鼾。炳生先生又觉得热，小褂裤象发霉似地潮着。

“从此以后……”

少尉还是准尉可不知道，可是为得怕希望太大而有幻灭的悲哀之故，炳生先生从准尉着想。三十二块钱：伙食十块，自己用十块，寄娘老子十块，还有两块——按月储蓄。不，这还不是急务。第一得支几块钱做套灰布衣，买根斜皮带，斜的！脚上这双军用皮鞋还是当中士时期穿的，太不成话，所以新皮鞋也是急务之一。军帽五毛钱一顶：可是踌躇着，还是厚边的好，还是薄边的好。

“从此以后……”

从此以后，挂横皮带的瞧见自己就得“敬礼”。他回乡去的时候，也挂斜皮带，用额头看人。……一想起前几天还说过就是当传令兵勤务兵都行，脸上发起烧来。

第二天很疲倦。张开眼。薛先生已经在刷牙了。

炳生先生不大自在：薛先生是中尉；中尉与准尉之比，等于准尉与中士之比。……可是马上又想开了，薛先生起码有三十多岁，自己才二十七：到了三十几，不见得连一个中尉都爬不上。

“薛收发今年贵庚？”

“十八。”

“不是，我问你贵庚，”最后两个字说得非常响亮。

“是啊，我今年十八岁。”

炳生先生几乎跳起来。可是镇定住自己，打个呵欠，表示他没听见那句话。

下午三点钟，一个含有最重大的意义的三点钟，一个平常跟炳生先生打笑的传令兵到房里来，手里一个大信封。

“恭喜邓先生。请你盖个私章。”掀开一本簿子。

炳生先生先用发疟疾似的手去接了大信封，擦擦眼睛瞧它的左角上一条字。他集中全生命的力去辨“尉”字上面那两个字的差别。

右令少尉司书邓炳生准此

再瞧一遍：“少”！——一点不含糊。

“怎么来得那样快，那东西？”他去问梁副官。

“这里处里的公事，你没看见么。还要呈请部里正式下委。”

“呈请不准呢？”

“没有不准的。你放心到差好了。”

马上就到差，马上认得许多同事：自然都是挂斜皮带的。在办公厅里呢，有批士兵伺候着，这批士兵就是炳生先生以前在上士房里跟他们天天打在一起的。

“这有些讨厌，”炳生先生想。

他后悔他不该以前跟他们太放肆，失掉几成现在的斜皮带身份。还有更糟的是，他告诉了他们，什么高小没毕业的，什么当过传令中士。……

“他们一定看我不起，不当我长官看待。”

给士兵瞧不起的长官，做人是很难的：身份，面子，庄严，所有这些全扔在垃圾桶里了。

“真可恶！”炳生先生恨恨地竟说出了声音。

“什么？”同科的萧书记问。

“我说本处里的勤务老爷。”

一位科员独自地插嘴：

“无论哪个机关都是一样，勤务总没办法。军队里就好，管教严，不听话就打军棍，禁闭。这里是，哼。”

“有时候士兵还看不起长官哩，”炳生先生试探地一句。“那倒他们不敢，长官究竟是长官。”科员说。

炳生先生下了办公厅，天天跟住在处里的同事谈，譬如梁副官，薛收发，还有几位司书和书记。除性的事件必须要谈的以外，就是电影哪家好，卖唱的女性谁屁股大，皮绑腿和马靴之比较，还有是，某人升级升得快，某人一辈子不升级，而且给撤了差等等。“老熊真是糟糕，拚死命找人说话，唔，倒撤了差。”“哪个老熊？”炳生先生要表示自己跟在座的是一伙，装了很熟悉似的脸嘴问。

“你不晓得的。”

“一个人，”梁副官说，“什么都说不定，全靠个时气。一个人时气一来，从少尉一升就可升做少将的。”

“由上校升少将就难，”炳生很在行地插句嘴。

“无所谓，全在乎时气。”梁副官确信的样子。

炳生先生想：

“我日后会不会升？”

这还用说么。处长姨爹既然那么关切地给他找到事，当然还得关切地升他的级。一升：中尉书记。再一升：跟梁副官同等。再几升，嘿！……炳生先生预算着：在处里干十年，上校科长都可以希望到的，那时他不过三十七岁。

炳生先生心境很开阔，饭量增加三分之一。

#### 四

现在炳生先生到差只三个月。可是我定得把炳生先生向读者再介绍一遍，因为你现在要是见了炳生先生，决不会认得他的。

炳生先生着上崭新的灰布衣，嫩黄色的斜皮带。脚上是黑色硬底皮鞋，走起路来戛戛地怪响亮。胸脯子当然像军官样地挺起。脖子以前是软的，如今可硬得厉害，但对官阶比他高的是例外。本来怕处里的士兵瞧他不起，现在已经证实士兵不敢瞧他不起：士兵在路上遇见他还立正敬礼。有时候他走路故意向有个士兵站住的地方冲去，士兵就很快地让在一旁。同事呢，同事没丝毫轻视他，即使是上校科长，也客客气气。

起居是有江斌伺候。照规矩炳生先生可以跟另一个尉官合用一个勤务兵，可是他没用，每月就能拿半个勤务兵的钱：五块两毛五。江斌服侍，每月给江斌两块大洋。所以炳生先生每月的收入一起有四十五块两毛五了：那三块两毛五是额外收入，炳生先生预备拿来看电影及其他娱乐的用处。

喊人的时候，炳生先生也学了梁副官的，有九成鼻音。

“江斌，江便。……喊你怎样总不来，嗯？……有的事情做惯了的，还是要嘱咐，真是！……”

于是昂着脑袋，硬着脖子，叫“江便”铺被，倒茶，等等。

其次是，炳生先生觉得自己知识差了点，很用着功。由薛收发的介绍，买了三部极切用的书：《公文程式大全》，《秋水轩尺牍》，《燕山外史》。他方面炳生先生也抓到些新知识：同科的赵科员定了几份白话文的杂志，炳生先生也借来看，炳生先生的谈吐也不同了。

吃稀饭的时候他问薛收发：

“你的政策以为咸鸭蛋的趋势好，还是皮蛋的趋势好？”

“什么？我不懂。”

“不懂？”炳生先生轻蔑地。“我的计划，以为你一定了解的。”

在办公厅他问萧书记：

“令爱人真来了么？”

“唔。”

“她来了之后，你的家庭范围还重心不重心？”

那个漫然地答：

“还好。”

“那真是能者多劳。”

有时炳生先生写点文章。这些用功并不耽误他的工作：他对于工作怪努力。为工作之故他每天早晨还习三张小楷。

科长是爱研究相法的，炳生先生在办公时间里一有空，就给科长抄着《麻衣相法》。科长满意地说：

“邓司书真努力，将来有机会，我保你升中尉书记。”

所以虽然在这大热天，炳生先生还是一刻也不休息地埋头抄麻衣什么，而且用恭楷。

炳生先生很乐观：前途无量。斜皮带只有愈吊愈稳固，地位一天天在爬高。炳生先生是幸运的。

可是同时又，炳生先生心上有个阴影，怎么也除不去，还是关于士兵，士兵现在对炳生先生，当然是跟对付一切长官那么有礼恭敬，但谁知道他背后谈的什么。以前是满不管身份不身份地跟他们打笑，那么随便，猥亵，坦白：炳生先生一想到这，脸就发烫，全身甚至于战栗。他极难堪，差不多想自杀的样子。有好几夜为这件事睡不着，像所谓逃了法网的罪人之受上帝的谴责。

“唉！”炳生先生捶捶自己的胸口，额头上鼻子上全是汗。更使他内疚的是，跟他们说了处长姨爹的坏话：他真想不透以前为什么那么混蛋，糊涂。

“还说过，来不得就当土匪哩。”

心上像给谁打了一拳似地难受。

炳生先生常偷偷地跑到上士室的窗外去窃听，虽然是毫无结果。又常怀疑地瞧着那些士兵的脸，推测他们的肚子里可挖苦了他。

“这批东西要全都开除了才好。”炳生先生祝着。

“两个理想：”又自己商量着，“一个趋势使他们不重心，一个趋势是使自己同处长科长感情好起来。这样才能算是青年范围的政策。”

这样想了他才能安心地睡着。

五

处里起了点小小的不安定。

梁处长被派到哪国去考察什么，新处长有了人，而且到了差三天。

职员们小着嗓子谈着：揣测谁会掉饭碗，谁会升级。

“我当然是第一个滚蛋的罗，”梁副官说。接着满不在乎地笑了，不过笑得很紧张。

第二天有个大信封的东西到梁副官手里，叫他“毋庸”到处里办公了，叫他“另候任用”。

炳生先生说：

“另候任用，或者会给一个更好点的差使：这理想倒是很有希望的哩。”

“你阿木林，”梁副官学鹅叫了。“公事总是这样的，就是请你走路。”

炳生先生心脏一跳。他记得相书上说二十几岁的人是走额头运。他对镜子照照额头：额头很丰满。

说不定科长要趁此保他升中尉，他想。于是梁副官把行李搬走的时候，炳生先生用老板同情小伙计似的脸嘴送他到大门口。

又一天，那传令兵，还是那送好消息给他的那传令兵，走到房里来。

“请邓司书在这里盖个私章。”

邓司书直觉到这是个预兆：这个兵总是带好消息来的。

抖着手接过那大信封。——

有五个人得“另候任用”，炳生先生的名字在第五。

再看一遍，再看一遍也是这样：又再看一遍，又再看一遍还是这样。

炳生先生眼睛花起来。一切在打旋，在跳动。挂在衣架上的斜皮带飞了起来，飞在半空，忽然裂成粉碎。灰布衣和军帽变成一团黑东西，上面有两只放光的眼睛。……一种有力的、几十万斤重的东西压着炳生先生，压得炳生先生神经都麻木了。最后炳生先生的泪腺里给压出了水。

炳生把脑袋倒在衣架前面的一张椅子上啜泣着。

那传令兵惊异地瞧着炳生先生，他怎么也想不透，为什么邓司书要跪在斜皮带面前哭。

傻了三分钟，那传令兵嗫嚅地说：

“邓司书，要请……要请邓司书盖个私章。”

（原载 1931 年 7 月《青年界》月刊第 1 卷第 5 期）

## 小彼得

遂生拍拍老八的屁股，眼睛瞧着那满地嗅着的小狗。

“老八你看，这是哪个养的畜生。”

老八对手板吐了口沫，抓住铁铲，铲了一把煤向火门里送，门里的火像恋人们的心似地正有着劲，火焰不服气想到处窜，一堆煤下去，红的里面有黑气向上冲一会。

“赫，”老八掉转脑袋瞧那畜生。

那畜生好奇似地瞧他们俩，他像叭儿狗，不，毛比叭儿狗的长，脖子上扣上一圈皮带，花的。全身的毛放光，像搽过 stacomb 什么。

瞧啊瞧地他提起四条短腿溜过来，在他俩身上尽嗅。他能够嗅出每个人的气味，你走过什么地方，他会嗅着那条路跟你来。可是像这两个人，他似乎很难嗅出他们的分别，他们有同样的怪味，这还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所闻到的怪奇特的味儿。

像看不懂直译论文就丢了手，他弯了后腿坐起来……

说是这么说，但或许看懂了也未可知：狗知道。

老八拿铲子在地上一顿：

“Hey，这畜生！”

“Vow，”他说。

“你爷要打死你，”铲子又一顿。

“Vow，vowvow！”

遂生笑出了声音。

“你对他一点狠处也没有。”

“这狗×的，”老八也笑着。“你爷敢跟你打赌：这狗×的定是那粉团子养的。”

厂里的办事人都给叫做“粉团子”。

遂生把狗抱起来，摸他几下；透过手板皮的神经末梢上，并没有光滑细腻的感觉，不知道怎么个冲动他又去嗅了一嗅。“老八，正经话：香哩。”

老八凑过鼻子去。

“唔。”

“怕是香水什么的，”遂生又嗅一下。

“那就是娘儿们养的，养来当做当家的，”那个用鼻孔短短地吸了几口气。“唔，不对，这是肥皂香。”

狗轻蔑地瞧了他们一眼；跳下地来又坐着，把后腿举上来在脖子上一下下地刷着。

“狗×的，你嫌遂生脏，对不对？”老八吐口吐沫在手心上又抓起铲子。外面空地有谁在叫：

“彼得，彼得。”

小狗“vow”了几声，巴的巴的地跑出去。

“小彼得，下回不要乱跑，晓得吧。”

遂生在门口张一下：他认识那招呼彼得的是大老板的身边人。找了彼得去大概是给他吃什么。

“正经话，大老板养的，怪不得。”

“大老板养的？”老八皱着眉毛，“他叫什么啊？”

“像是彼得。”

“彼得，”那个像要记住它似地念着，“彼得，彼得，彼得。”

彼得在厂里就出了名。彼得是大老板最近在青岛八十两银子买来的。厂里的人在谈女人谈性交的空隙中，老谈些新闻似的事：现在的新闻是以小彼得做焦点。

“八十两。八十两是几块钱？”

“这要请粉团子他们算。”

“我拿三个月贮金打赌，我说大老板把小彼得来做儿子：大老板没儿子。”

粉团子他们也说着千篇一律的话。

“我们总经理，将来遗产一定给彼得，信不信。”

“你赶快叫你夫人养个小姐给他吧。”

这还不算，茅房墙上添上新的木炭字了：在拥护什么，打倒什么的字样中，在色情化的幼稚绘画中，写上了彼得的姓名。

“彼得灰孙子万岁万万岁。”

“大老板×彼得的××。”

“彼得同老板娘……”下面画了个简单的图。

“拥护小彼得作经理。”

小彼得自己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已有了名流似的地位，被人那么注意着。不过小彼得的确有点了不起的劲儿，譬如傲慢之类：也许这是下意识的。它本能地只对他主人柔顺，驯和，服从，而且又似乎瞧出了主人在人类间的地位：脸嘴间就表示得有点异样了，至少跟别人养的狗异样。

“小彼得，这里来，”一些比粉团子地位还低些的人在逗他。

他不来。

一个人吸着舌头叫：“作作作，”手里拿个馒头什么的去引他。

他不来。

旁边的人笑了。

“他一个月吃三十块钱的伙食，稀罕你的？”

“阿松你叫得他来，我们请吃小乐意。”

失败了两三次，阿松可动了火。

“这狗婆养的，看老子不揍死你，”捡起一块小石子，做着要扔过去的样子。

彼得偏偏头瞧他，并没怕的意思。

“怎么岔，你？”

有人瞧见那块石子离开阿松的手，向彼得身上飞了去。有没有打中小彼得，大家没注意着，总而言之小彼得尖叫了几声跑开了。

“嗓子倒脆哩。”

在场的人都心头感到点轻松。瞧着瞧着，小彼得狼狈地跑着，他们从心底笑着。

小彼得那种似乎了不起的神气使他自己老去受些皮毛的苦痛，以后这般人常捡小石子去掷他：看了小彼得就不自在的心情，他们用这方式去补足。

吃了些小石子，小彼得躺到主人的脚旁去补足。寸把厚的地毯上躺着，躺不到一分钟伸个懒腰。桌椅上的退光漆差不多照得见自己的脸嘴：那么光。气炉子里匀出的暖气也不像“他们”屋子里那么热得不成话。

他摇摇尾巴，瞧瞧主人。

主人忽然想起了什么地，按一下不知第几号的铃。主人脸子本是平板着的，一按铃就蒙上了一层威严，像个机器人。那第几号人一挺直地站在面前，主人就又在威严中透出点非常精明，机警的劲儿，像在说：“你们要好好的，我什么都晓得，你们什么都瞒不过我。”

“李先生那里通知过了没有？”

“通知过了，”那个肯定地点头，可是像鞠躬。

“他怎么说？”

“他说他对于……”

“好，不必说，我晓得，”摆摆手。

那人开了门要出去，主人又：

“哦，不错，喂。”

“是。”

“没有什么，去吧。”

脸子恢复了活气。

“Peter，来。”

彼得上了主人的膝头。主人虽然那么威严，可是对彼得是怪多情，怪温柔。彼得得到了过剩的满足：尾巴不怕吃力地摇着，伸出舌子舐主人那只指挥着几万人的手。另外半数的手是在抚摩着他。彼得显得伟大起来，尤其是主人才用过威权之后：彼得长得聪明，他看到了这一对比后衬出来的主人的恩惠。所吃了别人的亏，现在想来几乎是所谓：隔世！

主人第二次按个什么铃。

彼得瞧见进来的是谁，他知道这是为他的事，不，不完全是他的事：他跟主人同有的事。那听差在角落的架子上拿了瓶香槟酒，给主人倒一杯，又注了小半杯放在地毯上。

“好，下去吧，”主人放了他。

不多大一会，彼得摇着尾巴瞧主人，舌伸着，口水滴在地毯上。

“还不够么？”

主人给他倒些酒下去。

还没舐完，彼得忽然，不知酒醉了还是来了什么 *inspiration*，还是怎么，他唱起来。

“呜呜，呜呜呜，呜，”最后一声由低而高，一个 *arpeggio*。又来了一声“呜。”那是个 *trello*。

“怎么唱起来了，Peter？”

彼得还在地毯上打着滚，杯里剩着的几滴酒泼了出来。

“唉，为什么这样淘气，eh？”主人捉住了彼得，拍拍他的头。他眼珠翻上去，甜美地睡着了，像在春天的南欧伏在爱人膝踝子上打盹。

彼得要只到技师或课长他们那里去走走，他受不到委曲，岂但受不到，还被一点尊敬。像在主人房里的出纳课长，老是用狂热似的调子去欢迎彼得的。

“ Oh, little Peter? ” 非常亲爱的样子，而且把声音放大，附近的几间屋子都听得见。

“ 来，到我膝头上来，我请你吃东西。 ”

给他吃椰子饼干，温存，巧格力糖，等等。

彼得不扯骄，像知道自己的身份似地。

“ 再吃点吧， little Peter。唔？不吃啦？ ”

不吃啦，彼得跳下来，不回顾地走向主人房里去。

课长瞧着彼得往外移去的屁股，又调一回嗓子：

“ 哈哈，真好， Peter，你真好玩。 ”

主人的朋友也待彼得好。有时他对主人的朋友不敬，主人不怎么地，只是：

“ Peter，你不看看怎么人就叫么。下次不许，听见吧。 ” 彼得去嗅嗅那陌生人，记住他的气味。那人却一把举起彼得，夸他长得好，亲他，抚他，像一个男子吻着漂亮保姆怀中的孩子一样。

在这里虽那么幸福，可是叫他在这一整天可默不住的：他又到处跑了，他又跑到老八和遂生那里。

“ 老八，你把兄弟来了。 ”

“ 好哇，狗 x 的，你爷欢迎你。 ”

彼得不是要去找罪受，他似乎是想摆点得意的脸色给他们看看：“你们大老板都温存我哩，”要是他会说话的话。“你去把门，”遂生低着声音，“我试点手法给你看看。”老八在彼得身边走过，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到了门边就突然回过脸来：把住门。

“ Vow, vowvowvow, vow, ” 彼得知道了这是什么意义。遂生偷偷地捡起几块小煤块，第一块打着他的腿。

彼得叫着窜着，可是不敢向门口冲。

“ 别打着你爸啊。 ”

“ 不会的，正经话， ” 遂生第二块打中彼得。

第三块，第四块，第五块，……

窜着的小彼得，最后鼓口气，用了最大的速度，从老八的胯下冲了出去。

他们俩舒畅地大笑起来。

“ 阿松真聪明，他发明的， ” 遂生说。

“ 总有天这狗 x 的给人打死， ” 那个在手心上吐吐沫，搓搓手。阿松可另外打了个主意，他问人：

“ 有什么药一吃下就呕的？ ”

“ 不晓得，怎么？ ”

“ 哪个说得出这样药，我给他一个月贮金，不过要灵验。 ” 他认认真真地说的。他说他要把小彼得呕吐一下：看他吃的是什么东西。

有人告诉他给黄鱼他吃，不用说多灵了。

“ 生的还是熟的？ ”

“ 都一样，……生的怕他不肯吃，还是熟的吧。 ”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阿松带了一块熟黄鱼来，而且不约而同，此外有三个人都带一片黄鱼，用荷叶包包。

“ 来，彼得，来吃鱼， ” 他们把黄鱼放在地上。

彼得只瞧瞧他们。

“我们躲开吧：我们在这里他不好意思吃。”

他们躲着窥看小彼得，小彼得似乎有点诧异，四面张望了一“这畜生走过去。”

“是不是一吃马上就呕的？”阿松问那说药方的。

“顶多三分钟。”

“三分钟里头他要是跑开去了，我们看不见怎么办？”一个多虑地说着。可是小彼得对几块黄鱼嗅了一会就走了，舐也不去舐一下。“他妈的！”小石子像机关枪似地打着彼得。

粉团子们对小彼得也没好心，不过顶多是恶意地嘲弄嘲弄他，不扔石子。不，不是这么说的。要是其中有一个粉团子，头一个用石子打他，那全体粉团子就会来这么一手。现在呢，是那团人发明的：那团人发明了叫粉团子们去学样么？不干。可是粉团子们欢喜瞧那团人给罪彼得受。他们幸灾乐祸地看着热闹，听着小彼得痛苦的尖叫声。

“哈哈，这回你吃了苦吧。”

“你看，彼得一吃了苦，就到干爷那里去弄点好处。”

那天，彼得后眼股上不知给谁弄的，去了一块皮，红肉露出了一平方英寸那么大小。

“乖乖龙冬，彼得受了重伤，”粉团子们说。

小彼得跑到主人面前去诉苦：呜呜地叫。

“怎么的，你！”主人瞧见了彼得的伤处几乎跳起来。

“呜呜呜呜呜呜……。”

主人亲手给他涂了些油膏贴上纱布，基督式地封上橡皮膏。

“Peter，告诉我，还是你自己不小心，还是哪个欺侮你？”

彼得在这温暖的抚摩中，把被侮辱的悲哀全进出来了，用头在主人胸口上揉着。主人瞧见他眼睛里似乎有泪水。

“真可怜，不会说话。”

只是不会说话，此外全明白，要是会说话，现在叫他说出两千打感伤句子来也不会困难。

彼得被那团人辱害的事，粉团子们天天谈着了：这些话传到了课长们耳里。课长去告诉大老板的“身边人”。身边人去禀告大老板：大老板像对上半年的 sabotage 事件那样地发怒。

“那还了得！……他们对 Peter 就一点同情都没有么，我对他们还同情哩。”

说要密查，并叫人通知厂里的巡警，要有人危害彼得就抓他来。

“我要送他到警察局去：惩戒他们的不人道！”

这件事没给查出来。一个打红领结的粉团子很自信地说：

“想来呢，总经理讲过那样的话，他们不敢打彼得了。但我想来他们还是要打的，要抓是抓不胜抓，打了他，总经理这边面子又下不去。……”

粉团子们都好奇地等着：急切地要看看这件事怎样发展。

小彼得似乎要弄个缓冲局面：他一连几天不出来。

“怎么，那畜生不来了，”阿松他们发着急。

他们已经商量过，而且预备好一些东西，想跟小彼得开个大点的玩笑。

“阿松，我们要时时刻刻都留意哩。”

“晓得的，”他笑笑。

“不要因为他不出来就懈下去。”

“不会的。”

老八和遂生也有些准备。

“遂生，拴狗脖子结怎么打的啊？”老八手里一根绳。“你说彼得肯不肯吃屎？”那手打着结。

“狗谁不吃屎，只是他怕不吃。”停一会又：“我们还要给他吃狗屎哩。”他们因为彼得吃得好惯了，这回要给他点脏东西吃。

小彼得不出来。

沉闷地等哪等：得，那天正是下班的时候。

“来了！”老八狂热地叫起来。

“哈，真是……！”遂生张大眼瞧着进来的七八个人。真是来了。可是老八预备的绳子没用得着。那小畜生是抱在阿松手里，绑上了绳子，绑得怪周密，连嘴都扎上了，怕他叫。那许多人拥了阿松走进来：在此地开个把玩笑别人不容易瞧见。“遂生你去把风，”阿松说。

那个走向门口。可是舍不得丢了里面的剧不看，就依在门边：里面外面都瞧得见。

“怎么办呢？”

“摔到粪缸里面去？”

“不好，”遂生低声叫着，“怕人看见，正经。”

“给他吃屎，吃狗屎。”

大家笑起来。

“谁去采办？”

老八想到一个主意：

“你爷把他打出屎来。……阿松，把他放到煤堆上。”

小彼得要挣扎无从挣扎，躺在黑煤堆上面，恨恨地呜呜着，叫也叫不出，否则许有救兵。光润的毛上沾了些煤屑，眼睛里充满了恐怖。彼得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怎样，看来是很糟，因为老八对手心吐吐口沫，抓起了铲子。

“Hey！”老八使劲的呼声。

“糟糕！”他又说。

本来只是想把他打出屎来，可是——一个决定小彼得的命运的可是！——可是不知是有点盲目的愤怒，还是用力用惯了，这一下不轻不重，小彼得的脑袋上进出了红的和白的。

“啊！”大家迸出这一声，并没有惋惜的意义，只是一种觉得这事有些意外，而且这所谓意外的事是有几分快意的。

其余没说什么：老八这一下是极自然的事。还有桩极自然的事：不必别人示意，老八还会来第二下子的。

戛！——第二下。

彼得腿子抽了几下，彼得完了。

“老八，你犯了死罪，”一个笑着说。

“遂生，看住。没人么？”

“没。”

“我们吃狗肉！”忽然有谁提议。

“见鬼，这样他们就晓得了，”告诉阿松药方子的反对了。“他们”两字特别说得重。

阿松抢过老八手里的铲子，把彼得的遗体铲起，向火门里一丢。红火里有一股黑烟了，喷出了些烧鸡毛似的气味。……阿松又把沾了血的煤块摔到火里去。

大块头的玉和尚忽然举起右手，向大家说：

“伙计，咱们开追悼会。……预备，来，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静默五分钟。……”

“见鬼，只有静默三分钟，哪有静默五分钟的。”

“怎么不是……！”

“你爷敢打赌：彼得会升天的，你信不信？”

他们感到痛快。可是在回家的路上，各人也就默然了：那痛快有点欠缺的，而且还隐藏着什么不满足。

“今天快活吧？”

“唔，……不过……”

“我知道。”

（原载 1931 年 10 月 10 日《小说月报》第 22 卷第 10 号）

## 团圆

满天的云。满天的蜻蜓。这天是好日子。

这天好日子老是要下雨。这天好日子大根的鼻孔也老是要下雨。大根吸着鼻涕：鼻涕太多了就拿脏手撮掉它：撮得不耐烦他就骂起来。

“操你妹子的哥哥，鼻涕那么多！”

二根瞧了大根一眼：

“哥哥有鼻涕。我没有鼻涕。”

“有鼻涕才能当大总统。”

二根不相信，又瞧了大根一眼。二根把眼睛溜了开去，就忽然——

“小狗子同癞痢！”指指河边上。

两个孩子在河边打水飘飘。这两个是大根的平民夜学校里的同学。这两个是坏蛋。

癞痢一听见二根嚷，马上把他那花脑袋扭了过来。

“哦，杂种来了。我水飘飘打不好，我倒楣：我一看见这两个杂种来了我就倒楣。他们娘是烂污货。”

大根放了二根，吸一下鼻涕走了过去：

“你说什么？”

“我没跟你说。”

“我操你妹子的哥哥，你……”

“你骂人！”

“骂你！”

小狗子横了大根一眼就拖癞痢走开河边，嘴里嘟哝着：“你妈妈的，我们说话也要你来管！你妈妈的……”

“我不要我不要，你的妈妈我不要！你妈妈是老货，我知道的。”

蜻蜓到处飞。有风。大根衣襟上破了个大洞，风刮来怪凉快的。嘴上像长了胡子：用手再撮一把鼻涕，嘴上就又多一绺胡子。“二根，我们走。”

小狗子和癞痢走前面。大根和二根走后面。那对和这对——中间隔什么丈把远。

癞痢回脑袋来瞧了一下，就对小狗子大声说起故事来：“有个人的妈妈是烂污货。豆腐店里的连司务一个月同她睡四五回觉：睡一回就给四毛钱，……”

“唔，”小狗子拿鼻孔应一声，回头瞟一下。

“这个人你晓不晓得？”

“不晓得。唔，后来呢？”

“后来……后来……哦不错，还有阿水也同她睡过觉的。还有老牛。还有许多人——许许多多。……这个人的妈妈是靠卖……”

突然大根冲了过去。大根左手抓住癞痢的肩膀，右手撮着鼻涕。

癞痢一掉转脸来——一把鼻涕给抹在嘴上。

“干什么！”

“打你！”——劈！

两个扭了起来。

小狗子要送大根几拳，可是大根踢着腿子，不能挨近他。小狗子卷起衣

袖，捞起竹布长衫的衣襟，一左一右地蹦着嚷着：“你打人，你打人！晚上告诉先生，晚上……”

大根把癞痢抱住摔到了地下，就往小狗子跟前跳过去。“你打人，你打人！你妈妈的，你……”小狗子抓着衣襟拚命逃，顺手还在二根脑顶上打了一下。

二根哇的一声哭起来。

“操你妹子的哥哥！”——大根追。

太阳打两堆云中间挤了出来：地下奔着两个人影子。跑一步，他们的脚就和影子的脚相拍一下。这么着小狗子跑得更远了。没追着。

大根站住。大根喘着气，对后面的二根招招手，接着就用这只手撮鼻涕。

“来，二根！”

“哥哥，癞痢哭了。”

“癞痢是哭死宝。……操你妹子的哥哥，快！”

前面柳树下有些女孩子在咕咕刮刮的。大根吐口唾沫。拿出一付大人的架子：

“你去瞧瞧圆姐姐可在那里。……我叫她别跟阿巧玩的，我操你妹子的哥哥！”

圆姐姐的确在那里。圆姐姐跟她们在盖房子。圆姐姐抱着三根，旁边挨着小根，尖声嚷着：

“阿巧你抱着三根，让我来跳。”

“桂圆！”大根叫。

她掉转身子来楞了不到一秒钟，就跑了过来。她靠近大根——正正经经告诉他一件事：

“爸爸回家了。”

“什么！”大根惊了一跳。

二根张大了眼睛瞧着圆姐姐。二根就简直记不上他们还有个爸爸。他把食指塞到嘴里，怕人听见似地小声儿问：“爸爸是不是跟吴三公公一样？”

圆姐姐可提起一条腿来要跳房子。

“爸爸什么时候回家的？”大根绷住脸。

“你们出去了一会儿就……”

唔，算起来爸爸已经到家了两三个钟头。

大根撮一把鼻涕撒到地下，在衣襟上抹抹手。

“我操你妹子的哥哥！”

“桂圆，快来跳。你不跳我跳了。”

“来了来了。”

大根手还在衣上抹着，眼瞧着桂圆。桂圆一个劲儿在盖房子，头发一飘一飘的。小圆在后面要扯她的腿，可给别人拉开了。天上靠西的两堆云并在了一块，太阳又给埋了进去。忽然二根叫起来：

“哥哥，一个蜻蜓！”

大根瞧二根一眼，脸上的肉没动一动。鼻涕偷偷地淌到嘴上，大根没理会它。

后面癞痢揩揩眼泪爬起来，小声儿骂着，就远远地逃掉。癞痢跑几步就得侧过脸来瞧瞧大根的动静。

大根没追。大根舐舐嘴唇：咸的。大根用手在嘴上狠命地一抹。大根有心事似的。大根觉得他爸爸有点……

爸爸从前在奉天兵工厂做活。后来一个炮弹落到宿舍的过道里，就跑到了南方。后来没饭吃。后来出去找活做。一出去就是那么久：一年多。人也没回来，信也没回来。可是今天忽然这么一下子——爸爸回了家！

就是这么个爸爸。爸爸这回也许发了洋财。爸爸也许年轻了点儿。爸爸也许老了点儿。……

“我去瞧瞧，”——就跑。

“爸爸出去了，”桂圆叫。

可是大根一口气跑到了家。

爸爸不在家。妈妈在家：在抹眼泪。

吴三姥姥坐在板床上，那张瘪嘴颤动着。她瞧着妈妈那块发青的脸，用鼻孔嘘了口气，就谈到爸爸。

“长寿也不是个糊涂人，他总……他总……”

妈妈短促地呼着气。突出的颧骨上全是水。脸绷得像一面鼓：手一抹上去，脸上的肌肉一动都不动。

“对他……对他……我对不住……”

大根走到桌子边，装做找什么东西。他撮一把鼻涕抹在桌子腿上，桌子腿就叽咕一声叫。他眼睛在桌上扫一转。他那本千字课压在一只饭碗下面：他把它抽了过来。

沉默。

吴三姥姥瞧着妈妈：像是可怜妈妈，又像是瞧不起妈妈。她眼睛和妈妈的一对着，就移开去盯着席子。

“顶好瞒着长寿，我们大家都……”

席子上爬着一个臭虫。吴三姥姥就没往下说，只把手指在嘴上蘸蘸唾沫，拈起那个臭虫抵死它，还送到鼻孔边闻闻。

“瞒不住的，”妈妈声音发抖。

“实在瞒不住就拉倒”，那个像生了气。“长寿是明白人。这一年多，这一年……有一年多了吧？他是前年……”

“前年十一月出门的。”

“唔，一年多。……他没寄一个钱。你拖着五个小鬼，你去……你做这……哼，你还对不起他？”

门口有三个孩子在张望着，叽里咕噜的说着。

大根跳起来：

“滚！”

不动。

可是大根一奔出门来，那三个赶紧就跑。

“大根你不要神气：你爸爸回来了，你妈妈卖×卖不成了。啊呀，卖不成了。啊呀，啊呀！……”

“操你妹子的哥哥！”——大根追。可是大根还得听听妈妈跟吴三姥姥说什么。他抓一把泥使劲摔过去：也不管摔着没有，就回到了屋子里。

“干么去撩他们！”妈妈拿手巾擦着脸。

“活该。”

“下回不许！”

吴三姥姥把瘪嘴咂了几下，还是说着那么句话：

“长寿是明白人，他出去了这些……他是……”

根生拿着千字课本坐在小板凳上翻着，眼睛可溜着她们俩。鼻涕差不离要淌到了书上。他赶快吸一下，可是马上又往下流。“操你妹子的哥哥！”——手捏着鼻子一擤。

鼻孔空了：一股烂腌菜似的味儿就向鼻孔里钻。

风从门外流进来。天上的云慢慢地织成一片。

一阵脚步声给风从门外送进来：像给云压住了似的，闷闷地响着。

怕是爸爸。大根站了起来。

不是。

妈妈一瞧见走进来的两个人就着了慌：

“连司务你快走，你别……你别……”

“怎么？”

“长寿回来了，长寿！”

连司务手里拿着一瓶酒。和连司务一块进来的还有一个人。连司务对那个人笑一下，满不在乎地把腰板挺了起来：“我不怕。你卖——我就买。我花了钱的。反正同你做这买卖的不止我一个。”

“修修好，修修好，连司务！……他是……”

吴三姥姥又像是生气，又像是特别要好似地瘪瘪嘴，用右手打着手势：

“连司务你也是明白人。长寿嫂是没法子才来……才来这个……她男人回了家，你总要……你总放明白一点，连司务你说……”

“放明白一点？”连司务把那瓶酒在桌上一顿，瞪着眼。“老子不明白么！”

“你喝醉了酒别在我面前使性子！”

两个就吵了起来。妈妈抖索着嘴唇，挺快地说上一大串好话请连司务走。连司务捞起袖子跟吴三姥姥哇啦哇啦，唾沫星子直溅。和连司务同来的那个拉连司务走，可是——

“不行！老子花了钱的。老子还有钱放在她那里。……”“钱我还你，钱我还你。……修修好，修修好，连司务！……”大根叫了起来：

“滚！操你妹子的哥哥你到我们……”

“小鬼，你！……老子偏不走，看他们怎样！”

“还你钱不就好了么！”吴三姥姥嗓子尖得刺人。

“好，就还来！——还得找回我一块现洋带两个毛钱。”

“我明天就还你，我明天……修修好，请你就……”

连司务可一屁股坐上板床：

“吓吓，那不行。……老应，我们今天乐他一乐。”

大根偷偷地摸着了一根劈柴。

可是他妈妈向连司务扑过去：两手抓着连司务两个膀子，膝髁屈在泥地上，脸仰着，颤声说着好话：

“修修好，你快走，你做做好事。……连司务连司务！”

“笑一个，笑一个！我花了钱总不能看你绷住脸呀：笑一个！老子今天

总得在这……”

突然——嘎！连司务脑顶上吃了一棍。

连司务一把推开地下的女人，跳起来对付大根。一手抓去——抓个空。

“操你！”大根冲过去抱住连司务的腿子咬起来：那腿子肉硬得像牛筋，可是牙齿也陷进去了分多深。

不知怎么一来大根给拖了开去，大根就老实不客气对连司务小肚子送了一拳。接着马上往外跑，顺手拖一条板凳挡住门：连司务差点儿没摔一交，就没追出来。

大根边跑边嚷：

“操你妹子的哥哥，待会儿我得摔你到粪缸里——淹死你！”

这会儿他忘了撮鼻涕——它给糊在嘴上：一说起话来，两片嘴唇中间就扯动着橡皮似的鼻涕带子。他举起袖子把嘴呀鼻子的擦了一下，仍是往下骂着。

往日他也骂着连司务那些人，可没当面骂过。这一年多妈妈老是哭着，老是说着爸爸，可是连司务或者阿水那些人一来，她就得苦着脸笑：不笑——他们得使性子。大根不爱瞧妈妈那种笑：宁可叫妈妈哭。有时候他们搂着她摸着揉着。有时候叫大根他们五个小鬼到外面去呆那么两三个钟头才开门放他们进去。有时候那些人拖她出去整晚整晚地不回家。有时候她病在床上也给拉起来。这么着妈妈就能拿毛钱来叫大根去量米，去买腌菜，买萝卜干。没人来的时候她就又哭，又谈着爸爸，还埋怨五个小鬼累着她。

这么着就活过了一年多。

“操你妹子的哥哥，他们……他们……”大根放慢了步子。可还喘着气。

飞着的蜻蜓少了下去，只有四五个还在空中荡着。风吹得柳树轻轻地摇头。太阳斜在西边的云堆里。

一瞧见柳树下一团人，大根可就楞住了。

桂圆他们不跳房子，只围着个男子汉咕咕刮刮说笑着。

谁呀，这男子汉？大根睁大了眼。

身胚像爸爸，不过瘦了点儿。脸子像爸爸，不过老了点儿。

那男子汉抱着三根逗他玩。三根不要这人抱：嚷着。

大根忽然不舒服起来，像有什么戳着他身子似的。

“桂圆，快来！……来呀！”他压着嗓子叫。“快去告诉妈妈——爸爸回来了。快！”

“妈妈早就知道爸爸回来了。”

“别管！快去告诉，快！”

大根一个人往柳树跟前走。

那男子汉张大了眼瞧着大根，忽然叫了起来：

“嗨，小鬼！我回来的时候你死到哪里去了，呃？……吓，长高了许多！……认识我么？”

“爸爸！”

爸爸手里的三根向阿巧伸着手要她抱，嚷着“姐姐”。阿巧一抱过去，他就伏在她怀里，偷偷地对爸爸溜着眼睛。

二根把手塞在嘴里，张大了眼傻笑着。

小圆拉拉爸爸的腿。爸爸一瞧她，她就格格地笑着逃了开去，躲到别人后面。

爸爸蹲了下来，两只手搁在大根肩上。

“我当你是个老矮子哩。吓，竟长高了，这小鬼！……怎么，脖子上抓破了么，呃？”

“抓痒的。”

前面又溜出了那两个小鬼：小狗子和癞痢。他俩不敢走近来。

大根瞪着眼远远地盯着他们。

爸爸没在意。爸爸瞧瞧大根的大脑袋，又瞧瞧大根脚。

“你惦不惦念我？……瞧你！——这许多鼻涕！”

“妈妈惦念。妈妈天天说着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怪爸不给信。”

“你呢？”

大根笑，手在鼻子上撮了一把。

那男子汉轻轻地叹了口气，接着就噜里噜苏地问了起来。他嗓子有点异样，像怕冷似的。眼睛有时候盯着大根，有时候瞧着地下。他问妈妈骂他没。他问他们挨饿没挨饿：他听说妈妈给人缝补衣裳过日子，这么着一家六口子可吃不饱的，并且妈妈身体那么坏——撑得住么？

问呀问的爸爸就拿手指揉揉眼睛。

“妈妈没吃药么？”

“没。”

妈妈晚上睡不睡得着觉？臭虫多不多？那两张板凳什么时候买的？妈妈常打小鬼么？小鬼老哭脸吧？——那么一大堆。

癞痢和小狗子在前面大声说起话来，爸爸就住了嘴。那两个小鬼像玩把戏的人那么着——一个说一句，一个跟一句。

“那个乌龟！”

“乌龟。”

“长寿的老婆——睡一觉四毛钱。”

“唔，四毛钱。”

“长寿的老婆，天天卖x——烂污货。”

“烂污货。”

爸爸陡地一回头，两个小鬼就跑了两步。

“他们说什么？”爸爸问大根。

“屁眼里说的没好话，我操你妹子的哥哥！”

他们爷儿俩面对面楞了会儿：左眼对着右眼，右眼对着左眼。可是那边的两个又那么叫着：

“长寿的老婆四毛钱睡一觉：卖给阿水，还卖给老牛，还卖给许多人，许许多多。哦不错，还卖给连司务。”

“是呀，还卖给连司务。”

爸爸站起，脸子沉了下来。

孩子们都瞅着爸爸，只有二根一个人瞧着紫灰色的天。大根咬着牙。又热又透不过气来：仿佛有滚烫的布条捆住他似的。他对那两个小鬼瞪着眼。瞪呀瞪的——一蹦就冲了出去。揪着小狗子往地下一摔。吐些唾沫在小狗子脸上。拈着小狗子的脑袋在泥地上擦着。

一回头——不见了爸爸！

“操你妹子的哥哥，糟！”——放了手就跑。

小狗子哭着嗓子嚷：

“你敢再来！——狗彘的！”

“狗彘的骂谁？”大根一面跑一面叫。

“骂你！”

“狗彘的骂了我。”

“骂你！你妈妈的，你……”

“我不要我不要！老货！”

小狗子还嚷着些什么，可是大根渐渐跑远，耳朵边那些叽里刮喇的就小下去，小下去——听不见了。

爸爸的背影！

连司务那两个！

“操你妹子的哥哥，操你！”大根偷偷地拣了一块大石头：他准备帮爸爸打架。

爸爸手抓着拳。

连司务怪丑的样子对爸爸笑一笑，说了几句什么。他客气地点点头就走。他怕爸爸。爸爸瞪着眼瞧他们走了，就一直往前冲。大根用手背抹抹鼻涕：他奇怪自己的手干么一下子那么重了起来：他忘了自己手里有块石头。

一到家——爸爸正抓住妈妈两只手。

吴三姥姥仿佛不知道要怎么着才好：又想笑，又想不笑。她眼睛在席子上找着看有没有臭虫，一面拖泥带水地说上许多话。桂圆站在门口，慌张着脸。

爸爸咬了会儿嘴唇，对妈妈瞪着眼。

“我心里不舒服，我怪……我怪……我问你，我问你：你骗了我没有？你……你……我走了这一年多……”

妈妈哭起来。

那个把大拇指的指节狠命地拈着她的手背，她疼得尖叫。他可轻轻地问，声音颤着：

“你骗了我没有，你骗了我没有？”

“长寿你！”吴三姥姥拖他。“今天你回家，你们两口子团圆，你有什么……”

“爸爸，我不准你打妈妈！”大根跳着。

那个可没理会，只对着吴三姥姥下气不接上气地说：

“干妈您知道，您干女儿……您干女儿她……”

“爸爸，我不准你打妈妈！”大根拿着那块石头在门板上敲着。“干妈您在这儿。……她骗了我，她说缝补衣裳过活，我……我……这不是冤我？——缝补衣裳养活六口子么！……你告诉我，你告诉我！……”

“操你妹子的哥哥，爸爸！”

“小鬼你走。”

“我不准你……”

阿巧她们拥在门外。桂圆接过三根来抱着，可是三根向门里伸着手嚷着要妈。

小圆靠在吴三姥姥跟前，脸子躲在吴三姥姥腿上。吴三姥姥摩着她。

二根在门外，背贴着墙蹲缩成一团。他撒了一泡尿，他自己还不知道哩。爸爸脸子发青。

“明明是冤我，明明是冤我：缝补衣裳养活六口子，她自己又……”

“你知道养不活，你出去那么……你……我拖着五个小鬼，我……我我……”

“自己的媳妇……自己的媳妇……干妈您给我想想！”忽然妈妈又尖叫起来。爸爸在打她。

大根跳过去。

可是爸爸给吴三姥姥拖开了。爸爸坐到那张小板凳上，吼着气，牙齿把下唇咬得雪白。吴三姥姥就说了，说上许多时候，告诉他——妈妈这一年多过的是什么日子。

“五个小鬼不能让他们活饿死，她身体那么糟，那么……那么……她一个娘们儿，她……”

爸爸傻似地瞧着墙。

其实墙有什么好看！——糊了些报纸。有浆糊的地方给虫蜒啃成几千几万个小洞，还弯弯曲曲地扭着几条发亮的东西，那是虫蜒爬过的路。报纸发黄。报纸上缀满着臭虫血——给手指抹的：像图画里画的竹叶子。

吴三姥姥还是说着。说呀说的，糊墙的报纸渐渐成了灰色，渐渐成了黑色。小圆靠在吴三姥姥身上打盹。

门口三根哭起来，吴三姥姥就把说话的声音提高一点。

二根做贼似地溜进来到大根耳朵边：

“什么时候吃晚饭？”

妈妈伏在铺板上抽着肩膀。

吴三姥姥把小圆费劲地抱起来，放她睡在铺板上。小圆醒了一下，叫几声什么。吴三姥姥拍拍她，嘴里可没停过：

“从前我也怪她，到后来……到后来……你叫她怎么办——一家大大小小的！……这能怪她么。……她其实……她其实……你自己想想：你一年多没睬她，连信也……连你的……”

爸爸轻得听不见地说：

“我找不到活，我找不到活，怎么能怪我……”

“谁怪你。不过你给她想想，你说她……”

大家都闭了会儿嘴。只听见小圆抓痒，接着她翻了个身。

屋子里瞧着瞧着黯了起来；似乎上下四面都一阵一阵冒着黑雾，仿佛还听得见冒出来的声音。

忽然爸爸小声说起话来：嗓子不是爸爸的嗓子。

“我知道她……我知道她……”

大根连出气也不叫放出一声声音，拚命听着。可是爸爸没往下说。可是过会又——

“干这些事的都是没办法，都是……我明白，我明白。可是……可是……干妈您想我多难受，多那个：这些事出在我自己家里——就是她！……这一年我老是想……想着……”

那么大一个爸爸——可哭起来了。

“长寿，长寿！”

“我……我……”——一下子爸爸站了起来，咬着牙齿，说起话来就有点含糊。“我在外面我钉心地惦念她。……我没办法。……她冤了我！……她干这……她干这……你说话，你说，你说！……你，你你！……”

大根像有个什么重东西压在身上似的。他叫：

“爸爸你！”

“我没话说，我没……”妈妈说不下去。

“长寿，长寿！长寿你……”

“哇！”——二根害怕得哭起来。

“你说，你说！——我不能让我的人干这……！”

桂圆可抱着三根奔到妈妈眼前，隔在爸妈中间。她尖着嗓子发慌地嚷：

“你们……你们……！三姥姥您……您……！”

“干妈您给我想想，给我想想，她……我我……”

“谁都不准动妈妈！谁要是……”

“你！你你！你说！”

“暖唷干妈干妈！”

“长寿你怎么！”

铺板骨碌骨碌一阵响。

桂圆尖叫了几声，尖得戳到了别人心窝里。

小圆醒了——把脸躲在吴三姥姥脊背上抖索着，发疟子似地哼着。小圆不敢哭。

“你说，你说！——我要你说！……”

“长寿！”

“操你妹子的哥哥，爸爸！”——大根两只手在地下乱摸：想摸一根劈柴。他又记起先前那块石头。鼻涕拖了下来，他又想拿鼻涕来用一用。他打不定主意。

“长寿！”吴三姥姥推开爸爸。

“妈！……妈！……”

妈哭得更厉害：

“不怪长寿，不怪……是我错，是我错，我……”

爸爸像水牛那么叹了一口气。

“冤孽呀！……”

黑雾里动着妈妈那身子：瞧过去像是隔了一层毛玻璃。妈妈用肘撑住身子。妈妈用手撑住身子。妈妈爬了起来。“是我错。……我没办法：没吃没喝的。……五个小鬼……”她停了会儿匀匀气。她站着。

“今天你回来，今天你……五个小鬼我交给你，长寿。……我对得住你。你……你……”

突然——妈妈往外面飞跑：快得连脚步声都叫人来不及听明白。

屋子都给她震得一跳。

大根跳起来。

“妈妈……妈妈你到……”

“妈！”

“操你妹子的哥哥！”大根奔出门去。

吴三姥姥乱喊一气：

“呃，你你你！……长寿你瞧！长寿！……”

爸爸冲到吴三姥姥跟前，尖着声音，说得像电铃那么快：

“干妈我不怪她我不怪她……我不能怪她我不能……”吴三姥姥起身就追，伏在后面的小圆一倒——仆在铺板上哭起来。谁也管不了她。

爸爸着慌地抢出了门。

二根跳着，害怕地叫着。

桂圆放下三根往外面跑。

铺板上的小圆和三根哭成一堆：要妈妈，要姐姐，要姥姥。外面黑地里乱七八糟的脚步响。

爸爸跑得比谁都快，嘎着嗓子：

“大根妈！……大根妈！……”

“妈！……妈！……”桂圆抖索着叫。

他们不管地上有什么，只是跑着嚷着。脚尖踢着石头也不疼。踏到水荡里也不知道。

大根摔了一交。

“操！”——只来得及骂一个字，爬起来又跑。鼻涕淌得嘴上痒痒的，也没工夫揩它。

可是爸爸赶过了大根。

“大根妈！……大根妈！……”

“妈妈！……”

“大根妈！……我没怪你，我没怪……干妈您……干妈您……我没了她我活不成，我不能……”

他怎么也得追上她。他怎么也得叫她回去。他怎么也得跪在她跟前——叫她别埋怨他：这一年多苦了她。他怎么也得……没有月亮。没有星星。轻轻的风在地面上流着。漆黑的几个人影在地面上奔着。

“操你妹子的哥哥！”大根骂自己的腿子——摔得有点疼。

“妈！……妈！……”

“大根妈！……”爸爸硬咽着嗓子。“好像是，好像是，前面！……大根妈！……”

乱七八糟的脚步子就响得更加快起来。

（原载 1933 年 11 月 1 日《现代》月刊第 4 卷第 1 期）

## 脊背与奶子

—

上的人大家都谈着一个新闻：任三嫂在庄溪。

“是不是她野老公那里？”

“唔。还生了一个女儿哩，”低声说。仿佛一说得大点儿就造了口孽似的。可是在他丈把远以内的也还听得见。“她给任三生的那个儿子怕也是野种吧。”

大家对这问话的小伙子瞧了一眼，又说到这消息是该秘密的。“喂，莫走了风。任三家里打算捉她回来。”

“长太爷不晓得要怎样发脾气哩：族里出了这样……这样……呃，这样那个的女人，呃？”

那个小伙子就把下嘴唇往外攒了一下：

“哼！”

“长太爷是，”装着很知道的劲儿，“他是……他很……”有几片嘴唇扁了一扁，嘴角往下弯着。一些话就给关在了嘴唇里面。只得用鼻孔——

“唔，唔。”

大家就回去等着：有戏看。你瞧着，长太爷准得有一手。

长太爷真在打算着一手。

“哼！……”

过了会儿：

“唔。……”

你要是和长太爷一混熟，你就得知道他现在正生着气，也在打着主意。

他左腿叠在右腿上。右手的小指忙着剔牙齿。脸上像涂着蜡，一线阳光斜到他右边腮巴上，颧骨那儿就像个玻璃瓶似的放亮。

这件事到了他长太爷手上！

叠着的腿子一上一下地抖了起来，大襟上沾着一片瓜子壳就簸动得像大洋里的小划子。

真不懂任三嫂跟上了庄溪那兔崽子有什么鸟好处。他想着这件事。顶好把那个兔崽子也诊他一诊，给他点儿王法。可是别人姓刘，他长太爷可管不着。

右手剔牙剔得更起劲，仿佛要给自己的牙齿一点儿王法什么似的。自己听得见指甲割着牙齿响——戛，戛。唾沫沿着手心流下来。

“哼！”

听说庄溪那野老公不过是个田夸老。可真怪，任三嫂可跟上了这么个家伙。可是也许那姓刘的有点什么长处，一些骚货特别喜欢的。

腿子抖动得几乎跳起来。那片瓜子壳在大襟上站不住，给弄得东奔西奔的，一个不留神就给摔到了地下。

任三嫂一找回来了准得打烂她的脊背肉。……

你说他又得“哼”了吧——他生了气？

不。

倒是——他全身软了一下。

任三嫂那身肉可经不起打。她那身肉——其实说“肉”是错了的，应当

说是芡实粉，再不然就是没有蒸透的蒸鸡蛋：手指点一点就得破似的。

长太爷噓了口气。任三嫂那身肉真可禁不起打，单止她的腮巴子——

她的腮巴子是怎么个劲儿，长太爷那只剔着牙的右手顶明白：它扭过它。

“脸子一天到晚日晒雨淋的，还这么嫩，别的地方不知道要怎样嫩法哩。”

可是任三嫂并不因为长太爷赞美她就高兴。她有点别扭劲。她把那双漆黑的眼瞪着，叫了起来：

“做什么？”

“不要假正经，晓得吧。……任三吃你不住我是知道的，他是不是很……”

那只留着长指甲的右手又对她突出奶子的胸部伸了过去，可给任三嫂一手打开了。

“青天白日里你调戏人……真不要脸……”

“青天白日调戏不得，晚上就好来那个……任三你是不过劲的，唔。我同你……”

“滚，滚！”

“为什么要这样凶？”长太爷差点没给她推倒。

“死不要脸的！老不死的！亏你还是族绅——任家族上真倒尽了楣！……”

长太爷可就有点儿不高兴了：

“说什么！”

“你不要仗着你是个族绅，你不要……”

“你再说，你再说！”抢一步上去。

瞧瞧四面。

没有人。只有赵老八家里那条花狗沿河岸跑着，把泥地上印着一路的梅花印。狗是不会说话的。

他打算一把抱住她。他想在那两片活动着的嘴唇上咬一口。他得把她吃下去：单止那两块红红的腮巴子就够多好吃，不说别的。他眼睛涂上了千把根红丝，额上的青筋突出来两分高。可是任三嫂跳开了。

“畜生！老狗！强盗！杂种！痞子！任剥皮……”这一大串叽叽刮刮的话他并没听见。

“好嫂子。你不要太……太……你不要那个。……你要什么有什么，你依了我，唔，唔，你依了我……”

“滚你娘的臭蛋！死不要脸的老畜生！……——还是族绅，还要管地方上的事！——死不要脸的……。”

长太爷这回动了火。

“你不要太得意！……不识抬举的家伙，我好意要抬举……要……要……要……”

“哪个认得你这臭瘟蛋！……仗着有钱有势，大太阳底下调戏人！……”

“你再说！”

“怕你！……你这畜生，任剥皮，瘟家伙！”

“哼！”长太爷手指有点打颤。“哼，哼！你小心！你！”“怕你什么：我随便告诉哪个，族绅调戏人。”

“这瘟女人真厉害！”

生气管生气，任三嫂那身子——单只是腮巴子，就简直是芡实粉，是没蒸透的蒸鸡蛋，这可是真的。她那双眼珠会飞，会说话。那两片弯得怪匀你的嘴唇一动，马上就露出一排发光的牙齿来——整整齐齐地站着。

这么两片嘴唇，今天骂了他。

女人的骂和男人的不同。唔，骂几句没屁关系。就是给她用那对棉花似的手打几拳都不在乎，只要她肯那个。

“唔唔。”

长太爷在打主意。

他可不能威胁她：弄得不好她真去对别人说长太爷调戏她，可不大好。他不能太性急：女人的心眼儿他挺知道——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嘴巴里说的又是一回事。你瞧瞧四姐，不是么，到头来还是跟上了他。女人总是女人，任三嫂总不会老是那么……

得，就这么着。第二天太阳快下山，长太爷拿着一个玉圈子到河边上找着任三嫂。

“喂，喂。”

没理他。

“是不是生了气？”他笑。“还是那么假正经？……喂，你看看。”

别人一个劲儿淘着米，脑袋也不回一回。

“咳，怎的——不回过——脸儿来——”调着腔，扭扭脑袋，擎着玉圈子的手在紫灰色的空气里画了个圈。

不成，他妈的。

“哼！”他说。

可是不能就这么丢了手。他那只扭过她脸子的右手在——痒不像痒，麻不像麻的。一扭，那片腮巴子就扭成白色，手一放，才慢慢地回到红色。这么一张脸子他可不能就丢了手。

可是主意还没打定，任三嫂可逃到了野老公那儿。

“哼，这骚货太不识抬举！要是找到了她，总要结结实实给她一顿……”

这回可就——哼，她原来在庄溪。她骂过他。她不依他。她跟上庄溪那姓刘的小子。好，你瞧着！

祥大娘子来告诉长太爷她儿媳的下落。

“你老人家看怎么个办法……”她什么都得和长太爷商量，不仅因为他是族绅，他还对任三好：任三借了他的那笔钱一直没还他。

“抓她回来！”长太爷拍一下桌子，把手心都拍红了。淫奔！“——任族上的面子扫尽了！抓她回来，我给她一点家教！……”

“我先到她娘家去告诉一下，你老人家看是……？”

任三嫂给抓了回来。抓个把女人是怪轻松的事，而且这儿到庄溪去也很近，不过四十来里路。

怎么样个抓法我可不大明白。读者诸君要是想知道一下，那我得请你上得意楼茶店，听一听繆白眼老板的叙述。

“祥大娘子到长太爷那里请了示，就去找福来七娘……”

“福来七娘？”

“任三嫂的亲生娘呀，”繆白眼像怪这问话问得不懂事似地对那个把斜视眼一瞪。可是视线斜到了一个黄胡子脸上。黄胡子就赶快表示懂事的样子说：

“任三嫂是应福来的女儿呀。”

“对啦，应福来的女，”繆白眼接了下去。“祥大娘子自然要同应家的人商量一下的。……长太爷说要抓来办，福来七娘拗得他过？女儿跟上了野老公，应家里也没面子。好，办！哪个叫她做出这些丑事来！……”

“任三嫂还认得几个字哩。”

“怎么，认得字就不偷人么？越是女学生越会偷！……长太爷说的要整顿整顿风气，不要再有人做出这种混帐事来。……”

繆白眼来了劲，卷起袖子，站了起来。他瞧了瞧大家的脸，看别人可是在注意地听他。

“哼，他们就到庄溪去：一个任三，一个祥大娘子，一个应福来，一个福来七娘，还有那个男子。……”

他打着手势往下说。他像亲眼瞧见了似的。他说他们带着绳子什么的找到庄溪那个野老公家里。野老公是个田夸老。任三嫂正在那里煮饭。

福来七娘先进去。

野老公一瞧见她来就着了慌，红着脸子来招呼丈母娘。可是丈母娘劈口就骂那位野女婿。

其余的人躲在门外。约好了的：一等福来七娘大声说话，他们就拥了进去，把任三嫂一把抓住——

拳头。绳子。

“你这死娼妇，今天要办死你！……捆回去！”

任三嫂腮巴子上泛了白色，可是没有怕的劲儿。

“我死不要紧，宜妹子一没奶吃就活不了。”

她还生了个女儿哩。

“好，小孩子也带走罢。”

这么着就七手八脚把她抓了回来。

“捆猪样的就捆回来了。”繆白眼翻一下眼珠子，结束了他的故事。

“如今祥大娘子在敦太公的香火堂里请酒哩。”

请酒是请族绅，请任三家里的亲房，请福来两个。

可是得意楼里谈着这些话的时候，香火堂里已经散了酒席。

“任三还是舍不得那个女人，”繆白眼加一句。“他还是要她。”

“怎么的？”

怎么的，他们不知道这是长太爷的主意，长太爷只是想要惩办任三嫂的不识抬举，可不愿任三把她赶出去。

“唔，不能赶她出去，”长太爷剔着牙，在喉管里说着。把她放在这儿，她总得有一天要识抬举的。

长太爷把任三叫了来问他。

“这女人你还要不要？”

可是不等回答就又：

“还是办她一顿叫她以后上规矩好了，唔。你看如何，唔，至于……至于……如果赶她出去，则又……则恐怕……一赶她出去，她在外面的丑事……”

说起来总是任家的媳妇。……家丑不可外扬，办她一顿叫她改过就是了，懂不懂，唔？”

任三楞了会儿。他得相信长太爷：长太爷待他好，还借过一百四十块钱给他。

“怎样，唔？”长太爷把一双细长的眼睛盯着任三。“如果赶走，将来闹出大笑话，更要败坏任家族上的家声。你能答应，我不能答应！”

“是。”

“好了，就这样。”

办总得办一办：他们在香火堂里吃了饭，开始审问。

许多眼睛都盯着长太爷。长太爷和长房里的二老爷嘴挨着耳朵说了会儿，就和福来夫妇让起位子来。

排列着祖宗牌位的神龛子都给打开了门：让那些写着金字的老祖宗们瞧瞧这次的事件。桌子上摆着一个茶盘，放着一片红绸子，稍微有点儿风一刮，红绸子就不安地一动。桌子下面堆着些锁链，绳子筋条。

长太爷坐在靠着桌边的椅子上，好几次想要拿右手去剔牙却给制住了。他扬起一双细长的眼睛瞧瞧旁边坐着的二老爷，又瞧瞧板凳上的福来夫妇，他把自己的腰挺了一挺。

把眼睛向对面扫过去：一排任三家的亲房，凹凹凸凸地列着各色的脸子。门边斜着一张板凳——祥大娘子和任三对长太爷他们作了个揖就一屁股坐上去。再把眼珠子溜过去——

一堆芡实粉，一堆没蒸透的蒸鸡蛋，那不识抬举的家伙！

她站在祥大娘子的后面，地上倒映着个模糊的影子：转一个弯拖到墙上。

长太爷瞧瞧她，又瞧瞧别人。过一会又瞧到她。他的眼睛不知要放到什么地方好。不知不觉他的右手慢慢地要伸到嘴里去，可是一下子意识到什么，马上把一双手筒在袖子里关着，怕它不听话又去剔牙。

大家也把眼睛偷偷地往任三嫂身上溜，看着她是怎么个劲儿。一些亲房里面的男人更是溜得挺起劲，可是又怕长太爷瞧见了会骂人。可是长太爷已经明白，对他们结结实实瞪了几眼——

“哼，不知廉耻的家伙！”肚子里说。

任三嫂什么表情也没有，只是咬着嘴唇。她脸色发白。她比两年以前瘦了点儿，可是瞧来还是怪丰满的。她眼盯着地上。她仿佛什么都已经决定了似的，一点不怕。

祥大娘子在数说着任三嫂的罪状。她用了许多重复的句子，一直说到把任三嫂抓回来。她要请族人当了祖宗的面公断。

大家的眼睛转到了长太爷的脸上，只是任三嫂的眼珠子没动。

“舍下祥大娘子已经说了个明白，”长太爷带了七成鼻音，“唔，亲家如今也在这里，只看……只要是……如今看你们应府上主不主张办，是不是要……”

“她做出这种事来自自然应当办，我不纵容女儿，这是……”

“唔，”长太爷咬一咬牙。“你们应府上也是明白人，你们不纵……我

来问她自己。我来……”

长太爷就把那双细长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任三嫂，你出来！……你自己有什么话说？”

不言语。什么都哑着。

“怎样，唔？”

沉默。

“说呀！”

过会：

“叫你自己说呀！”

“我没有什么说！”她动也不动一动地说了一句，叫大家都吓了一跳。

“哼，你不说我们也明白！”长太爷尖着声音。“大家自然很明白，唔。应府上……我们也领到了应府上的……亲家太太的话。……我们商量一下……”

长太爷和二老爷嘴挨着耳朵叽咕了会儿。

谁都正正经经坐着，连呼吸也不敢叫它大声点儿。他们瞧着长太爷和二老爷那两个挤在一块儿的脑袋：长太爷的脑袋在读诗似的画着圈子，画呀画地就离开了那一只脑袋，移到桌子边了。

“这桩事情大家都明白，”长太爷两只手抽出了袖筒，挺着腰板子。

“唔，这种事情是丢我们先人的丑……我一定要整顿整顿这风气，给那些相信邪说的无耻之徒看看！……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一桩都不讲了，这不了得……！淫奔——万恶淫为首，今天这万恶之首的……这万恶的……今天这……这这这……还了得，丢尽任家族上的脸！……非严办不可！……跪下！”这里重重地捶了一下桌子，那放着红绸的茶盘就一跳。“任三，剥了她衣服。打一百！”

长太爷瞧着任三脱她的衣裤：她那野老公这么给她脱衣裤，抱她在手里的！长太爷颧骨发了青。……要是任三一不留神，把她里衣裤也脱下来了可怎么办？那可……唔唔，呃呃，哼哼。

可是这当然不会。虽然大家都想看看任三嫂光着屁股是怎么个神情，可是大家都知道廉耻，知道这是要伤不少的风化的。

于是她全身留着一身白大布小褂裤。奶子高高地突出：隔了一层衣，可是还瞧得出奶嘴子在什么地方。这对奶子给那田夸老的野老公摸了多少次呀，妈的。任三剥下她的夹袄，还听见一声洋钱响：这是野老公给她的三块花边，她被抓的时候给匆匆忙忙塞在她手里的。她玉圈子不要，要花边，哼！

她对上面跪着。福来七娘和祥大娘子拖住她的手。

任三对手心吐口唾沫，拿起筋条。

“这娼妇！”

哗！——一下抽在她脊背上。

接着第二下。任三咬着牙。手臂上突出隆起的肌肉。第三下，第四下，第五下。筋条加速地运动起来：哗，哗，哗，哗，哗……

筋条的梢头飞了开去，只剩下结实的粗枝子。

任三嫂那蒸鸡蛋似的脊背肉变成了怎么个样子是瞧不见的：隔着一层大布衣。看看筋条的劲儿，任三的发火，听听哗哗的响，可以想象得到她脊背肉的变化。哗一下，就在白白的皮肉上突起一条紫红色疙瘩。再几下，疙瘩

破了皮，血沁出了白大布衣。

她不叫，也不哭。她紧紧地咬着牙，紧得几乎把牙咬碎。她并没挣扎，可是一筋条下来，就无意地把身子让一让——当然是毫不相关，她的两只手给拉住，身子的左右是自由不了的。她闭着眼熬住。在眼角上挤出了一粒泪珠子。每逢任三举起筋条，她并不望他下来得轻些，只是希望别打在打破了的肉上。不过这可说不定的，总之别人是对着脊背打：在完整的皮肉上抽出疙瘩，在疙瘩上抽出血。在打烂了的红肉上面，深深地烙着竹节的印记。

白色大布衣上糊着红色的血。青色的筋条上也涂着一段儿红。

哗，哗，哗，哗，哗，

一百。

任三喘着气，拿袖子在额头揩着汗。

长太爷的腮巴子在抽动着。

“好，你以后还到不到庄溪去？”他声调有点不自然。大家瞧任三嫂。任三嫂短促地呼吸着，闭着眼。

“问你呀，”福来七娘对着女儿。

“你以后要是能改过自新……”长太爷镇静地说。

没答。

“问你怎么不开口！”

“说呀，说呀，”福来七娘颤着声音。“长太爷问你还到不到……”

“我……我……”

全世界都哑着，静静地等着她下面的话。

“我……我……”呼吸促得说不出。

“你怎样？”

“庄溪我还是……我是……我要去的……”

虽然她说得那么小声儿的，可是比一声地雷还惊人。大家彼此瞧瞧，睁大了眼，张大着嘴，仿佛有个什么有力的东西打得他们发晕。

长太爷额上的青筋瞧着瞧着高起来，脸发青。哼，这娼妇！——就只让庄溪那田夸老把她搂在手里！她不识抬举。他丢了面子。他把桌子拼命地一拍，把全肚子里的气都叫了出来：“再重打！——结实打！”

筋条又在血肉模糊的烂脊背上抽了上去。

她的头往下垂，身子抽着痉。嘴里吐白沫。

“她晕了！”

忙着给她喷冷水。

“醒过来再打！”长太爷叫。

衣上裤上全是血。福来七娘手发抖，眼泪涌出了泪腺。

“再问你：还到不到庄溪去？”

又回答长太爷一个沉默。

福来七娘的眼泪洗着腮巴子。

“你就说一声不去罢，亲孩子，你就说一声……”

任三嫂仰起满是眼泪的脸瞧着娘。

“不怕……妈妈，我要……妈妈，我要去……我要……”

长太爷的肺脏差点儿没给爆破，他嘎着嗓子咆哮：

“再打！”

任三嫂又晕了一次。可是她不肯说不到庄溪去。她熬着疼，让自己全身流着血，只是不肯说那句话。她希望任家的人没办法，赶她走。这长太爷很明白，他只是气，可不说撵她出去。哼，这么迷着那田夸老，总得打醒她！

“还是要到庄溪去？”他溅着唾沫星子。“再打！——非打得她回心转意……”

她全身没有一片完整的肉。那身小褂裤成了红的。打六次晕六次，香火堂上的人许多闭着眼不敢瞧，有几个偷偷地揩着眼泪。应福来把手捧着脸。福来七娘抽咽起来。祥大娘子眨着眼，摇着手。任三手打颤，连筋条都抓不住了。

“怎样？”长太爷的声音不像是长太爷的声音。

她眼睛张开了小半。她全身发麻，不住地抽着痉。

“怎样也要去……我……我……”

长太爷恨不得把一切都毁掉，他跳着，捶着桌子。

“再打再打！”他喘着气叫。“再打！……任三，打！……怎么，我叫你打呀！”

任三右手提着筋条只是发抖。

“打呀！”长太爷拍一下桌子。

福来七娘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把身子一倒就跪在长太爷跟前。“我讨个保，我……这孩子……这孩子很……”

二老爷也出来说：看样子不能再打了，还是……

“那么关起来！”长太爷说。

大家都噓了口气。

#### 四

田野里的树叶全落了。山成了焦黄大土堆。风刮到身上冷了起来。

两个月里，长太爷对任三嫂怪注意的，一瞧见任三就问：

“三嫂怎样？”

“听话倒还听话，只是不开口。”

“唔，要提防她逃呀。”

“是。不过看样子不会逃。”

“她那野孩子呢？”

“丈母娘把她送回庄溪她爷那里去了。”

任三嫂对什么人也不开口。长太爷有几次在河边上瞧见她淘米洗菜，不好对她说话。说不定她还恨着他哩。可是她到野老公那儿去是该打的。

“唔，慢慢来：欲速则不达。”

她不会欢喜任三。他简直是个草包，那任三。只要她渐渐忘了那野老公，什么都得有转机的。

过了那么上十天，真有了转机。可不是像长太爷希望着的转机。

她突然开了口。她像从前一样有说有笑，跳跳蹦蹦的。对祥大娘子特别会巴结。她而且还搽水粉，每天把髻梳得光光烫烫，任三一闲下来，她就偎着他，扭扭他的大腿，到他耳朵边小声儿说话——谁知道她说了些什么！总而言之，她说了就对他斜着一双眼，格格格地笑着。任三就——

“这骚货！”笑嘻嘻地低声骂她一句。

可是祥大娘子很不放心：这么一下子改了样子，总得有点别扭。一等任

三他们俩上了床，她就把房门锁了起来。

这消息给长太爷老大不高兴。

“任三倒偏生有艳福，这脓包，这蠢猪，哼！……一朵鲜花插在牛屎堆上！……”

任三嫂像以前一样那么孩子气，跟人有说有笑了。慢慢和她谈上劲，她许会识抬举的。

长太爷眯着眼笑，把那个玉圈子套在手上。不过——

“不过她喜欢花边，唔。”

太阳快要沉下去，长太爷带了五块花边踱到那河边上。任三嫂淘完了米往家里走。

“忙呀，”他说。

“哦，长太爷。”她笑。

他向她走近一步，她可没避开。可是他想不出一句话来。他想：应当庄重一点呢，还是应当随便一点？他愣了会儿，结里结巴地说：

“如今……现在他……唔，如今……唔，任三如今在家里么？”“你老人家要找他，是不是？”

“并不找他，唔，并不找他。……呃，不要找他。没什么事……呃，我问你：你……”

那个笑着瞧着他。他想扭她一把。可是该说些什么呀？“你……你要不要花边？”突然说了这么一句，小声儿地。任三嫂一媚笑，低下着脑袋。接着她把嘴堵得高高的：“任三晓得了又会要打我……”

长太爷希望能够一把抱住她，抱她回去那个：搂着她，轻轻咬着她，抚摸着她。任三敢打？

“怕他？——有我！你……”他向她跨进一步。他手搭在她肩上，一把一把扭着，从肩膀一直扭到手臂上。她让他扭，这是他生平第二次扭到她的肉。这回扭着她的是左手。右手抽不出空儿来哩：右手拿着五块花边。于是这五块花边送了过去。……

不。他觉得五块这数目似乎太……唔，他就丢两块在自己荷包里，把三块送过去给她。

她又是一笑，可不接。嫌少么？

不。她两只手都提着篮子呀。

长太爷把那三块花边塞到她衣袋里去。经过她的胸脯，就在她奶子上捏了一把。这是第三次扭她的肉。这回可又是右手。“呃，正经些，”她瞟他一眼。“人看见！”

他格格地笑起来，露出一行歪歪倒倒的牙齿。犬齿上粘着一块酱色的什么东西，大概他吃过晚点之后还没剔过牙。“不要怕任三，他是个脓包！……我自然要想法子。……我们“过几天我来回长太爷的话。”

一跨腿就跑了。

“唔，”长太爷微笑着，把脑袋画了几个圈。“唔唔，唔唔。”可是今天不能那个。

“嘿，恨天不与人行方便！”

瞧瞧天，真的像在恨它似的。

天是一抹桔黄色的天，缀着些破碎的云块。

五

长太爷一面剔着牙，一面和一个人说着活。那人不住地眨着那双斜视眼，似乎怕长太爷的唾沫星子溅到他眼里去。读者诸君认识那人的：唔，缪白眼。

“你去对任三说，他那笔钱月底一定要还，唔，还个对开。你去说，唔，我这笔账不能再展期了，他已经……他已经……”右手又伸进了嘴，话就给打断了。

缪白眼一直瞧着长太爷。

“他已经欠了半年多，”手一抽出了嘴马上就往下说，“唔，三月半，三四五六七八九，唔，半年多。两次展期。这回你去对他说，我自己要用钱，唔，我不能……你听着呀！”

“我听着的，”那个眼睛一动也不敢动地。

“听着的！——我对你说话，你眼睛看着别的地方！”“我是看着你老人家的呀。”

“唔。那么听懂了吧。”

“不过我看任三还是还不出来的。”

长太爷踌躇了会儿：那句话要不要对他说？长太爷知道任三还不了账。可是正要他还不起，这笔账可以拿人来作抵。长太爷始终没机会和任三嫂……

缪白眼笑着，到长太爷耳朵边捣了句鬼：

“我叫他把任三嫂抵给你老人家，等到他还这笔……”那个一惊，嘴里可骂着：

“放屁。这成何体统！”

“叫任三嫂在上房里伺候伺候……”

“我不管你对他怎样说，总而言之这笔账我要收……”“任三还不起就叫他把任三嫂来押着，你老人家看……他自然是还不起的。把任三嫂……”

闭了会儿嘴，长太爷就像不答允又像答允了似地——

“唔？唔，唔唔。”

缪白眼走的时候长太爷又叫住他：

“你不许在外面瞎说我的什么话，懂吧。你要是……你如果说了什么，你的店别想开得成！……”

“哪里……自然……”那个陪着笑。“我是你老人家一手提拔的，你老人家待我比亲生爷还好。……我报恩……你老人家问问人家就晓得我是……你老人家叫我死都可以的。”“唔，我自然相信你。……你出了力我自然晓得。”可是任三听了缪白眼的话很着急。

“那什么都完了！”——任三还不起这笔账。

缪白眼笑一下：

“其实法子多得很哩。”

“再加两分息……”

“不是那回事。长太爷是一定要收回这笔账的，”缪白眼装了个鬼脸。他知道长太爷的心事。这回他要是办成了，长太爷准得更看得起他。

“我自己去求求长太爷……”

“那不行，”缪白眼张大了眼，“长太爷的脾气你是晓得的，说一是一，

说二是二。……这笔账是我做的中人，你不要给我苦吃任三真是个脓包。他简直要哭了出来。

“这怎么办呢？”

“拿一个东西去作抵呀，”繆白眼瞧着任三。

“你看看我可有半件值钱的东西？”

“人也一样呀，董举人不是……？”

董四太爷拿人家的媳妇抵过账的。

任三透了口气：人有的是！把任三嫂去押给别人真算不了一回什么。可是——

“长太爷肯么？”

“蠢猪！”繆白眼在肚子里骂。嘴里说着：“去求求情。”“你陪我去。”

“唔，也可以。你约个日子：哪天去？”

六

镇上又传着一个消息：

庄溪来了一个叫化子，带了一张纸条给任三嫂。任三嫂认识字的。她也写了个条子给那叫化带回去。

“她还给了那叫化两块钱哩。”

祥大娘子一发觉这件事，那叫化可已经跑得远了。

这消息叫两个人着急。

长太爷还没上手，不能让她逃去。他给过她三块花边。他望她慢慢儿回心转意。可是她拿了他的花边给那叫化去和野老公通消息，妈的！

“哼！”

可是别着慌。任三嫂总是个女人，不会和焦四姐两样。只要到了手里不怕她不识抬举。只要别给她逃了。

任三想着长太爷那笔账。老婆一逃，到月底还不了这笔钱他只好上吊。老婆就是那笔钱，可不能让她跑掉。他得依了繆白眼的，赶快去求长太爷，押个人来抵账：借据一销毁，她跑了可就不关他的事。

赶快去求长太爷呀，他妈的，赶快呀。

“你老人家那笔账……”

他就这么着在长太爷面前吞吞吐吐说了起来。他老瞟过眼睛去瞧瞧他旁边的繆白眼。繆白眼对他装装鬼脸，似乎——“说呀，说呀。”

愣了好会儿，他才结里结巴吐出了他那主意。

“……叫她来……叫她伺候……在上房里她可以……”

“放屁！”长太爷绷着脸。“我要她伺候什么！……成何体统！……她是淫奔之妇，她……她她……伺候！……真是荒谬不经！……这笔账我无论如何要收回的，唔，你早早准备……！”

任三全身给掉在冰窖里。繆白眼不是说长太爷一定会肯的么。他只希望一面交人，一面毁了借据。

任三嫂是芡实粉，是蒸鸡蛋，不错。可是长太爷把芡实粉蒸鸡蛋一捞到手，就丢这一百四的一笔账，可不上算。他只要拿任三嫂来展展期。还有，任三嫂一押到自己家里来，地方上可就得有闲话。

长太爷剔着牙，让对面那家伙去苦着脸。

“展到年底。加你老人家三分息。”

“不行！”——走进了后房。他不能和任三谈个明白。他对繆白眼丢了

一下眼色。

“怎么办呢？”任三拖着繆白眼。

“我给你去说说，”一转身跟长太爷进去。

任三在冰窖里愣了七八分钟，繆白眼跳了出来。

“好了好了，”繆白眼拖任三走。

“怎样？”

“出去说。”

任三快活得腿子发软。

“长太爷答允了么？”

“这样的——”繆白眼轻轻说。他电扇似地眨着眼睛，伸出一个食指打手势。他叫任三随便一点，让任三嫂伺候长太爷。可是要任三嫂还是住在自己家里。长太爷一要她伺候，就来告诉她，伺候完了还不是回来。

“你可不能对人说半个字，一说你就没命！”

“自然不说，”任三很快地答。“那笔账呢？”

“展到明年端午，不要你再加息——本来是四分息还是四分息。……不过你对什么人也不许提起。”

“自然自然。”

当天晚上就叫任三嫂去伺候。任三嫂和长太爷很有点儿什么：在河边上给他捏过奶子，还拿过他三只花边。她很识抬举，只要任三肯。

“唔唔，”长太爷忍不住笑。

这晚上她得到长太爷家里来。搂着，扭着，咬着，怎么着也可以。长太爷叫任三送她到孝子桥，长太爷自己到孝子桥去接。没人伴着她走怕她逃。叫别人伴着怕漏了风。叫繆白眼伴着呢——他妈的这白眼靠不住，给他揩了点儿油去可不是劲儿。

东边挂出了大半个月亮，像一瓣桔子。长太爷在孝子桥边踱着。突出的颧骨在月光下一闪一闪地发亮。他觉得一切的景物都可爱起来，那些干枯的瘦树仿佛很苗条。前面那灰白色的山似乎在对他笑。坟堆像任三嫂的奶子。

“唔，奶子……”

不过这可有点儿不大对，坟堆是硬的。

他望西瞧瞧：还没来。

任三嫂可还怨不怨他？——“任三晓得了又会要打我，”嘴那么一堵，妈的。她只怨任三。她给他扭。她对他那么一笑。她只是怕任三。可是今天

“唔，唔唔。”

今天得把这蒸鸡蛋吃下去！

他踱起来。右手剔剔牙，又抹抹脸，手上的唾沫就给匀在脸上。

什么地方脚步一响，他心就一跳。

向东踱了两丈远又转身向西踱着。影子在不平的地上画过去，就一扭一扭的。

对面有两个人走来。

这冤家，他妈的！三十里以外也认得出是她！

他兴奋得几乎站不住。她是他的，她今晚随他怎么着。他得……唔唔，呃呃，哼哼。

等任三一转身，他就去捏她奶子。

“忙什么！”她格格地笑。

“你的亲太爷等了一万年，等不住了。……走罢。”

“等一等。”

“好嫂子……”

“让我歇一歇。横竖今天是……”下面用一个媚笑来补完这句话。她微微地喘着。

“真古怪，今天你这样细嫩起来了，走这一点点路就那样的……”

她瞧瞧她来的这条路，任三走得瞧不见了。她又瞧瞧四面：静悄的。月亮照着她那会说话的眼睛。长太爷瞧着她那红红的腮巴子。他扭她的肩膀，奶子，肚子，大腿，还有别的什么地方。他眼花着，身子发软。他希望他能够土遁，一步路也不用走就到了自己房里，在那张宁波床上面。他脑袋觉得怪沉重。

“走罢，走罢，我实在……”

那个不言语，只四面瞧瞧。

长太爷一把搂住她。

突然——他觉得有炸弹爆炸了似地一声大响，他脸上吃任三嫂打了一拳。他摇摇地退了几步，鼻血直冒。

“怎么？！”

“怎么，我怎么也要到庄溪去！”她拔脚就过桥。

长太爷仿佛做梦做醒了似地，跳起来拖住她。

“任剥皮！瘟族绅！畜生！”她捶着他的脑袋。“今天我叫你上当，叫你晓得厉害，你这瘟猪，瘟家伙，臭蛋！”

她把他使劲一推，他给摔倒在烂泥里。她四面瞧瞧，就过桥往北跑去。她跨过田，跨过小河，爬过山，对着庄溪的方向走。她不走大路。

任三嫂逃了。

这里的人发觉了去追，没追上。到庄溪也找不着任三嫂和那野老公。听了那边的人说，知道任三嫂没天亮就赶到，门一打开，野老公和她带了他们的宜妹子，捆了个包袱就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哪儿去。

“哼，哼！”长太爷咬着牙。他脸上青着肿着。“万恶淫为首！这淫妇！她又淫奔！任三放她逃走，非严办不可！……”

他又叫繆白眼去催任三那笔账。

“告诉他：非还不可，哼！……不还就把他吊起来！”

镇上的人大家都知道长太爷要办任三。

“说任三嫂是任三放走的哩。长太爷要办他。”

“长太爷要整顿风气，要给任家族上挣点家声，任三倒放她走！……”

“长太爷是顶讲老规矩的。”

“长太爷脸肿着哩。”

“繆白眼说是气肿的，族上出了这种事，长太爷自然生气呀。”

（选自《脊背与奶子》，1933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一角丛书》第五十八种）

笑

“强三你看，发新嫂这张脸倒白漂哩。”

强三大笑起来，一面翘起个大拇指：

“九爷你眼界高，眼界高！俺，我说的。”

“田夸老家有这样一位嫂子真是奇怪。……这块白漂肉叫发新街在口里，鲜花插在牛屎堆上。我们发新嫂是……发新嫂你说是不是？……”

九爷那张脸渐渐往发新嫂跟前靠近——灯照得他的脸子半面黑半面红，那上面的又粗又大的汗毛孔也瞧得清清楚楚。两个嘴角给腮巴上的纹路扯了开来，规规矩矩露出了他那排歪头孔脑的牙：陷进去的几颗是黑的，突出来的几颗是黄的。闪着亮的是那两颗金牙——古铜色。据李道士说这并不是真金，只是洋鬼子包粽子糖的纸，九爷打什么地方捡着就拿来贴在牙上了。

不过这是从前的话。现在谁也不敢说九爷一句闲话。就是李道士也改了口气：

“九爷手上那个金戒指是真赤金哩。”

跟着就叹了一口气，谈到村子里不太平：

“这几年真是！唉，劫数！我们大家还能够勉强过日子，全靠九爷，要不然的话……”

“九爷倒有几手。他从前……”

他从前——可没谁瞧得起他。可是不知怎么一来给他混出了一条路：他手下有几十个打手。他们包运着全县的特货。去年死了那个抽一辈子“高射炮”的老陈，可没见着他那尸身——听说是九爷他们偷去卖给东洋人的。

民团也在九爷手里。

九爷神通大着哩。要不然的话怎么明举人那么相信他——他俩还拜了把。明举人当着这团总，可是不管事，把什么都交给了九爷。

“有我，”九爷拍了拍胸脯。“你放心，地方上要是出了事——问我！”

不是夸口的话：九爷觉得这地方上的人不难对付，不论女的男的。杨发新那混蛋——九爷已经对付下了。发新嫂也不费什么劲：只不过叫强三去跟她说了几句话，她就上了钩。

于是九爷把眼珠子冲着发新嫂——越盯越近。眼球上涂着红丝。左眼只有右眼一半那么大。

发新嫂不敢看他的脸，只把眼睛对着他那大绸夹袄的扣子。

可是一只手抓住了她肩膀。接着一条冰冷的舌子舐到了她腮巴上——凿刀似的。

“不要……不要……”她一抽身——退了几步，挨近着那扇门。她那褪了色的蓝竹布衣衬在门上就显得格外分明。

强三正端着那碗烧酒送到嘴边去，这里突然大笑起来，差点儿没把碗摔到地上。

灯在冒烟：天花板那儿像有黑云压着。

九爷可一下子把脸绷了起来，右眼更大了些。他尖着嗓子，拖着声音

---

抽海洛英的人，把这白粉装在纸烟头上，点着一抽，就了事。因为怕药粉掉下来，故抽时必须把纸烟竖着，那不像高射炮么？——作者注

“噢——！”

老实说，他十几年来没碰过这么个钉子。

女的颤声说：

“九爷九爷，我求求你老人家……”

“怎么，你不干了么？”

“九爷你老人家是……”

屋子里只有这么三个人。强三觉得再笑下去没什么意思，他就正正经经呷了一口酒，用手背擦擦厚嘴唇，偷偷地瞧到了九爷脸上。

“不对劲，不对劲，”他想。

九爷的脾气他知道，做一桩什么事——顶怕的是扫兴。要是这回发新嫂不识抬举，叫九爷扫了兴，他强三可得挨骂。“呃，发新嫂，”强三站起来往她那儿走过去。

她那张“白漂”的脸带点青色。

“发新嫂你自己想想，自己想想。俺，我说的，你还是好好伺候九爷一晚，免得……”

他打了个嗝儿，偷偷瞅了九爷一眼。

“唔。哼。唔。”

九爷鼻孔里响着：像在咳清嗓子里的痰，又像是冷笑。“本来是她自己愿意的。我九爷还怕没有雌头！我不在乎她这……”

三个小老婆，再加上城里包定的几个花姑娘，还有零买的。发新嫂真不算什么，九爷只是想尝尝新，并且——

“并且叫杨发新晓得我九爷的厉害！杨发新不过是个田夸老，他竟敢到我头上来动土——哼，老实不客气，叫他吃点王法！还叫他老婆也上我的钩！看他姓杨的斗不斗得过我！……”

可是发新嫂把汗涔涔的手按着门，瞧这劲儿她是想跑。

九爷坐了下来，右眼角一抽一抽的。他那大影子把全屋子都挡得漆黑。

那第三个瞧瞧九爷又瞧瞧发新嫂。他打了个嗝儿，有些东西冒出了食道，可是马上他把它咽了进去。

“发新嫂你要看开一点，看开一点，不要……”

突然——门一开，发新嫂一抽身就跑掉了。

强三马上冲出房门——一把拖住她：

“跑不得跑不得！”

她挣扎着。

“呃呃呃！”强三警告她似地压着嗓子。“你们发新还要命不要，要命不要？”

沉默。发新嫂僵了似地站着，有点喘不过气来。

“九爷的脾气，你晓得的，”强三把喷着酒味儿的嘴凑过去，拼命压低着头，可是震着对方的耳朵。“九爷把你们发新抓了来，你们发新的性命，就在九爷手里，你要是不依……”

“我是……我是……”

“呃，听我说听我说。”

于是他四面瞧瞧，怕谁偷听了去似的。这时候他忽然打了个嗝儿，叫他自己吓了一跳，就赶紧用右手把嘴掩住了一会。

“九爷要把发新当土匪办，俺，我说的。他会……”

发新嫂尖叫了起来：

“他怎么是土匪！”

“嗨，不要叫！”

闭了会儿嘴，强三的话就来得慢条斯理的：

“你听我说。九爷跟明举人常说——常说——近来乡下人都不大安份，都是发新带头，他带头，我说的，呃，九爷说的。我看……我看……呃，那天发新竟敢顶九爷几句，还骂九爷是什么什么的，还动手动脚，俺，我说的，呃，九爷自然要抓他。……发新在民团里吃王法，你是晓得的。要是你好好伺候九爷，我说的，九爷一定放掉他，一定放掉他。要是……”

强三紧瞧着她的脸。

打门缝里射出了一条亮，在发新嫂身上转了弯。

“你想想罢，”强三说。

发新嫂瞅一眼那扇门。

房里那位九爷在干什么？也许已经安安静静坐在那儿喝烧酒，满不在乎地微笑着，右眼角在一抽一抽的。可是也说不定他在发脾气，嘴角边那两条皱纹一直拉到鼻子边，眼球上涂着红丝，想着要给发新吃点苦，然后咬一咬牙说他是土匪：砍他的脑袋。

一到第二天，发新的脑袋就得挂在树枝上。明举人他们准会请九爷吃酒席，拍拍他的肩膀——

“全靠你，为地方除一大害。”

明举人跟发新本来是对头。

于是发新嫂一家人——那又瞎又聋的老太婆，那两个孩子，连发新嫂自己，他们都得……

强三知道发新嫂全明白这些事，他就又打个嗝儿，咽下一口唾涎，三遍四遍五遍地说着：

“你想想罢，你想想罢：俺，我说的。”

他安然自在地等着，只要她身子动一动，或者嘴动一动，他就容易向九爷交差了。

可是那个只咬着嘴唇。

房门里面忽然的一声响，把门外面的人都吓了一跳。

四只眼睛盯着那扇门：听着看有没有下文。

静悄悄的。

强三用手背抹了抹嘴，就怪体己地跟发新嫂谈起来。他觉得屋子里那么的一响了之后，他就非赶紧办完了这件事不可。他叫发新嫂知道九爷是个大方人，只要她肯依他——

“九爷是不在乎钱的。”

他问她现在是不是要钱用，接着打了个嗝儿，像代替她回答了一声。

“你正短钱用吧，是不是，是不是，俺，我说的？——哦！”

她家里是怎么个情形——强三当然明白，并没“哦”错。她那两个孩子正在等着她给吃给喝，嘎着嗓子哭着喊妈妈。那两岁多的小丫头在地上爬，拖着寸来长的鼻涕，把泥土抓着往嘴里塞。老太婆也等着她去照应，张开干瘪

的嘴，一天到晚嘟哝着——谁也没去听她胡说些什么，她也要填饱肚子。她还不知道儿子给九爷抓去吃王法哩。

民团里那些副爷那里也得使钱，塞几个到他们手里——好叫发新少吃点苦。……

这里强三叹起气来，好心好意地再叫发新嫂想一想。

“想想罢，想想罢，”他学着明举人那年劝说灾民出境的那种劲儿，哭丧着腔调，似乎一个不留神就得淌下眼泪来的。“你也真可怜，唉！你是一一喷！”摇摇脑袋，伤心得连脸都抬不起来。“不过九爷是肯救发新的，肯救的，俺，我说的。你要是依他——好好伺候着他……他又肯花钱，又肯救你们发新。你要是不——不——不那个的话……”

只要九爷横一横心，就什么都完了。

发新嫂打了个寒噤。可是那些利呀害的她都想不上来。她眼面前只显出九爷那张嘴，闪着那两颗古铜色的牙，那张嘴要是肯动一动，发新就能够自由自在地回家。

她害怕地四面瞧一眼，又回到了屋子里。

“九爷，九爷，发新是……你老人家放了他罢。……”

九爷高兴地叫道：

“哈哈，我晓得你要回来的，我晓得的。……喷，怎么要扮这样一副苦脸：快活一点呀。”

那双一大一小的眼睛就往房门口膘了一下：那儿站着强三。

强三知道那个在夸奖他，可是他拚命装着个满不在乎的劲儿。

女的脸发青，眼睛里泡着泪水。

“你老人家高抬贵手——放了他。……他脾气不好，冒犯了你老人家，他是……一个种田人总是……”

“来，香一个嘴！”

墙上那大黑影子一晃，就举起了起重机似的东西：九爷两手捧着她的脸。她没挣扎。眼泪淌到了腮巴上，在灯光下面闪亮。

“九爷你老人家……”

“呃，呃，呃，”九爷他老人家警告似地叫着，可是声调还算客气。“你来到了我这里，就要好好的，我花钱买你一张哭脸么！……你要的是钱。我要的是快活。……呃，呃，呃……”

房门口那个人瞧着他俩，一等他们有谁拿眼睛扫过他身上，他就赶紧把视线移开。他两只脚在地上轻轻擦着：他不知道还是走近他们跟前的好，还是退出去好。

九爷嘴角往下弯着，那两条纹路给灯光照成一大条黑的，象用墨笔勾了一下。

强三就叹了一口气说：

“唉，发新嫂你想想罢，你想想罢，我说的。”

可是发新嫂只瞧着那双涂满了红丝的鸳鸯眼。

“九爷九爷……”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呃，笑一个看看，笑一个。”

“九爷你老人家总要……”

“不行！你先笑一个给我看看！”

“他是……他是……”

“先笑一个再说！无论如何要笑一个！”

两双眼对着。两张嘴闭着。

平日九爷有什么心腹事总叫强三办：强三挺能干，九爷有什么麻烦他都解得了的。于是他就插了嘴，一面挺挺胸脯，似乎在办地方上的一件大事：

“发新嫂你就笑一个罢：这又不是赔本的事。笑一个罗，笑一个罗，我说的。你想想罢，你是……哦！”

他赶紧咽下一口唾涎，抹抹嘴。正打算再往下说，可给九爷抢说了去——

“笑一个！——不笑不行！”

发新嫂喘着气。

愣了这么分把钟，发新嫂就咬着牙，吃力地笑一下，跟着一大颗眼泪滚到了脸上。

那个把这张水绿绿的脸拧了一把：

“嗷，这才像样！”

强三瞧得有点不好意思似的，低着脑袋，把又短又粗的脖子害臊地扭了一下，仿佛是个十七八的闺女。这时候他脖子里猛地爆出了一声嗬儿——

“哦！”

那边那个男人冲着发新嫂的脸笑着，挤出他那歪头孔脑的黑牙和两颗金牙。

女的嘴唇用劲地动了儿动，可是声音给梗住了出不来。她拚命忍住哭，装个挺卖好的脸色对九爷仰着。

“九爷你老人家晓得发新是……发新是……”

“什么？”

“你老人家放了发新罢，他是……”

“发新？”九爷似乎吃了一惊：到这里他才知她跟他谈着的是发新的事。“发新，哼！”他停了会儿，膘强三一眼。“老老实实告诉你：我九爷就最讲究个礼数，他这回——他竟敢……”

“发新是好人，不过脾气……放了他罢，放了他罢，他实在……”

“那——”九爷摇摇脑袋。“哼，没有这么容易。”

他用指节敲敲桌子。他脸上刚才那副嘻皮笑脸劲儿给收拾掉一点儿，只把肌肉绷得不松不紧。

不用说。这里该来一套正经话。

“现在呀，哼”他右眼皮在抽动，嘴角下面裂着两条短短的皱纹。“现在这批乡下人简直不成话。发新是——发新是——我晓得的，许多坏事都是发新领头。这些事我九爷都明明白白……你们这些田夸老……”

“阿弥陀佛，你老人家不要冤枉他……”

“呃，呃，冤枉？他有意跟我作对，跟明举人作对。他竟冲撞我：骂我祖宗，还动手动脚要打我！这简直是土匪！——我对土匪是一点不留情面的：我自自然要抓他！……王家的抢案一定有他，他跟他们……”

“你老人家……”

九爷可微笑了一下。右眼张大得关不住眼珠：让它突得高高的。嘴一动一动地像在吃什么东西。

“呃呃呃，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发新只要吃点王法就会放的。……不

管它，你好好伺候我一晚——包你有好处。九爷是明白人，我九爷。”

他拍拍胸脯。

强三咂咂嘴，想插句把话，可是没什么说的：要说的也不过是翻来复去那几句。

九爷眼珠那么一旋——左眼全露了白，右眼眼黑可还没挨着边。然后这双眼珠停到了强三身上。

“真奇怪，发新嫂嫁了这么个男人——又粗又蠢又混帐。要是这位嫂子跟了我九爷，那——强三你说是不是。”

那个赶紧大笑起来。

“九爷你的话不错，你的话不错。俺，我说的。……发新嫂你看？”

发新嫂用手抹抹脸上的泪水，用力地瞧了九爷一眼。

可是九爷一把搂住了她，左眼眯着，右眼角在一抽一抽的，用着温柔透了的声调说：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好嫂子。”

接着——一把凿刀似的舌子舐到了发新嫂脸上。

强三把个嗝儿闷在嗓子里，“咕”的一声。他装做没看见他们似的，脖子一扭，轻轻退出了房门，脸上堆着微笑。房门关上之后，他还在门缝里张了会儿。

房里的那一套——是他强三的得意之作。

于是他轻松地透了一口气，回到了自己的房里。

“九爷会给她多少钱？”他消遣地问自己。

乡下货比不上城里货，总得便宜点儿。

不过九爷并不在乎钱，九爷只要叫杨发新受点儿气。一到明天，他强三就得叫杨发新知道这回事。

“好，你跟九爷作对罢，只要你斗得过。……老实告诉你，连你的老婆都跟上九爷了。……你这土匪，你这你这你这……”

还得骂句把什么，可是他想不出；没有比骂他做“土匪”再适当的。

“土匪要砍脑袋，要砍脑袋，我说的。”

杨发新那家伙当然也逃不了这一着，九爷跟他说过。老实说，发新嫂好好伺候了九爷一晚——也救不了她男人。

“留着这土匪叫地方上遭殃么，俺？”

强三爬上床，伸长着脖子把灯吹熄。

他眼睛一阵花。

忽然——杨发新的影子矗在面前。身上一条条青的红的，两条腿因为上过了踹棍，有点站不住。

“不要找我，”强三镇静地说。

这家伙离死不远，灵魂脱了窍。可是他能怪别人么。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数，我说的。……谁叫你跟好人作对，谁叫你犯法？”

那天强三去派团防捐，杨发新他们硬说没钱，还和强三顶嘴。强三吃打了一拳。现在肋子骨还有点疼哩。

“唔，看罢。”

他放心地把被窝蒙上了脑袋。

外面有个女人在叫魂，声音发抖，不像人类的嗓子。叫人听着汗毛直站起来。

一只狗嘎声叫着，像有什么大祸就要到来似的。

这年头真奇怪：就是有九爷那么个能干人，可是地方上也还不安静，明举人还时时刻刻怕有什么大乱子。

强三就轻轻嘘了一口气。

不知道睡到了什么时候，可连这所房子里也不安静了。九爷在他屋子里大声嚷着，像老虫发了脾气。

匐！敲着桌子什么的。匐，匐！

“怎么！”强三赶紧坐了起来，连呼吸都屏得紧紧的。“你你！”——九爷似乎咬紧了牙。“今天这一晚是我包定了的……你随我摆布！……”

过了会儿——

“你敢！……看你逃到哪里去！……”

匐隆匐隆匐隆！——一阵乱步子！

女人的尖叫。

强三把衣一披，两只脚移到床下找鞋子——脚板就在泥地上乱擦着。右手伸到了桌上，摸洋火。

这会儿没一点声音。

突然——九爷的大笑声，像鸭子叫似的。

“呃呃，这样……乖乖地伺候我九爷……”

强三右手放在桌上没动，侧着脑袋听着。

只有狗叫：听不出一声一声的“汪汪汪”，而是联成一整片——拖长着叫着，声音还带颤，仿佛有个女人在凄厉地哭。这叫声使强三不舒服起来。

“操你娘的！”他又躺下去，把被窝蒙着脑袋。

过了十分钟他就打起鼾来，这么舒舒服服地睡着一直到天亮。这中间只给九爷吵醒过一次，可是也不是什么乱子，九爷只叫了一句——

“呃呃，怎么！我告诉你——今晚是我包定了的！”强三起来的时候，九爷已经要打发新嫂走了。九爷在荷包里拣了老半天，掏出了一块钱。

一块龙洋。擎在九爷手里——亮闪闪的。

“发新嫂你笑一个：笑一个才给你。呃，笑呀！……喂，这才对！”

叮！——那块龙洋扔到了桌上。

九爷瞅了强三一眼，嘴角上的皱纹动了几动。

发新嫂抓着那块钱，手哆嗦着。

“谢谢九爷呀，”强三带五成鼻音叫。

突然发新嫂痛哭起来，全身都发抖。

“哪，哪，哪，”九爷把嘴唇撮着，右眼皮抽动了一下。“我不欢喜看人哭：你不要在这里哭。”

女的一转身就走，可是九爷揪住她膀子：

“来来来，我们到底还是有恩情的，让我……”

她咬紧着牙，用力挣开他的手。

九爷跳了起来。

“不行！——我花了一块钱哩！……你晓得我九爷的脾气是拗不得的！”

一把拖了她过来，用右手在她大腿上扭着。

发新嫂全身一震，尖叫了一声。扭第二下的时候她可没再开口——扭一下她就颤一下，九爷脖子上的肌肉也就跳一下。强三瞧着他自己的左手背，像看西洋镜似的那么出神。最后九爷扭到了发新嫂脸上——扭了两把，她腮巴上就有两块紫红的。

“滚罢！”——一推，让发新嫂跌出了房门。

房里两个人大笑起来。

“九爷你花了一块花边……”

“唔，这是吴八杆子那块钱，”九爷扣着扣子，一面忍不住又要笑，露出那排五颜六色的歪牙齿，右眼皮也抽得更厉害了些。“她会来换的，她。”

一点也不错。下半天发新嫂到清风阁找着了九爷，请九爷换一块钱给她。

“请你老人家换一块钱给我罢，这一块是……”

发新嫂脸子成了灰白色，腮巴上有两块紫的，还透着青，肿着。九爷那对鸳鸯眼打发新嫂脸上移开，把茶店里的人都瞧了一遍，又盯到了原处。大声说：

“为什么？”

“这块钱是铜的，我给许多人……”

她给许多人看过：铜的。可是发新在牢里等着钱去救命，家里那老太婆和几个小鬼也等着米下锅。

“我怎么会给你假洋钱？”九爷的眼睛又四面扫了一圈。发新嫂咬着牙。身子摇了几摇，她就用手撑着桌椅角。“你老人家早晨给我的那……”

九爷眼珠子旋了一转，眯着个左眼，嘻皮笑脸地把脖子扭了一下：

“我九爷怎么要给你钱？我欠了你什么不明白的账？你说出来，当大家的面说，我马上换一块给你。我怎么要给你钱？”大家都打起哈哈来。

“真的，九爷为什么凭空给你一块钱？”

“风流债，风流债。九爷欠了她的……”

“呃呃呃，其中必有道理。九爷你……哈哈哈哈哈！”“九爷倒喜欢乡里货，唔。”

“有其夫必有其妻，”一个老头说完了瞧瞧大家，可是大家在笑着嚷着，于是他把这句话说七遍。

强三笑得差点儿没昏过去，一口气笑完就捧着肚子喊“哎唷，哎唷”，跟着就提高着嗓子——把一切声音都压倒：

“她跟九爷是有缘份的，有缘份的。俺，我说的。”

发新嫂哭着，一个劲儿求九爷换一块钱给她。

“九爷你老人家修修好……”

“啧，又来了！……哭脸我是不高兴看的，你要……”“喂喂，”强三插了进来。“还是笑一个，还是笑一个，我说的。”“喂，强三对。……好嫂子你就笑一个罢。”

大家又哄出了笑声。

茶客全都拥到了这儿。

“她问九爷要钱，叫他……”

“她男人就是那个，就是杨……杨……”

“杨发新。”

“唔，杨发新。如今乡下人都不安份，他是……”

九爷掉过脑袋去插嘴：

“上次王家的抢案就有他。”

“好买卖，好买卖：男人当土匪，堂客卖娼。”

话声笑声打成了一片：清风阁从没这么热闹过。

九爷一会儿摆摆手叫大家听他说话，一会儿扭扭发新嫂的腮巴子。

“笑一个笑一个！我九爷只要……”

“九爷你告诉我，她要几个钱一晚？”

“嗨，你要割九爷靴子么？”

又一阵雷似的哈哈。

“杨发新还要跟九爷作对哩，连他堂客都……”

九爷呷了一口茶，右眼皮没命地抽动着，把黄牙黑牙都笑得露到外面，摆摆手叫：

“办了杨发新——叫这小寡妇怎么挨呢，这样白漂的脸……”

“跟你九爷，跟你九爷，我说的。”

“跟我九爷么，那是……”

忽然——一把茶壶飞了过来。

九爷眼面前那么一闪，他赶紧让开：没打着。这点本领在九爷并不算稀罕。

哗啦！——一茶壶在地上摔个粉碎。

一下子把笑声话声都打断。五六十只眼睛都盯着发新嫂。谁都紧张着脸子。

这茶壶是发新嫂摔过来的。她脸色发青，腮巴上那两块又紫又青的疤——似乎更肿得厉害了点。她没命地咬着嘴唇，手抓着拳，身子哆嗦得像要倒下去。

九爷一跳：

“嗨！”

发新嫂又抓起一把茶壶来要摔，强三他们可揪住了她的膀子。“嗨，这年头连堂客们都……”

发新嫂腿子一软，脑袋倒了下去。脸成了石灰。嘴里像螃蟹似的冒出许多白沫来。

（原载 1934 年 8 月 10 日《现代》月刊第 5 卷第 4 期）

## 包氏父子

—

天气还那么冷。离过年还有半个多月。可是听说那些洋学堂就要开学了。这就是说：包国维在家里年也不过地就得去上学！公馆里许多人都不相信这回事。可是胡大把油腻腻的菜刀往砧板上一丢，拿围身布揩了揩手——伸出个中指，其余四个指头临空地扒了几扒：

“哄你们的是这个。你们不信问老包：是他告诉我的。他还说恐怕钱不够用，要问我借钱哩。”

大家把它当做一回事似地去到老包房里。

“怎么，你们包国维就要上学了么？”

“唔，”老包摸摸下巴上几根两分长的灰白胡子。“怎么年也不过就去上书房？”

“不作兴过年嘛，这是新派，这是。”

“洋学堂是不过年的，我晓得。洋学堂里出来就是洋老爷，要做大官哩。”

许多眼睛就盯到了那张方桌子上面：包国维是在这张桌上用功的。一排五颜六色的书。一些洋纸簿子。墨盒。洋笔。一个小酒瓶：李妈亲眼瞧见包国维蘸着这瓶酒写字过。一张包国维的照片：光亮亮的头发，溜着一双眼——爱笑不笑的。要不告诉你这是老包的儿子，你准得当他是谁家的大少爷哩。

别瞧老包那么个尖下巴，那张皱得打结的脸，他可偏偏有福气——那么个好儿子。

可是老包自己也就比别人强：他在这公馆伺候了三十年，谁都相信他。太太老爷他们一年到头不大在家里住，钥匙都交在老包手里。现在公馆里这些做客的姑太太，舅老爷，表少爷，也待老包客气，过年过节什么的——一赏就是三块五块。

“老包将来还要做这个哩，”胡大翘起个大拇指。

老包笑了笑。可是马上又拚命忍住肚子里的快活，摇摇脑袋，轻轻地嘘了口气：

“哪里谈得到这个。我只要包国维争口气，像个人儿，别像他老子一样，这么……不过——噯，学费真不容易，学费。”

说了就瞧着胡大：看他懂不懂“学费”是什么东西。

“学费”倒不管它。可是为什么过年也得上学？

这天下午，寄到了包国维的成绩报告书。

老包小心地抽开抽屉，把老花眼镜拿出来带上，慢慢念着。像在研究一件了不起的东西，对信封瞧了老半天。两片薄薄的紫黑嘴唇在一开一合的，他从上面的地名读起，一直读到“省立××中学高中部”。

“露，封，挂，号，”他摸摸下巴。“露，封，……”

他仿佛还嫌信封上的字太少太不够念似的，抬起脸来对天花板愣了会儿，才抽出信封里的东西。

天上糊满着云，白天里也像傍晚那么黑。老包走到窗子跟前取下了眼镜瞧瞧天，才又架上去念成绩单。手微微地颤着，手里那几张纸就像被风吹着的水面似的。

成绩单上有五个“丁”。只有一个“乙”——那是什么“体育”。

一张信纸上油印着密密的字：告诉他包国维本学期得留级。

老包把这两张纸读了二十多分钟。

“这是什么？”胡大一走进来就把脑袋凑到纸边。

“学堂里的。……不要吵，不要吵，还有一张。缴费单。”

这老头把眼睛睁大了许多。他想马上就看完这张纸，可是怎么也念不快。那纸上印着一条条格子，挤着些小字，他老把第一行的上半格接上第二行的下半格。

“学费：四元。讲义费十六元。……损失准备金。……图书馆费。……医……医……”

他用指甲一行行划着又念第二遍。他在嗓子里咕噜着，跟痰响混在了一块。读完一行，就瞧一瞧天。

“制服费！……制服费：二……二……二十元。……通学生除……除……除宿费膳费外，皆须……”

瞧瞧天。瞧瞧胡大。他不服气似地又把这些句子念一遍，可是一点不含糊，还是这些字——一个个仿佛刻在石头上似的，陷到了纸里面。他对着胡大的脸子发愣：全身像有——不知道是一阵热，还是一阵冷，总而言之是似乎跳进了一桶水里。

“制服费！”

“什么？”胡大吃了一惊。

“唔，唔。俺。”

制服就是操衣，他知道。上半年不是做过了么？他算着这回一共得缴三十一块。可是这二十块钱的制服费一加，可就……

突然——磅！房门给谁踢开：撞到板壁上又弹了回来。

房里两个人吓了一跳。一回头——一个小伙子跨到了房里。他的脸子我们认识的：就是桌上那张照片里的脸子，不过头发没那么光。

胡大拍着胸脯，脸上陪着笑：

“哦唷，吓我一跳。学堂里来么？”

那个没言语，只瞟了胡大一眼。接着把眉毛那么一扬，额上就显了显几条横皱，眼睛扫到了他老子手里的东西。

“什么？”他问。

胡大可悄悄地走了出去。

老头把眼镜取下来瞧着包国维，手里拿着的三张纸给他看。

包国维还是原来那姿势：两手插在裤袋里，那件自由呢的棉袍就短了好一截。像是因为衣领太高，那脖子就有点不能够随意转动，他只掉过小半张脸来瞅了一下。

“哼。”

他两个嘴角往下弯着，没那回事似地跨到那张方桌跟前。他走起路来像个运动员，踏一步，他胸脯连着脑袋都得往前面摆一下，仿佛老是在跟别人打招呼似的。

老包瞧着他儿子的背：

“怎么又要留级？”

“郭纯也留级哩。”

那小伙子脸也没回过来，只把肚子贴着桌沿。他把身子往前一挺一挺的，

那张方桌就咕咕地叫。

老包轻轻地问：

“你不是留过两次留级了么？”

没答腔，那个只在鼻孔里哼了一声。接着倒在桌边那张藤椅上，把膝头顶着桌沿，小腿一荡一荡的。他用右手抹了一下头发，就随便抽下一本花花绿绿的书来：《我见犹怜》。

沉默。

房里比先前又黑了点儿。地下砖头缝里在冒着冷气，两只脚仿佛踏在冷水里。

老包把眼镜放到那张条桌的抽屉里，嘴里小心地试探着又：

“你已经留过两次留级，怎么又……”

“他喜欢这样！”包国维叫了起来，“什么‘留过两次留级！’他要留！他高兴留就留，我怎么知道！”

外面一阵皮鞋响：一听就知道这是那位表少爷。

包国维把眉毛扬着瞧着房门。表少爷像故意要表示他有双硬底皮鞋，把步子很重地踏着，敲梆似地响着，一下下远去。包国维的小腿荡得厉害起来，那双脚仿佛挺不服气——它只穿着一双胶底鞋。

老头有许多话要跟包国维说，可是别人眼睛盯到了书上。

唔，别打断他的用功。

包国维可把顶着桌沿的膝头放下去，接着又抬起来。他肚子里慢慢念着《我见犹怜》，就是看到一个标点也得停顿一两秒钟。有时候他偷偷地瞟镜子一眼，用手抹抹头发。自己的脸子可不坏，不过嘴扁了点儿。只要他当上了篮球员，再像郭纯那么——把西装一穿，安淑真不怕不上手。安淑真准得对那些女生说：

“谁说包国维像瘪三！很漂亮哩。”

只要他穿得跟郭纯一样，安淑真当然和他要好。

于是他和她去逛公园，去看电影。他自己就得把西装穿得笔挺的，头发涂着油，一只手抓着安淑真的手，一只手抹抹头。……

他把《我见犹怜》一摔，抹了抹头发。

老包好不容易等到包国维摔了书。

“这个……这个这个……那个制服费。……”

没人睬他，他就停了一会。他摸了三分钟下巴。于是他咳一声扫清嗓子里的痰，一板一眼地说着缴学费的事，生怕一个不留神就得说错似的。他的意思认为去年做的制服还是崭新的，把这理由对先生说一说，这回可以少缴这意外的二十块钱。不然——

“不然就要缴五十一块半，这五十一块半……现在只有……只有……戴老七的钱没还，陈三癞子那二十块也到了期，这回再加制服费二十……你总还得买点书，你总得。”

停停。他摸摸下巴，又自言自语地往下说：

“操衣是去年做的，穿起来还是像新的一样，穿起来。缴费的时候跟先生说说话，总好少缴……少缴……”

包国维跳了起来。

“你去缴，你去缴！我不高兴去说情！——人家看起来多寒伧！”

老包对于这个答复倒是满意的：他点点脑袋：

“唔，我去缴。缴到——缴到——唔，市民银行。”

儿子横了他一眼。

他只顾自己往下说：

“市民银行在西大街吧？”

三

老包打市民银行走到学校里去。他手放在口袋里，紧紧地抓住那卷钞票。

银行里的人可跟他说不上情。把钞票一数：

“还少二十！”

“先生，包国维的操衣还是新的，这二十……”

“我们是替学校代收的。同我说没有用。”

钞票还了他，去接别人缴的费。

缴费的拥满着屋子，都是像包国维那么二十来岁一个的。他们听着老包说到“操衣，”就哄出了笑声。

“操衣！”

“这老头是替谁缴费的？”

“包国维，”一个带压发帽的瞅了一眼缴费单。

“包国维？”

老头对他们打招呼似地苦笑一下，接着他告诉别人——包国维上半年做了操衣的：那套操衣穿起来还是挺漂亮。

“可是现在又要缴，现在。你们都缴的么？”

那批小伙子笑着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谁也没答。

老包四面瞧了会儿就走了出来：五六十双眼睛送着他。

“为什么要缴到银行里呢？”他埋怨似地想。

天上还是堆着云，也许得下雪。云薄的地方就隐隐瞧得见青色。有时候马路上也显着模糊的太阳影子。

老包走不快，可是踏得很吃力：他觉得身上那件油腻腻的破棉袍有几十斤重。棉鞋里也湿漉漉的叫他那双脚不大好受：鞋帮上虽然破了一个洞，可也不能透出点儿脚汗。这双棉鞋在他脚汗里泡过三个冬天的。

他想着对学堂里的先生该怎么说：怎么开口。他得跟他们谈谈道理，再说几句好话。先生总不比银行里的人那么不讲情面，那二十块钱……

老包走得快了些，袖子上的补钉在袍子上也摩擦得起劲了点儿。

可是一走到学校里的注册处他就不知道要怎么着才好。

这所办公室寂寞得像破庙。一排木栏杆横在屋子中间。里面那些桌旁的位子都是空的。只有一位先生在打盹，肥肥的一大坯伏在桌子上，还打着鼾。

“先生。先生。”

叫了这么七八声，可没点儿动静。他用指节敲敲栏杆，脚在地板上轻轻地踏着。

这位先生要在民国哪一年才会醒呢？

他又喊了几声，指节在栏杆上也敲得更响了些。

桌子上那团肉动了儿动，过会儿抬起个滚圆的脑袋来。

“你找谁？”擦擦眼睛。

老包摸着下巴：

“我要找一位先生。我是……我是……我是包国维的家长……”

那位先生没命的张大了嘴，趁势“噢”了一声：又像是答应他，又像是在打呵欠。接着仔仔细细打量对方好一会，就怕惹上晦气似地皱着眉毛。

“我是包国维的家长，我说那个制服费……”

“缴费么？——市民银行，市民银行！”

“我知道，我知道。不过我们包国维……包国维……”

老包结里结巴说上老半天，才说出了他的道理。一面还笑得满面的皱纹都堆起来——腮巴子挺吃力。

胖子伸了个懒腰咂咂嘴：

“我们是不管的。无论新学生老学生，制服一律要做！”

“包国维去年做了制服，只穿过一两天……”

“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他懒懒地拖过一张纸来，拿一支铅笔在上面写些什么。“今年制服改了样子，晓得吧。所以……所以……啊——噢——哦！”

打了个呵欠，那位先生又全神灌注在那张纸上。

老包紧紧瞧着他。

他在写着什么呢？也许是在开个条子，说明白包国维的制服只穿过两次，这回不用再做，缴费让他少缴二十。

老包耐心儿等着。墙上的挂钟不快不慢地——的，嗒，的，嗒，的，嗒。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八分钟。

那位先生大概写完了。他拿起那张纸来看：嘴角勾起一丝微笑，像是他自己的得意之作。

纸上写着些什么：画着一满纸的乌龟！

老实说，老包对这些艺术是欣赏不上的。他嘘了口气，脸上还是那么费劲地笑着，嘴里喊着“先生先生”。他不管对方听不听，话总得往下说。他像募捐人似的把先生说成一个大好老，菩萨心肠：不论怎样总得行行好，想想他老包的困难。话可说得不怎么顺嘴：舌子似乎给打了个结。笑得嘴角上的肌肉在一抽一抽的，眉毛也痉挛似地动着。

“先生你想想：我是……我是……我怎么有这许多钱呢：五十……五十……五十多块。……我这件棉袍还是……还是……我这件棉袍穿过七年了。我只拿十块钱一个月，十块钱。我省吃省用。给我们包国维做……做……我还欠了债，我欠了……有几笔……有几笔是三分息。我……”

那位先生打定主意要发脾气。他把手里的纸一摔，猛地掉过脸来，皱着眉毛瞪着眼：

“跟我说这个有什么用！学校又不是慈善机关，你难道想叫我布施你么！……笑话！”

老包可愣住了。他腮巴子酸疼起来：他不知道还是让这笑容留着好，还是收了的好。他膝盖子哆嗦着。手扶着的这木栏杆，像铁打的似的那么冰。他看那先生又一个劲儿在纸上画着，他才掉转身来——慢慢往房门那儿走去。

可是儿子——怎么也得让他上学。可是过了明天再不缴费的话，包国维就得被除名。

“除名……除名……”老包的心脏上像长了一颗鸡眼。

除名之后往哪里上学呢，这孩子被两个学校退了学，好容易请大少爷关说，才考进了这省立中学的。

还是跟先生说说情。

“先生，先生，”老包又折了回来。“还有一句话请先生听听，一句话。……先生，先生！”

他等着：总有一个时候那先生会掉过脸来的。

“先生，那么……那么……先生，制服费慢一点缴。先缴三十……三十……先缴三十一块半行不行呢？等做制服的时候再……再……现在……现在实在是……实在是……现在……现在钱不够嘛。我实在是……”

“又来了，啧！”

先生表示“这真说不清”似地掉过脸去，过会又转过来：

“制服费是要先缴的：这是学校里的规矩，规矩，懂吧。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各种费用都要一次缴齐，缴到市民银行里，通学生一共是五十一块五。过了明天上午不缴就除名。懂不懂，懂不，懂：听懂了没有！这是我们的制度，制度，懂吧，懂不懂！”

“先生，不过……不过……”

“嗨，真要命！我的话你懂了没有，懂了没有！尽说尽说有什么好处！真缠不明白！……让你一个人说罢！……真笑话，好像我们这学校是专门为你这种人开的！要是个个学生都像你一样那真，哼！”

先生一站起来就走出了那边的房门，接着那扇门很响地一关——訇！墙也给震动了一下，那只挂钟就轻轻地“锵郎”一声。

给丢在屋子里的这个还想等人出来：一个人在栏杆边呆了十几分钟才走。

“呃，呃，唔。”

老包嗓子里响着，他自己也不知道在想着些什么。他仿佛觉得有一桩大祸要到来似的，可是没想到可怕。无论什么天大的事，那个困难时辰总会渡过去的。他只一步步踏在人行路上，他几乎忘了他自己刚才做了什么事，也忘了会有一件什么祸事。他感到自己的脚呀手的都在打颤，可是走得并不吃力：那双穿着湿漉漉的破棉鞋的脚已经不是他的了。他瞧不见路上的人，老是有人撞着他，他就斜退了两步。

街上那些汽车的喇叭叫，小贩子的大声嚷，都逗得他非常烦躁。

太阳打云的隙缝里露出了脸，横在他脚右边的影子折了一半在墙上。走呀走的那影子忽缩短起来，移到了他后面：他转了弯。

对面有三个小伙子走过来，一面嘻嘻哈哈谈着。

老包喊了起来。

“包国维！”

他喊起他儿子来也是照着学堂的规矩——连名带姓喊的。

包国维跟两个同学一块走着，手里还拿着一个纸袋子，打这里掏出什么红红绿绿的东西往嘴里送。那几个走起路来都是一样的姿势——齐脑袋到胸脯都是向前一摆一摆的。

“包国维！”

几个小伙子吃一惊似地停了步子。包国维马上把刚才的笑脸收回，换上一付皱眉头。他只回过半张脸来，把黑眼珠溜到了眼角上瞧着他的老子。

老包想把先前遇到的事告诉儿子，可是那些话凝成了冰，重重地堆在肚子里吐不出。他只不顺嘴地问：

“你今天……你今天……你什么时候回家？”

儿子把两个嘴角往下弯着，鼻孔里响了一声。

“高兴什么时候回家就回家！家里摆酒席等着我么！……我当是什么天大的事哩。这么一句话！”

掉转脸去瞧一下：两个同学走了两丈多远。包国维马上就用了跑长距离的姿势跑了上去。

“郭纯，郭纯，”他笑着用手攀到那个郭纯肩上。“刚才你还没说出来——孙桂云为什么……”

“刚才那老头儿是谁？”

“呃，不相干。”

他回头瞧一瞧：他老子的背影渐渐往后面移去。他感到轻松起来，放心地谈着。

“孙桂云放弃了短距离，总有点可惜，是吧。龚德铭你说是不是？”

叫做龚德铭的那个只从郭纯拿着的纸袋里掏出一块东西来送进嘴里，没第二张嘴来答话。

他们转进了一条小胡同。

包国维两手插在裤袋里，谈到了孙桂云的篮球，接着又扯到了他们自己的篮球。他叹了口气，他觉得上次全市的篮球锦标赛，他们输给飞虎队可真输得伤心。他说得怪起劲的，眉毛扬得似乎要打眼睛上飞出去。

“我们喜马拉雅山队一定要争口气：郭纯你要叫队员大家都……”

郭纯是他们喜马拉雅山队的队长。

“你单是嘴里会说，”龚德铭用肘撞了包国维一下。

“哦，哪里！……我进步多了。是吧，我进步多了。郭纯你说是不是。”

“唔，”郭纯鼻孔里应了一声，就哼起小调子来。

包国维像得了锦标，全身烫烫的。他想了许多要说的话，忍不住就进了出来：

“我这学期可以参加比赛了吧，我是……”

“那不要急。”

“怎么？”——包国维的嗓子没刚才那么起劲。

“你投篮还不准。”

“不过我……我是……不过我 Pass 还 pa' 得好……”

“pa' 得好！”龚德铭叫了起来。“前天我 Pass 那个球给你，你还接不住。禽妈妈的你还瞎吹，你还……”

“不过……”

“喂，嘘，”郭纯压小着嗓子。

对面有两个女学生走了过来。

他们三个马上排得紧紧的，用着兵式操的步子。他们摆这种阵势可比什么都老练。他们想叫她们通不过：那两个女学生低着头让开，挨着墙走，他们也就挤到墙边去。

包国维笑得眼睛成了两道线：

“啧啧，头发烫得多漂亮！”

她俩又让开，想挨着对面墙边走，可是他们又挤到对面去。郭纯溜尖着嗓子说：

“你们让我走哇。”

“你们让我走哇，”包国维像唱双簧似地也学了一句，对郭纯伸一伸舌头。

两个女学生脸红得像生牛肉，脑袋更低，仿佛要把头钻进自己的肚子里去。

郭纯对包国维撇撇嘴，翘翘下巴。

要是包国维在往日——遇见个把女的也没什么了不起，他顶多是瞧瞧，大声地说这个屁股真大，那个眼睛长得俏，如此而已。这回可不同。郭纯的意思很明白：他叫他包国维显点本事看看。郭纯干么不叫龚德铭——只叫他包国维去那个呢。

包国维觉得自己的身子飘了起来。他像个英雄似的——伸手在一个女学生的大腿上拧了一把。

女学生叫着。郭纯他们就大笑起来。

“包国维，好！”

一直到了郭纯的家里，包国维还在谈着他自己的得意之作。

“摸摸大腿是，哼，老行当！”

郭纯一到了自己家里就脱去大衣，对着镜子把领结理了一下。接着他瞧一瞧炉子里的火。不论包国维说得怎么起劲，他似乎都没听见，只是喊这个喊那个：叫老王来添煤，叫刘妈倒茶，叫阿秀拿拖鞋给他。于是倒到沙发上，拿一支烟抽着，让阿秀脱掉皮鞋把拖鞋套上去。包国维只好住了嘴，瞧着阿秀那双手——别瞧她是丫头，手倒挺白嫩的：那双手一拿起脱下的皮鞋，郭纯的手在她腮巴上扭了一下：

“拿出去上油。”

“少爷！”阿秀嘟哝着走了出去。

龚德铭只在桌边翻着书，那件皮袍在椅子上露出一大片里子——雪白的毛。

太阳光又隐了下去，郭纯就去把淡绿的窗档子拉开一下。

“龚德铭你要不要去洗个脸？”

那个摇摇脑袋，把屁股在椅子上坐正些。可是包国维打算洗个脸，他就走到洗澡间，他像在自己家里那么熟。他挺老练地开了水龙头。他还得拣一块好胰子：他拿两盒胰子交换闻了一会儿，就用了黄色的那一块。

“这是什么肥皂？”

郭纯他们用的是这块肥皂。安淑真用的也准是这种肥皂。

这里东西可多着：香水，头发油，雪花精什么的。

洗脸的人细细地洗了十多分钟。

“郭纯你头发天天搽油么？”他瞧着那十几个瓶子，提高着嗓子。

外面不知道答应了一声什么。

包国维拿梳子梳着头发，调嗓子似地又说：

“我有好几天不搽油了。”

接着他把动着的手停了一会：好听外面的答话。

“你用的是什么油？”——龚德铭的声音，接着似乎在吃吃地笑。

“唔。呃。唔。我用的是……是……唔，也是司丹康。”

于是他就把司丹康涂在梳子上梳上去。他对着镜子细细地看：不叫翘起一根头发来。这么过了五六分钟，梳子才离开了头发。他对镜子正面瞧瞧，偏左瞧瞧，偏右瞧瞧。他抿一抿嘴。他脖子轻轻扭一下。他笑了一笑。他眯眯眼睛。他扬扬眉毛，又皱着眉毛把脑袋斜着：不知道是什么根据，他老觉得一个美男子是该要有这么付脸嘴的。他眉毛淡得像两条影子，眉毛上……

雪花精没给涂匀，眉毛上一块白的：他搽这些东西的时候的确搽得过火了些。他就又拿起手巾来描花似地抹着。

凭良心说一句：他的脸子够得上说漂亮。只是鼻子扁了点儿。下巴有点往外突，下唇比上唇厚两倍：嘴也就显得扁。这些可并不碍事。这回头发亮了些，脸子也白了些，还有种怪好闻的香味儿。哼，要是安淑真瞧见了……

可是他一对镜子站远一点，他就一阵冷。

他永远是这么一件自由呢的棉袍！永远是这么一件灰色不像灰色，蓝色不像蓝色的棉袍——大襟上还有这么多油斑！他这脑袋摆在这高领子上可真

——  
“真不称！”

包国维就像逃走似地冲出洗澡间，很响地关上了门。

一到郭纯房里，那两个仿佛故意跟包国维开玩笑，正起劲地谈着衣料，谈着西装裤的式样：郭纯开开柜子，拿出一套套的衣裳给龚德铭瞧。

“这套是我上个星期做好的，”郭纯扳开一个大夹子，里面夹着三条裤：他抽出两条来。

龚德铭指指那个夹子：

“这种夹子其实没有什么用处：初用的时候弹簧还紧，用到后来越用越松，夹两条裤都嫌松。我是……”

“你猜这套做了几个钱，”郭纯瞧着龚德铭。

他俩像没瞧见包国维似的。包国维想：郭纯干么不问他包国维呢？他把脑袋凑过瞧了一下，手抹抹头发，毅然决然地说：“五十二块！”

可是郭纯只瞟了他一眼。

接着郭纯和龚德铭由衣裳谈到了一年级的吕等男——郭纯说她对他很有点儿他妈的道理：你只看每次篮球比赛她总到场，郭纯一有个球投进了对方的篮里，吕等男就格外起劲地“啦”起来。郭纯嘻嘻哈哈地把这些事叙述了好些时候，直到中饭开上了桌子还没说完。

包国维紧瞧着郭纯，连吃饭都没上心吃。可是郭纯仿佛只说给龚德铭一个人听：把脸子对着龚德铭的脸子做功夫。包国维的眼珠子没放松一下，只是夹菜的时候就移开一会儿。他要叫郭纯记得他包国维也在旁边，他就故意把碗呀筷子的弄出响声。有时候郭纯的眼睛偶然一瞥到了他，他就笑出声音来，“哈哈，他妈妈的！”或者用心地点点脑袋：“唔，唔。”不然他就仿佛大吃了一惊似的——“哦？”于是再等着郭纯第二次瞥过眼再来。

“你要把她怎样？”龚德铭问。

“谁？”

“吕等男。”

说故事的人笑了一笑：

“什么怎样！上了钩，香香嘴，干一干，完事！”

忽然包国维大笑起来，全身都颤动着。

“真缺德，郭纯你这张嘴……你你……”

又笑。

这回郭纯显然有点高兴：他眼珠子在包国维脸上多盯了会儿。

那个笑得更起劲，直到吃完饭回到郭纯房里，他还是一阵一阵地打着哈哈。他抹抹泪，吃力地嘘了口气，又笑起来。

“郭纯你这张嘴！你真……他妈妈的真缺德！你……”

别人可谈到了性经验。龚德铭说他跟五个女人发生过关系，都是台基里的。可是郭纯有过一打：她们不一定是做这买卖的，他可也花了些个钱才能上手。有一个竟花了五百多块。

“别人说你同宋行素有……”龚德铭拿根牙签在桌子画着。

“是啊，就是她！”郭纯站了起来，压小着嗓子嚷。“肉妈的她肚子大了起来，她家里跟我下不去。后来软说硬做，给了五百块钱，完事。……嗨，在我父亲那里骗这五百块的时候真不容易，肉妈的。拿到了手里我才放心。”

包国维打算插句把嘴，可是他没说话的材料。他想：

“现在要不要再笑一阵？”

他像打不定主意似地瞧瞧这样，瞧瞧那样。郭纯有那么多西装。郭纯有那么多女人跟他打交道。郭纯还是喜马拉雅山队的队长。郭纯问他父亲要钱——每天多少呢：三块五块的，或者十块二十块，再不然一百二百。

“一百二百！”

包国维闷闷地嘘了口气。他把脚伸了出去又缩回来。他希望永远坐在这么个地方。脚老是踏在地毯上。身上得穿着那套新西装，安淑真挨着他坐着。他愿意一年到头不出门，只是比赛篮球的时候就出去一下。

可是这是郭纯的家：包国维总得回自己的家里去的。

于是他把两只手插进裤袋里，上身往前面一摆一摆地走向自己的住处：把脚对房门一踢——砰！

屋子里可坐着几个老包的朋友。包国维的那张藤椅被戴老七坐着。胡大躺在老包床上。他们起劲地谈着什么，可是一瞧见了包国维就都闭住了嘴。他们讨好似地对包国维装着笑脸。戴老七站起来退到老包床上坐着。

包国维扬着眉毛瞧了他们一眼，就坐到藤椅上，两条腿叠着——一摇一摇的。他拖一本书过来随便翻了几下，又拿这翻书的手抹抹头发。那本书就像有弹簧似地合上了。

什么东西都是黑黝黝的。熟猪肝色的板壁。深棕色的桌子。灰黑色的地。打窗子里射进来一些没精打彩的亮，到那张方桌上就止了步。包国维的黯影像一大片黑纱似的——把里面坐在床上的几个人遮了起来。

沉默。

老包一个劲儿摸着下巴：几根灰白色的短胡子像坏了的牙刷一样。他还有许多话得跟戴老七他们说，可是这时候的空气紧得叫他发不出声音来。

倒是戴老七想把这难受的沉默打碎。他小声儿问：

“他什么时候上学？”

仿佛戳了老包一针似的：他全身震了一下。他那左手发脾气地用力扭着下巴，咬着牙说：

“后天。”

突然包国维把翻着的书一扔，就起身往房门口走。

谁都吓了一跳。

老包左手停在下巴下面，嘴呀眼睛的都用力地张着。他觉得他犯了个什么大过错，对不起他儿子。他用着讨饶的声调，轻轻地喊着包国维：

“你不是在那里用功的么，为什么又……”

“用功！屋子里吵得这样还用功！”

老头就要求什么似地瞧瞧大家。胡大低声地提议到他屋子里去，于是大家松了一口气，走出了房门。

包国维站在屋檐下，脸对着院子。

走路的人都非常小心，轻轻地踏着步：他们生怕碰到了包国维身上。他们谁都低着头，只有戴老七偷偷地在包国维光油油的头发上溜了一眼，他想：他搽的是不是广生行的生发油？

一到胡大房里，胡大可活泼起来。他给戴老七一支婴孩牌的烟卷，他自己躺到了板床上掏了个烟屁股来点着，把脚搁在凳子上。

“这公馆不错吧。这张床是我的。那张床是高升的。我要请包国维给我写个公馆条子。”

这间小屋子一瞧就得知道是胡大的公馆：什么东西都是油腻腻的。桌凳，床铺，板壁，都像没刮过的砧板。床上那些破被窝有股抹桌布的味儿。那本记菜账的簿子上打着一个个黑的螺纹印。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坐在这儿倒舒服点儿。老包就又把说过十几遍的话对戴老七说起来。

“真是对你不住，真是。我实在是……我实在……你想想罢：算得好好的，凭空又要制服费。……”

“我倒没关系。不过陈三癞子……”

“我知道，我知道，”老包嘘了口气。“你们生意也不大好：剃头店太多。人家大剃头店一开，许多人看看你们店面小，都不肯到你们店里剃头。我知道的。你们这几年……这几年……我真对不住你，那笔钱……那笔钱……”

这里他咳嗽起来。

胡大的烟烫着自己的手指，他就把烟屁股一摔：

“我晓得戴老七是不要紧：他那笔钱今年不还也没有什么，对不对。”

“唔，”戴老七拚命抽了两口烟，“就是这句话。不过陈三癞子那笔钱我保不定，说不定他硬要还，我这个中人的怕……”

“你去对他说说，你去对他说说。我并不是有钱不还，我实在是……”

“唔，我同陈三癞子说说看，”戴老七干笑了一下。

老包紧瞧着戴老七：他恨不得跳起来把戴老七拥抱一回。

屋子里全是烟，在空中滚着。老包又咳了几声。

“咳哼，咳哼。……小谢那十块钱打会钱也请你去说一说，我这个月……咳哼，我这个月真还不起，我实在……咳哼，咳哼。你先说一声我再自己去跟他……跟他……”

“唔，我一定去说。小谢这个人倒不错，大概……”

于是老包又咳几声清清嗓子，拖泥带水地谈着他的景况：他向胡大借了二十块，向高升借了七块，向梁公馆的车夫借了五块。学堂里缴了费就只能剩十来块钱：还得买书，还得买点袜子什么的。一面说一面把眼睛附近的皱

纹都挤了出来。

“你看看：这样省吃省用，还是……还是……你看：包国维连皮鞋都没有一双，包国维。”

这么一说了，老包就觉得什么天大的事也解决了似的。他算着一共借来了三十二块钱，把五十一块往市民银行一缴，他就什么都不怕。过年他还得拿十来块赏钱，这么着正够用。他舒舒服服过了这一下午。

心里一快活，他就忍不住要跟他儿子说话。

“明天我们可以去缴费了，明天。……钱够是够用的，我在胡大那里……胡大他有……”

包国维抹一抹头发站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

“我要买一瓶头发油来。”

“什么油？”

“头发油！——搽头发的！”包国维翻着长桌子的抽屉，一脸的不耐烦。“三个抽屉都是这么乱七八糟，什么也找不着！真要命，真要命！什么东西都放在我的抽屉里！连老花眼镜……”

老包赶快把他的眼镜拿出来：他四面瞧瞧，不知道要把眼镜放在什么地方才好。

四

第二天老包到市民银行去缴了费，顺便到了戴老七店里。回来的时候他带了个小瓶子，里面有些红色的油。

公馆里的一些人问他：

“老包，这是什么？”

“我们包国维用的。”

“怎么，又是写洋字的么？”

老包笑了笑，把那瓶东西谨慎地捧到了房里。

儿子穿一件短棉袄在刷牙，扬着眉毛对那瓶子瞟了一眼。

“给你的，”老头把瓶子伸过去给他看。

“什么东西？”

“头发油。问戴老七讨来的……闻闻看：香哩。”

“哼！”包国维掉过脸去刷他的牙。

那个愣了会儿。拿着瓶子的手临空着：不知道还是伸过去好，还是缩回来好。

“你不是说要搽头发的油么？”

那个猛地把牙刷抽出来大叫着，喷了老包一脸白星子：

“我要的是司丹康！司丹康！司丹康！懂吧，司丹康！”

他瞧着他父亲那付脸子，就记起昨天这老头当着郭纯的面喊他——要跟他说话。他想叫老头往后在路上别跟他打招呼，可是这些话不知道要怎么开口。于是他更加生气：

“拿开！我用不着这种油！——多寒伧！”

包国维一直忿忿着，一洗了脸就冲了出去。

老包手里还拿着那个瓶子：他想把它放在桌子上，可是怕儿子回来了又得发脾气：摔掉可舍不得。他开开瓶塞子闻了闻。他摸着下巴。他怎么也想

不出包国维干么那么发怒。

眼睛瞥到了镜子；自己脸上一脸的白斑。他把瓶子放到了床下，拿起一条手巾来擦脸。

“包国维为什么生气呢？”

他细细想了好一会——看有没有亏待了他的包国维。他有时候一瞧见儿子发脾气，他胸脯就像给缚住了似的：他纵了他儿子——让他变得这么暴躁。可是他不说什么：他怕在儿子火头上浇了油，小伙子受不住，气坏了身体不是玩意账。他自从女人一死，他同时也就做了包国维的娘，老子的气派消去了一大半，什么事都有点婆婆妈妈的。

可是有时候又觉得包国维可怜：要买这样没钱，要买那样没钱。这小子永远在这么一间霉味儿的屋子里用功，永远只有这么一张方桌给他看书写字。功课上用的东西那么多，可是永远只有这么三个抽屉给他放——做老子的还要把眼镜占他一点地方！

他长长地抽了一口气，又到厨房里去找胡大谈天。他肚子里许多话不能跟儿子说，只对胡大吐个痛快：胡大是他的知己。

胡大的话可真有道理。

“喂，你呀，”胡大把油碗一个个揩一下放到案板上。“我问不：你将来要享你们包国维的福，是不是？”

停了会他又自己答。

“自然要享他的福。你那时候是这个，”翘翘大拇指。“现在他吃你的。往后你吃他的。你吃他的——你是老太爷：他给你吃好的穿好的，他伺候你得舒舒服服。现在他吃你的——你想想：他过的是什么日子！他没穿过件把讲究的，也没吃什么好的，一天到晚用功读书……”

老包用手指抹抹眼泪。他对不起包国维。他恨不得跑出去把那小伙子找回来，把他抱到怀里，亲他的腮巴子，亲他那双淡淡的眉毛，亲他那个突出的下巴。他得对儿子哭着：叫儿子原谅他——“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他鼻尖上一阵酸疼，就又拿手去擦着眼睛。

可是他嘴里的——又是一回事：

“不过他的脾气……”

“脾气？喂——”胡大微笑着，怪对方不懂事似地把脑袋那么一仰。“年纪轻轻的谁没点儿火气？老包你年轻的时候……谁都一样。你能怪他么？你叫高升评评看——我这话对不对。”

着，老包要的也不过这几句话。他自己懂得他的包国维，也望着别人懂得他的包国维。不然的话别人就得说：“瞧瞧，那儿子对老子那么个劲儿，哼！”

现在别人可懂得了他的包国维。

老包快活得连心脏都痒了起来。他瞧瞧胡大，又瞧瞧高升。

高升到厨房里打开水来的，提着个洋铁壶站着听他们谈天，这里他很快地插进嘴来：

“本来是！年轻小伙子谁都有火气。你瞧表少爷对姑太太那个狠劲儿罢。表少爷还穿得那么好，吃得那么好：比你们包国维舒服得多哩。姑太太还亏待了他么？他要使性子嘛。”

“可不是！”胡大拿手在围身布上擦了几下。

“唔。”

忽然老包记起了一件事。把刚要走的高升叫住：

“高升我问你：表少爷头上搽的什么油。”

“我不知道。我没瞧见他使什么油，只使上些雪花膏似的东西。”

“雪花膏也搽头发？”

“不是雪花膏，像雪花膏。”

“香不香？”

“香。”

包国维早晨说的那个什么“康！康！康”——准是这么一件东西。

下午听着表少爷的皮鞋响了出去，老包就溜到了表少爷房里。雪花膏包国维也有，老包可认识：他除开那瓶雪花膏，把其余的瓶子都开开闻了一下。他拣上了那瓶顶香的拿到手里。

“不好。”

表少爷要是查问起来，发见这瓶子在老包屋子里，那可糟了糕。他老包在公馆里三十来年，没干过一桩坏事的。

他把瓶子又放下，愣了会儿。

“康！康！康！”

准是这个：只是瓶子上那些洋字儿他不认识。

忽然他有了主意：他拿一张洋纸，把瓶子里的东西没命地挖出许多放在纸上，小心地包着，偷偷地带到自己屋子里。

这回包国维可得高兴了。可是——

“现在他在什么地方？他还生不生气？”

唔，包国维这时候在郭纯家里。包国维这时候一点也不生气。

包国维并且还非常快活：郭纯答允了这学期让他做候补篮球员。

包国维倒在沙发上。手老抹着头发。

“我什么时候可以正式参加比赛？”包国维问自己。

屋子里五六个同学在打着闹着笑着，包国维可一个人想了开去。

也许还得练习几个月，要正式参加比赛的话。那时候跟飞虎队拚命，他包国维就得显点身手。他们这喜马拉雅山队的姿势比这次全国运动会的河北队还好：一个个都会飞似的。顶好的当然是包国维。球一到了他手里，别人怎么也没办法。他不传递给自己人，只是一个人冲上去。对方当然得发急，想拦住他的球，可是他身子一旋，人和球都到了前面。……

他的身子就在沙发上转动了一下。

那时候自然有几千几万看球的人，大家都拍手——赞美他包国维的球艺。女生坐在看台上拚命打气：顶起劲的不用说——是安淑真，她脸都发紫。正在这一刹那，他包国维把球对篮里一扔：咚——二分！

“喜马拉雅！……喜马拉雅！——啦啦啦！”

女生们发疯似地喊起来：叫得太快了点儿，把喜马拉雅说成了“喜马拉雅”。

包国维的屁股在沙发上移动一下，嘴也动了几动。

一个球可不够，于是他又投进了五个球，第一个时间里他得了十二分。

休息的时候他得把白绒运动衫穿起来。女生都围着他，她们在他跟前撒娇，谁也要挨近他，挨不到的就堵着嘴吃醋，也许还得打起架来。……

打架可不大那个。

就不打架。他只要安淑真挨近他。空地方还多，再让几个漂亮点的挨近他也不碍事。于是安淑真拿汽水给他喝……

“汽水还不如橘子汁。”

好罢，橘子汁。什么牌子的？有一种牌子似乎叫做什么牛的。那不管他是公牛母牛，总而言之是橘子汁。一口气喝了两瓶，他手搭在安淑真肩后又上场。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又投进了七个球。啦，啦！

郭纯有没有投进球？……

他屁股又在沙发上移动一下，瞧瞧郭纯。

好罢，就让郭纯得三分罢。三分：投进一个，罚中一个。……

忽然——不知道哪位同学唱起京戏来。包国维皱一皱眉：他努力理起思路来，把刚才想的再想下去。

赛完了篮球。大家都把他举起来，真麻烦，十几个新闻记者都抢着要给他照相，明星公司又请他站在镜头前面——拍新闻片子！当天晚报上全登他的照片：小姐奶奶们都把这剪下来钉在帐子里。谁都认识他包国维。所有的女学生都挤到电影院里去看他的新闻片，连希佛来的片子也没人爱看了。……

包国维站了起来，在桌上拿了一支烟点着又坐到沙发上。他心跳得很响。

别人说的话他没听见，他只是想着那时候他得穿什么衣裳。当然是西装：有郭纯的那么多。他一天换一套，挟着安淑真在街上走，他还把安淑真带到家里去坐，他对她……

“家里去坐？”

忽然他给打了一拳似地难受起来。

他有那么一个家！黑黝黝的什么也瞧不明白，只有股霉味儿往鼻孔里钻。两张床摆成个L，帐子成了黄灰色。全家只有一张藤椅子——说不定胡大那张油腻腻的屁股还坐在那上面哩。安淑真准得问这是谁。厨子！那老头儿是什么人：他是包国维的老子，刘公馆里的三十年的老听差，只会摸下巴，咳嗽，穿着那件破棉袍！……

包国维在肚子里很烦躁地说：

“不是这个家！不是这个家！”

他的家得有郭纯家里这么个样子。他的老子也不是那个老子：该是个胖胖的脸子，穿着灰鼠皮袍，嘴里衔粗大的雪茄；也许还有点胡子；也许还带眼镜；说起话来笑嘻嘻的。于是安淑真在他家里一坐就是一整天。他开话匣子给她听：《妹妹我爱你》。安淑真就全身都扭了起来。他就得理一理领结，到她跟前把……

突然有谁大叫起来：

“那不行那不行！”

包国维吓了一大跳。他惊醒了似地四面瞧瞧。

他还是在郭纯家里。五六个同学在吵着笑着。龚德铭跟螃蟹摔交玩，不知怎么一来螃蟹就大声嚷着。

“那不行！你们看龚德铭！嗨，我庞锡尔可不上你的当！”——他叫做庞锡尔，可是别人都喊他“螃蟹”。

包国维叹了口气，把烟屁股摔在痰盂里。

“我还要练习跑短距离，我每天……”

他将来得比刘长春还跑得快：打破了远东纪录。司令台报告成绩的时候……

可是他怎么也想象不下去：司令台的报告忽然变成了龚德铭的声音：

“这次不算，这次不算！你抓住了我的腿子，我……”

龚德铭被螃蟹摔到了地下。一屋子的笑声。

“再来，再来！”

“螃蟹是强得多！”

“哪里！”龚德铭喘着气。“他占了便宜。”

包国维也大声笑起来。他抹抹头发，走过去拖龚德铭：

“再来，再来！”

“好了好了好了，”郭纯举着一只手。“再吵下去——我们的信写不下去了。”

“写信？”

包国维走到桌子跟前。桌子上铺着一张“明星笺”的信纸，一支钢笔在上面画着：李祝龄在写信。郭纯仆在旁边瞧着。

“写给谁？”包国维笑得露出了满嘴的牙齿。

钢笔在纸上动着：

“我的最爱的如花似月的玫瑰一般的等男妹妹呵”

接着——“擦达！”一声，画了个感叹符号。

吓，郭纯叫李祝龄代写情书！包国维可有点不高兴：郭纯干么不请他包国维来写呢——郭纯觉得李祝龄比他包国维强么？

包国维慢慢放平了笑脸，把两个嘴角往下弯着瞧着那张信纸。他一面在肚子里让那些写情书用的漂亮句子翻上翻下：他希望李祝龄写不出，至少也该写不好。他包国维看过一册《爱河中浮着的残玫瑰》，现在正读着《我见犹怜》，好句子多着哩。

不管李祝龄写不写得出，包国维总有点不舒服：郭纯只相信别人不相信他！可是这学期起，郭纯得跟他一个人特别亲密：只有郭纯跟他留级，他俩还是同班。

包国维就掉转脑袋离开那张桌子。

那几个人谈到了一个同学的父亲：一个小学教员，老穿着一件紫布袍子。那老头想给儿子结婚，可是没子儿。

“哦，他么？”包国维插了进来，扬着眉毛，把两个嘴角使劲往下弯——一下嘴唇就又加厚了两倍。“哈呀，那付寒伧样子！——看了真难过！”

可是别人像没听见似的，只瞟了他一眼，又谈到那穷同学有个好妹妹，在女中初中部，长得真——

“真漂亮！又肥：肥得不讨厌，妈的！”

包国维表示这些话太无聊似地笑一笑，就踱到柜子跟前打开柜门。他瞧着里面挂着的一套套西装：紫的，淡红的，酱色的，青的，绿的，枣红的，黑的。

这些衣裳的主人侧过脸来，注意地瞧着包国维。

瞧衣柜的撇着嘴唇嘘口气，抹抹头发，拿下一条淡绿底子黄花的领带。他屁股靠在沙发的靠手上，对着镜子，规规矩矩在他棉袍的高领子上打起领结来。他瞧瞧大家的眼睛：他希望别人看着他。

看着他的只有郭纯。

“嗨，你这混蛋！”郭纯一把抢开那领带。“肉妈的把人家领带弄脏了！”

包国维吃力地笑着：

“哦唷，哦唷！”

“怎么！”郭纯脸色有几分认真。他把领带又挂到柜子里用力地关上门。  
“你再偷——老子就揍你！”

“偷？”包国维轻轻地说。“哈哈。”

这笑容在包国维脸上费劲地保持了好些时候。腮巴子上的肌肉在打颤。他怕郭纯真的生了气，想去跟郭纯去搭几句，那个可一个劲儿仆在桌上瞧别人代写情书。

“他不理我了么？”

包国维等着：看郭纯到底睬不睬他。他用手擦擦脸，又抹抹头发。他站起来。他坐在靠手上。接着他又站起来踱了几步，就坐到螃蟹旁边。他手放在靠手上，过会儿把它移到自己腿上，两秒钟之后又把两手在胸脯上叉着。他脚伸了出去又退回来。他总是觉得不舒服。手又在胸脯上似乎压紧着他的肺部，就又给搁到了靠手上。那双手简直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放下。那双脚老缩着也有点发麻。他眼睛也不知道瞧什么才合适：龚德铭他们只顾谈他们的，仿佛这世界上压根儿就没长出个包国维。

他想：他要不要插嘴呢？可是他们谈的 he 不懂：他们在谈上海的土耳其按摩院。

“这些话真无聊！”他肚子里说。

站起来踱到桌子跟前。他不听他们的：他怕有谁忽然问他：“你到过上海没有，进过按摩院没有？”没有。“哈，多寒伧！”

他只等着郭纯瞥他一眼。他老偷偷地瞅着郭纯。

到底郭纯跟他是要好的。

“喂，包国维你来看。”

叫他看写着的几句句子。

包国维了不起地惊叫起来：

“哦？……唔，唔。……哈哈。……”

“不错吧？”郭纯敲敲桌子。“我们李祝龄真是，噢，写情书的老手。”

郭纯不叫别人来看，只叫他包国维！他全身都发烫：郭纯不但还睬他，并且特别跟他好。他想跳一跳，他想把脚呀手的都运动个畅快，他应当表示他跟郭纯比谁都亲密——简直是自己一家人。于是他肩膀抽动着笑着。

“哈哈，吕等男一定是归你的！”

还轻轻地在郭纯腮巴子上拍拍。那个把包国维没命地一推：

“嗨，你打人嘴巴子！”

包国维的后脑勺撞在柜子上，老实有点儿疼。他红着脸笑着：

“这有什么要紧呢？”

郭纯五成开玩笑，五成正经地伸出拳头：

“你敢再动！”

大家都瞧着他们，有几个打着哈哈。

“好好好，别吵别吵，”包国维仿佛笑得喘不过气来似的声调。“我行

个礼，好不好。……呃，说句正经话：江朴真的想追吕等男么？”

郭纯还是跟他好的，郭纯就说着江朴追吕等男的事。郭纯用拳头敲敲桌子：要是江朴还那么不识相，他就得“武力解决”。郭纯像誓师似地谈着，眼睛睁得挺大：这双眼总不大瞥到包国维脸上来。

不过包国维很快活，他的话非常多，他给郭纯想了许多法子对付江朴。接着别人几句话一岔，不知怎么他就谈到了篮球，他主张蓝球员应当每天匀下两小时功课来练习。

“这回一定要跟飞虎队拚一拚，是吧，郭纯你说是不是。我们蓝球员每天应当许缺两个钟头的课来练习，我们蓝球员要是……”

“你是蓝球员么！”龚德铭打断他，“用得着你去赛么！”

包国维的脸发烫，后脑勺上也疼得发烫：

“怎么不是的呢：我是候补球员。”

“做正式球员还早哩。要多练习，晓得吧。”

“我不是说的要练习么？”

郭纯不经心地点一点头。

于是包国维又活泼起来，再三地说：

“是吧，是吧，郭纯你说是不是，我的话对吧，是吧。”

包国维一直留着这活泼劲儿。他觉得他身子高了起来，大了起来。一回家就告诉他老子——他得做一件白绒的运动衫。

“运动衫是不能少的：我当了球员。还要做条猎裤。”

他打算到天气暖和的时候，就穿着绒衫和猎裤在街上走，没大衣不碍事。

“要多少钱？”老头又是摸着下巴。

“多少钱？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裁缝！”包国维摸着后脑勺。

“迟一下，好不好，家里的钱实在……”

“迟一下！说不定下个星期就要赛球，难道叫我不去赛么！”

“等过年罢，好不好？”

老包算着过年那天可以拿到十来块钱节赏。他瞧着儿子坐到了藤椅上，没说什么话，他才放了心。这回准得叫包国维高兴，这小伙子做他老包的儿子真太苦了。

包国维膝头顶着桌沿，手抹着头发，眼盯着窗子。

老头悄悄地拿出个纸包来：他早就想要给包国维看的，现在才有这机会。他把纸包打开闻一闻，香味还是那么浓，他就轻轻地把它放到那张方桌上。

“你看。”

“什么，这是？”

“你不是说要搽头发么？就是你说的那个康……康……”

包国维瞧了一下，用手指拈拈，忽然使劲地拿来往地下一摔：

“这是浆糊！”

可是开课的第二天，包国维到底买来了那瓶什么“康”。留级不用买书，老包留着的十多块钱就办了这些东西。老头一直不知道那“康”花了几个钱，只知道新买来的那双硬底皮鞋是八块半。给包国维的十几块，没交回一个铜子；老包想问问他，可是又想起了胡大那些话。

“唔，还是不问罢。”

过年那天包国维还得上学。公馆里那些人还是有点奇怪。

“真的年也不过就上学么？”

“哦，可不是么，”胡大胜利地说。

老包可得过年。这天下午，陈三癞子和戴老七来找老包：讨债。

“请你别见怪，我年关太紧，那笔钱请你帮帮忙。……”

“陈三，陈三，这回我亏空得一塌糊涂，这回。包国维学堂里……”

陈三癞子在那张藤椅上一坐，把腿子叠起来。他脸上的皮肉一丝也不动，只是说着他的苦处：并不是他陈三不买面子，可是他实在短钱用。那二十块钱请老包连本带利还他。

外面放爆竹响：劈劈拍拍的。孩子们吹着什么东西在尖叫着。

老包坐着的那张凳子像个火炉似的，他屁股热辣辣地发烫。他瞧瞧戴老七，戴老七把眼珠子移了开去。

那讨债的说不说得明白？要是他放厉害点儿……

咳了一声，老包又把说过的话说起来：他亏空得不小。本来算着钱刚够用，可是包国维学堂里忽然又得缴什么操衣钱。接着谈到送儿子上学不是容易的事，全靠几位知己朋友成全他。他说了几句就得顿一会儿，瞧着陈三癞子那个圆脑袋，于是咳清了嗓子又往下说。过会儿又怕两位客人的茶冷了，就提着宜兴壶来给倒茶：手老哆嗦着，壶嘴里出来的那线黄水就一扭一扭的，有时候还扭到了茶杯外面去。

可是那个只有一句话：

“哪里哪里。不论怎样要请你帮帮忙。”

老包愣了会儿。他那一脸皱纹都在颤动着。

屋子里有毕剥毕剥的响声，戴老七在弹着指甲。戴老七显然有点为难：他跟老包是好朋友，可是这笔钱是他做的中人。他眼睛老盯着地下的黑砖，仿佛没听见他们说话似的。等陈三癞子一开口，他就干咳几声。

三个人都闭了会儿嘴。外面爆竹零碎地响着，李妈哇啦哇啦在议论什么。

“怎么样？”陈三癞子的声音硬了些。“请你帮帮忙：早点了清这件事，我还有许多……”

“我实在……”

接着老包又把那些话反复地说着。

胡大走了进来，可是马上又退出去。

“胡大，进来坐坐罢。”

可是陈三癞子并不留点地步：他当着胡大的面也一样的说那些。他脸子还是那么绷着，只是声音硬得铁似的：

“帮个忙，大家客客气气。年三十大家闹到警察那里去也没有意思，对不对。老戴，大家留留面子罢：你是中人，你总会……我只好拜托你。”

戴老七把眼睛慢慢移到老包脸上：

“老包。……”

叫老包还怎么说呢？那二十块还不起是真的。他嘴唇轻轻地动着，可是没发出一点儿声音。肚子里说不出的不大好受，像刚吃过了一大包泻盐。

讨债的人老不走，过了什么两三分钟他就得——

“喂，到底怎样？请你不要开玩笑！”

这么着坐到四点钟左右，忽然省立中学一个校役送封信来：请包国维的

家长和保证人马上到学校里去。

“什么事？”老包的手搁在下巴上颤着。

“校长请你说话。”

可是陈三癞子不叫老包走。

“呃呃呃，你不能走！”——揪住老包的膀子。

“我去去就来，我去一下就……学堂里……学堂里……”

“那不行！”

那位校役可着急地催老包走。

陈三癞子拍拍胸脯：

“我跟你走！老戴你自然也要同去！”

他俩跟老包到学校里。那校役领老包走进训育处办公室。戴老七在外面走廊上踱着。陈三癞子从玻璃窗望着里面，不让眼睛放松一步：他怕老包打别的门逃出去。

老包一走进训育处，可吃了一惊。

包国维和一个小伙子坐在角落里，脸色不大好看。包国维眼珠子生了根似地盯在墙上，耳朵边一块青的。可是头发还很亮：他搽过那什么“康”，只是没那么整齐。

屋子里有许多人。老包想认出那注册处的胖子来，可是没瞧见。

校长在跟一个小伙子说话，脸上堆着笑。那小伙子一开口，校长就鞠躬地呵着腰：“是，是，是，”可是他把老包从脑袋到破棉鞋打量了一会，他就怕脏似地皱着眉：

“你就是包国维的家长么？”

“唔，我是……我是……”

校长对训育主任翘翘下巴，又转过脸去跟小伙子谈起来。训育主任就跨到老包跟前，详详细细告诉他——包国维在学校里闯下了祸。一面说一面还把眼睛在老包全身上扫着，有时候瞟那边的包国维一眼。

“事情是这样的。……”

他们几个同学在练习篮球，江朴打那里走过，郭纯讥笑了他几句什么，他俩吵起嘴来。不过训育主任不大明白吵些什么，据说是为了爱人的事。

“于是乎庞锡尔……”训育主任指指包国维旁边那小伙子。

于是乎庞锡尔喊“打”。包国维冲过去撞了江朴一下。江朴只是和平地跟庞锡尔说好话。

“我是同郭纯吵嘴，你来多事干什么？”

包国维跳了起来：

“侮辱我们队长——就是侮辱我们全体篮球员！打！”

“打！”郭纯在旁边叫。“算我的！”

真的打了起来。包国维像有不共戴天之仇似地跟江朴拚命，庞锡尔也帮着打。江朴一倒，他俩的拳头就没命地捶下去。许多人一跑来，江朴可已经昏了过去，嘴里流着血。身上有许多伤：青的。校医说很危险，立刻用汽车把江朴送到医院里，一面打电话告诉江朴的家长。

“这位就是江朴的家长”，训育主任指指那位小伙子。

江朴的家长要向法院起诉，可是校长劝他和平解决。于是——

“于是乎提出三个条件，”训育主任用手指着，“第一个是：要开除行凶的人。其次呢：江朴的医药费要包国维和庞锡尔担任。末了一个是：江朴倘有不测，他是要法律解决的。”

训育主任在这里停了会儿。

老包眼睛跟前发了一阵黑，耳朵里嗡嗡的响了起来。他一屁股倒在椅子上。

所谓开除行凶的人，郭纯可没开除：要是开除了郭纯，郭纯的父亲得跟校长下不去。打算记两大过两小过，可是体育主任反对，结果就记了一个大过。

不过训育主任没跟老包谈这些，他只说到钱的事。

“庞锡尔已经交来了五十块钱——预备给江朴做医药费：以后不够再交来。现在请你来也是这件事，请你先交几个钱，请你……”

“什么？”

“请你先交几个钱，做江朴的医药费。”

老包的舌头仿佛不是自己的了，他喃喃着：

“我的钱……我的钱……”

许多人都静静地瞧着他。

突然——老包像醒了过来似的，瞧瞧所有的脸子。他要起来又坐下去，接着又颤着站起来。他紧瞧着训育主任，瞧呀瞧的就猛地往前面一扑，没命拖着训育主任的膀子，嘎着嗓子叫：

“包国维开除了！包国维开除了！……还要钱！还要钱！我哪里去找钱呢！我……我我我……我们包国维开除了！我们包国维……”

几个人把他拖到椅子上坐着。他没命地喘着气。两只手哆索着，抓着拳，一会儿又放开。嘴张得大大的，一个嘴角上有一小堆白沫。脑袋微微地动着，他瞧见别人的脑袋也都在这么动着。他觉得有个什么重东西在他身上滚着。他眼泪忽然线似地滚了下来，他赶紧拿手遮住眼睛。

“喂，”校长耐不住似地喊他。“你预备怎么办呢？……流眼泪有什么用。医药费总是要拿出来的。”

老包抽着声音：

“我没有钱，我没有……我欠债……我……我们包国维开除了。……”

“你没钱——可以去找保证人。保证人呢，他为什么没有来？”

“他到上海去了。”

“哼，”校长皱皱眉。“这么瞎填保证书！——凭这点可以依法起诉！”

“先生，先生，”老包站起来向校长作揖，可是站不稳又坐倒在椅子上。

“我实在……我实在……钱慢点交罢。”

“那也行：那么你去找个铺保。”

“我去找。”

“我们派个职员跟你去。宓先生，”翘翘下巴。一位先生就赶快带上帽子起身。校长点点头：“好，把包国维领走罢。”

可是老包到了门口又打转。他扑下去跪在校长跟前，眼泪像流水似的：

“先生，先生，为什么要开除包……包……叫他到哪里去呢，他是……他……不要开除他罢，不要开除他罢。……先生，先生，做做好事，不要……不要……”

“那——那是办不到的。”

校长转过脸去，又堆着笑和那小伙子谈起来。

“先生，先生！……”老包哭着嚷。

这件事可说不回去的。老包给拉起来走了两步，他又记起了学费。

“学费还我么，学费？”

学费照例不还。二十块钱制服费呢？制服已经在做着，不能还，其余那些杂费什么的几块钱是该退还的，可是得扣着做江朴的医药费。

老包走了出来：门外面瞧热闹的学生们都用眼睛送他走。他后面紧跟着几个人：陈三癞子，戴老七，那位宓先生，包国维。

“戴老七做做好事：给我做个铺保罢。”

“喂，你想想。陈三这二十块我做了保，现在还没下台哩。我再也不干这呆事了。”

往哪里找铺保？

他出了大门愣了会儿。他身子摇摇的要倒下去。可是陈三癞子硬得铁似的声音又刺了过来：

“喂，到底怎样？我不能跟你尽走呀！”

包国维可走到了前面：手插在裤袋里，齐脑袋到胸脯都往前一摆一摆的。发亮的皮鞋在人行路响着：囊，囊，囊，囊，囊。

老包忽然想要把包国维搂起来：爷儿俩得抱着哭着——哭他们自己的运气不好。他加快了步子要追包国维，可是包国维走远了。街上许多的皮鞋响，辨不出哪是包国维的。前面有什么在一闪一闪地发亮：不知道还是包国维的头发，还是什么玻璃东西。

“包国维！……包……包……”

陈三癞子拚命揪了他一把：

“喂，喂，到底怎样！要是吃起官司来……”

那位宓先生揩揩额头，烦躁地说：

“你的铺保在哪里呀，我难道尽这样跟你跑，跟你……”

老包忽然瞧见许多黑东西在滚着，地呀天的都打起旋来。他自己的身子一会儿飘上了天，一会儿钻到了地底里。他嘴唇像念经似地动着：嘴巴成了白色。

“包国维开除了，开除……开除……赔钱……”

他脑袋摇摇的，身子跟着脑袋的方向——退了几步。他背撞到了墙上；腿子一软，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下。

（选自《移行》，1934年10月20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 呈报

桌子上什么都已经摆得端端正正：砚台，十行纸，乌龙水笔。彭鹤年先生反着两手踱着：打桌边走到床边，又打床边走回来。嘴里咂几咂，扬着眉毛瞧桌上一眼，就带着九成鼻音叫：“彭七，泡壶茶来！——要浓。”

又往床边打了个来回，才一屁股坐上那把太师椅。慢条斯理地磨着墨。

方格子窗开着，撑着一根木棍。院子里那些紫竹时不时摇动几下，沙喇沙喇发着响声。接着就一阵风飘进了窗子：吹在身上像洗了个冷水澡那么舒服。

他放下墨搓搓手，就装出办事很精明的样子，把笔尖在嘴里咬几下，蘸饱着墨，在十行纸上的空中摇着。嗓子里嚶嚶嚶地哼着：比桌子下面的蚊子叫要低八度音。

笔尖子离纸不到一分远。他手指有点哆嗦，一个不留神——纸上点了一点黑的。

“开头还想什么呢，总是那一套，总是……”

埋怨自己似地皱了皱眉，就趁着那点黑点子写起来。嘴也用着劲：紧紧地撮着，瞧来像个鸡肫。

“呈为……”

笔尖又离开了那张十行纸，在空中画着圈子。

眼睛移到了窗子上。那些紫竹挡住了太阳，影子似乎成了绿色。

“这篇呈文要做得出色一点，”他对自己说，脑袋不知不觉点了几点。

县里得把他的公事做个根据呈复省里去：“据勘灾委员彭鹤年呈称……”那省里就得看看他的笔墨。于是他微笑了一下，撮着的嘴唇全松了劲。

彭七带着一壶茶进了房门，挺小心地踮着脚尖走。可是踮得并不轻。地板空隆空隆一阵响，桌子给震得哆嗦着。他谨谨慎慎把茶壶放到桌上，小声儿问：

“打呈报么。”

他虽然是彭鹤年先生带来的跟差，可也是个彭鹤年先生的族弟。人是好人，不过有时候仗着是族弟兄，常常多嘴。

那个不耐烦地瞪了彭七一眼，笔尖子还在旋转着。接着忽然把笔一摔，站了起来，反着两手往床边踱去。

“还没想得妥贴哩，这个公事。”

“没想得妥贴？”

彭鹤年先生猛的站住，发了脾气：

“没妥贴！”

对面那个人眨眨眼睛，慢慢向房门跨着步子。

彭鹤年先生倒到了竹躺椅上，嘴咂了几下，就拿这张嘴来对彭七翘着：

“烟！”

闭着眼没命地抽了两口烟，用食指敲敲烟灰，肚子里心平气和下来。

“彭七你说这呈报怎样打法？”

那个愣了一下，站住在房门口。一会儿脸上又堆了笑容。踮着脚尖到彭鹤年先生跟前捣一句鬼：

“这回你老人家来勘灾，可没捞到好处呀。”

躺椅上那双眼睛睁了开来：

“瞎说！凭颗良心做事：实情实报。要什么好处！”

彭七可挺懂得公事似的俯过脸来：

“县长的意思呢？”

对，还有县长的意思。于是彭鹤年先生坐直了身子，用力拍一拍烟灰，眼睛生了根地盯着彭七。

这么嘴闭了十多秒钟，彭鹤年先生站起来扬一扬手：

“让我好好儿想它一想。……今年这些田夸老实在没法过日子，真伤心！不过县长……”

他决定要一个人在屋子里静静地想它一想，瞧着彭七出了房门，就使劲地踏着步子踱起来，地板不耐烦地响着。

“县长的意思……”

县长的意思他当然明白。地方上的人向省里报灾，要求免税免租，省里把这公事夹了训令到县里——叫派人查勘，据实呈复，县长就没命地搔着自己的鼻子。

彭鹤年先生鼻孔里“唔”了一声，他想起许科长的话：

“县长这会子发了毛：他尽搔鼻子。县长一发毛——他那鼻子就会发痒的。”

第二天县长就派彭鹤年先生下乡勘灾，还对着彭鹤年先生搔了一回鼻子：

“如今我们经费非常困难，你晓得。至于我……嗯，那当然：我的困难也就是大家的困难。这回……这回……”

不用往下说，彭鹤年先生就点点脑袋，轻轻地哼着“是”。

可是县长停了会儿到底也说了下去：

“这回他们报灾，要是……要是……这个灾情要真有那样重，那今年的田赋就一个也收不到，就只靠那七千几的政费——那就真糟。……不过他们报灾一定虚报一点的。我派你去勘灾……呃，你当然是个明白人，你总要顾到我们大家的……大家的……”

县长可很信得过他。

他踱到桌边站了会儿，瞧瞧纸上他自己写的两个字。用力抽了一口烟，就捻掉纸烟的火，把剩下的半截丢到砚台旁边。

“田夸老今年是……”

叹了一口气，空洞地瞧着窗子。眼面前现出了运八叔那张给太阳炙枯了的脸——一丝丝皮肉都打着皱，把他当做大菩萨似的对他祷告着：

“今年干到这样子，真是！要是再叫我们还租……”

“真惨！”

摇了摇脑袋。往床那边踱了一转又回到了原处。嘴咂了几下：刚抽过了烟，留下了一点苦味。于是他把茶壶一拖过来对着嘴，那支乌龙水笔给一带——滚到了地下。

这么一支乌龙水笔，可吊着运八叔那伙田夸老的生命：只要它在纸上老老实实一写——证明了他们报灾没报过火，那就能免了田税，那曾六太爷也不好怎么逼他们缴租谷。……

忽然彭鹤年先生心一跳，把茶壶很重一下放回桌上：咚！

“曾六太爷是县长的知交，他还……”

捡起了那支笔，他像要找人商量似的抬起眼睛——瞧瞧这，瞧瞧那。

曾六太爷叫当家师爷来找过他——想叫他笔底下放松一点：六太爷过日子靠的是那几百担租谷。

“这几天六太爷没工夫，改日他老人家要亲自来酬谢的。”酬谢！——这可是一句空话。也许曾六太爷牌子大，没把他这勘灾委员瞧在眼里。

于是彭鹤年先生挺了挺肚子，摆出一副办事精明的劲儿坐到那把太师椅上。

“据实呈报！”

他得救救那些田夸老，也算积了一桩阴德：他到了四十岁才生了一个儿子。

重新磨好了墨，嘘了一口气，忽然想到他那孩子没一件象样点的夹袍。

“有钱的时候给他做一件哗叽的，唔。”

仿佛打定了主意就安了心，搓搓手又拿起笔来。笔头已经成了干的，他给送到嘴里使劲咬几下，嘴唇涂上了黑墨。这篇文章他有了把握：运八叔他们的苦处他知道。从前他爷在世的时候也是个背锄头的，他还记得他家二十担租的田——那年给蝗虫啃得没点儿办法。今年瞧着别人禾子干死，他总得……蚊子在桌下嚶嚶嚶的老叫得没完。彭鹤年先生拿扇子在腿肚上拍几下。

“真讨厌，这蚊子！”

笔一摔就站了起来，把桌上的半截烟点上了火。用力抽了一口，隔着白烟瞧着那叠十行纸，皱一皱眉头。

还是只有那两个字。文章有的是，可是一下子还没整理好。

“再想它一想。”

他打定了主意，就又躺到那张竹躺椅上。不管怎么——他总得老老实实把田里的情形呈报上去，热天一直不下雨，土都裂了缝，田夸老太苦。于是他叹了一口气之后，马上把烟塞到嘴里。

运八叔他们诚心诚意地款待着他，这回他们杀了鸡买了肘子请他吃。他们推运八叔那几个老年人陪着他。

“彭委员你老人家随便吃一点，请你老人家……你老人家要是客气——我们更加不过意：菜是太不好……”

菜的确不大高明，比起许科长那回请客——那简直！

可是彭鹤年先生心一荡，苦笑了一下，就夹起别人敬他的一块鸡脯进到嘴里。他想：

“这用的是哪家的酱油？”

吃惯了城里裕丰的酱油，别家怎么也比不上。乡下的那更加：不是淡得像开水就咸得又苦又涩。

四五双眼睛都耽心地瞧着他嚼：只要他眉毛轻轻皱了一下，他们就得埋怨他们自己，没把菜弄好，互相嘟哝着。

“啊呀，没炖烂！”

“我看是鸡太瘦了。”

“彭委员你老人家吃不来吧。这几年真是，唉，连阉鸡也像人一样：哪

里能长得肥！”

彭委员到底也把嘴唇吃得油光光的：这当然有个理由。他一面拿一根洋火剔着牙，一面对彭七说过：

“菜是简直不能吃。不过他们总花了钱，不吃过不去。他们几个钱真惨，都是……”

他们每家摊些钱来办酒办肉，一餐餐陪着他，他们只要捧住了这位救星，往后怎么过日子可就没去打算。夹衣也给拿到镇上去当掉。还有人把牯牛押给了别人。运八叔呢，借了一块印子钱——头一下子就给扣下了五毛大洋利息。

彭鹤年先生就叹了一口气，摇摇头：

“其实何必呢。……彭七你想：要没有鱼呀肉的，我就昧着良心做事啊？——我不是这种人。”

话是不错，可是他总不能把这些也写进呈文里。

“想这些有屁用！”

他把烟摔到地下，站起来踹过那段烟屁股踱到桌子边。他觉得这公事不难办：只要把看到的一些写进去就行。于是又磨墨，又吮笔尖，嗓子里又呜呜地哼了起来。一个老办公事的可真不把这当回事，呈上去——包叫县长也看着动情。

一下子他忽然又瞧见县长在搔鼻子：今年的田赋……

“哼！”——鼻孔里喊了一声，他就决定不管县长的鼻子。他靠县长吃饭。养活自己的老婆，四个女儿，还有那个独生儿子：不错。可是阴德总得积一点儿。运八叔他们拚着命来请他吃，他瞧着真不忍心。“唉。”

水笔蘸饱了墨，在空中不安地动着。他右手像给什么东西揪住了似的怎么也写不起来。桌子下的蚊子也逗得他非常烦躁，拿扇子拍了几拍，就给榨出来似地叫：

“彭七，点一根熏条！”

喝一口茶，又反着两手踱着。脑袋有点发胀，脚踹在地板上摇摇晃晃的。他忽然有个奇怪的感觉，他仿佛听见他老婆儿女在对他诉苦：他们儿子那件夹衣太不成样子，给别人瞧着好笑。这当老子的混了一辈子，可还没捞着什么：瞧瞧家里那副寒伧劲儿！

接着他惊醒了似地把脑袋一抬：呵，气人，怎么想到这上面去！

“公事要紧，公事要紧。”

他搓搓手，嘴咂几咂，肚子里反复着一些好句子：描写总得道地一点，叫省里也佩服县里有人才。运八叔当然要给提进去，他们领他去看那些田的。

“彭委员你老人家看：哪，这些禾粃子……”

禾粃子都朝天竖着：显见得里面没有货。

“你老人家看：颜色都——哪，晒得乌焦巴弓！今年真……”

他们像迎龙王似的跟着他，紧瞧着他的脸色。谁也小小心心不敢说错一句话，就连脸上的汗也不去擦。

“这还是水田哩。要是高田就更加……”

彭委员点点脑袋：

“我知道，我知道。我一定据实呈报，我总是……”

运八叔眼睛发了光，没命地眨着，嗓子里梗住一块什么东西似的：

“今年要饿是饿定的了，要是租谷……”

“彭委员你老人家看见的：谷子完了场。要是叫我缴租谷——那……那……”

他瞧着泥地上全裂了缝，嘴里咽了一口唾沫。于是他把周围那些苦皱的脸看一转，心脏酸疼了一下。他很想抓着他们的手。像个父母官那么安慰他们，叫他们别发急：税一免掉，租谷当然也得免。

于是他们又敬他的酒，把猪头肉堆到他面前。

“可怜！”他摇摇头说，“就是免了租谷，你们还是没办法呀。往后怎么过呢？唉！”

这他们想不到。

“怎么晓得呢！”——声音打颤。

要管到他们往后怎么过日子——他还办不到。可是免税免租的事只管放心。他就把脸向着天，把手拍拍自己胸脯：

“算我的！——凭我的天良！”

说真话做好事总不会有错儿。他就挺一挺腰板，抢着走到桌边坐着，拿起乌龙水笔来。

这回他可写了下去：嘴里哼着，脑子里映着那一缕缕朝天的枯粃子，弯弯扭扭刻着缝的土。就是大路边的塘也见了底，灰色的泥制成一个个歪头孔脑的格子：瞧着心里就觉得酸。

他脑袋摇着，嘴里哼着，又打头念了一遍，这头子总算已经开好，从“呈为”到“伏祈察核事”都没错儿。下面就得叙述田里干到什么样子：高田当然完了蛋，就是水田也——他叹了口气，脑袋画着圈，嗓子里哼得高了些：

“即水田亦不可收拾，即水田……即水田……”

腿肚上一阵痒，他赶紧拿左手在那上面一拍，皱着眉叫：

“彭七！……彭七！……”

没答。

“死到哪里去了，这家伙！”

一面搔着腿肚子一面瞧着那张纸，他觉得“不可收拾”还不大好。于是他轻轻点掉，在旁边写着“亦已枯死”。还有呢——给灸得乌焦巴弓，粃子朝天。唔，得写得动人，准叫免了税免了租。后面就要来一段触目惊心的文章：要是不免税，就也免不了租，逼得他们没办法，那可——“则无知乡农，势必铤而走险，于本县治安……”

他点了一支烟，没命地抽几口，就捻掉了火。眼睛一直盯着那十行纸。对着壶嘴子喝了一口，又写了下去。

彭七拿着熏条进来的时候，彭鹤年先生已经把田里的糟样子写了个大概。他把笔一放：

“怎么到这时候才拿来？”

“一直走到曾家渡才买到。”

“唔，”眼睛又回到了纸上。

可是彭七老不走：他把熏条捧宝似地捧着，点着了火，挺小心地放到地下，就把两手按在桌上看别人写字。过了会儿他忍不住地舔舔嘴唇，小声儿说着话，仿佛怕他那位族兄兼老爷听见似的：

“你老人家真的实情实报么？”

这会子彭鹤年先生脾气好了起来。他觉得他现在也该休息休息，就把笔搁到砚台上，搓了搓手：

“自然。”过了会儿，“自然，自然。”

彭七可把脸俯了下来：

“曾六太爷不是请你老人家要……”

“哼，”那个把脸转了过去，“我不管这些！”

窗外紫竹沙喇一响，吹进一阵风来——掀开了几页十行纸。彭鹤年先生把纸叠好，一面瞅了彭七一眼。

彭七的脸还是跟他的离得很近，滑头滑脑地眯眯眼睛，又像是说反话，又像是作古正经：

“他说要孝敬你老人家一点哩，他那当家师爷那天来……”“噯，那是句空话！——不落边际！曾六太爷小气得出了名，你想他的实惠啊？呵！……那——那我不如积点阴德。”他微笑着拿起一支烟，彭七赶紧擦了根洋火。

两个人都没言语。抽烟的人下死劲抽几口就捻掉了烟，喝一口茶，撮撮嘴叫彭七出去，又拿起笔来。

“这里要写写田夸老的景况。”

嗓子里哼，笔尖子在空中画：顶好来几句对仗。小孩子都在“嗷嗷待哺”，譬如说。大人们呢——“奄奄一息”。忽然他又搁了笔，肚子里叫：

“这‘待哺’跟‘一息’怎么对得起来：字面不对，并且两个仄声！”

又站起来踱着：他想得很苦。

熏条的烟在屋子里滚着，一扭到窗口就一下子给冲散了。他眼睛给熏得流了泪，心里烦躁得直想发脾气。好句子还是想不出，脑袋像给绳子箍住了似的。

呵，真不成话：他在这里为了运八叔他们吃苦！

他咬着嘴唇。他要想明白——到底为了哪门子亲，他现在才这么拼命来卖力气：为了那几餐酒，那几顿鱼呀肉的么？

“不写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写呢！”

他到底还是写了点儿。不过写的方法不同点。他似乎要出出刚才那口气，他把运八叔他们说成些猪似的人，不比有脑筋的——什么事都得想它一想。一个不对劲，他们也不知道王法不王法，一翻身就去那个：“铤而走险。”

这段写完了就有了个大概，只要把尾巴一装：“奉谕前因，理合……”

可是彭七又踮着脚尖走了进来，空隆空隆地全屋子都摇晃了一阵。他像发见了一个秘密似的，把嘴贴着彭鹤年先生的耳朵，脸色紧张着：

“那个当家师爷来了。”

“哪个当家师爷？”

“曾六太爷家的。”

彭鹤年先生心一跳，忙手忙脚地把稿子往卷宗夹子里一夹，筒起了那支乌龙水笔。

“请！”

那位当家师爷——他跟他见过。矮矮个子，驼着个背。一开口就得先在嗓子里咳一声。

“咳哼。彭委员明早就回县交差？”

彭委员忙着茶呀烟的，脸上堆着笑，嘴里问着曾六太爷的起居。

于是当家师爷又咳了一声，竭力装着个平淡的样子告诉彭委员：曾六太爷才回拜了县长回来，家里正有着事，没来亲自拜访。

“这回彭委员下乡，我们六爷本来要尽东道主的。不过……不过……咳哼。他老人家太忙，这是一则。二则呢——‘那些人’正接待着彭委员，我们六爷就不好出面，他老人家……”

彭鹤年先生脸红了起来，舌子也打了结：

“这是……这是……”

那位当家师爷瞅了他一眼。他觉得这一眼有股冷气射到了他身上，别人准在笑他——怎么跟猪似的“那些人”打得火热！

“这回彭委员……咳哼，咳哼，咳，咳！”

这回当家师爷正式咳了几声，吐了一大口痰在地上，用手背抹了抹嘴又往下说。

“我们六爷府上全靠一点租谷。这不瞒彭委员说，也是困难得很。今年要是田税一免，租谷也就非免不可，租谷就……”

停了停嘴瞧着彭委员。

“那是的，那是的，”彭委员不经意地说。

当家师爷谨慎地咳了一声，就谈到曾六太爷回拜县长的事：那两位大人物商量了好一会来的。“咳哼”。他们都认为这回报灾报得不确实：县长耽心着——要是只靠几千块钱的政费，那大家的难关都渡不过。曾六太爷呢——这里那位当家师爷就又重复了一遍：曾六太爷过日子靠的是租谷。

“县长的意思……咳哼。县长不好对彭委员明说，所以我们六爷就来同彭委员打个商量，请彭委员呈报的时候那个一点：要……”

说了这么老半天，可没提到上回谈的那个“酬谢”什么的。

彭委员咽了一口茶，咂咂嘴。他想：

“哼，他想拿大帽子来压我！”

“怎样呢，彭委员看是？”

那个堆着一脸笑，瞧着彭委员，一面把右手慢慢往左袖里伸了进去。他掏东西！

一下子彭鹤年先生心跳得几乎蹦出口里来，偷偷瞧着对面那人的右手。

那只右手动得很慢：满不在乎地掏着，蜗牛似的往袖口上移。仿佛等了一年多，它才把掏着的运出了左手袖口。

一块脏手绢！

彭鹤年先生像掉到了冰桶里：小声儿叹了一口气。右腮巴猛的一阵痒，他大发脾气地下死劲一拍：劈！一只蚊子嘤的飞了开去。

当家师爷拿那块手绢揩揩脸上的油汗，眼睛移到了窗子上。

“彭委员这里住不住得来？乡下的房子是——咳哼。彭委员这几天辛苦吧？”

“唉，没有什么。”

“彭委员明早回县里交差，那个呈报……咳哼。这桩公事就拜托拜托了。”

拱了拱手站了起来。

主人也懒洋洋地站了起来，腿子有点发软。他张一张嘴可说不出什么话，只在右腮巴上搔着，就涂了胭脂似的发了红。

“咳哼，”那位当家师爷还不走。“我们六爷没工夫陪彭委员，真对不住得很。……这里五十块：我们六爷的一点小意思，请彭委员不要嫌弃。这算是我们六爷尽的一点——一点——一点地主之谊。……”

说话的人觉得“地主之谊”安得很漂亮，就咳了一声，又把这句话说了两遍。

这回说的可不是一句空话。这回落了边际：当家师爷手里那包东西一个劲儿要往他手里落下来。

彭鹤年先生脸发烫。他生怕自己不知不觉笑了出来，就紧紧咬着嘴唇。他端起茶壶给客人的杯子里添上一点茶，这么着就不用拿手来对付那礼物——他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客气一会，还是干脆接过来。等当家师爷把那玩意放到了桌上，他偷偷地瞟它一眼，扭了一下身子：

“呃呃，呃。……曾六太爷真是！”

当家师爷再把嘴一张，彭鹤年先生就马上转过脸来，没刚才这回事似的专心听着他。

“这桩事情就请彭委员……”

“报几成呢，收成的话？……五成？”

那个稍为愣了一下。接着咳了一声，皱着眉毛，把脸一歪：

“啧啧，这个折扣就大了。这是个对折——县长跟我们六爷怕都经不起哩。”

两双眼睛对面对瞧了一会，那位当家师爷又咳了一声。

“我看还是……咳哼。高田大概七成左右。荡田呢——十成当然不好意思：或者来一个九成五，怎样？不过情形是这样的；高田收成一少，地土上的肥气就都往低处移，低地上的田反倒来得那个些——禾粃子结得肥些。九成五是九成五，称称倒不止这些。……这样彭委员觉得？”

“那是的，那是的，”彭委员全神贯注着说。

送客人走了之后，彭鹤年先生全身轻快了许多：他回到房里的时候——几乎是跳着走的。他把桌上那包钱收到一个皮包里，就空隆隆地跨回到桌边，打开卷宗夹子拿出那稿件：吱！——撕成了两片。

“再写过！高田七成上下。低田九成五，并且‘为地气所移，禾粃反较去年肥硕。’……”

磨好墨，搓了搓手，又拿出一根烟来。

他觉得这回没做错。念头一触到运八叔他们，他就得皱一皱眉，自己也有点奇怪，怎么那些酒菜他也咽了下去：乡下老米酒，哀毁骨立的鸡，咸得又苦又涩的酱油。“唉！”

手里那根烟没点火，只把它在桌上一顿。他眉毛扬了起来。

“一个人总不要贪小，要往大处看，难道吃了那几餐没油的酒菜我就……”；

他这一家子靠县长吃的饭，总得叫县长看得起他。曾六太爷也是个场面上的脚色，对他可那么客气，一点架子也没有。于是他咂咂嘴，拿起乌龙水笔去吮着，心还不住地跳。

“田夸老可怜是可怜，不过我有什么办法呢。……”

---

“哀毁骨立”是个成语，本指旧时居父母丧，因哀痛以致形毁骨立。这里借用指皮包骨的瘦鸡，这样用恰合彭鹤年先生这位舞文弄墨的县吏的身份。——作者注

那支笔在空中画着圈子，嗓子里哼着：这回他可提高了八度音，跟蚊子的调门一样。可是他老没下笔：让那些墨凝到了笔尖上，重甸甸地只想滴到纸上去。

“将来……将来……”

他自己也不知道在哼着些什么句子。文章可有的是：高田荡田他都有话说。可是不知道怎么——心老跳着定不下来：一会儿想到县长，接着又似乎现出了自己老婆那张脸。不错，他那独生儿子也……

彭七走了进来。这回脚尖踞得更厉害，身子腿子都弯着，脑袋往前面一晃一晃的。地板埋怨地响了一阵，他就用两手撑着桌沿，脑袋连着胸脯都俯到了桌子上，轻轻地说：

“那个人怎么说？”

彭鹤年先生瞧他一眼，笑了一下，放下乌龙水笔，拿起刚才那支烟来：

“不要多管闲事，……给我点烟！”

仰着脸瞧着窗子，吹一口烟，那些蚊子就嚶嚶地乱飞了开去。熏条的烟跟嘴里吐的烟汇在了一块儿，外面风一滚进来，就扭了几扭散得没影子。

彭鹤年脸上的笑留了好一会才慢慢收住，于是猛的回过来瞧着彭七。仿佛办事精明的人遇到一桩难办的事似的，轻轻皱着眉，手在右腮巴上慢慢搔几下，嘴里喷的一声：

“彭七你看给小孩做夹袍——哗叽的好还是线春的好？”

（原载 1935 年 1 月 10 日《水星》月刊第 1 卷第 4 期）

## 出走以后

何太太忽然回到了娘家，脸色很难看。

“姑太太回来了！”那个老王妈一开门就嚷。“一个人回来的呀？”的确一个人回来的。只带了一只精致的小提箱。其余照道理要带的都没带，譬如听差，奶妈，孩子，等等。只有她这么一个人——没有第二个照应着，就坐了两个钟头火车回来了。

可是这位姑太太没答腔，一个劲儿跨过那院子，两只鸡就咯咯咯地逃了开去。

“爸爸，”她颤声叫。她头一个瞧见的是一位老太爷。

堂屋里空空洞洞的，只有那张歪站着的八仙桌孤零零呆在两张骨牌凳中间。老太爷正一个人坐在那里喝虎骨酒，面前摊着一张粗草纸——垫着些花生米。他一瞧见那位来客，就赶紧把捻掉了皮的一粒下酒菜放下，弯着腿子站了起来，两手合在了一块儿——像是在搓手，又像是拱着作揖。

“回来了？……怎么，一个人么？你一个人——不要照应就……”

那个不热不冷地笑了一声，不耐烦地说：

“爸爸真是！你看得我这么无用！一个人又怎样！”

爸爸是爸爸，可是待他这位女儿很客气，还夹着五成不安的样子，像遇见了长官似的。这里他就瞟她一眼，抱歉地陪着笑脸。老太太也打里面屋子里跑了出来，头上包着一块灰色布，身上束着围裙，满身的土。

“怎么信也不写一个就回来了？”

她取下头上那块布，不等别人回答就又想到了许多事：“吃了饭没有？……唉，你何必自己来接呢。七叔会送我们的。就不然——打发杨再升来接也就……”

“来接！”那个退了一步，发脾气似地说。“哼，连我自己也不回去了！”

“什么！”

两位老年人成了化石：四只眼睛死盯住了他们姑太太。倚在堂屋门边的老王妈也张大了嘴——撑着了一根洋火棒似的。姑太太也没管骨牌凳脏不脏，一屁股就坐了下去。

“我要离婚！”

她母亲脸子成了灰黄色，一下子发作了她那老毛病：伏在桌子上哭起来，弄翻了那杯虎骨酒也没在意。一面就拿手里那块灰色布抹着眼泪。

老太爷不知道要怎么才好：愣着瞧着桌上那些花生皮。他肚子里在喊冤：

“又交了暮库运，又交了暮库运；恰恰等我辞了职她就……”可是他没说出来，只把嘴唇哆嗦着。

真糟糕：他才辞了那差使没有几天！他在县衙门里吃了二十几年公事饭，历任的县长都没换掉他。去年女儿嫁给了那何伯峻，他才苦出了头：大儿子有了个好差使，带着媳妇孙儿女去吃饭。老二老三也能升了学。女儿女婿还要接他们两老到上海去享福哩。

“爸爸那差使何必干呢。并且住在这里也没个人照应。”

可是老太爷一下子不忍心辞职：那位金县长待他挺客气，夸他公事办得老到。一直等那位知己长官交卸，他才脱离了那把坐了二十七年的椅子。于是把家具卖掉，把衣裳什么的都收拾起来。老太太还亲自检那些东西，给弄

得满身是灰。

这趟姑太太回来——他们还当是来接他们的哩。可是……

于是老太爷瞅了老太太一眼，把那双没光彩的眼睛又回到女儿脸上。老半天他才似乎鼓起了勇气，全身的劲都给聚到嘴里，声音可轻轻的：

“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要……”

“我要离，就是！”那个粗暴地抢白着：这种劲儿跟她的装饰很不调和。

她衣裳的那件料子——全屋子只有她自己叫得出这名目。全身缀满着并不怎么好看的花：像小孩子画的。头发烫得一折一折的，罩在那张涂着黄粉的脸上。指甲油油地发着亮。可是今天她算是没有打扮：气都来不及呕，谁还有心思顾到美不美的！

咬着牙喘了一会气，她想到了她脾气发过了火，于是又给刚才的话下个注脚：

“我再也不能跟伯峻呆下去！我到现在才明白了他！——他简直恶化，腐化……自私自利……国家社会上的罪人……”

老太太抬起她那揉红了的脸来：

“小夫妻吵嘴是常事，怎么……怎么……唉，你离了婚——叫我跟你爸怎么办呢，叫我跟你爸……”

爸也照样嘟哝着：

“小夫妻吵嘴是常事，小夫妻……”

他们的女儿跳起来顿着脚。

“烦死了，烦死了！什么小夫妻小夫妻的，真是！……我跟你说不明白：我只要告诉七叔。……你们都不懂！”

她只相信七叔。于是老太爷似乎有点伤心自己的攀不上，小声儿叹了一口气，肚子里说：

“他们是新派人，唉！”

七叔是老太爷的堂房弟弟。他们感情好是好，不过谈到有许多事他俩可不能同意。譬如那天说起金县长，七叔就一口咬定这父母官是个坏蛋：一点也不顾民间疾苦，只知道刮地皮——该杀！他说起话来老这么带点危险性。可是这也许是他年纪太轻的缘故：才三十几岁，并且是在县里顶爱出风头的一个中学里当国文教员的。

那位姑太太可一直等到七叔来了她才开话匣子。她打有知识的时候起——就一直跟着七叔的路线走：他叫她知道女人是个“人”，他叫她放眼去看这世界到底有多么大，他教会她怎样用她的脑筋。还有呢——何伯峻也是七叔介绍给她的。现在她要脱开伯峻的这理由——当然也只有七叔懂得。

七叔比前两个月胖了些，还那么有兴致，对她像逗孩子玩似的：

“怎么，闲得没事做了就闹离婚玩么？”

接着他自己一个人大笑起来。

那位姑太太抽了一口气：

“唉，我跟他再也不能一起生活下去了。”

“噢，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女的用力地瞧她七叔一眼，把视线移到了院子里：两只鸡在啄食，一只在路中间拉了一堆烂屎。

“他呀，哼！自私自利到了极点，简直是……”

老太爷在七叔耳朵边轻得像蚊子哼，仿佛不想叫别人听见似的：

“七弟你开导开导她罢，她要是……”

姑太太可烦躁得跳起脚来，发红的脸皱着：

“啊呀啊呀！我不说了我不说了！真要命，别人说一句你就要岔嘴！……七叔我跟你出去说！……”

“呃呃呃，”那个摆摆手。“好，姆妈爸爸都不许岔嘴，让我们姑太太一个人说，好不好？”这里又大笑了几声。“来，只告诉你七叔罢。……唉，我们姑太太肝火真旺。”

老太太在一刻钟以前就停住了哭：没个人来劝——老这么鼻涕眼泪的没多大意思。这里她又把那块灰布扎上了脑袋，一面嘟哝着：

“我们不开口就是。我只……”

“姆妈你走开罢：你做你的事去。我不要你听！”

姆妈一离了堂屋，爸爸可就把手按在那把烫壶上打不定主意：他不知道他该不该留在这儿。

可是那叔侄俩已经走到了隔壁厢房里。

这屋子光线不大好。两老向来没打开了窗子生活过：阳光好容易穿过皮纸糊的格子，就蚀了许多。板壁都漆成黑红色，瞧去就像是无底洞——很可怕似的。

姑太太皮肉紧了一下，她脑子里闪起了一下从前的生活。这里什么东西她都摸得很熟：她知道哪一条地板宽些，哪一条狭好多——她滚在这上面哭过。

胸脯觉得给紧束着，她嘘了一口气，瞧瞧母亲那张旧得不成样子的宁波床——靠在墙边二十几年没移动过的。她忽然发怒地想：

“为什么这张床没卖掉！”

七叔拿出一支烟来抽着。洋火一亮，照见他脸子庄严了点儿。他一双小眼睛正盯着她——等她开口。

“你跟伯峻到底闹了些什么事，呃？”

女的往床上一坐，两手撑在床沿上，对地板瞪着眼。牙齿咬着嘴唇，呼吸得很急：看劲儿是悲哀的成份少，愤怒的成份多。

沉默了会儿她才抬起脸来。于是把屁股坐正一下，预备要长篇大论的样子。

“嗯，还说什么呢！……伯峻倒并没跟我闹翻：他仍旧爱我，我知道。可是他这个人哪，哼！我到现在才知道他这个人……”

那个可摸不着头脑：

“他没得罪你，那么？”

“啊呀真是！”她发了急。“他得罪我做什么！他得罪了我倒是小事了。懂了吧，懂了吧——真是！他仍旧爱我，他还是很那个，很……可是我现在不能接受他的爱！”

她跟七叔眼对眼瞧了会儿，她兴奋地站了起来：

“七叔你告诉我的：他有救中国的大志，他要振兴实业，一回国他就开了那个公司。哼，说得倒好听。其实啊——其实他是要发财！……你知不知道他钱是怎么赚来的，你知不知道？”

七叔满不在乎地盯着她，拿微笑着的嘴抽了一口烟，拍拍烟灰。

“唔，怎样呢？”

“他呀，他呀……”她全身的血在狂奔着，声音发了颤。“他藉口不景气，他说去年蚀了二十来万，放出谣言去说公司要关门。他其实……他其实……你知道他怎样，你知道他？”这里稍为顿了一下，两手抓着拳，用力得哆嗦着。“吓，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减少别人的工钱！——做工的时间倒多加了两个钟头！他们……他们……那些工人要是不依——他就拿关门来吓他们！你看他……你看……”

“这些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他这种慢条斯理的口气跟她那愤激劲儿简直太不相称。

姑太太可发了狂似的。她觉得全身的血管都会爆破。她觉得脑袋在一阵阵地发涨。她恨不得一个炸弹把周围的东西都炸了个粉碎。她向七叔面前抢出一步，叫嚷了嗓子：

“什么关系不关系，什么关系不关系！……他欺骗他的工人，叫人家当他的奴隶，不管人家死活！——他赚钱！他……他他……”

七叔决意想叫她安静点儿，就一句口也不开，只在屋子里来回地踱着。不慌不忙地抽着烟——火一亮，照见他嘴角上那个微笑还挂在那里。

这么闭了分把钟嘴，那个真的平下了一点气。她又坐到了床上，仿佛剧烈运动了之后那么疲倦。手贴到了额上，指甲在暗地里闪亮。

“唉，陆子根家里我知道的！真惨！”她自言自语说着，又颤声嘘了一口气。

“什么陆子根？”

“在公司里做活的。”

停一会她把贴在额上的手放下来：

“他们已经吃不饱，现在更加……真惨无人道！……他们要求米贴，伯峻也硬着心肠不许，还说‘我不怕他们风潮：我有法子对付！只要他们敢！’你不知道他那时候那付脸色——简直是个野兽！简直要吃人！……我现在才知道他自私自利到这样子！——腐化！恶化！守财奴！禽兽！国家社会的罪人！——”

她嗓子又越提越高起来。

七叔停住了脚，嘴张一张要说话，她可抢着说了：

“现在完完全全明白了他的为人：‘哦，你只要发财只要发财，别人的死活就一点不管！……太惨无人道！’……他还说这是为了生活！——为了我们的生活！……造孽钱！骗来抢来的钱！哼，我让他拿这些钱来养我么！他……他他……哼，现在公司里加入了那个什么死卖死的股子——他更可以仗外国人势，更可以……更可以……”

这里——七叔趁着把刚才要问的话问了出来：

“那你有没有把伯峻的秘密告诉陆……陆……陆什么呀，那个工人？”

“陆子根。”

“唔，陆子根。那你有没有告他这……？”

“那没有，”她抽了一口气。“我本来还希望伯峻改过的。”

于是七叔又跨起他的大步子：打这边踱到那边。他想着什么，用劲抽了两口烟，就把烟屁股摔掉。他问：

“那你打算要怎样？伯峻是……”

“离婚！”那个斩钉截铁的。“我有我的思想：我不能跟一个吃人的野兽生活在一起！那些穷人的痛苦——唉，真是！……我决定了就出走，等办好了离婚再去接孩子。我跟辜宝珠谈过的：她也说我的话对。……”

隔壁有轻轻的脚步响，接着听见她母亲急促的呼吸声。

七叔可笑了笑，一面掏出一只表来看了一下。

“你根据民法第几条跟他离婚呢？”

“什么根据第几条？”

“我是问你提出什么理由来离婚。哪：他并没有不养你，他还养了你一家人哩。还有呢：他没有姘头，没有停妻再娶。他也没有虐待你过。再呢……”

“他的思想！他的行为！——他是——”

那个大笑起来，这声音似乎在板壁上碰了一下就有力地弹了回来，满屋子跳着。

“孩子话，孩子话！”他又笑。“你法律知识真太欠缺了：什么思想，什么行为——唉，我的姑太太……”

姑太太倒给愣住了：不错，离婚没理由。她眼睛生了根似地盯着她七叔，脑筋里一些东西乱七八糟在翻上翻下。可是她替那些穷鬼不平：她不能那么腐化恶化，那么落伍——还跟那个吃人野兽呆下去。于是她把身子一伸：着，不一定要什么法律手续她也可以离！

“我总而言之不干了！我要像《玩偶家庭》里那个女主人公一样！”

要谈这一套——是七叔的拿手：这些书还是他介绍给她看的。他就上了讲台似的严肃着脸，可是还带着三五成俏皮劲儿——不然学生子不欢迎。

“《玩偶家庭》的那位太太是自己的事呀——她丈夫亏待了她呀。你呢——其实事不关己，你本可以……”这里又掏出表来瞧了瞧，送到耳朵边听，又放到眼面前。“啊呀，三点了。”

她身子不动，眼睛也不动，很固执地说：

“事情当然不关我的事。可是我有我的人格，我有我的思想！”

“唉，真孩子气！——做事全凭一个冲动。一点不相干的事也闹得这样……”

姑太太猛的站了起来，几乎要打架似的：

“不相干的事，不相干的事！——看到那些穷人那么痛苦也是不相干的事！……我的思想不是受你的影响的么——你叫我用用脑袋，你叫我睁开眼睛来看这世界，你叫我想到民众的疾苦。……什么，你现在倒说是不相干的事！”

七叔可没想到她有这一着：他用拿过表的那只手搔搔头皮，舌子也打起结来。

“这是……这是……我们所以要有这种思想——无非是怕我们自己落伍。我们……我们……”

“我也为的怕落伍——所以要离开伯峻！”

“呃呃，呃呃，”他像赌输了钱似的脸色，那些眉飞色舞的劲儿不知逃到哪儿去了。“呃，你听我说。像伯峻……像伯峻……唉，他有什么办法呢：这是生活。你跟他是……”

“可是……”

“是啊，是啊，你的意思我明白：我还不了解你呀？……不过生活是……生活是……呃，我们不妨把生活跟思想——解释成两回事：思想归思想，生活归生活。”

他舐了舐嘴唇，注意地瞧一下她面部的表情，于是咳清了嗓子，头头是道地说了起来：

“当然——做人只好这么个做法。譬如你们那位胡老师——他口口声声咒骂封建势力，口口声声希望农人抬起头来，可是他每年秋天就回他乡下收租，少一颗都不行：他在他乡下很有势力。这是没办法的：他生活靠的是这个。不然叫他怎样呢，把田都分给佃户么——像《复活》里那个少爷一样？笑话！就是托尔斯泰自己——哼，托尔斯泰正是个小器鬼，半个蚌子都要计较的。”

这里他打定主意要说一句发松的话来开开胃，就又——“托尔斯泰跟屠格涅夫闹别扭——说不定还是为了一柯贝克稿费的事哩。”

于是放着嗓子大笑。

女的可没有笑：她给弄得糊涂了。生活——不错，她先可没想到。她太同情陆子根他们，就激起了她的义愤。可是她现在该怎么办呢？她叹了一口气。

七叔又正正经经把刚才的话说了一遍。瞧着姑太太似乎没先前那么肝火旺，他就第三次掏出表来：已经过了三点，他得到学校里去开教务会议。临走的时候他还叫她静心想一想。

“你该仔细想一想，别凭一时的冲动，别那么任性。这是大事：我们得拿出理智来，耍不得孩子脾气。……好，回头我再来跟你谈一谈。”

她追到门口：

“七叔！”迟疑了一下：“没什么。……回头一定来么！……呃，给我一支烟。”

屋子里只有她一个人：像七叔那么踱着。烟有股臭味儿，抽了两口舌头就发辣。这种烟她抽不来。

“这总是毛把钱一盒的坏烟！”她生气地把它摔掉。

老太太跟老王妈在别的房间里找剪子，一面嘟哝着些什么——似乎在互相埋怨。堂屋里可响起老太爷抽旱烟的声音，那么没劲儿，那么单调，仿佛人类一辈子只配抽旱烟——一面抽着一面安心地等着老死。

这些一切——对姑太太当然非常熟悉。她仿佛觉得自己一直生活在这里，并没遇见那个何伯峻，并没结婚。似乎她还才打学校里回来哩。

不过也有点不同：那时候她只穿着破棉袄，罩着补了又补的蓝旗袍。脚上老是一双胶底鞋：夏天泡着脚汗，冬天就冷得像冰。

“唉，这生活！”

这算什么生活！——没一点活气，没一点热闹，没一点乐趣。

二十来年的日子刻板地过了下去。老太爷下了衙门回来就苦着脸诉穷，计算着自己哪一年才可以出暮库运。他那么自言自语地嘟哝好一会，接着就叹口长气说他累了孩子们，孩子们也累了他。于是老太太又发了老毛病——伤心地抽咽着，一直要等到老王妈问她豆腐预备怎么吃法，她才停了嘴。

姑太太那时候就简直不知道一个家庭会有欢笑。家里的事虽然不用她操

心，可是总有说不出的忧郁盯在她心底里。一到了天黑还没点灯的时候，她听着爸爸的边抽旱烟边叹气，姆妈跟老王妈的嘟哝，院子里那些鸡咯咯的叫，天上的风声，远处军营里的吹号：她不知怎么就感到太凄凉，她常常无缘无故哭了起来。

只有在七叔那里得到一点安慰——那些书，那些思想。他还介绍了伯峻给她。

现在七叔也还是那个，告诉她生活是……

她心脏上感到一阵冷。她踱得累起来，很想在那张有弹性的铜床上躺一会儿；可是这儿只有那张破旧的宁波床。

她可没坐下，只瞧瞧没有天花板的屋顶，瞧瞧糊着皮纸的窗格子。自己忽然有点奇怪起来：她居然在这潮湿的黑屋子里住着到长成大人。她打了个寒噤，觉得有垃圾堆上那些小蚊子叮满在身上似的。

一下子她不知道要怎么才好：走着腿太酸，坐下吧——她似乎有点怕那张床，站在这里也不是个劲儿。她希望七叔快点儿来。

“这种生活简直是！”

自己也莫名其妙自己说的是哪种生活，一双脚可不知不觉移到了房门口。

外面那位老太爷还坐在桌边：他是呆在一个地方可以几十年不动的。可是这时候似乎吃了一惊，迟缓地抬起屁股要站起来。

姑太太可又转过了身去。她跟两老都没话谈：老太爷只会一个人嘟哝着自己命苦，老太太只会跟老王妈吵嘴。

现在她俩正哇啦哇啦着：老太太怪王妈不小心丢了剪子，王妈可一口咬定是老太太自己拣进了箱子里。

于是姑太太又烦躁得脖子都发了红，跳着脚嚷，声音像是压榨出来的：

“烦死了，烦死了！……为了一把剪子这样吵，真是！”

她听了会儿，就靠着床站着。一下子又像怕有什么东西咬她似地赶快挪开了身子，用手轻轻在靠过的地方掸几下。她又踱起来，身上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不舒服。平日这时候她正用开水冲着肝精喝——比牛肉汁还好吃。有时候还得吃一片面包。然后伸手去拿剥好了伺候着的花旗橘子过来。没有朋友来热闹，就逗着孩子玩。晚上呢——更不用说，伯峻忠实地陪她坐上车子，开足马力上回力球场，上百乐门。总而言之，生活得一点不寂寞。……

可是她心一跳。接着就仿佛闯了一件祸事似的想：

“还回到他那里去么？”

七叔的话不错：不妨把生活跟思想解释成两回事。她咬着嘴唇，到现在她似乎彻头彻尾知道了他这句话对她不是没好处的。

天慢慢黑了下来，屋子里就只有窗上泛着白色。

远远的军营里的号声沉着地叫了起来：打顶低的音进行了三度又进行三度，一直吹到高得打颤的音。每一个音都像一条细铜丝似的穿过她的心脏，波动着，哆嗦着。

这位姑太太又感觉到了从前当小姐时候的心情：她鼻尖子酸疼了一下。颤声透了一口气，眼睛盯着窗子。

唉，那种日子是那么穷苦，那么单调，那么灰色！

她咽下一口唾沫。

这里她怎么也住不惯。可是她往哪儿去呢？

于是她又暴躁起来：想痛痛快快地发一回脾气。她埋怨自己太卤莽，想也不想一下就留个条子出走：的确像七叔说的——“一时的冲动”。

她要是再回去……

忽然两手紧紧抓着拳，一双脚很重地踩着地板。

“不回去，不回去！——回去太丢面子了！”

心跳得很响。血又那么狂奔着。额头在发涨。她想象她要是回去了——伯峻会有怎么一张脸嘴：挖苦她似地笑着，鼻孔里哼呀哼的：“嗯嗯，我晓得你会回来，所以并没着急。”……

她就咬着牙恨着：

“到底是野兽！到底是……到底是……”

那家伙准有这么一手的。他现在当然一点不着急：还照样看报，照样抽烟。一想到太太——也许还得微笑：他不理，让她回来叫她自己丢面子！

这黑屋子里这位太太觉得肺部紧缩了，什么地方一阵刺疼，她哭了起来。

“哪里去呢，哪里去呢？……身世这么惨……”

一面恨着何伯峻那满不在乎的劲儿，一面替自己伤心。这件事真做得太孩子气——留下个条子就走，也没想一想离脱了丈夫有什么结果。

以后是怎么一种生活呢？……二弟三弟当然得辍学。大哥准得失业，带着老婆儿女一窠子回家来。老太爷已经辞了差使，那就得成天在家里喝虎骨酒，抽旱烟，叹着气发牢骚。老太太呢——一天到晚哭，只有在跟老王妈吵嘴的时候就停一会儿。一家十几口都挤在这所潮湿的黑房子里挨着饿，啜泣着。太阳永远晒不到他们头上来。……

她哭得厉害了些。

老太太走了进来，想劝劝姑太太，可是自己梗住声音说不出来，嗓子里“嗯，嗯！”地叫。右手抹着眼泪，左手抚在女儿那一蓬弯弯扭扭的头发上。

姑太太老盯住想象伯峻抽着烟微笑的劲儿：他等着他的胜利，预备对她这丢面子的人哼几声。于是她咬着牙：哼，腐化！恶化！禽兽！她真不懂他心肠怎那么硬——还说爱她哩！她嗓子里哭出了声音，肚子在抖动着，肩膀使劲一抽一抽的。等七叔来了她得……

“唉，七叔没想到这一层，七叔没……”

七叔来的时候已经快要吃晚饭。他还是那么起劲：他自己以为一举一动都很俏皮。

“唉，我们的姑太太，你看罢：伯峻的电报。”

伯峻的电报！——姑太太跳了起来，心也跳了起来，身子像泡在温水里似的。

“什么！？”

电报并不短：打给七叔的。原来她一走，伯峻那么伤心——连饭也吃不下。唉，真是！并且她留下的条子上没说她要到哪里去，害伯峻打电报问七叔——她是不是回了家。她觉得她自己对不起别人，眼睛就想淌泪水，可是她拚命忍住了读下去。可怜，伯峻还等着七叔的回电哩：一接到回电——他就得亲自来接她回去。她霎霎眼睛再看一遍：一点不错，他要亲自来接。

于是大颗泪滚了下来。别人多么爱她，瞧！她可……

“你想想你的孩子气，”七叔扫那两老一眼。“你应当前前后后想一想呀：离了他怎么办呢。难道——难道——难道去革命不成！你总是……你总

是……”

“啊呀，别说了别说了！”姑太太抹抹眼泪撮着嘴。

七叔大笑起来，得意地又瞧瞧两老。大家都知道姑太太这泡眼泪怎么来的，提得高高的心就有了个着落。老太太感谢地呀了一声“阿弥陀佛”！老太爷长长地透了一口气装上了旱烟——装得比往日满。连老王妈也倚在堂屋门笑着。

“马上就回电，呃？——叫他明早来接你？”

“随你罢。”

接着七叔又爆出了大笑声。把一肺的气笑完又吸上第二口，就装着好容易才忍住笑的样子，又说起正经话来——这只有姑太太懂得，脸子就只对着她一个人：

“我说过的：生活归生活。我们做人当然是这么个做法。思想呢——只不过为了要表示我们赶得上时代，表示我们没落伍，不叫别人笑话我们：如此而已。在明哲保身这范围内，思想不妨前进一点。可是你这回……吓，这回我们姑太太发了傻劲：竟……竟……你想想，呃，姑太太，我们放下了牛油面包不吃——去吃窝窝头么？你难道竟要去……竟要去……”

姑太太腰板一扭，又摆出付爱娇劲儿撮起嘴唇来：

“唷，说够了！谁不知道！……七叔你赶紧回个电报。办完了正事我请你上松鹤楼：姆妈爸爸做陪客。”

七叔又大笑着，一面可还没忘记找纸笔来拟电报。

老太爷莫名其妙地站了起来，敲掉旱烟筒里的烟，两手合到了一块：像对姑太太谢恩似的。老太太似乎故意地在他身边擦过一下跑进房去，忙着打开了夹板的皮箱，找出那件穿了二十年的木机缎袄子来。一面兴高采烈地嚷着叫老王妈不必弄菜了。于是老王妈跑进厨房里去，院子里两只鸡给吓得咯咯咯地跑。

什么都有了活气。

姑太太呢——她可打开了那只手提箱，拿出她生活里不可缺少的那套行头，对着镜子在自己微笑的脸上做起功夫来。

（原载 1935 年 3 月 5 日《文饭小品》月刊第 2 期）

## 砥柱

黄宜庵老先生斜躺在他的铺位上看书。右腿搁在左腿上，脚趾用劲叉开着——让左手在那里搓脚丫。

书上的字像水影子那么晃动着。

“还不回舱里来！——这死丫头！”

他视线移出到老花眼镜上面，狠命斜了舱门一眼。

外面官舱客厅里嘈嘈杂杂的。还混着一些茶房兴高采烈的叫声——“客人，身体！客人，身体！”

什么地方有人在那里大笑，谈着女人的事。时不时听见吱吱吱的声音，他这七号官舱里就给漏进了大烟香，跟船上的鱼腥臭混出一股怪味儿。

“该死，唉！”

他把左手送到鼻孔边闻了闻，就套上了袜子，拖着他那双双梁鞋跨到门口。

这回——他无论如何要把贞妹子喊回来！一个正派的人总不能让自己的小姐那个！——成什么样子！

于是他猛地把门一拉……

可是他只开了半尺来阔：好像准备要跟人拚命似的——先凑出他那张长脸子去探探动静。死鱼样的灰色眼珠斜出了眼镜框——往官舱客厅扫了一转。

他那死丫头还在跟那个胖女人谈天，连脸都没回过来一下。胖女人仍旧解开了衣扣，满不在乎地露出那个肥泡泡的奶子喂着小把戏。她脸上还浮着微笑，仿佛她有那么一对丰满的奶子——就值得骄傲似的！

门口这位老先生知道她这回已经换了边，他先前张望了两次——只见过她右边的那一只。原来两只都这么白漂。

有几个男子汉在旁边叽里咕噜议论着，笑嘻嘻地瞟她们几眼。坐在铺上的一个小伙子可一个劲儿盯着那边，嘴张得大大的，似乎要把女人的什么东西吞下肚去。

只有躺在炕床上的那个中年人没理会这些。他拿着一本小书在看着：跷着一条腿子，把一只手在裤裆里搔着什么。

“这家伙一定有‘肾囊风’，”黄宜庵老先生想。“哼，该死的家伙！简直要——简直要——嗯，叫官厅来捉那个胖女人！……”

他关了门，挺着铁硬的腰板子又回到自己铺位上。

船身劈着水——哗哗地叫着。底下机房里打桩似地发出一下下沉重的响声，叫人觉得自己的心脏给谁捶着。

有人在打哈哈：听来似乎就在隔壁舱里。笑完了又是一阵——吱，吱，吱……

他老先生忽然又想到了那个“肾囊风”。那家伙到底看的是什么书呢，那么起劲法？

哼，一定是有伤风化的东西！——看那书壳子就有点像。

他不放心地又去拉开了门。他皱着那双浓重的眉毛等着，把脸子伸出到那扇张开一小半的口子外面，像上着夹板似的。

等到他的小姐偶然一看见了他——他马上翘翘下巴叫她进舱里来。

“你跟她谈天的那个女人是哪个？”他拉长着脸问。

“一个同学的嫂嫂。”

“莫去跟她讲话！晓得吧？……一定不是什么正派人。……做人总要小心：总要——总要——唔，晓得吧？”

贞妹子瞅了他一眼，没声没息地嘘了一口气。

做父亲的坐到铺上，脱了鞋子。他用力突出了下唇——又慢条斯理地说：

“并不是我喜欢责备你。……做爷的自然想到儿女做个好人，没得闲话给人家讲。你看，刚才那个女人要是个正派的——她怎么会当着许多男人家的面解扣子！男女要没得个防范，何以异于禽兽呢？嗯……无论天下怎样变，一个礼字是要讲的——无论如何……”

这里他脱下了袜子，拿右手中指在脚丫里擦几下，然后送到鼻子跟前闻着。

“莫讲别的，就是在自己的私室也随便不得，更何况……”

隔壁有个响亮的嗓子打断了他：

“……哦是的！那个堂客是个三开门：嘴巴好。……”

接着就有腻腻的笑声透过板壁来。

黄宜庵老先生身子一震。可是他挺了挺腰，装做没听见的样子。干咳了一声，他又拉长着脸子谈论起来。眼珠子斜在眼角上，看守着什么似的盯着他女儿。

他认为那种伤风败俗的家伙该给锁到牢里。唔，他决计要上个条陈给省长——一定会采纳。

那位小姐静静地坐着，右肘撑在腿上，下巴搁在手上。眼睛动也不动地看着那个圆窗子：她好像在老远的想着些什么，又像什么都没想。

岸上那片田地衬着炒米粉样的江水——就更加显得绿油油的好看，叫人恨不得倒到那里去睡一觉。天上流着些白得发亮的浮云，跟远山联成了一片，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摸得到。

里面可只滚着黄老先生那种沉重的嗓音。有时候还夹着吸鼻子的响声。

他谈到了他自己，他教训儿女的时候老是拿自己来做榜样的。于是他把擦得发了烫的左脚放下去，换上右脚来。把手指捻了会儿，他又背着他那一套：他在地方上那么有声望——并不是因为他家里每年有三百担租谷，也不是因为他当过秀才又学过法政，只是因为他做人不同些。

“哼，新派，新派！……唉，如今到底醒悟了——晓得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要有的。你看，乐县长也想请我去讲经书，可见得——唔，晓得吧。……我只要你们学到我的一小半，只要你们不为流俗所染，就足矣足矣了，我也并不想叫你们当圣人。我是……”

下面的话又给埋到了隔壁的笑声里。

他皱了皱眉，把要送到鼻边去的手指停在半路上：

“贞妹子！我讲话你到底听着没有！”

贞妹子惊醒了似地回过脸来，仿佛到现在她才知道她老子在跟她谈话。

老头儿叹了一口气，摇摇头——

“不开口了罢，横竖没人听……近年来做官做府的倒也上了正轨——巴着要我讲点至德要道，而亲生崽反倒把我不当回事！”

这就送手指上来嗅着，闭着眼，打嘴里哈着气，似乎专心要让自己在这里面沉醉一下——免得去想到那些不快意的事。

过会儿，他可又忍不住要开口：

“唉，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了——还不懂事！……你只要问问你姆妈就晓得：我跟你姆妈相处了三十多年，夫妇从来没说过一句玩笑话，唔。……你姆妈一辈子没在生男人面前抛头露面过。……礼也者，为人之本，女子更其要那个，晓得吧？”

他嘘了一口气，把脊背往板壁上一靠，拿起那本书来。

“倒杯茶！”——眼睛抬都没抬起，只用手指蘸着唾沫，慢慢地一页一页翻着。

伸手接杯子的时候——他膘一下贞妹子的脸色。他心窝里忽然有痒一下似的感觉。这孩子到底算长得出色的，这回准可以把亲事说好，从此以后易总办就是他的亲家了。

于是他用种品味的劲儿啜着茶，咂咂嘴巴。说话的声调也平和了许多：

“贞妹子我告诉你：我并不想叫你继承我的理学。然而做人总是——唔，要那个些，嗯？只要……只要……”

这么踌躇了一下，他就把身子往前伸着点儿，挺有点把握地告诉他小姐：只要修身功夫做得好，连将相公卿都会来就教，来攀亲的。

说了就放心地移动一下身子——让自己靠得舒服些。眼珠子端正地盯在书上，可是怎么也看不下去。他念头老是在将来的好日子里打转，全身都热辣辣地发着烫。

女孩子又傻坐着看着窗子外面的天，仿佛要对外面的世界悟出点儿道理来。

“没带书啊！你？”她老子问。

她抬起那张做错了事似的脸嘴来摇摇头。接着她似乎要表示她也有正经事可以做——打小网篮里拿起没打好的绒绳衣动起手来。

不过她常常发愣。视线盯着前面，好像她在细听着机器响，水响，并且关切到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声似的。

黄宜庵老先生咳了一声，咽下一口痰。他两手都在狠命地对付脚丫，让那本书躺在自己肚子上。他左腮巴上的皱纹把嘴扯得歪着，一颗发亮的唾涎挂在下唇上。

隔壁仍旧在那里谈呀笑的，嗓子越提越高，似乎故意叫这边的人听见。

“哈呀，那你比小江平还厉害！……”

“什么？什么？……呃，我说……”

一阵叽里咕噜之后，又听见他们大笑起来。

七号官舱里的这位老先生马上拉长了脸。手指在脚丫里停止了动作。

“该死！”他在肚子里说。“这是些什么人？……哼，‘小江平’！”

他伸着脖子，庄严得动都不动一下。只打眼角里膘贞妹子一眼。

还好，她不知道这一套。

什么地方有蚊子哼着，似乎还带着点颤动。这艘船的肚子里一个劲儿——Gun, gun, gun, 跟那哆嗦着的哼声合着拍子。

正在这时候——隔着板壁透过来“嗯”的一声，听去活像是女人的尖喉咙。跟手还吃吃地笑着，那声音仿佛是给拚命压制住的。

黄宜庵老先生全身发了一阵紧，感到有个软毛刷子在刷着他的心脏。他两腿伸直一下又弯了起来。

“唉！”……窝着两片腮巴子抽了一口气，斜了贞妹子一眼。

那十六岁的女孩子专心在那里对付她的绒绳衣，两手灵活地动着，她对那些离奇古怪的响声没一点兴味。看来她在学堂里倒还没听到看到那些要不得的事。

“然而那个女人可就……”

他又想到那对肥泡泡的奶子，还想象得到那个：要是用手去一碰，就怎么有弹性地颤法。

现在他可打不定主意了，到底要不要叫官厅去干涉这些事——他有是有这种权力的。

虽然拿起了那本书，并且作古正经地一页页蘸着唾沫翻着，可是那些长条条的宋体字都绷着丑脸子——一个也打不到他脑子里去。

身上什么地方有股热气在流着，脚趾缝里痒了起来。他偷看他女儿一眼。干咳了一声，又瞟过眼珠去。

这回爷儿俩的视线碰了一下。他于是发气地喊：

“做针线就专心做针线！——东张西望做什么！”

茶房在外面叫着些什么，盖过了所有的人声。有谁溜着尖声音在唱着小调，叫人想象得到他一面怎样个扭法。可是这个销魂的歌声马上就给一些粗喉咙打断了：显然是有人吵架。

说不定是为了争风吃醋。唉，真该死！船上总是不安静！

吵架的刚刚住了嘴，汽笛又吼了起来，拖得怪长，听来它似乎很烦闷：好像是忍住了好久好久的某种欲念——一下子给迸发了出来。于是这声音钻进了别人脑袋，打全身透过去，给搅得皮肉都打着颤。过去了许多时候——耳朵里还嗡嗡的。

这位老先生半闭着眼，烦躁地嘟哝一句什么，仿佛青蛙关在坛子里的叫声。他脑子里乱七八糟，觉得船身在荡着。

隔壁又吱吱吱地在那里抽大烟，一声紧跟着一声，叫人疑心是有谁给压紧得喘不过气来。

他用种很镇静的派头对他的小姐瞟一眼，渐渐睁开了眼眶。这小姑娘也许什么都知道，只是在老子跟前一点都不露出来。他胸脯给绷了一下似地发一下紧，于是拿眼珠守着他女儿，死盯着一直没动。

板壁外面可越谈越放肆了。那准是些饱经世故的男子，并且是有点身份的。他们还爱看点什么书：刚才说到那个能够变大变小的和尚，接着又扯到了一种贵金属的“托子”。

于是有一个嘎嗓子很豪放地嚷：

“这部书真有道理，这部书！……经验之谈！不错！……我碰见的那个堂客就是‘吹箫’的好手……。”

另外一个很沉着的声音把这个的术语校正了一下：这不叫“吹箫”。接着就来了一场小小的争论。

这边黄宜庵老先生把下唇一撇。

“哼，该死！他们看也没看书就瞎吹！”他想。“然而——然而——唔，那所谓堂客怕就是‘三开门’的那个。”

他眼睛往板壁上瞟了一下，又回到贞妹子身上。

她坐在窗子跟前，只瞧见一个弯着的人身剪影。可是他觉得她脸子正发

着红，眼睛里闪着亮——水汪汪的！

“ 咳哼！ ” 他大声一咳，拚命拉长了脸。

小姐吓了一跳，连身子都抖动了一下。

一看就知道她心虚。这老头儿就感到肚子里有什么塞住了，呼吸也调不匀称。眼珠差点没跳出了眼眶子，冲着贞妹子直冒火。他打定主意要好好教训她一顿，骂她一顿，舌子可打着结：

“ 贞妹子！……你……哼，该死，这这……我告诉你——晓得吧，一个人……一个人……那个那个——唔…… ”

嘴巴空动了几动，稀稀朗朗的几根胡子梗耸了几下，他就咳了一声，猛地爆出了一句——

“ 非礼勿听！…… ”

那个对他睁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

“ 莫光看着我！ ” 他老人家打牙缝里压出了叫声，“ 一个人总要时时刻刻自省——看做了什么非礼之举没有。……一个人——一个人——嗯，非礼之言……听了非礼之言——也就是自己非礼！晓得吧！ ”

贞妹子愣住了：

“ 怎么？——我听了什么呢？ ”

“ ‘ 听了什么 ’ ？隔壁……隔壁……我看你是…… ”

做老子的狠狠地瞪了她一会儿，失望地叹了一口气。他把眼珠子移到自己脚上，移到舱顶上，又忍不住瞟到他小姐那边去。

她还在那里盯着他，他就碰了钉子似的发了气：

“ 没有听就没有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做你自己的事呀！怎么？…… ”

等贞妹子垂下了眼睛，他这才安排要认认真真看一回书。拿手指在舌头上蘸了许多唾沫。擦擦擦——使劲地翻起来。

手指有点哆嗦，并且带点儿咸味。

可是那些非礼之言一直咕噜咕噜响着——挺结实地钻过灰漆板壁来。一个唱大花脸似的嗓子正开始报告一个中年女人有什么好身手，接着就给一些笑声打断了。

黄宜庵老先生皱了皱眉。

“ 可恶之至！……那个堂客，是什么人呢？后来呢？…… ”

这里他把那本书移下了点儿，腾出一条路来让视线溜到他女儿脸上去。

窗子外面的光只把她头发映得发亮，像银丝似的。

谈着女人的几个男子汉更加胆大了些，什么字眼也没忌讳。不过到底还有点儿含蓄：跟田夸老那些村话不同。这就像个什么有力的东西揪着别人——不由你不去听它。

唉，该死！黄宜庵老先生把上唇掀动了一下。他们显然都是读书人，那种说话方法实在相当高明的：叫他感到一种所谓半推半就的特别诱惑力。

有时候他们就说得断断续续。有时候他们窸窸捣着鬼。偶然迸出了一两个字来——就更加来得惊心动魄。

这边这位老先生叹着气，瞟着贞妹子。他身上发着热，还觉得毛孔里冒着汗。书捧得高高的挡着脸：他怕自己腮巴子红得失了仪态。

刚才谈到的那个中年女人——后来到底怎样呢？哼，竟没有交代！这批

家伙——唉，该死！偏偏他这回带着自己女儿出门！

他怕房舱太杂。可是官舱里的脚色也一样的混。他们说说不定是在吹牛，要不然的话怎么许多事没有下文呢……

书一页也没有翻，只是发着抖。他咬着下唇，似乎拚命要关住一些什么，不叫打嘴里迸出来。他老实想跳起来跑几步，蹦几下，到地下打个滚。

接着他又糊里糊涂地想：与其在地下打滚，还不如在铺位上的好，比起来到底……

“唉，即令朱夫子程夫子复生，也不免——不免——唉，也要那个的。”

于是他用力把书一摔。左边腮巴上的皱纹抽动着，嘴巴歪呀歪的。腿子没命地屈了起来，两手伸过去拚命擦着脚丫，好像在赶做什么工作——一下紧接着一下，连嗅嗅的工夫都没有。

嘴唇下面滴着唾涎。眼睛防御什么似地盯着贞妹子：他怕她打这个举动联想到什么非礼的事件上面去。

他嗓子不由自主地小声儿哼着：那种疼辣辣的感觉使他很舒服。

那位小姐瞅了他一眼。显见得这种兴奋的响动引起了她的注意。然后似乎故意要避开他那严正的眼光——她移开了视线对板壁瞟了一下。

一下子黄宜庵老先生两手停止了动作。

“岂有此理，简直是……好看罢。”

他很快地取下眼镜，套上了袜子，两条腿挂下来找着那双双梁鞋。

一拉了门——他就用种挺庄重挺方正的步子走出去，肚子往外挺着，跟他那驼着的脊背弯成个S形。

嘴紧紧闭着，显得毅然决然的样子。他决计要闯进隔壁的六号官舱里去，绷着脸禁止他们再谈那些有碍名教的话。该死的家伙！别人带着一位十六七的小姐在七号里哩！

假如那批东西是读过书的，那一定知道“黄宜庵”这个名字——一位理学家，一位这个乱世里的中流砥柱，一位易总办的亲家。

可是他走起路来有点瘸：脚丫里直辣辣地痛着。

“要是他们不理睬——”他咬着牙计划着，“嗯，不客气，把他们捉将官里——问他一个有伤风化的罪名！……哼，这还了得！”

他把全身的力气都运在右手上——要一下子拉开六号官舱的门。眼睛闪着光，额头上横着深深的皱纹，一看就知道他是直接继承了南宋几位夫子的道统的。

那边一个茶房走了过来，背着一大堆什么——瞧去很有点斤两。那家伙身子给压得弯着，嘴里嚷着“呃，身体！呃，客人身体！”

站在六号官舱门口的这位客人庄严地挺着，动也不动。于是茶房脊背上的东西碰了他一家伙，他额头猛地给撞到了门板上——咚！那S形的身子一下子就给拉直了。

“呃！你你！”

他瞪着那个茶房的背影。忽然他打了个寒噤：他从这个粗人身上想到了那些下流坯子，就好像有个疮口才结上了痂——一下子又给撕破了。

如今什么都上了正轨，就只这些家伙没办法。他对着那些泥腿子就一天到晚小心提防着，计算着的。

“杀坯！杀坯！”他咬着牙叫。

他觉得对他们该用顶干脆的方法：他们还不配叫他去开化哩。值得他教训的——只是那些士子。他瞧着那个茶房在前面转了弯，他就又恢复了原来的姿势——把个肚子挺着。右手放到额头上斯斯文文地摸着，眉毛轻轻皱着，仿佛这回是要跑到他弟子们那里去，告诉他们他是怎样吃了那些杀坯的亏。

可是这扇门格勒地响了一下。他马上把摸额头的手放下来，用力地咳嗽了一声。一面在肚子里叫着——好像他认为那些士子容易对付得多，就把脾气全部发到了他们身上：

“非严加申饬不可！非那个不可！……送他们到县衙门里去打板子！……哼，什么东西！……”

突然——那扇门自己开了开来。一个黑影子在开口缝里冲着他看着。

黄宜庵老先生吓了一跳，伸出去的左腿就缩了回来：两只脚摆成个“八”字。

房里一股大烟味儿直往他鼻孔里滚，叫他做梦似地联想到一些什么——身子仿佛在空中飘了起来。跟着那些谈笑声也嗡的一声更放大了：等到他跨进了门，才飘过一阵风那么平息下来。

圆窗口外面的亮光射进这烟雾雾的舱里，显出一道很分明的白条子。那些人的脸子都看不清，只有站在门口的那个当着光——对他睁着那双红眼睛。

那张桌上放着几个酒杯，一大堆荷叶垫着的熟菜——黄老先生忽然有种不相干的念头在脑子里一闪：他觉得那里面一定有一样是桂皮烧的牛鞭……

靠右边铺位上躺着一个秃头在烧烟，旁边一个大个子巴巴地看守着。这里他俩打浓雾里死盯住这位客人，皱着眉，似乎嫌烟灯耀着他们的眼睛。

黄宜庵老先生仰着脸又扫了他们一眼。满不在乎地抿抿嘴巴，咳了一声清清嗓子，这就慢慢地把嘴张开……

铺上那个大块头可坐了起来，皱着的眉毛一挺，忽然冲着他豪放地叫：

“啊呀，宜翁！”

沉默了会儿，门口那个悄悄地把门一关，竟匐地发出一大声。

这位宜翁愣着，好像一块石头。他对那铺位上眯着眼，接着用力睁大，一会又眯了起来。他感到五脏都往下一沉，皮肉也麻痒痒的：连自己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失望，还是得意。

“怎么……怎么……”他喃喃地哼着。“俺，萧会长！……”

“哈哈，巧极巧极！”

萧会长用种跳的姿势把那坯又高又大的身子挪下了地，那烟灯里的火心给搅得晃了一下。他带着十分随便的劲儿拱拱手，就大声把所有的人介绍了一番。

原来这些傻瞧着的脚色——都是经学研究会的会员。

这里萧会长脸上放着光，仿佛是老板对顾客夸他的货色。随后他又用顶适当的话对他的会员介绍了宜翁：

“也是一位理学先生：在他们贵县是很知名的。”

接着就捉摸不定地大笑起来。

宜翁瞟了板壁一眼，舔一下嘴唇。他想要告诉他们乐县长请他去讲经的事，还不妨说——当地省长很佩服他。说着这些的时候，嗓子该提高些。于是他又咳了一声。

那个可拉着他坐下去，并且解释地说：

“反正都是几个志同道合的，就无话不谈。哈哈哈哈哈！……但是——但是——呃，你怎么晓得我在这里呢？”

黄宜庵老先生看看所有的脸子，颤着两片腮巴陪着笑。他坐着半个屁股，小心地对那高个子欠着身，嘴里结里结巴的：“我我……我本来……啧啧，我不晓得萧会长在这边，我是“那好极了！那好极了！……唔，唔，你我差不多——唔，一年多不见了。……”

说了又响亮地打着哈哈，那声音活像鸭子叫。

其余几个似乎已经知道这位客人没什么大来头，就转过脸去啜他们的酒——有一位大声咂着嘴，仿佛故意要馋馋别人。他们又往下说他们的：看去他们没把宜翁放在眼睛里。

萧会长可用种又关切又不失身份的声调问着黄宜庵老先生——近来可好，他们贵乡怎么样。一面又老是关心着他的会员们谈什么，时时刻刻插句把话进去，跟着就发出痛快的笑声。

“哦，不错，”这里他眉毛一扬。“易老二告诉我，说你要跟易老五结亲家……”

那个红着脸：

“是，是。……这回——这回——就是带小女送过去看看的。……在隔壁。……”

“哦？那可谓巧极。什么，那个堂客六十岁了还接客？哈哈哈哈哈！……嗯，妙极妙极！哦，你是听见这里说话——于是乎晓得我在这里，噯？”

“我是……我是……”黄宜庵老先生放低了嗓子，偷瞟了板壁一眼。“小女在那里，怕她听见这边这些……这些……那很那个的……咳哼，咳哼……有点不便……”

忽然萧会长爆出了大笑。右手在别人背上一拍，宜翁差点儿没摔下去。

“啊呀宜翁你真是！”他笑得有点喘气，手擦着眼睛。“大家都是自己人，有什么要紧。……唉，你老兄——大可不必，大可不必。譬如罢，在戏台上玩魔术的——自然只玩给别人看，难道对自己伙计还玩这一套么？呃，是不是？哈哈哈哈哈！……”

那位客人也笑着，嘴角抽动着，眼珠子忍不住又瞟到板壁上去。她现在干着什么呢，那丫头？

他努力要叫自己装得自然些，随便些，可是——

“唉，该死——刚巧带了贞妹子出来！……”

那位大个子转过脸去——得了他那几位会员们的赞许之后，就站在客面前，挺胸突肚的。

“我向来是个痛快人：我喜欢说老实话。那年我……”他又转过脸去。“什么？哦，不错，大家叫她‘小便池’的。……啊，……哦，那一种！那一种是——”

他装了个鬼脸，右手拍拍黄宜庵老先生的肩膀：

“嗯那种是——这位宜翁顶有经验了，哈哈……”

宜翁忸怩着，鼻尖上沁出了汗水：

“呃，呃，哪里！……”

“噯噯噯，别客气，别客气！谈谈罢，谈谈罢：你是此中老手。我晓得你的，奇里古怪的货色你都尝过。哈哈！”

一经这位会长推荐，那几个就都嚷了起来。他们要求黄老先生报告他自

己那些顶出色的轶事，那些别人想都想不到的秘密花头。他们拖他过去喝一杯酒——算是订交。还有一位就声明着：大家都是同道中人，当然能够一见如故的。

他们的会长就在旁边打着哈哈，没命地拍起手来。

黄宜庵老先生嘻嘻地笑着，好像有谁呵他的痒。眼睛眯成两道线，脸子也短了许多。身子没命地往前弯着，看去简直是只干大虾。

他谦让了十来秒钟：瞅了萧会长一眼，这才凑过脸去点几点，小声儿答允了他们。

“好的好的，我源源本本讲出来……”

这里他四面瞧了一转，用手抹一把下巴上的唾涎。上唇掀动了几下，他踮着脚——用种跟他身份太不相称的步法溜到了门口。

他回过头来，耸耸肩膀，斜着眼笑着，小声儿说：

“等一等，少安毋躁。……”

一出门他就挺起了肚子。他身子发软，两只脚似乎踹在云堆里，像无意中捡到了一件宝物那么兴奋。脸子仰得高高的，只拿眼珠子瞟着官舱客厅里跑来跑去的茶房。他下唇一撇：“哼！”他隐隐觉得自己更加有办法。更加有把握了些——要对付那些杀坏的话。

他用种很稳重的手脚推开七号官舱的门，拉长了脸子，眉毛紧紧地打着结：

“贞妹子！到你同学的……同学的……到那个女人那里谈天去！”

那位小姐吃惊地瞧着他。她似乎在想着到底要不要把绒绳带出去——踌躇了会儿。末了她嘘一口气，空着手出了门。

她老子瞪着一双眼珠跟她移动着，还站在那里守了一会。他要吃人似地横了一个茶房一眼，又盯到了那个炕上：那个中年男子还在那里看书，手不停地在裤裆里直搔。然后他又偷偷地把视线扭到那个胖女人胸脯上去。

这回她衣裳已经扣得端端正正，抱着小孩子逗他玩。一瞧见贞妹子就拿笑脸子迎着她，丰满的腮巴下显出一个酒窝。

黄宜庵老先生忽然有丢失了什么似的感觉。可是马上又镇静地对自己说：

“唔，这样倒好些。不然——真那个。”

他脸上闪着微笑。觉得这位胖堂客一定爱喝酒：醉得脸红红的，眼睛也红红的——朦着像很瞌睡的样子……

有一个宪兵走过他身边，他赶紧绷起脸来。接着咳了一声，咂咂嘴，踏着很方正的步子走到六号门口，下巴翘得高高的，眼珠子直盯着路的尽头。

舱门轻轻推开——里面冲出了一阵人声——又给轻轻关拢两分钟一过去，那里面就进出腻腻的发抖的笑声来。

（原载 1936 年 5 月 15 日《作家》月刊第 1 卷第 2 号）

## 陆宝田

“范科员，范科员，”陆宝田嘎声咳嗽了一阵，轻轻地叫。“我给你上个条陈：你的烟要是摆在那里不抽，就捻熄它。好不好？”那个用食指蘸着唾沫，一页页地翻着一件案卷，连头都没抬起来：

“这么着——对你老兄的肺部着实有好处。”

陆宝田小小心心把鸡狼毫在墨盒里抹着，不高兴地瞅了范科员一眼：

“不要开玩笑罢。”

接着他又觉得这种口气不大对：不管怎么，他自己到底只是一个书记。于是他陪着笑：“怎么对我有好处呢？”

“烟味儿是杀菌的。肺病菌尤其怕它。”

办公厅已经静了十来分钟：这里一下子给笑声打碎了。有人附和了范科员几句。连勤务都在叽叽咕咕。陆宝田虽然没看他们一眼，可也感得到一双双发亮的眼睛就盯着他：脊背上热痒痒的。

科长解释似地说：

“范先生总是喜欢幽默几句。”

只有靠门坐着的凌大头没有笑。整个上身全给伏在桌上。把收文一件一件登记到簿子上去。等到办完了公事，这才挺认真地掉过脸来：

“烟的确可以消毒。不过也可以破坏身体上的组织。”

陆宝田右边颧骨上发了红：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到底是因为生气，还是咳得太厉害了的缘故。

哼，凌大头！——他算什么东西！

随后他气平了点儿。他咕哝着：

“何必取笑人家呢。你也不过跟我一样：拿三十五块。”

那位凌大头可没听见。只是把那些来件送给科长，一面告诉大家：

“嗯，经县县长那件案子算是查过了。县长撤职。”

于是有四五位同事拥到了科长桌边。他们谈锋都转到这件公事上面：压着嗓子发表他们的意见。还有人把那件公事哼呀哼地念着。

脸子圆圆的那个老陈很气忿，声音忍不住提高了些：

“好得很，好得很！个个都晓得——经县那个姓颜的是什么货：替鬼子贩白面，替鬼子收买奸细。如今他要排挤那个县长，一告——我们厅里居然照准！”

陆宝田对那边瞧瞧，打不定主意，他要不要过去谈谈呢？

太阳打窗外钻到了桌面上：蒸出了一股油漆味儿，还隐隐透出了松香的气息。影子在那里轻轻地发抖，对面桌子边呆着那只洋火盒——上面搁着范先生的一支美丽牌，留下了半寸来长的烟灰，弯弯的像一条蚕，老实想要爬下来。那缕白烟给照得发光。这支香烟的主人老是没理会它，老是在那边谈天。现在他正拿两只手撑在科长桌子上：

“我们厅长啊——他才不管这些闲事哩。这些案件全是樊秘书一个人的

---

条陈：旧社会衙门里下属给长官上的书面建议。这里范科员与陆宝田没有僚属关系，是陆俏皮地借用。

——作者注

书记：当时衙门里管书写、记录工作的低级职员。——作者注

主意。樊秘书不是跟叉叉人混得挺好么？”

“叉叉人？”科长问。

“叉叉：这就是报纸上的叉叉。又叫做‘某方’。”

大家一笑——陆宝田也就笑了一声。接着咳了起来。

他面前那张十行纸摆得很平正。那几行带《黄庭经》笔意的小楷——给阳光映得格外光烫。墨色不像是单单的墨色，还透出了带蓝的宝光。

可是这时候他写不下去。科长那边说得太热闹。对面那支烟又熏得他直呛。这件稿子也不容易对付：唉，樊秘书的演讲稿子总是那么潦草！——好像故意要隐藏住什么秘密似的。

范先生的话声像扔小石子似的在他耳边响着：

“我们厅长真是可怜虫，怕樊秘书怕得要命，樊秘书那个特殊背景的确厉害。”

照例——老陈一遇到机会就得发几句牢骚。于是他对大家宣告他自己是个傻瓜。他怎么不去交几个某方朋友呢？这么着他那年一考取了县长就会放实缺，不会派到厅里来服务了。

有谁叹了一口气。科长往陆宝田这边瞟了一眼，慢吞吞地说：

“是非是非。但是这公事派到我们科里，我们也就只好等因奉此——唉，照办。”

陆宝田手里的笔在纸上凌空着，想了一会儿。等范先生回到了位子上，他声音低到听不见地问：

“这样看起来，樊秘书就是——就是——呃，范先生，中央晓不晓得呢？社会上也不晓得啊？范先生你看呢？”

“我不知道。”

这位书记再也等不着下文，他就揉揉头嘟哝了一句——

“唉！真是太不懂公理。”

他又咳了起来。Tu！——一口浓痰射到了痰盂口子上，很结实的样子趴在那里。

对面那个猛的抬起了脸，拍拍叫人铃：

“来！——把痰盂倒掉，痰盂口子用臭药水洗一洗。”

接着满不在乎地又点了一支烟，抽了两口——仍旧搁到洋火盒上，重新去翻他的案卷。

陆宝田趁别人低下头去的时候瞪他一眼。然后偷看一下其余几位的脸色。他那两片发了白的嘴唇颤动着：

“真好笑，生那大的气！”

这个痰盂放在两张桌子中间：难道厅长下过手谕——只有一百二十块钱的科员才准吐痰么：他鼻孔里笑了一声。

身上有点发热。手心里沁着腻腻的汗。开着的门有时候荡进一阵风来，就仿佛流着一道温水的样子。人虽然坐在办公厅里，可也觉到了春天。有谁悄悄地打了个呵欠。

大家都不开口，似乎静静地躺在这暖气里——让身子慢慢地融化。

“一交了春就有发展了，”陆宝田脸红红地想。皱着眉仔细去认稿子最

---

《黄庭经》：小楷字帖，相传为王羲之书。——作者注  
等因奉此：旧社会衙门里公文上用的套语。——作者注

后几行字。“事在人为。只要懂得一点诀窍就行。”

演讲稿抄好之后，他带着虔敬的脸色把它看一遍。他拿过写油印用的钢笔来，用笔尖剔掉一个错字，贴上一小块纸，扳着大拇指指甲去摩擦平。然后庄严地提起鸡狼毫——补上这个字。

他校得很慢，因为这稿子是白话文的。不过他并不反对。

“樊秘书真有一手：嗯，文言也来得，白话也来得。”

随后他站起来。他决计亲自送上去。偷偷地往四面扫一眼，踮着脚尖走了出去。他先到更衣室去照一照镜子。

右边颧骨还是有一点发红，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其余的部分发白，那双细眼睛下面还隐隐透出一抹青的。他把左边腮巴狠命抹几下——想叫它跟右边的配得相称些，还把身子挺了一挺。

虽然他长得有点嫌矮嫌小，可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努力劲儿：仿佛有谁打他身上抽去许多东西——只留下这么一点点，他就拿出全副精力来挣扎，叫自己别再矮小下去。

不过棉袍上有两块油渍。袖子也给磨得很光。再一配上他的脸色，总显得似乎是个病人。

他瞅瞅窗子：

“嗨，这里光线太不好。”

把领子拉一拉，把衣襟抹一抹，于是保持着这种笔挺的姿式到了秘书室。他先在外面小声儿问一个勤务：

“呃，我问你一句话：秘书房里有客没有？”

樊秘书一个人在屋子里看公事，带着一副无边眼镜，手里一支笔凌空悬在稿件上，跟着他的视线——一行一行地虚画着。看来他有点烦躁，一点也没注意他面前站着的一个下属。

“有一件事要报告秘书——”

那个当书记的轻轻地说了这一句，就耐心地等了一会。

末了他弯着腰——又像鞠躬，又像是凑过脸去，照老样子喃喃了一句：

“有一件事要报告……”

长官这才发觉这屋子里还有一个人。眼睛一抬，嫌脏一样的皱着眉毛：

“嗯？”

眼镜上闪着亮，显得格外有威严。里面那双桃核形的眼睛老打量着对方，好像他不认识这个人——好像他竟忘记了每天拚命替他抄写私人文件的是谁似的。

陆宝田上身再往前面伸出点儿。那个的脸子一让，要发气地瞪着他。于是他舌头打起结来了。

“有一件事报告……一个秘密……一个一个谣言……”

他听着自己的声音——忽然有一点害怕。他垂下了视线。他咳了一声，把痰咽下了肚。

“他们造秘书的谣。他们说是——说是——”

外面走廊上响起了皮鞋声音，带着一种威胁气势往这边越逼越近。一听就知道是第三科的尤科长。

秘书室里的这位书记发了慌。他想要走，可又觉得不大合适。两手莫名其妙地动了几动，鞠着躬表示他得退出这里。他一顺嘴就溜出了那句告辞式：

“报告完结。……”

后来他又匆匆忙忙补充一下：

“我去请樊润生樊股长转禀。我报告他……”

侧着身子一让尤科长走进来，陆宝田赶紧跨到了外面。他低着头，不敢去瞟一下樊秘书的脸色。

他是踮着脚尖走进第一科的。四面张望了一回：

“樊股长呢？”

“嗨，肺先生！”——正在打算盘的钱办事员叫了起来。然后转向着一位新职员。“左先生，我替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传播肺病的天使：我们叫他‘肺先生’。”

陆宝田严肃地说：

“不要开玩笑罢。我找樊股长有要紧事情。”

那位樊股长在那里跟人谈天，手里夹着一支白锡包打着手势。那身洋服烫得没一点皱纹。左手无名指上的钻石结婚戒指——跟他头发一样发着光。

照职员录上写着的——樊股长可跟他陆宝田是同年：二十九岁。

于是他一瞧见这位股长的时候，他就忍不住有点不舒服，好像他这年纪应该有的一些漂亮劲儿——全给对方夺去了似的。他没声息地嘘了一口气。

这怎么能够比呢？那位姓樊的天生就这么高贵：他是樊秘书的亲侄儿。出了大学一直干着大事。去年年底秘书一来这里到任，马上就发表他当庶务股长。

现在庶务股长还没看见他。只是谈得正起劲。

“我不爱骑小走马，”他用雪白的手指弹弹烟灰。“我喜欢浪头大的。我那匹菊花青，就浪头大——嗨，蹦起来真漂亮，只可惜它胆子小一点。”

第三科的小闻也在这里。他头一个发现了陆宝田：

“五一五一先生来了！”

“不要乱叫罢，”陆宝田绷着脸，用副老哥哥的派头开导他，“你怎么要替人取绰号呢，我年纪比你大得多，要是引我发脾气——你是没有好处的。”

那个把头一侧，涎着脸笑：

“什么？你好意思跟我发脾气么？我是你的知己呀。”

陆宝田冷冷地瞅了他一眼。哼，知己！

去年小闻刚来的时候，他们的确要好过。小闻说他自己是樊秘书的外甥。陆宝田一知道了这小伙子不过是那位长官的不相干的远亲，就慢慢疏远了下來。

“一个人何必瞎吹牛呢？哼，外甥！”

不过他总犯不着跟他吵翻了脸。顶多教训他几句：

“小闻，你年纪很轻，做人总要忠厚些。取笑人家是伤德的。况且——你你——我又没有触犯你。我来是找樊股长有要紧事。”

小闻右耳上夹一支铅笔，手里永远拿着一本书——封面上有毛笔写的号码：“5113”。他从前在电报局当过收发，动不动就卖弄他那手本领：

“五一五一，四零一六，一一二九，三七六九：你知道这四个是什么字？”

第一科的同事们哄笑起来。他们故意大声反复着那些触眼的字眼。有一个还叙述了李鸿章在外国地毯上吐痰的故事。连那边埋头抄写公文的书记——也在那里挖苦他，只是脸子很正经，嘴里可怕他听见似地小声儿念着：

“肺……特别肺……公肺……”

陆宝田拚命装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走去碰碰樊润生的臂膀。他用种十分严重的神情招呼他：

“樊股长，我们出去说一下好不好？”

“说罢，说罢。”那个大概舍不得丢开这里的瞎聊天。

“不行。这是一件秘密。”

两个人走了出来。在廊子上踱着。

一些老鸦打外面飞进了衙门，好像要来打听陆宝田的秘密。他看见有一只停到了树顶上，那根枝子支不住地要往下倒，那乌鸦就扑扑翅膀来站住脚。

忽然他莫名其妙地联想到他小时候：他记得他亡父开的小纸店里似乎常常听见乌鸦叫。又联想到他现在的小孩子。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那位樊股长一直用绣花小手绢堵住鼻子嘴，身子跟他离得开开的。

“唉，他还以为我有所求于他哩。”陆宝田想。

他停住了步子，让自己跟别人挨近些：

“樊股长有没有听见那个——有人造了樊秘书的谣？”

于是他谈到他们科里的范先生，还有那个核考县长派来服务的老陈。他四面瞅了一下，这才表示了他的愤怒：

“你们算是什么东西！樊秘书交朋友——也要说闲话。樊秘书撤掉一个县长——也要说闲话。樊股长我不瞒你说，我虽然是这里的老职员，但是直到去年年底樊秘书来了，我才——我才——樊秘书讲过：‘陆宝田几个小楷倒还不俗。’到任不久就加了我五块薪水。我现在做的工作是替樊秘书写字：我吃的是樊秘书的饭。他们这样诽谤长官，我——我——那我看不下去，我看不下去。”

“他们是——”那个往前面踱着，“他们是随嘴说惯了的。随他们去罢。”

陆宝田愣了会儿。他一下子着起急来：

“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呀。要是他们把这话传出去呢？要是他们去登报呢？”

“那他们不敢。”

“会的，会的！”他嘎声叫。跟手咳了几声。“他们处处攻击樊秘书：他们是厅长派。樊股长你保得定他们不捣蛋啊？”

看来姓樊的是想要回到他科里去，随嘴答了一句：

“到那时候再说。”

“那么——那么——我有个主张：我随时留意。要是有点动静，我马上来报告樊股长，好不好？”

“好罢。”

“我还有个提议。这里说话不便，我随时到樊股长府上来，如何？”

“好罢。”

从这天以后，陆宝田跟樊股长接近起来了。他只要一有点空，就到第一科窗外去张望张望——看看秘书的侄少爷有没有来。他在自己科里也自在了些。只是一听见别人提起樊润生的名字——就忍不住要脸上发热，一面矜持得连腮巴肉都跳呀跳的。好像一个闺阁小姐听人说起未婚夫一样；又害臊，又要偷偷地听人家谈了些什么。他在家也不大发脾气。他爱跟太太说几句。

“你看——哪，樊秘书来了才两个月，我已经跟樊润生很接近了。”

太太是他姑妈的女儿，比他大三岁。可是他在这表姐面前像个长官一样：动不动就得申斥她，教训她。等一会他平了气，这才又告诉她衙门里的一些情形，还发挥几句他的意见。

他那些同事们——她一个个都听得很熟。于是她把锅盖一盖，在围身布上擦擦手问：

“那个樊——樊他——是什么派呢？”

“他是樊秘书的亲侄子，”丈夫倒到那张破藤椅上，右腿搁上左腿——跷呀跷的，“你想想看呢？”

孩子在床上哭了起来，发出乌鸦似的叫声。锅子里也闷闷地响着。这屋里的煤烟气味，尿骚臭，还有带孩子人家常有的酸味儿——就全给那股豆油气盖住了。

女的抱起了孩子摇着，声音跟着身子的摆动——一荡一荡的：

“噢，噢。小升子，乖孩子。乖乖地等爹爹吃了饭——爹爹还要办公哩。”

这孩子脑袋很小，那深蓝色的衣包就显得是个空壳子。眼角上沾着湿绿绿的眼屎。嘴上有一抹鼻涕痂：一哭就又淌下新的来，鼻孔里吹出了一个圆圆的鼻涕泡。

“他今天有没有发热？”做父亲的问。一面用手摸摸小升子的额头。

屋子里渐渐黑下来。太太的话声仿佛给黑暗滞住了似的，他听不清楚她回答了一句什么。窗子上那块灰扑扑的小玻璃外面——有一丝桔红色的亮光拚命往里钻，摸不清这到底是天上的残霞，还是对面邻居的灯光。

小升子唏里呼噜地呼吸着，看看他父亲，又哇哇地哭了。

“他该吃点健脾的药，”陆宝田想。“到本厅成立纪念日的时候，大概总会加薪水的。”

他瞧见太太吃饭吃得很少，老是担忧地看看她怀里的孩子，他就有点不高兴，又有点兴奋。难道她以为小升子会跟以前两个孩子一样坏掉么。她不相信他们景况会好起来么？

瞅了她一眼，他命令道：

“再添一点！”

然后他扒了一大口饭，嚼得很响，似乎想要把自己带喘的呼吸掩住。他忍不住要说话，忍不住要叫人知道樊股长跟他的要好劲儿。一面可又不愿意让满肚子的快活流到脸上来。这就摆出一副很庄严的派头，一个字一个字咬得很清楚——告诉她做人的道理。

“一个人总要懂得做人的诀窍。有了诀窍——才会有手段。”

女的巴巴地盯着他，眼睛里发亮，沉醉地微笑着。

当丈夫的这就提到衙门里的派别，提到长官们的赏罚。他脸上的肌肉慢慢放松着，话也越来越起劲，越来越活泼了。

“至于小闻——我总看他不起。我总拿钉子给他碰。”

“他不是秘书的亲戚么？”太太很小心地插一句嘴。

“什么亲戚！不过左一扯，右一扯——给他扯出一点关系来就是了。他的官职跟我差不多，但是不可交。”

他咳一声，对地板吐了一口痰，舀起一瓢金针豆腐来。他微笑着嚼着。把调羹一放，很舒服的样子让背往后一靠，不住嘴地说了下去：

“一个人要升上去——就只要懂得两件事：一个是工作努力，一个是要有手段。如今世界太狡猾，你不讲求讲求手段呀——那你该死：书记就当一辈子书记，科员就当一辈子科员，再也不会升。”

“樊股长呢？”

男的嫌她太多嘴似地摇摇头，咳清了嗓子里的痰：

“那又当别论。他是天生就的有个好背景，不比我。”

太太解扣子给小升子喂奶，他就住了嘴等一会。

“我毫无背景。但是我晓得诀窍。”他晃着脑袋画了一条弧线，声音来得很有力，很有把握。“樊秘书的确卡得住厅长。老范他们自然不服气。我看他们说得不成个体统，就去招呼秘书一声。老范他们天天有阴谋，我啊——那不客气，我用手段破坏他们！樊秘书两叔侄倒还感激我。老范鬼头鬼脑告诉科长，说是——说是——”这里他放低了声音，装做捣鬼的神气，“‘啊呀，要小心！陆宝田是秘书派的中坚份子！’……我觉得好笑。”

说了真的笑起来，跟手咳了几声。那个也笑一笑。她找到了一个话题来问：

“范科员的小楷写得还好不呢？”

“哼，小楷！——鬼画符！……好了，你收拾收拾桌子罢，我要办公。”

陆宝田常常把没抄了的东西带回来：就是一封很不相干的应酬信——他也规规矩矩用恭楷来写。他又像埋怨又像赞叹似地嘟哝：

“樊秘书应酬真多。嗨，这么多信！”

太太很小心地向床边走去——不叫松了钉的地板踹出响声来。她照例躺上床，把奶头往小升子嘴里塞，一面拍着他哄他睡觉。

煤油灯装满一肚子油，精力足得满了出来似的——灯光老在跳着：Pu，Pu，Pu。那些窥头探脑的耗子就吃了惊，吱吱地叫着往角落里逃了开去。墙上糊着的那些熏黄了的报纸——似乎有谁在那里撕着，发出不耐烦的哼声。于是屋顶上一条条沾着煤烟的黑丝荡了几荡。

现在虽然已经过了立春，凉气可仍旧打地板缝里透上来。陆宝田两脚发冷。咳嗽也厉害了些。地板上缀着一堆堆的痰，还带着红丝。

他额头伏在手上喘定了一下。仿佛要对谁解释他这种行动似的，自言自语地说：

“不是办公时间自然该休息休息。不过你工作得勤奋些——总不是白做的。”

于是把公家的鸡狼毫贴近那盏灯，抽掉那根脱了下来的毛，重新一笔不苟地写着。他对自己这笔字竟有点骄傲。可是他带着痰响叹了一口气。他听见太太轻轻地起了床，轻轻地走了几步——不留神踹着松地板响了一声，她就胆小地停住了。

男的觉得她可怜。他软着嗓子问：

“你要做什么？”

“嗯？呃呃，”这叫她反倒惶惑起来。“这该死的地板！”

陆宝田又叹了一口气。他想：

“加了薪——要替她做一件衣。她头发也该好好梳一梳。”

将来晋了级之后他得待她好一点，像从前姑丈待他一样。他拿着抄好的一页信放远一点，侧着头看一看。唉，要不是姑丈硬主张送他上书房，硬逼他临《黄庭经》——他如今还不能靠这一手吃饭哩。

他停了笔，咳了几下：

“姑丈厉害是厉害，倒给了我许多好处。下了苦功总是有用的。要是我没有读书，那就——唔，爹爹一见背，纸店一倒，你到哪里去找事啊？——更不说一官半职了。”

屋子里静悄悄的。只响着他的嘎噪子，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自言自语。

“一个人要转运——还是要自己能干。嗨，又写错一个字！”

到十一点钟——五封信还没有抄好。他脑子给将来的希望搅得发热，怎样也定不下心来。额头有点烫烫的。一咳就发了红，突出了一条青筋。可是两脚跟浸在冷水里一样，寒气直升上了腿子。樊股长那张白漂的脸子老在稿子上显现出来。秘书那副眼镜也在什么地方闪着光。

陆宝田感到自己坐在长官跟前似的，揉揉眼睛把信稿念了一句，带种很精明的样子运用他的鸡狼毫。一面糊里糊涂提醒着自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想了些什么——倒仿佛是另外有个人在他肚子里咕噜：

“努力工作……诀窍……她要有一件像样的旗袍……”

不知道怎么一来——顺手写出了个“狡”字。他似乎有什么顾忌一样的忍住了脾气，把沉甸甸的眼皮用力一睁，拿起剔脚刀来挖掉这个错字。

“睡罢，”太太说，“你的身体——”

好像他已经升了官，已经对她有了恩惠，他就可以随便对她使威似的，他咆哮起来：

“身体！——身体怎么！你也取笑我啊？”

“唉……”

“‘唉！’——唉你妈的！”

他狠狠地撕掉那张正抄着的信纸。他咳了几口痰，耳朵里嗡嗡地叫。

“我怎么要对她生气呢？”

唉，他竟骂到了她先人。他想起了姑丈那副爱发牢骚的嘴脸，老是埋怨着为什么要废科举——叫他老人家三次考不取就当了一辈子童生，坐了一辈子馆。这位老先生对什么人都看不起。陆宝田记得他父亲死了之后，姑丈还没有一句好话：

“我们这位舅爷真是！生意人总只有生意人的眼睛：他把他那家小纸店看得了不起，想叫宝田接手。一个孩子不该读读书，不谋谋宦途啊？而况宝田是个聪明人，一看他相貌就晓得，——这孩子将来有出息。”

随后把脸一仰：

“如今看哪，纸店呢？——Ou，屁！倒个精打光！所以呀——这个商业

是靠不住的。”

“对的，对的。”陆宝田喃喃地说。

不知道是记挂他姑丈，还是因为太冷，他轻轻叹了一声。可是他现在总觉得那位亲长有点儿缺点：不过他说不出是什么。他认为他自己会做人些：他竟把亡父生意上的那些诀窍也学了来——运用到宦途里了。

他眼睛闭了会儿，就仿佛有谁催迫他，他提起精神拖出一张白信纸，专心一志地抄起来。

间壁邻居的自鸣钟噹的敲了一下。他昏头昏脑地问自己：

“还是十二点半呢，一点呢？难道是一点半啊？”

这晚上到底把公事办好了。第二天一起来就看一看：唔，写得还不坏。于是冒着早晨的寒气，一路咳着上衙门。他仍旧很有精神，还显得有副勤奋的样子。微笑着跟同事打了招呼，叫人把写好的文件送上去，这就很安闲地坐下——品着那杯颜色很浓，味道很淡的公家茶。

现在已经八点半。科长跟范科员他们还没有来。到了的只有几位书记，还有那位老陈。

“你们吃包子么？”老陈叫。“我请客，大家各人认定罢：要吃几个。”

陆宝田在想着这个数目：几个呢？吃老陈的可不用回请的。不过一想到自己对人宣称过他最不爱吃早点，并且还劝人废除早餐过，他就笑着说：

“我呢——大家晓得我的主张的。我心领好了。”

那位凌大头早就吃完了两双烧饼油条，正在用认真的脸色踱着让它消化。这里看了看陆宝田，停了步子。

“你今天脸色似乎不大好。”

“怎么？”陆宝田装做满不在乎的样子，“一个人早上气色总差一点。脸一洗——就——就——真的。你相信不相信？你看看，你自己看罢。的确的，洗脸之后气色差些。”

随后勤务兵捧着一个荷叶包进来了。荷叶的破洞上露出了雪白滚胖的点心。这办公厅里滚着一股油香味儿，还带着什么菜的清香：大概这里面有几个荠菜包子。老陈桌上冒着热汽。他们嚼得很响，好像故意要馋馋别人似的。还有一个为了怕馅子里的汤水流下来，一面吃一面吸着。

陆宝田舌根下面忽然变成了水淅淅的。他横了他们一眼：

“哼，成什么样子，——办公厅里吃东西！”

他喝了一口茶，笑着大声说：

“你们吃包子的要小心些呀，不要烫了背脊才好。”

等了会儿没什么反应。他又向凌大头：

“你晓得吃包子怎么会烫着背脊？”

那个不经意地摇摇头。看来他现在有什么心事，没注意到陆宝田的话。

“那是这样的，”陆宝田站起来打着手势。“乡下人吃包子，一咬——里面的油汤流出来了。这真好笑得很。油汤流到了肘弯子上。他去舔。你晓得他怎么个舔法吗，你想想看？”

住了嘴瞧瞧别人的脸，他又笑起来：

“你想不到。这真妙得很：他既然要舔，膀子自必这么弯到肩膀上去。好了，包子里的油汤就流到背脊上。所以叫做——吃包子烫了背脊。”

他自己打着哈哈。跟手一阵狂咳，连全身都一抽一抽的。脑子发着胀，仿佛有个大东西硬要塞进他头部里去。他伏在桌上喘着气。可是一想到那些同事准在看着他，他又挣扎着坐直了身子，脑袋昏昏地晃了两晃。

凌大头端一杯茶给他：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他不高兴地说。他怕声音里带喘，怕又引动了咳嗽，就想要赶快逃过这个关口，他说得很快。“我不过受了一点风寒……”

那个可越想越不放心，他决计要再劝劝陆宝田。不过有些字眼会逗这个病人生气，他说起来就很费力。

“你这个这个——这种——还没有特效药。你只要静养，要新鲜空气，那你这个——你身体一定会好起来，神经也不要让它受刺激，少动火……”

“我不理你！”陆宝田咬着牙。

凌大头脸红了一下，苦笑着分辩。

“我是——我是——唉。我有一个亲戚也是害这个——他就是这样养好的。”

“畜生！”陆宝田在肚子里骂。他老实想给别人一个嘴巴，唾一口痰到那个大脑袋上。不过他到底忍住了。他偷偷瞟一眼其余几位同事，把嗓子略为提高点儿——声音有点发抖：

“我告诉你：一个人总要厚道些。你的职位跟我一样。我们彼此都是一道的。何必如此呢，何必呢！”

摇摇头，他又仰起了那张绷着的脸：

“一个人不厚道——总没有好报。我有一个亲戚，他从前常常取笑我。噢，他自己倒在前年害伤寒死掉了。你看！还有一个朋友也是的。他学我咳嗽。哪个晓得他死得更早，大前年就归了阴，白喉。你尽管取笑我罢！你自己倒要提防哩，嗯！”

于是他再也不理会别人，也不看看别人的脸色，只拿一张十行纸来练他的小楷：“上有黄庭下有关元……”他在没公事的时候总是来这一手，等写完了一套，他就得一笔不苟地题着款：“陆宝田背抚黄庭经，自丙子十一月十四至十二月初八写讫。”还盖上他那颗领薪水用的图章。

今天他右手可麻木了一样，有点捉摸不住王右军的笔意。他心里那个疙瘩——总要吐出来才舒服：他刚才还有一层意思还没对凌大头发挥干净。

“哼，静养！”他发白的嘴唇动了几动。“你当我不晓得你的用意！”

他鼻孔里笑了一下。这不要脸的大头！——竟想到他面前来掉枪花！哼，劝他请假养息，好叫他工作没有成绩。凌大头自己这就来办樊秘书这份公事，自己来加薪晋阶——一步步爬上去！

写了两行字之后，他忍不住要去开导开导别人：

“老凌，我有几句要跟你说一说。我说一个人总是安份守己的好。不要玩手段，不要狡猾。升降赏罚——五分凭的是时气，五分凭的是学问。玩手段有什么用呢？顶要不得的是玩手段。对朋友大家厚厚道道，大家帮帮忙，这才是做人的道理。排挤人家是没有好报的，即使有本领也转不了好运，他伤了阴鹭嘛。怎么会好呢。”

这时候办公厅的人已经到齐了。他扫了大家一眼，也不等凌大头答腔——

——就坐到了自己位子上。那位范科员照例点了一支烟搁上洋火盒，人可走了出去，呛得陆宝田直咳。

“都是一样的货，一样的货！——跟臭大头一样！”

天气还是很冷，可是庶务股早就把炉拆掉了。风好像透得过玻璃，一阵阵冷气往人身上逼。外面树枝子重甸甸地摇着，看来那些灰色的云压得它摇不动。乌鸦哭丧着腔调叫——哇哇！

陆宝田忽然觉得很烦，老实想拍着桌子把谁臭骂一顿。仿佛世界万物都故意摆出副讨厌的脸嘴来逗他冒火。他发觉科长正瞧着他，这就垂着头咳了几声。

他听见范科员回到科里——对同事们报告一个消息：“嗯，经县放颜佛影做县长了。我刚才到铨叙股去看见了公事。你们知道这个颜佛影是什么来路么？”

“我打赌，”老陈插嘴，“他至少不是考取的县长。”

“那当然。我刚看见了信件：这个颜佛影是经县那个白面老板的本家，一个叉叉人介绍给樊秘书，就成功了。”

科长叹了一口气，其余的在自己位子上转过身去对着那边。老陈忿不平地拍拍桌子，主张把这件事公开出去。他要发消息。他要报告中央，让中央来查办这件案子。

“看罢！——一定！”

那个姓范的可提高嗓子打断了他：

“你小心些！这里有人会去告密。那你呀——俺，起码得坐十年大牢。”

陆宝田吃了一惊，身子好像给一只大手猛地抓紧了一下。他把鸡狼毫插进笔筒里，拿镇纸压着没写完的那张字，拚命摆出一副闲散派头踱过去。脸上很吃力地笑着。

“经县——真的呀？”他秘密地小声儿问。“那么我们那位——那位秘字号的——那就无异于是汉奸了。”

没谁答话。他瞧瞧大家，把视线盯到范科员脸上：

“这样，还不算是汉奸啊？你说呢？范科员，你说是不是？”

那个始终没松过一句口，叫他得不着话柄。那位科长仿佛没听见他说这些，只顾拿起一本小说来看着。大家都静了下来，眼睛里都流出一种疑神疑鬼的亮光——叫人觉着有一股冷气。范科员直到坐下了，这才静静地问他：

“陆先生，你今天材料还嫌不够吧？”

“什么材料？什么？”

“哼，”范科员笑了一声。拿起烟来抽了两口，又放到洋火盒上。

这位陆先生努力镇静自己，装出心安理得的样子——来练他的小楷。他往门口那座挂钟瞟了一眼。他知道樊股长现在还没有到厅。樊秘书呢——可要到下午才来。

一过了十点半，陆宝田站起来往外走。他提起棉袍的叉口，表示他要去小便。他到了第一科。

今天樊股长腿腿上绑着亮油油的黄皮绑腿，穿着一条华达呢的马裤。手里在玩弄着一根马鞭。他似乎才来，正打开烟盒子请同事们抽烟。这里他递了一支给陆宝田。

“不会，不会，”陆宝田嘻皮笑脸地打打拱。“呃呃，真的。我不能抽：

这几天我喉咙不大好。”

他们俩已经混得很熟，很随便。樊股长就爱开点小玩笑，他扬扬手里的马鞭，硬逼着别人接受了这支烟。于是陆宝田一面点火一面笑，眉毛不住地舞着——简直要飞开去。

一位梁科员对他叫：

“陆录事，烟应该要吸进去。哪，这样。”

陆宝田不高兴地对那个看了一眼。同事们彼此都称先生。只有他一个人叫别人官衔。可是他只愿意大家叫他陆书记。

“你怎么称我录事呢？”

接着就起了一场小小的争论，一场并不伤感情的争论。梁科员总认为自己没有叫错。陆书记可平心静气地反驳着，叫人知道录事比书记的职位还差一点。他发现这些理由还服不了对方，他这就只好就事论事。

“那么——我来提一个议：我跟你翻开职员录来查一查，好不好？看职员录上写的是书记呀——还是录事？”

那边钱办事员在自己位子上插嘴：他主张只要叫他做“肺先生”。不过梁科员还要来修改一下：

“应该叫他‘肺录事’。”

“得了得了，”樊股长打断了大家的笑声。“书记也好，录事也好：都是一样的货。现在谁都不管。我们只要陆宝田表演抽烟——抽到肺里去。来！抽一口！不抽我揍！”

“真无聊！”陆宝田想。

屋子里起了活泼的笑声。所有的视线都盯到了他脸上，他简直是这里的重心。连那两位在写着报销册子的书记——也笑着张望着这边，显得又好奇，又羡慕。

他骄傲得连心都跳了起来。他不能不给大家一点点面子。不过他还冲着樊股长忸怩了一下：

“我恐怕吸不进。你们不许笑我。”

把这支衔湿了的烟斗上嘴。……随后他猛地咳了起来，身子摇晃着几乎站不稳。

办公厅里爆了雷一样——哄出了大笑。他们拍着手，喝着彩。连隔壁的同事们也给引来看热闹，跟着他们莫名其妙地笑。小闻正在这时候赶了过来，把耳朵上的铅笔拿下来敲敲手里的书：

“你们笑什么？嗨，五一五一先生！四零七二。”

樊股长在笑得没办法的时候，马鞭连连地在桌上打着，脚也没命地顿着：马刺在地板上敲出 kin-kin 的金属声。他抹抹眼泪，晃晃膀子叫：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办公厅里一阵一阵地发黯：那些黑云好像把所有的门窗都堵住了似的。几位书记开了电灯，墙壁给照成惨淡的桔红色，晃着青灰的人影子：叫人联想到一些不吉利的事。乌鸦挣扎地叫着，声音给风卷了开去，就又短促，又发闷——仿佛是关在坛子里发出的叫声。

外面有谁的脚步响。第一科的同事们都静了一会儿。只有樊股长还是一

个劲儿催着：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陆宝田坐在椅上休息。想要把手里的烟扔掉，可又觉得不大妥当。他瞧瞧樊润生，一面发抖一面想：这个人真好玩得很，谁来了他都不在乎，他连厅长都不怕。嗯，真好玩得很。

“呃，樊股长，”陆宝田认为现在该谈谈那些正经话了，把脸子凑了过去。“今天我又消息告诉你。”

那个小闻嘴角往下一撇，掉过脸去自言自语：

“七四五六，一四四五。”

当股长的可退了两步，左手堵着鼻子，右手拿着马鞭挥着——

不叫陆宝田走近他：

“远一点远一点！”

陆宝田愣了一愣。怎么！——远一点。范先生和陈秘书做汉奸。凌大头也附和着。科长就摇摇头叹气：这些秘密消息能叫大家都听见么？

“那么——”他踌躇了一会，轻轻地说，“这样子罢，好不好？——下午我到樊股长府上来。”

把香烟悄悄地丢掉，他起了身。脸上冷冷地微笑着：

“哼，我们那一科啊——简直越来越不成话。办公室变成了茶馆了：吃烧饼，吃包子，什么事都做得出。要是给外人看见了，那本厅这个名誉——名誉——”

他看看那位庶务股长没什么反应，这就改了口：

“顶叫我看不过的是——公家的东西弄得稀糟，包子里的油水都流到桌子上。……好，你想想看，那个样子！”

出了第一科，就有阵冷气往他身上一扑。可是他还在门外站了一分多钟，侧着脸听听里面说什么。北风冲到他脸上，他有淹到了水里的感觉，连呼吸都给窒住了。他忽然发起烦来，恨不得抓起一个什么人打他几个嘴巴子，拿支猎枪来叫那些乌鸦都送命。

“糊涂蛋！”他嘟哝着走着，“人家告诉他正经话——他不听！”

走廊上——隔个什么五六丈远就有个搪磁痰盂。墙上还耀武扬威地挂上一块牌子：

请吐痰入盂

哼，这又是庶务股开的玩笑！什么东西！他偏不！kei—kei，Tu！——一搭腻巴巴的东西射到了砖地上。

“这些办庶务的——真是！”

他想起民国十年他们纸店顶兴旺的时候，他父亲常常替一位衙门里的庶务开假发票。父亲老是拿顶坏的货卖给他，卡着他要很高的价钱。

“他有把柄在我手里，”父亲一提起就笑嘻嘻的。“我们彼此都迁就些。做别的事情呢，就该凭良心，只有做生意是——你要是不会打主意，那全家就只好饿肚。”

陆宝田觉得他亡父的见解有点可笑，怎么做别的行当就不可以耍手段

呢。

于是他打了回头。他很得意他自己有这种好想头似的，脚上加快了步子。他又回到第一科，他得跟樊润生约好一个谈天的时间。

可是樊股长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只有马鞭还放在桌上。有几个人拥在窗前的桌边在商量着什么。

“我们总不能白吃他的，”钱办事员认真得像办要公的样子。“这回他虽然是散生，我们大伙儿也得热闹一下。可是我们总得送他点儿东西，呃，是不是？”

这是说谁呢？——陆宝田站着掉过脸去听了一会，慢慢走近了他们。

书记们都埋着头写字，没理会这件事。这办公厅就仿佛只是属于钱办事员他们的，哇啦哇啦谈着。他们决定每个人摊五六块钱：斗份子的人不要多，不过送的东西总得漂亮。因为——

“老樊自己是个漂亮人。”

“老樊？”陆宝田不高兴地想，“他过生日怎么我不晓得呢？他怎么不告诉我的？”

他掂着脚看了看所有的脸孔，咳几声叫大家注意他。然后挺直身子，带着拿正义来说服他们的派头，庄严地一挥手：叫人想到他早就知道了这回事，并且这回事还是他发起的。

“你们听我一句话，听我一句话，”他把嘎嗓子提高着说。“老樊我是明白他的，他是个爱热闹的人。所以我们非点缀点缀不可。你们看呢？”

那位钱办事员没听见似的，只顾说他自己的主张。他的意思是想送银行的礼券。可是小闻认为送钱就是看老樊不起，还不如送一副马鞍子，再不然定做一双马靴。新来的左科员觉得都好，不过顶好的还是百货商店的礼券。

陆宝田热心地听着。这里他就大声插进嘴来，好像这时候他非出来作个最后解决不可：

“我说罢，我说罢。我说我们还是送一桌酒席：又热闹，又经济，又好看。你们看如何？”

“什么，五一五一先生也参加？”小闻叫，“我们不要！你要送你单送好了。”

“为什么？”

“你一来——就有四零七二味儿，不敢领教。”

这位陆书记瞪着眼盯了他好一会，又瞟了大家一眼：

“小闻，你这是算什么呢？我老实告诉你：我不是没有脾气的。惹动了我的火——那就你吃亏。同事大家总要客客气气，你一定要逗我发脾气，那我——那我——俺！”

“好，我倒逗逗你看，”小闻涎着脸笑。装了一回咳嗽的样子，还把耳朵上的铅笔拿下来在他脸上画了两笔。“发脾气呀。怎么不发呢？做做好事发个脾气罢。”

他让开。稍微想了会儿，这就冷笑着：

“呃，何必呢？不要开玩笑罢，说正经事要紧。……真的，到底怎么送法呢？”

等他们决定了送一副马鞍，他就很精明的样子跟会计股交涉了一下，他那份子在薪水里扣。可是他不知道老樊生日到底是哪一天。谁都不肯告诉他。

下午七点钟回到家里，他可又高兴起来：

“快开饭快开饭！——我简直饥慌了。”

脸上微笑着，叫太太知道他在那里开玩笑。随后又对哭着的小升子亲了一个嘴：

“这小升子！你爹爹办了一天事，枵腹从公——也还没有哭哩。”

他很舒服地坐下，藤椅吱吱地叫了几声。脸上还保持着那种微笑，盯定了他太太，等她掉过脸来看他。他瞧着她搅动锅铲子，一面给煤烟味儿呛得轻轻咳着，他就莫名其妙地嘘了一口气。末了他把视线移到窗子上，那块小玻璃四面镶着密密的蜘蛛网——给煤灰什么的沾成了黑色。

“老樊生日到底给我打听出来了，”他轻轻晃着脑袋。“他们跟我闹着玩，不告诉我。俺，但是我有我的办法：刚才在老樊家里——一问他那个勤务，好，成功了。可见得凡事都要讲求个手段。”

太太两手停了停动作。怕做丈夫的会觉得扫兴，她想出了一句话来搭嘴：

“哪个跟你闹着玩呢，老范还是老陈？”

“老范老陈啊？”他身子往前面一欠。“哼，我才懒得睬他们哩。”他又靠了下去。“去拜生的这天我要加一件马褂：虽然是好朋友，这点子礼节倒要讲一下。”

好像得意得呛了起来似的，他连连咳嗽了两分钟。

晚上他睡不着。他不断地咳嗽，喘着气。肺里面有什么卡住了样的发痛。摸摸胸脯，可又不知道痛在哪里。一面他想到了樊股长，又想到樊秘书。将来他也许会跟这位长官混得很熟，在公馆里出出进进不用递名片。他们在客厅里谈着衙门里的事，谈着马，谈着经县那个姓颜的。那时候他说不定已经交上了外国朋友。洋鬼子拍拍他的肩膀，很生硬地笑着：

“哈，哈，哈。”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总想象着那外国朋友是个塌鼻子，眉心里还有一颗痣。

“洋鬼子也讲求书法，”他喃喃地说，“也讲求王羲之。……”一些熟脸子在他面前晃着，可是辨不清谁是谁。于是又烦躁地咳起来。床铺给震得直哆嗦，格格地响着，似乎马上就会倒。小升子给吵醒了。哇哇地哭个不住嘴。做母亲的有一下没一下地拍着他，眼睛可不放心地守着她丈夫。

“你怕是受了寒。”

他没理她。只用冰冷的手指扶着滚烫的额头！

“要茶不要？”她胆怯地问。“明天请一天假罢。”陆宝田发了脾气：

“请假！请假！嗯！……没有一个背景……考起级来……嗯，嗯。……”

他照常上办公厅，照常拿没抄完的文件晚上来写。他时不时瞟太太的眼睛，他疑心她流了眼泪。她不敢再来多嘴，只泡上茶送给他，把红炭夹进脚炉里送给他，然后静静地奶着小升子。“她真多虑，唉。”

这叫他觉得有点不忍。他对她解释了一番：

“这些公事本来不忙，横竖樊秘书上半天不到厅。但是他老人家的事是没有数的，有时候一早就到厅。要是今夜里不赶好，明天上午碰得不巧呢？——那不前功尽弃啊？”

闭了会儿嘴，掉过脸去告诉他太太：

“老樊星期二生日。我提议提早到礼拜天做生，大家可以玩一整天。他

们都赞成我这个主张。”

天气一直很冷。前向时那么暖和了一下，春天就算是交代过了：仿佛它有个谁做它背景，签了个到就马上溜走了似的。雨夹着雪点落到地上，到处都冒着冷冰冰的湿气。到星期日还是阴沉得叫人透不过气来，乌鸦哭丧着嗓子叫着，顶着风吃力地扑着翅膀。有时候天上隐隐透出了一块青色，大家心头才一松，它可又隐了下去。

陆宝田穿上马褂到了樊公馆，头脑子昏昏的。

他跟他们打了四圈牌。梁科员很精明地把筹码一算，用种郑重的脸色宣告着：

“肺录事输了四十二块。”

几位女客听了这种称呼都失声笑起来。小闻瞟她们一眼，抿抿嘴做个很俏的样子，用一根手指敲敲陆宝田肩膀：

“呃，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要定西餐？”

又瞟了她们一眼。生怕她们岔到别的事上去，他赶紧自己来说明：

“这就是怕你：怕你传播你的四零七二。”

可是陆宝田全没听见小闻的话。不知道为了愤怒，还是因为身体不舒服——他嘴唇发了白。还不住地颤动着。两条腿子直发软。

“他们简直是抬我轿子，这批混蛋！”

站起一下又坐下去。他埋怨地瞟了樊股长一眼。心上长着一个疙瘩似的老想着：现在他怎么办呢？这笔赌账已经由会计股那位王科员垫了出来，往后要在他陆书记的薪水里扣还。这里他想起他披散头发的太太，学乌鸦叫的小升子。嗨，真无聊！他们再也不会想到——他们家长陪别人打五十块底的麻将，一下子输了一个多月的薪水！

怎么他先前不拒绝一下呢？

“当会计庶务的自然可以打大牌。我为什么要——要——嗨，无聊！”

他拚命忍住咳嗽，忿忿地对自己说：

“无聊！无聊！”

女客们似乎在那里谈论他，一面说一面吃吃地笑。有几个还装做不在意的样子瞟他几眼。他觉得里面有一双亮闪闪的视线老是扫到他胸脯上。那个十岁上下的女孩子竟舞着唱着：

“肺呀，肺呀……”

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大家拍起手来。小闻学着那女孩子扭了几扭，客人重新拍着手，哄出各式各样的笑声。

西餐馆的厨子大概已经来了。勤务兵跑出跑进地忙着拿玻璃杯。门一开——一阵冷气就望屋子里一冲，还夹着一股洋葱味儿，再带点儿羊肉膻气。

“回去罢，”陆宝田心头酸溜溜的。老实想要对老樊哭着数说一场。“我在这里做什么呢？”

现在已经到了一点五分。家里大概吃过了饭，并且也没有准备他的一份菜。他知道他不在家的时候，太太只用半块腐乳来下饭，顶多也不过拿豆油炒点臭腌菜吃吃。

那位主人可料到了陆书记的心事一样，挥着膀子叫着，好像站在山上指挥许多人似的：

“吃饭还早，再来四圈：仍旧我们四个人。老肺，来！”

陆宝田看看他的脸色，晃了晃身子，打不定主意。

“来呀！”樊股长嚷。“你也好盘盘本呀！”

忽然——陆宝田鼻尖子疼了一下，仿佛一个孩子受了委屈，一经别人抚慰一下，就忍不住要哭。于是他垂着脸咳了一会，侧着身子小心地不叫碰着人家——走去找着了痰盂。

后来他上了牌桌。他决计拿出精神来对付一下。小闻站在樊股长后面看斜头，嘴里东一句西一句地谈起肺部，谈起鱼肝油——陆宝田也不理会。可是到了西风圈，一位新来的陌生客人把他的注意力吸过去了：大家叫他林先生的那个。他老是瞧着林先生那副矮矮的身材，嘴上那抹崭齐的胡子。

“仿佛在哪里见过。”他想。

他记不起还是真的见过，还是做过这么一个梦。心跳得很响：他感到他命里注定的会遇见这么一个人。这位林先生一定有点来头，说不定竟就是——就是樊秘书的靠山。

瞧着林先生正跟一位太太握手，瘪着一口很勉强的官话，陆宝田想着：外国人也有姓林的么？

连自己也不知道这念头怎么转来的：他预感到他跟这位大客人会搭上朋友。

那位林先生偶然一走过他身边——他身上一阵热。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像电那么一闪：他觉得这是他命里的一个大转机，仿佛一个人在辛苦地慢慢往上爬着，一下子给提起来跳高了好几丈似的。于是他兴奋得手都哆嗦起来，站起来对林先生欠欠身子，一面费力地呼吸着。

对方带着微笑点点头，陆宝田这才自然了些。可是还颤巍巍地嘘了一口气。他虔敬地顿下了屁股，用种很谨慎的脸色试探着攀谈几句，声音放得很轻：

“林先生——你老人家——你老人家认识颜县长吧？”

说了偷偷地扫了大家一眼，好像怕他们会吃醋似的。

林先生早就走开去，大概连他的话都没听见。以后竟见不着林先生的影子，没有在这里吃饭就告辞了。

“他怎么要走得这样早呢？——真不晓得他忙什么！”

似乎怕人家笑他放走了这条好运，他在席上简直不敢抬眼睛。他想问一下那个林先生是个什么路数，可又觉得他这个秘密不该泄漏。过几天他只要打听出了姓林的公馆，就可以自己去找他。凭他陆宝田这么个人——总有一两手能够替贵人帮忙的。

屋子里开着电灯，叫人想不起这是什么时候，也忘记了外面那阴沉沉的天气。炉子里尽是添着煤，似乎看得见有一丝丝的热汽打它身上发出来。这里的酒菜味儿，女客们的粉香——都给烤浓了似的，闻起来带着几分刺激性。

陆宝田像大家一样，变得很活泼。身子软绵绵的很舒服。他给劝着干杯，带着豪兴喝了几杯不知道名字的洋酒，脸上害臊一样的发着烫。

“敬你一杯！”钱办事员冲着他举起高脚玻璃杯。

他笑了笑，很客气地摆摆手叫对方放下杯子：

“呃，呃。我有一番道理对你说，一番道理对你说。我如今来提个议：大家慢慢吃。好不好？我向来是不主张牛饮的。如何？”

接着他提起了贾宝玉在拢翠庵喝茶的故事。他笑得呛咳了一阵，晃着脑袋反复着：

“这真好玩得很，这真好玩得很。”

主人跟女太太们闹着酒。她们扭着笑着，有时候忽然倚到了同伴身上。显得她们要造成个壁垒来防御哪个男的。男性的眼睛都给吸了过去，脸上巴巴地微笑着，就像一个小孩子正伸手等大人分糖给他的那种神气。

这位陆书记觉得她们的脸子都差不多：眉毛都那么弯，嘴唇都那么红。有一个似乎长得差一点，可是他搞不清她的差处在哪里。

一下子他忽然想到他自己的太太。他眼面前暗了一下，感到他应该有的一些什么给人抢去了。他拈起一片面包，很小心地抹着果酱。一面没声没息嘘了一口长气，仿佛刚累了一阵才休息下来。有一个很秘密的念头在他心里一闪：他觉得他妻星的缺陷——要靠官星来补救。说不定那位林先生会替他开一条路子。

“这个应该——应该——”他想，“嗨，我想了些什么？”

怎么也抓不住刚才这个想头。他困惑地打了个嗝儿，打胃里勾出了一股酸水——又给咽了下去。

现在樊股长规规矩矩喝起汤来。可是小闻跟他捣了几次鬼之后，他又举起了杯子。这回是对着陆书记：

“老肺，来！”

陆宝田吃了一惊，好像一个平平常常的职员——突然给记了一个功似的。他装着开玩笑的样子拱拱手，赶紧站起来照了杯。对方的酒可没有动。樊股长认为他自己已经喝了很多，要叫这位书记喝了三杯再说。

“好了吧？”陆宝田干完了第三杯，坐下来抹抹嘴。

“我也来敬肺录事三杯，”钱办事员叫，“连太太们都喝得很痛快，你一个男子汉——喂，三杯！”

头脑发晕的陆宝田看了他一眼：

“你——何必呢？刚才我告诉你我的主张……”

这里樊润生又抢了进来。他声言他跟老肺的账还没算清，叫再来一下。瞧陆宝田在作着揖推辞，他给侮辱了似的生了气。他嚷：

“不喝酒来这里做什么！够朋友的就喝！”

所有的视线都盯到了陆宝田脸上。大家静静的。

他忸怩地笑着。一面喝酒一面瞅着樊润生的脸色。

“这是为的朋友交情——我跟你两个……”

一道热烫烫的感觉沿着食道到了胃里，发出一股辣味——针样的到处刺着。针尖似乎戳上了气管，他狂咳起来。有两三分钟没住过嘴。重甸甸的脑袋在那里膨胀着，五脏都要呕出来的样子。

有谁拿酒杯递到了他手里。又是那位钱办事员。

“不能——不能——”他咳得说不出话。“我向来不会吃酒……”

抹抹眼泪休息了一会，冲着别人抱歉地笑了笑。

小闻大声说：

“你该多喝几杯呀。酒是补肺的。五一五一先生，你再干十杯——包你痲病会好。”

满座都打起哈哈来。小闻指指酒瓶，指指自己胸脯，装了个鬼脸。大家就重新又哄出了笑声。

陆宝田咬着牙，瞪起那双发红的眼睛：

“我劝你还是客客气气的好。今天是樊股长生日，要是弄得彼此不快活

——呃，我们大家都是寿星的好朋友，何必呢？年青人总要厚道些。”

“你还来教训我啊？”小闻涎着脸笑。“我比你厚道得多：我总没有骂樊秘书做汉奸，骂了又来讨好。”

“什么？”陆宝田吓了一跳。“不要瞎说罢了。”

可是小闻满不在乎地啜了一口酒，满不在乎看看樊股长。这件事连老樊也知道。这是有人告诉他们的。于是陆宝田拚命裂着嘎嗓子打断他：

“谣言！谣言！我倒要问问看——到底哪个造了我的谣，我要跟他拚命！是凌大头吧，是不是的？这不要脸的臭家伙！小闻你告诉我。是他吧，是他吧？——我一定跟他拚！”

“别冤枉好人喽，”小闻鬼头鬼脑地笑了一下。“老实告诉你：这些话是你们贵科长说的。你去跟他拚罢。”

这位陆书记可愣住了。

“呃，哪里会？……堂堂科长——他何必造我的谣呢？他有什么好处呢，造我的谣？”

他瞅了大家一眼，把视线盯到了樊股长脸上。这就把满肚子委屈迸出来，告诉别人——他早知道有人嫉妒他。不过他可还没想到人家竟造他的谣。他感慨地叹了一口气。钱办事员晃晃手：

“好了，好了，别说了罢。喝酒喝酒！”

这回陆宝田耸耸肩膀，苦着脸拚了三杯。他脑袋越来越重，耳朵里嗡嗡地直叫。五分钟之后——他全身抽动着呕了起来。

不过他还很明白——他在樊家里该说什么话：

“有仁丹就好了。我顶不欢喜一撇一捺的人丹。我只崇拜仁义道德的仁丹。中国货到底不行。”

四点钟散了席。客人渐渐散去，只有几个同事还留在这里。陆宝田也决定不走：樊股长还提议到城外去玩哩。梁科员问到的时候，他有点不高兴：

“这有什么呢？呕过了就没事了。”

做主人的已经换了马裤，绑上了亮闪闪的皮绑腿。右手拿着鞭子扬着，带着长官对大家训话的那种派头。

“我们分两批出发：一批坐汽车，一批骑马。老肺，你得陪我骑马。”

那个笑得满脸起了皱，不好意思地扭了一扭：

“好，就奉陪罢。不过——不过——我不大会骑。”

三匹马给勤务牵到了院子里，蹄子在水门汀的院子里橐橐橐地响着。它们垂着长脸——显出一副忠厚相。

“老肺，”樊股长叫。“你先骑这匹菊花青表演一下。”

大家都瞧着他，巴巴地等着。主人的眼睛里放光，一眨一眨的。脸上还堆笑：显然他在希望他这朋友露一手给他们看看。

“真的叫我骑呀？”陆宝田问。瞧瞧那匹什么菊花青。

它比那两匹矮些，后半身带着淡淡的青灰色，还显出一些斑点：好像本来是白的给弄脏了的。可是毛色发着亮，四条细长的腿子要顿掉灰土似地动着，叫人想到它有几分洁癖。嘴动呀动的在那里嚼衔子，边上沾着一点儿白沫。鼻孔里有力地喷出了两道热汽。

“骑上去呀。”钱办事员打打手势。“不要怕。”

要不要试试看呢？——陆宝田踌躇了一会。

他没理会那个办事员的话，只跟主人交换了一下眼色。这里这么多人——

——他觉得只有樊股长跟他有种特别的联系，一种心灵上的联系。他挺了挺腰，嗨，他不能叫他朋友失望。并且看来这匹马也还好说话。

两手去攀着鞍子的时候，他心竟几乎要跳出嘴里来。

“小心点，喂！”小闻大声说。“别把菊花青弄得咳嗽呀！”

谁都没有笑。谁都一个劲儿注意着陆宝田，像看魔术刚到了要交代的关口——嘴巴张得大大的傻笑着。于是小闻哼了一声，得意地咕噜了一句——

“一四二零，七六零七。”

陆宝田左脚已经踏上了蹬子。右脚脚尖在地上点几点，想要趁着这弹劲儿跨上去。可是腿子总翘不高。脑袋给箍住了一样，一星星的汗给压得钻出了毛孔。那匹牲口显得满不愿意地移动着腿子，那张长脸要躲开什么似的让了一下，好像它嫌他口臭。

同事们喝彩：

“好哇，好哇！咦！”

“别嚷别嚷！”庶务股长摇摇手，“菊花青胆子小。”

马夫到它跟前理好了缰绳，抓着它那撮保险鬃——交给陆书记抓住了，然后把这位官员的屁股一托。

“还像个样吧？”陆宝田颤声说，吃力地笑着。

他重心总摆不稳。他还得挪动一下……

可是突然——菊花青蹦呀蹦的跑到街上了。

他们在后面发慌地喊着追着，紧逼着嗓子——听来就好像给外面的寒气跟黑云堵住了嘴。路上的人也吃了惊，不知道叫了些什么。黄包车都停在那里不敢往前拖，横七竖八梗在街心里。

风也害怕地嘶叫起来。路边的枯树打寒噤地摇着。

陆宝田手里的缰绳不知道什么时候溜了开去。他全身都趴在马背上，两手挣扎着想要箍住它脖子。屁股在鞍子一上一下顿着：一会儿跳到了左边，一会儿跳到了右边。四肢都不像是自己的，连两脚有没有踏着蹬子都不知道。他只感到出了一件祸事。可是他仿佛觉得他八字很强的样子——心里空空的什么念头也没有。连自己也不明白到底是麻木了，还是自己没法子驾驭，他昏昏的让它簸动着，等着他命里注定了该有的救星。

后面谁在叫：

“抓住保险鬃！抓住保险鬃！”

对面一辆卡车放慢了开过来。这匹菊花青害怕地一让，前腿蹦得凌了空。陆宝田滚到了地下。

一种滑腻腻的东西往嘴外直冒，他吐起血来。

他给送回了家里，这就不能够起床了。太太成天挂着眼泪，悄悄地哭着，似乎怕他听见了嫌不吉利。凌大头跟两位同科的书记来看过他两次，还凑了五块钱借给他。他薪水已经支不到一个镢子：会计股那位王科员向来公事公办——扣下了那天的赌账。

陆宝田裹着被窝靠在床上，很痛苦地喘着气。

“我托你一件事，”他抬起失神的眼睛看着凌大头。“请你到第一科打听一下看，有一位林先生公馆在哪里。”

三个星期之后的一天傍晚，凌大头又来到了陆家里。手里夹着一个牛皮纸包——里面装着陆宝田放在办公厅的东西。那个大脑袋老俯着，想着怎么对这个病人开口，书记陆宝田久假不归，樊秘书把他开了缺，补上了一个同乡。

“老陆怎么办呢？”凌大头在肚子里问着。

房里有股酸味儿，还混着湿腻腻的霉味儿，一丝有气没力的亮光打窗外挤到那张方桌上，好像压了山的太阳还想挣扎着爬起来，还想要人注意到它的存在，就拚命抽出点残晖来。地板上堆着许多炭灰：显然老陆又吐过许多血。

陆太太一瞧见客人，就跟在亲人跟前诉苦一样，抽抽咽咽啜泣起来。小升子也不耐烦地哭着，晃着黄瘦的小脑袋。

外面乌鸦哇哇地叫。还听得见它们飞过屋顶的声音。

那个病人脸色发灰，腮巴陷得更深。可是他还打起精神问了许多话。

“同事都还好吧？樊股长问起我没有？”他微笑着，叫那个瞧着打了个寒噤。“樊秘书那些公事——如今交给哪个办呢？”

凌大头踌躇着——要不要把那个消息告诉他。

沉默了一会：大家的话头好像给一阵一阵加浓的夜色凝住了。他们听着远远的号声——长丝样的荡到很远的地方。对面邻居点了灯，灯光斜射进这屋子，叫人想到一滴清水滚到了浑水里，这儿的黑暗给搅动了一下。

陆宝田眼对着帐顶，脸上还露出副微笑，自言自语地说：

“我虽然生病请假，其实樊秘书那些公事——我在家里还是可以办。老凌你看呢？我看是行得通的。”

（原载 1937 年 3 月 15 日《文丛》半月刊，创刊号）

## 华威先生

转弯抹角算起来——他算是我的一个亲戚。我叫他“华威先生”。他觉得这种称呼不大好。

“天翼兄你真是！”他说。“为什么一定要个‘先生’呢。你应当叫我‘威弟’。再不然叫我‘阿威’。”

把这件事交涉过了之后，他立刻戴上了帽子：

“我们改日再谈好不好，天翼兄。我总想畅畅快快地跟你谈一次——唉，可总是没有时间。今天刘主任起草了一个县长公余工作方案，硬要叫我参加意见，叫我替他修改。三点钟又还有一个集会。”

这里他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他声明他并不怕吃苦：在抗战时期大家都应当苦一点。不过——时间总要够支配呀。

“王委员又打了三个电报来，硬要请我到汉口去一趟。我怎么跑得开呢，我的天！”

于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车。

他永远挟着他的公文皮包。并且永远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他的结婚戒指。拿着雪茄的时候就叫这根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

这个城市里的黄包车谁都不作兴跑，一脚一脚挺踏实地踱着，好像饭后千步似的。可是包车例外：Dingdang, dingdang, dingdang! ——一下子就抢到了前面。黄包车立刻就得往左边躲开。小推车马上打斜。担子很快地就让到路边。行人赶紧就避到两旁的店铺里去。

包车踏铃不断地响着。钢丝在闪着亮。还来不及看清楚——它就跑得老远老远的了。像闪电一样地快。

而——据这里有几位救亡工作者的上层分子的统计，跑得顶快的是那位华威先生的包车。

他的时间很要紧。他说过——

“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救亡工作实在太多了。”

接着掏出表来看一看，他那一脸丰满的肌肉立刻紧张了起来。眉毛皱着，嘴唇使劲撮着，好像他在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收敛到脸上似的。他立刻就走：他要到难民救济会去开会。

照例——会场里的人全到齐了坐在那里等着他。他在门口下车的时候总得顺便把踏铃踏它一下：Ding

同志们彼此看看：唔，华威先生到会了。有几位透了一口气。有几位可就拉长了脸瞧着会场门口。有一位甚至于要准备决斗似的——抓着拳头瞪着眼。

华威先生的态度很庄严，用种从容的步子走进去，他先前那付忙劲儿好像被他自己的庄严态度消解掉了。他在门口稍为停了一会儿，让大家好把他看个清楚，仿佛要唤起同志们的一种信任心，仿佛要给同志一种担保——什么困难的大事也都可以放下心来。他并且还点点头。他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对整个集体打招呼。

会场里很静。会议就要开始。有谁在那里翻着什么纸张，窸窸窣窣的。

华威先生很客气地坐到一个冷角落里，离主席位子顶远的一角。他不大肯当主席。

“我不能当主席，”他拿着一支雪茄烟打手势。“工人救亡工作协会的指导部今天开常会。通俗文艺研究的会议也是今天。伤兵工作团也要去的，等一下。你们知道我时间不够支配：只容许我只在这里讨论十分钟。我不能当主席。我想推举刘同志主席。”

说了就在嘴角上闪起一丝微笑，轻轻地拍几下手板。

主席报告的时候，华威先生不断地在那里括洋火点他的烟。把表放在面前，时不时像计算什么似地看看它。

“我提议！”他大声说。“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我希望主席尽可能报告得简单一点。我希望主席能够在两分钟之内报告完。”

他括了两分钟洋火之后，猛的站了起来，对那正在哗啦哗啦的主席摆摆手：

“好了，好了。虽然主席没有报告完，我已经明白了。我现在还是去赴别的会，让我先发表一点意见。”

停了一停。抽两口雪茄，扫了大家一眼。

“我的意见很简单，只有两点，”他舐舐嘴唇。“第一点，就是——每个工作人员不能够怠工。而是相反，要加紧工作。这一点不必多说，你们都是很努力的青年，你们都能热心工作：我很感激你们。但是还有一点——你们要时时刻刻不能忘记，那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他又抽了两口烟，嘴里吐出来的可只有热汽。这就又括了一根洋火。

“这第二点呢就是：青年工作人员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你们只有在这一个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大家团结起来，统一起来。也只有在一个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救亡工作才能够展开。青年是努力的，是热心的，但是因为理解不够，工作经验不够，常常容易犯错误。要是上面没有一个领导中心，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

瞧瞧所有的脸色，他脸上的肌肉耸动了一下——表示一种微笑。他往下说：

“你们都是青年同志，所以我说得很坦白，很不客气。大家都要做救亡工作，没有什么客气可讲。我想你们诸位青年同志一定会接受我的意见。我很感激你们。好了。抱歉得很，我要先走一步。”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挟，瞧着天花板点点头，挺着肚子走了出去。

到门口可又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他把当主席的同志拽开，小声儿谈了几句。

“你们工作——有什么困难没有？”他问。

“我刚才报告提到了这一点，我们……”

华威先生伸出个食指顶着主席的胸脯：

“唔，唔，唔。我知道我知道。我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谈这件事。以后——你们凡是想到的工作计划，你们可以到我家去找我商量。”

坐在主席旁边的那个长头发的青年注意地看着他们，现在可忍不住插嘴了：

“星期三我们到华先生家里去过三次，华先生不在家……”

那位华先生冷冷地瞅他一眼，带着鼻音哼了一句——“唔，我有别的事，”又对主席低声说下去：

“要是我不在家，你们跟密司黄接头也可以。密司黄知道我的意见，她可以告诉你们。”

密司黄就是他的太太。他对第三者说起她来总是这么称呼她的。

他交代过了这才真的走开。这就到了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场。他发现别人已经在那里开会，正有一个人在那里发表意见。他坐了下来，点着了雪茄，不高兴地拍了三下手板。

“主席！”他叫。“我因为今天另外还有一个集会，我不能等到终席。我现在有一点意见，想要先提出来。”

于是他发表了两点意见：第一，他告诉大家——在座的人都是当地的文化人，文化人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应当加紧地做去。第二，文化人应当认清一个领导中心，文化人在当地的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统一起来。

五点三刻他到了工人救亡协会指导部的会议室。

这回他脸上堆上了笑容，并且对一个人点头。

“对不住得很，对不住得很：迟到了三刻钟。”

主席对他微笑一下，他还笑着伸了伸舌头，好像闯了祸怕挨骂似的。他四面瞧瞧形势，就拣在一个小胡子的旁边坐下来。

他带着很机密很严重的脸色——小声儿问那个小胡子：

“昨晚你喝醉了没有？”

“还好，不过头有点子晕。你呢？”

“我啊——我不该喝了那三杯猛酒，”他严肃地说。“尤其是汾酒，我不能猛喝。刘主任硬要我干掉——嗨，一回家就睡倒了。密司黄说要跟刘主任去算账呢：要质问他为什么要把我灌醉。你看！”

一谈了这些，他赶紧打开皮包，拿出一个纸条——写几个字递给了主席。

“请你稍为等一等，”主席打断了一个正在发言的人的话。“华威先生还有别的事情要走。现在他有点意见：要求先让他发表。”

华威先生点点头站了起来。

“主席！”腰板微微地一弯。“各位先生！”腰板微微地一弯。“兄弟首先要请求各位原谅：我到会迟了一点，而又要提前退席。……”

随后他说出了他的意见。他声明——这个指导部是个领导机关，这个指导部应该时时刻刻起领导中心作用。

“群众是复杂的。尤其是现在的群众——分子非常复杂。我们要是不能起领导作用，那就很危险，很危险。事实上，此地各方面的工作也非有个领导中心不可。我们的担子真是太重了，但是我们不怕怎样的艰苦，也要把这担子担起来。”

他反复地说明了领导中心作用的重要，这就戴起帽子去赴一个宴会。他每天都这么忙着。要到刘主任那里去办事。要到各团体去开会。而且每天——不是有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人吃饭。

华威太太每次遇到我，总是代替华威先生诉苦。

“唉，他真是苦死了！工作这么多，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

“他不可以少管一点，专门去做某一种工作么？”我问。“怎么行呢？许多工作都要他去领导呀。”

可是有一次，华威先生简直吃了一大惊。妇女界有些人组织了一个战时

保婴会，竟没有去找他！

他开始打听，调查。他设法把一个负责人找来。

“我知道你们委员会已经选出来了。我想还可以多添加几个。”

他看见对方在那里踌躇，他把下巴挂了下来：

“问题是在这一点：你们的委员是不是能够真正领导这工作。你能不能够对我担保——你们会内没有不良分子？你能不能担保——你们以后工作不至于错误，不至于怠工？你能不能担保，你能不能？你能够担保的话，那我要请你写个书面的东西给我。以后万一——如果你们的工作出了毛病，那你就负责。”

接着他又声明：这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他不过是一个执行者。这里他食指点点对方的胸脯：

“如果我刚才说那些你们办不到，那不是就成非法团体了么？”

这么谈判了两次，华威先生当了战时保婴的委员。于是在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华威先生挟着皮包去坐这么五分钟，发表了一两点意见就跨上了包车。

有一天他请我吃晚饭。他说因为家乡带来了一块腊肉。

我到他家的时候，他正在那里对两个学生样的人发脾气。

“你昨天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他吼着。“我叫你拖几个人去的。但是我在台上一开始演讲，一看——连你都没有去听！我真不懂你们干了些什么！”

“昨天——我到了新组织的一个难民读书会去的。”

华威先生猛跳起来了：

“什么！什么！——新组织的一个难民读书会？怎么我不知道，怎么不告诉我？”

“我们那天大家决议了的。我来找过华先生，华先生又是不在家——”

“好啊，你们秘密行动！”他瞪着眼。“你老实告诉我——这个读书会到底是什么背景，你老实告诉我！”

对方似乎也动了火：

“什么背景呢，都是中华民族！什么秘密行动也没有。……华先生又不到会去，开会也不终席，来找又找不到……我们总不能把工作停顿起来……”

华威先生把雪茄一摔，狠命在桌上捶了一拳：Bung

“混蛋！”他咬着牙，嘴唇在颤抖着。“你们小心！你们！哼，你们！你们！——”他倒到了沙发上，嘴巴痛苦地抽得歪着。“妈的！这个这个——你们青年！……”

五分钟之后他抬起头来，害怕似地四面看一看。那两个客人已经走了。他叹一口长气：

“唉，你看你看！天翼兄你看！现在的青年怎么办，现在的青年！”

这晚他没命地喝了许多酒，嘴里嘶嘶地骂着那些小伙子。他打碎了一只茶杯。密司黄扶着他上了床，他忽然打个寒噤说：

“明天十点钟有个集会……”

（原载 1938 年 4 月 16 日《文艺阵地》半月刊第 1 卷第 1 期）

## 童话

### 大林和小林

#### 第一章 出门遇险

从前有个很穷很穷的农人，同他的妻子住在乡下。他们都很老，老得连他们自己都说不上有多大岁数了。有一天，他们忽然生了两个儿子。这老农人非常快活，叫道：

“我们有儿子了！我真想不到这么大年纪还生儿子。我们有多大岁数了？”

他妻子用手指算了老半天。她说：

“算不明白。”

“我一定要把他们取个好名字，”老头儿自言自语。

取个什么名字呢？老头儿没有主意。他想，翻学生字典罢，翻到什么字就取什么。

一，二，三！一翻，啊呀不好。是个“菜”字。大的叫“大菜”，小的叫“小菜”么？太不好了。

第二次翻，是“屁”字，当然不好。

翻来翻去总不好。这老头儿翻了一晚。到天亮的时候，这老头儿非常疲倦，又觉得房里空气太不好，就打开窗子。窗子外面太阳照着树林，颜色很美丽，这老头儿高兴地叫：

“好了，就取了树林的林罢。”

名字就取定了：大的叫大林，小的叫小……当然叫小林。

过了十年，老农人和他的妻子死去了。临死的时候他们对大林小林说：

“家里太穷了，你们应当到外面去作工。我们死了之后，你们可以把我们的尸体抬到后面小山上。山上的乌鸦会来给我们造墓坟的。然后你们就带了应用的东西去谋生。”

大林和小林便把他们父母的尸抬到山上。他们刚下山，树上的乌鸦们忽然一齐飞起来。一面哇哇地叫，一面去衔了土，给这两个老人堆成了一个墓。

“哥哥，”小林对大林说，“我们快去收拾东西罢，我们早点出门。”

他们回家，把一袋米背到背上。又拿一个麻布袋子，把他们的皮球，洋片，泥人儿，小玻璃瓶，都放到袋里，他们就出了门。

大林说：

“向哪里去呢？”

他们想起没有妈和爸了。他们又不知道要走哪条路好。他们都坐在地上哭起来。

四面是山，是田，是树，那么大一个世界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们怎么办呢？天也晚了。太阳躲到山后面去睡觉了。月亮带着星星出来向他们霎眼。

大林和小林还哭着。哭呀哭的太阳睡了一觉醒来了，又从东边笑嘻嘻地爬起来。

小林揩揩眼泪说：

“你还哭不哭？我想不哭了。”

“好，我也打算不哭了。走罢。”

两个人都不认得路。他们不管二七十四，只是向前面走，路走不通他们就转弯。走了许多时候，他们带来的东西都已经吃完。“东西都吃完了，怎么办呢？”大林说。

“我们先休息一下罢，休完了息再找点东西吃。”

他们于是在一座很高的黑山下面坐着。

大林看看口袋，叹了一口气：

“我将来一定要当个有钱人。有钱人吃得好穿得好又不要做事情。”

小林反对道：

“爸爸说过的：‘一个人总要做点事情的。’”

“因为爸爸是穷人呀。”

“妈妈和爸爸都是穷人，妈妈和爸爸却很快活。”

“有钱人才快活，”大林大声说。“穷人一点也不快活，穷人要做工，要……”

突然有个很大很大的声音，像打雷似的叫起来：

“要什么？要吃掉你们！”

大林和小林惊得摔倒了。他们的口袋也吓得发了一阵抖，袋里的皮球，小玻璃瓶，都飞跑地逃走，不知道逃到什么地方去了。是谁说话呀？

没有一个人！

他们两兄弟抱了起来，脸上的汗像下雨似的落着，四条腿打着战。他们四面看看，可是什么也没看见。

大林问：

“究竟是谁说话？”

“不知道呀。”

可是过了会儿他们就知道了。过了会儿，他们前面的黑山忽然动起来，像一个巨人在躺着。

“地震！快逃！”小林叫。

两个人刚要跑，那座山动呀动的陡地站了起来！

啊呀，是个魔鬼！

魔鬼原来在这里睡觉。他们还以为他是一座黑山哩。魔鬼现在站直了，眼睛像汽车轮那么大。发着绿光。他伸出他那长着草的手来抓大林和小林。他要吃他们！

真是不幸，大林和小林一定要被魔鬼吃掉了。

大林想道：

“我们妈和爸都没有了，皮球也没有了，玻璃瓶也没有了，都没有了，就让魔鬼吃了罢！”

小林非常着急。他想逃是逃不掉的。因为魔鬼手长，你即使跑了很远很远的路——譬如说，三里罢，他也一手抓得到你的。魔鬼知道他有东西吃了，他笑着看着大林和小林。

“一定要吃我们么？”小林问。

“你们要送我几件珠宝，就可以不吃。”

“我们没有珠宝呀。”

“哈哈，那对不起了！”

小林低声对大林的耳朵说：

“我们逃罢。”

“他追得到的呀。”

“那么我们分两头逃罢。他一定一个也追不到的。”一，二，三！大林向东跑，小林向西跑。

魔鬼要追大林，他又想要抓住小林。东跑几步，西跑几步，一个都追不着。

大林和小林都逃掉了，只有麻袋还放在地上。魔鬼实在饿了，就拾起麻袋吃了下去。可是嘴太大，麻袋太小，麻袋给塞住在牙齿缝里。他拔起一枝大松树来当牙签，好容易才挑出来。

他想：还是再睡罢。

月亮已经出来了。月亮只有小半个，像眉毛似的弯着。

魔鬼伸个懒腰，手一举，碰在月亮尖角上，戳出了血。魔鬼发怒道：

“呸，今天运气不好！”

## 第二章 国王的法律

小林一口气跑了二十里路。他回头一看，魔鬼没追上他，他才停了下来。喘气喘得要命。他想：

“如果现在是开运动会，我赛跑一定第一。”

可是他再一想，他什么都没有了。米也吃完，哥哥也不知道跑到了哪一方，四面没有一个狗，没有一个皮球，没有一杯茶，没有一个小鸟，只有他小林一个人。他打算要哭，但是太疲倦，他就在草地上躺下来，没有工夫再哭，呼噜呼噜地睡着了。

月亮已经出来，她想告诉小林：“那个魔鬼的手碰在我尖角上戳出了血哩。”不过小林已经睡着，她不吵醒他。

小林睡了两个钟头，有两个绅士走过他面前。

一个绅士是狗，叫做皮皮。那一个是个兔子，叫做平平。他们两个人都穿了燕尾服，黑的高帽。脚上是一双用水银做的皮鞋。皮皮对平平说：

“平平先生，今天皮皮运气真好，皮皮拾得了一个皮箱子，里面是一箱的苍蝇。”

“苍蝇能卖几个钱呢？”平平问。

“一个苍蝇卖三十五块钱。”

“拾得一箱子苍蝇不算什么稀罕。”

皮皮叫道：

“那么平平先生，你说要拾到什么东西才算稀罕呢？”“顶好能够拾到一个人。”

皮皮就把帽子取下来，向空扔一下又接着。皮皮快乐地说：“皮皮今晚一定能够拾到一个人。”

他们就走到了小林的身边。

皮皮一看见小林，就高兴得跳起来。他叫道：

“平平先生，平平先生！皮皮说过的，皮皮一定可以拾到一个人，哈哈，果然，我拾到一个人了！”

平平先生搔搔尾巴，羡慕地看着皮皮。

皮皮的力气真比三十岁的人还大，皮皮把小林的衣领一提，就把小林提了起来。

“平平先生，你看，我拾得了一个人了！”

小林还没有睡醒，他骂道：

“我要睡了，你们哇喇哇喇吵什么？”

皮皮大笑起来：

“什么，你说我们吵醒你么？哈哈，我抬起你来了，你就是我的东西了！”

小林一惊，完全惊醒了。啊呀不对，又是不幸的事！“什么，我好好地睡觉，干你什么事呀？”

“不管六九五十四，你是我拾来的，”皮皮说。

“你拾了我，我就是你的东西了么？”

平平对小林鞠个躬，把他的长耳朵一直鞠到地下，雪白的耳朵上粘上了许多黄土。他说：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规矩：谁拾到了什么东西，这东西就是他的。皮皮先生既然拾起了你，你当然就是皮皮先生的东西了。”小林揉揉眼睛，打个呵欠，说道：

“我不相信世界有这么一个规矩！”

皮皮说：

“你不相信也没有办法，法律是这么规定的。我既然拾起了你，你就归我，再不然你出一千块金砖给我，我可以放你自由。”

小林用力地挣扎着。可是什么用也没有。皮皮的力气很大，使劲地抓住小林不放。

小林发怒道：“我不是你的。我也没金砖可以给你。我不相信有这样的法律。我不服。”

“我和你去问人，看有没有这个法律，好不好？”皮皮问。

“可以的，我和你去问国王。”

“好，我们走罢。”

他们开步走。皮皮还是抓住小林，小林说道：

“皮皮先生，你抓住我走，我谢谢你。我正很疲倦哩，叫我走是走不动的。”

皮皮虽然力气大，可是提着小林走了几里路，手也提酸了，他只好抓得轻一点。

小林恭敬地说：

“皮皮先生，你提不动了么？让我自己走罢。”

“好的。”

等皮皮手一放，小林就飞跑了。

平平先生大吃一惊，耳朵竖了起来，帽子就向天飞去，一直飞到天上，挂在月亮的角尖上了。他急得哭起来。

“啊呀，我的帽子呀，哇，哇，哇！”

他的好朋友皮皮先生没有工夫去管别人的帽子，皮皮只是要抓住小林，他就拚命地跑。皮皮先生跑得比小林还快，要是开运动会赛跑起来，小林就一定得不到第一的。果然，皮皮先生的前脚离小林只有一尺远了。

真是不幸哪，皮皮先生的前脚又向小林靠近，现在只有五寸远小林，快呀，快快跑呀！

可是皮皮先生的脚离小林只有一寸远了！

天上的月亮也跟着小林跑，尖角上挂着平平先生的高帽子，被风吹得摇晃晃的。

最后，皮皮的手拍在小林的肩上了。再最后，皮皮先生一把抓住小林。

小林就说：

“算你跑第一罢。”

“小林，不管一九得九，我和你问国王去，究竟你是不是我的东西。”

这位狗先生把小林拖回来，于是挂着黑帽子的月亮也跟回来了。

兔子平平先生还哭着。张大了红眼看月亮角上的帽子。他说：

“怎么办呢，我的帽子呀！”

皮皮不耐烦地说道：

“哭什么，等到月亮圆起来，就挂不住帽子了。你等半个月不就好了么？老哭老哭做什么！”

平平哭丧着脸：

“好，你们先去罢。我在这里等帽子。”

皮皮和小林于是向京城走去。走呀走的走了两个钟点，就走到了京城门口。

皮皮先生敲城门。

“开城门，开城门！”他叫。

那位国王先生正睡着了，听见敲城门，国王就皱起眉毛来，自言自语地说：

“这么半夜还来敲门！谁呀？”

“我！”

国王没有法子，只好起来开城门。国王年纪很老了，很长很长的白胡子拖到了地上，走路走得一不留心，他就会绊住自己的胡子摔交的。这时候国王手里拿一支蜡烛，慢慢地走到城门口，没有走好，绊住他自己的长胡子，老实不客气，拍哒就摔了一交。蜡烛就熄灭了。

“啊唷！”国王痛得哭起来。

皮皮先生等得不耐烦，叫道：

“啊，你这个国王怎么的？为什么还不来开门呀？”

“好，就来就来，等我把蜡烛点好。呃，真麻烦！”

一点钟以后，国王开了城门。

“什么事？”国王问。

皮皮对国王鞠一个躬说道……

不对，我说错了！原来皮皮先生还没有开口，小林就抢着说了，他说得很快，他说：

“我在地上睡觉。后来这个皮皮先生来了。后来这皮皮拾起了我。后来皮皮先生说我是他的东西。后来我不服。后来我们来问你这个国王。”

“后来呢？”国王问。

“后来打城门。后来你这个国王摔了一交。后来你这个国王哭了。”

国王脸红起来，分辩说：

“我没有哭！”

皮皮先生又鞠一个躬：

“国王，皮皮拾得了小林，小林就是皮皮的东西了，法律上不是有的么？”

小林大叫：

“不对，”

“别吵，”皮皮说。“我们问国王罢，国王，你给我们判一下。”国王一面把裤带结紧一点，一面说道。

“皮皮的话不错，小林是皮皮的东西。”

“我不相信！”小林气急地说。

国王于是从口袋里拿出一本法律书来，到蜡烛下来翻着，翻了老半天翻出来了。国王道：

“小林，这是我们的法律书，你看：‘法律第三万八千八百六十四条：皮皮如果在地上拾得小林，小林即为皮皮所有。’”有什么法子呢，国王的法律书上规定的呀。

皮皮问小林：

“怎么样，小朋友？”

“好，跟你去罢。”

可是小林非常恨国王。小林说：

“你这个国王一定哭过了。”

“不怕羞。

一个红鼻。

一条牛。

一条狗。

一缸油。”

皮皮摇摇头：

“唱得不大好。”他又向国王鞠躬：

“国王，谢谢你。”

这位狗先生就拖着小林走了。国王刚要关城门。国王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叫住了皮皮：

“皮皮，你们如果遇见馄饨担子，你们叫他挑到我这里来，我要吃馄饨。”

“是。”

“如果没有馄饨担子，卖油炸臭豆腐干的也行。”

“是。”

“皮皮。你遇见那些担子，你先给我付了钱罢。”

“是。”

### 第三章 拍卖

月亮带着平平先生的帽子向西走下去，太阳从东边吐出红光来，红里面带着金色，照着树林子真美丽。

皮皮和小林走到一个城里。

小林问：

“你要带我到什么地方去？”

“带到我的店里。”

“给你做工么？”

“你别管。你是我的，我叫你怎样你就怎样。”

小林想道：

“妈妈爸爸都死了，哥哥也不知道跑到了什么地方，我又变成了皮皮先生的东西。吓，真不好！”

想着想着小林非常伤心起来。

他们走到了街上，皮皮就叫：

“我的汽车！”

一辆汽车飞跑地就跑了过来。皮皮拉着小林上车，皮皮自己也坐上去，对汽车说：

“回去！”

汽车就开了。小林很疲倦，闭上眼睛，一会儿就睡着。他梦见妈妈和爸爸坐在他旁边，大林拿糖给他吃。小林在梦中真快活呀，他原来有妈妈和爸爸和哥哥哩。他又梦见他们的皮球和玻璃瓶都回来了，很亲爱地对他笑。小林也笑起来，他一把拉大林：

“哥哥！”

“怎么，为什么叫我哥哥？”

小林糊涂起来，说道：

“你是我的哥哥呀，你不认得小林了么？”

小林更用力地拉大林。

“好好地睡罢，拉住我做什么！”大林说。

小林就醒来了，原来小林拉住的是皮皮先生。小林还是什么都没有。小林是做了一个梦。于是他悲伤地哭起来。

那位狗先生又把小林拖下汽车。狗先生说：

“别哭，我们已经到了。”

这里是一条非常热闹非常热闹的街，街两旁都是极讲究的店。皮皮带小林到一家最大的店里。这家店的招牌是：“皮皮商店。”门口画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狗头，头上戴着发光的黑帽子，领上有一个美丽的红领结。对啦，小林认得这狗头，这狗头是……你当然猜得到，正是皮皮先生的相。

他们两个人走进店里，店里的人都对皮皮三鞠躬。店里的经理是鳄鱼小姐。这位小姐可真不美丽，一双小眼睛，一张大嘴，嘴一张就得把一列火车毫不费事地吃下去的。她的皮肤又黑又粗又硬。她的头发像钢针一样。这鳄鱼小姐总以为自己很漂亮。她预备将来跟世界上顶美丽的王子结婚。她每天要在脸上拍四百八十次粉，烫两回头发。她脚上穿着顶贵的丝袜和跳舞鞋。可是腿子很短，真不好看。

鳄鱼小姐看见皮皮回来，她就赶快拿出一面像月亮那么大小的圆镜子，对着镜子在脸上拍粉。然后跑到皮皮先生身边来。

“皮皮先生，你办了货么？办了什么货？”

皮皮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盒子来，说道：

“这是一箱苍蝇，”皮皮又指指小林说：“哪，还有一个小林。”

鳄鱼小姐就拿一张纸写着：

“苍蝇一箱。”

小林一个。”

这位小姐带小林到里面去。把小林关到一间很大的货仓里。这仓里堆满了货，把房子都堆满了。一些什么货呢？有猫，有手巾，有糖，有小林，有镜子，有鸡蛋，有铅笔，还有许许多多用的吃的东西。

小林在货仓里住了三天，每天要吃饭的时候，鳄鱼小姐就带他出来吃饭，饭后又带他到花园里散步。

有一天吃过中饭，鳄鱼小姐带小林到花园里去的时候，看见一个少年男子在门口走过。鳄鱼小姐忽然放了小林去追那少年。那少年拚命地逃。鳄鱼小姐追不上，跑回来了。她哭了起来。

“为什么你跑得那样快追他？”小林问。

鳄鱼小姐说：

“我爱他呀。但是他不爱我。他本来在皮皮商店办事的，他怕我爱他，他怕得哭起来，哭了一个星期，就逃走了，我追不着他。今天我又是追不着他。”

说了又哇哇地哭起来。哭完了就把小林带到货仓里。

到第五天，他们把小林装进一个桶里。这桶里除开小林，还有一瓶墨水，一盒火柴，一片饼干，一张画片，一个铁球。于是他们把这桶子抬到一个大院子里。院子里一排一排地放着几千几万个桶。都是货物。

“做什么呀？”小林问。

“要把你卖掉，”皮皮先生说。

“好的，谢谢你。”

下午三点钟，鳄鱼小姐把铃子摇起来。就有许多人到这院子里来了，坐在椅子上。他们都是来买东西的。

皮皮先生对他们叫道：

“各位，现在皮皮商店要拍卖这许多货，货色都很好。喂，注意！现在要卖第一桶了。第一桶里，有小林一只，墨水一瓶，火柴一盒，饼干一片，画片一张，铁球一个，都是好货色，看各位肯出什么价钱。”

买东西的人就哇啦哇啦叫起来。

“我出一分钱！”

“我出两分钱！”

“十个铜子！”

“十二个！”

“五分钱！”

“六分！”

“六分半！”

“六分七厘五！”

“七分！”

有一个满脸绿胡子的男子站起来说：

“我出一毛钱，一毛钱！”

皮皮先生叫道：

“好了，卖给你。小林，你以后是这位四四格先生的东西了。”原来这绿胡子先生叫做四四格。

鳄鱼小姐走来对小林说：

“再会呀，小林，小林不要忘记鳄鱼呀。”

“好的。”

皮皮先生也走来对小林说：

“再会呀，小林。不要忘记皮皮呀。”

小林恨皮皮。答道：

“要是我忘记了，我不管。”

四四格先生就把小林带上一辆绿色汽车里了。

小林问：

“你带我去做什么用？”

“做工，做工。”

“做什么工？”

“什么工都要，都要做。”

“给钱么？”

“不给，不给。”

过会，小林又问：

“你说起话来为什么一句话要说两遍？”

四四格先生摸摸绿胡子。答道：

“因为我的鼻孔太大了，太大了。说起话来鼻孔里就有回声。有回声。”

#### 第四章 足刑

他们坐的汽车停下来了。

四四格先生也开着很大的公司，比皮皮商店还要大。门口有块半里路长的招牌。

咕噜公司：咕噜公司

本公司专制各种珠宝，珠宝，珠子，

玉，金银，还有金钢钻，金钢钻！

都好极了，都好极了！真好，真好！

“你看见这招牌没有，招牌没有？”四四格问小林。

“看见了。”

“对啦，对啦。你就在我这公司里做事，公司里做事。你如果偷懒我就要打你，打你。”

咕噜公司有八万个女孩男孩做工，他们都是制造珠子和金子和银子的。

小林呢，绿胡子先生叫他制造金钢钻。制造金钢钻的人可少极了，连小林只有三个人。

四四格先生对小林说：

“你早晨三点钟起来，替我到厨房里去把我的早饭拿来，早饭拿来。然后你替我剃胡子，剃胡子。然后你去做工，做工。然后休息一秒钟，一秒钟，然后再做工，再做工。然后再休息一秒钟，一秒钟。然后再做工，再做工。然后到了晚上十二点钟睡觉，睡觉。然后三点钟起来，替我到厨房里去把我的早饭拿来，早饭拿来。然后你替我剃胡子，剃胡子。……”

小林就忙得不得了。三点钟起来，天当然还没有亮。只有月亮带了帽子

站在窗子外面向小林点头，头一点，那顶帽子就摇一下。小林给四四格先生拿早饭。四四格先生早饭要吃五十斤面，一百个鸡蛋，一头牛，小林拿这些东西真拿不动。幸得有个朋友帮助他，这朋友叫四喜子，是一位猫小姐，也是制造金钢钻的。

等四四格先生吃过早饭，小林就剃四四格先生的胡子。原来四四格先生的绿胡子天天要长的。三点半钟剃了，到四点钟又长得像昨天一样长了。四四格告诉小林：

“ 如果我的胡子不天天剃，天天剃，恐怕要比全世界还要长哩，长哩。 ”

给四四格剃了胡子，小林就去做金钢钻。小林到后面一个大院子里去掘一点土来，吐些唾沫进去，放到机器里一摇，就制出一百颗金钢钻。每一颗金钢钻可以卖一万块钱。四四格先生当然很阔气很阔气的了。

小林虽然这么苦，可是四四格还要打他，只要小林看一看别处，打一个呵欠，四四格的鞭子就“ 拍！ ” 打到背脊上。四四格先生一天到晚拿着鞭子。无论谁都要挨打的。

有一天，小林很努力，造的金钢钻比平日多。四四格先生非常高兴，给小林一个铁球玩。四四格先生还说：

“ 今天你的工作很好，很好。我给你一个铁球奖励你，奖励你。可是你平日做得不好，不好。可见你平日不努力，不努力。你平日为什么要不努力呢，不努力呢！可见你这个人坏，人坏，坏的人是要挨打的，打的。我今天还是要打你，打你。 ”

后来小林又挨了一顿打。

这么着过了许多日子，如果要把这许多日子的事都说出来，这故事就太长太长了。现在我们只要翻开小林的日记，就可以知道这许多日子里的事。

星期五。起来拿早饭。后来剃胡子。后来做工。后来挨打。后来我哭了。后来睡。

星期六。起来拿早饭。后来剃胡子。后来做工。后来挨打。后来我哭了。后来睡。

星期日。起来拿早饭。后来剃胡子。后来做工。后来挨打。后来我哭了。后来睡。

星期一。起来拿早饭。后来剃胡子。后来做工。后来挨打。后来我哭了。后来睡。

星期二。起来拿早饭。后来剃胡子。后来做工。后来挨打。后来我哭了。后来睡。

到了一个月，小林忽然想起一件事。小林对猫小姐四喜子说：“ 为什么吐点唾沫到泥土里，就变成金钢钻呢？ ” “ 我不知道， ” 四喜子说，她一面说一面洗脸。

“ 金刚钻为什么这样贵呢？有什么用呢？ ”

“ 我不知道。 ”

小林低声说：

“ 泥土是我们掘的。唾沫是我们吐的。机器是我们摇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卖金刚钻了。 ”

四喜子用右手蘸了唾沫洗脸，四喜子想了一想，说道：“ 是呀。 ”

“ 四四格为什么可以拿去卖钱呢？ ”

“我不知道。”

还有一个制造金钢钻的男孩子叫木木。木木说：

“我们拿去卖罢。”

四喜子叫道：

“好的！”

小林问：

“如果四四格先生知道了，他要打我们呢？”

四喜子笑了：

“他一定不会打我们的。我们对四四格先生说：‘这是我们的东西，我们可以卖掉！你管不着。’”

这天他们三个人都不睡，他们三个人拿了金钢钻到街上去卖。木木就高声唱：

“一二三，卖金钢钻！

一二三，卖金钢钻！

价钱公道，每颗只要一万！”

有一个老婆婆来买：

“可不可以少一点？”

四喜子说：

“不可以。一万是很便宜的。”

老婆婆摇头道：

“太贵了。”

老婆婆就走了。走了几步她又走回来，拿起一颗金钢钻细细地看。她叫道：

“啊，这是假的！”

小林不服了：“怎么会是假的呢！”

“你们是什么公司的？”

“我们自己造的。”

说呀说的有一个警察跑过来了。这个警察有四只眼睛。警察一把抓住木木和小林和四喜子：

“你们这批小鬼是不是咕噜公司里的？”

他们三个同声答：“是的。”

警察把他的四个眼睛都睁得大大的：

“好，我要抓你们去。你们把咕噜公司里的金钢钻偷出来卖。”“这是我们自己造的！”

“不管，跟我去！”

他们三个人正要逃走，警察已经拿出一根绳子把他们三个绑起来了。

警察带他们到一个官面前，这位官是平平先生的弟弟叫做包包。包包的脸是黑色的，身体也都是黑色的。包包说：“你们为什么要偷金钢钻出来卖？”

“我们没有偷，这些金钢钻是我们自己造的。”

“是呀，我是长得很美丽的。所以你们偷了东西，因此要罚你们！”

小林大叫道：

“我们刚才说我们没有偷，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包包点点头道：

“不错，我已经到公园去过了，大家都称赞我美丽，我既然很美丽，所以你们到这里来了，因此我要罚你们。”

小林小声问四喜子的耳朵：

“为什么这个官说话那么奇怪？”

“我不知道。”

木木对包包说：

“你不可以罚我们！”

包包又点点头：

“是的，花生米我已经吃过了，于是一定要罚你们。并且又因为月亮上挂着的帽子，已经掉到地上来了，所以我要把你们关起来，关一个星期。你们下次不准偷东西。”

四喜子正要说话，那个四眼警察就把她和小林和木木抓去了，关到一个房间里。

小林说：

“为什么要把我们关起来呢？”

四喜子哭了，一面说：

“我不知道。”

一，二，三！于是他们三个人都哭了起来。

这时候，四四格不见了小林和四喜子和木木，他就大怒起来。四四格先生手里的鞭子呼呼地响，鞭子说：

“呼呼，我要打人！呼呼，我要打人！”

四四格对鞭子道：

“别多嘴，多嘴！我自然知道，知道！找到他们我总要打死他们，打死他们！”

过一会四四格先生知道了他们出的事，四四格就到包包那里去。

“包包先生，先生。你把他们三个人关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谁给我做金钢钻呢，钻呢？请你别关他们，他们，用别的法子罚他们罢，他们罢。”

包包说：“可以。”

包包就叫人把他们三个放出来。包包在一张纸上写着：“罚足刑。”

要罚他们足刑了。足刑是什么呢？不知道。小林想，这足刑大概是用鞭子打脚。打是不怕的，他们都挨打惯的。

许多人带了他们三个到一个房间，门口有一块牌子：

足刑室

那些警察把小林他们三个绑起来，再把他们的鞋子和袜子都脱去，就来“足刑”了。

足刑并不是用鞭子打，是……啊呀，不得了，真难受极了！原来是……啊呀！真难过呀！足刑到底是什么呢，足刑原来是……我本来要说出足刑是什么来的，可是刚到这里，小林叫起来打断我的话了。

小林叫：“啊呀，放了我呀，放了我呀！足刑太不好过呀！”四喜子也叫着：“放了我呀，放了我呀，做做好事放了我呀！”木木脸上都是眼泪：“啊呀，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太难受呀！轻一点罢，轻一点罢！，啊呀啊呀！”

现在我趁他们不叫的时候说出来罢。足刑是什么呢？原来是——

搔脚板！

他们三个都绑得很紧，动都不能动，警察们就用手在他们脚板上很重地搔。他们都痒得要命，难过极了，又不能动。三个人都笑得喘不过气来，笑出了眼泪。他们三个人又要哭。

小林想道：

“究竟是应当哭呢，还是应当笑？”

其实是又要哭，又要笑，又要叫，又要……总而言之难受极了。搔脚板搔了一个钟头。

后来四四格先生带了他们三个回去。四四格拿着鞭子，说道：“你们这么可恶，可恶，偷我的金钢钻去卖，去卖。今天我要狠狠地打你们，打你们！”

拍！拍！拍！拍！拍！

这次挨打比平常还重，他们三个都打得皮破了，血一条一条地流了下来。三个人都哭了起来。小林想起没有了妈妈和爸爸。又没有了大林，他就哭得更厉害了。

打完了，四四格怒叫道：

“现在打完了，完了，现在去做金钢钻去，钻去！”

他们的腿子都给打得走不动了，就一拐一拐地走去。

拍！又是一鞭。

“快点走！”

## 第五章 小林的大力

到了冬天了，冷起来了。

太阳怕冷。穿了一件很厚很厚的衣，因此太阳也不大有热气了。

小林和四喜子和木木睡在一个小房间，垫着稻草，盖的也是稻草。他们都冷极了，做金钢钻的时候，手冷得发抖。小林因为他太冷，牙齿上也生了冻疮，又胀，又痒，又疼，真难受呀。小林说话的时候一不小心，就碰着牙齿上的冻疮了，啊唷，痛得要命！有一天，小林正要睡，忽然有一个东西滚到了他面前。一看，是个鸡蛋。

“小林救救我！”鸡蛋说。

小林问：

“谁说话呀？”

“我。我是个鸡蛋。”

木木和四喜子也醒来了，坐了起来。

小林对鸡蛋说：

“什么，叫我救你么？”

鸡蛋好像要哭了的说：

“救救我呀，四四格要吃我了。我本来不是鸡蛋。”他们三个人奇怪起来。四喜子说：

“鸡蛋先生，你先请坐罢，坐下再详详细细告诉我们。”“我坐不稳呀，”鸡蛋说。

小林就把鸡蛋放到稻草上。鸡蛋也生了冻疮，蛋壳上有一块红的。

鸡蛋就把事情说出来了：

“谢谢你们，我本来冷极了。我现在告诉你们。我本来是一个人，叫做乔乔，不是鸡蛋。我本来也是在咕噜公司做金钢钻的。四四格是个坏人。我给他做了两年金钢钻，四四格就对我说：

“一二三，变鸡蛋，

一二三，变鸡蛋！”

“我就变成鸡蛋了。在这咕噜公司的孩子都要变成鸡蛋的，变成了鸡蛋就给四四格吃掉了。”

他们听了鸡蛋乔乔的话，大家怕得哭起来。

鸡蛋低声说：

“哭有什么用呢，别哭别哭。”

小林叫：

“一，二，三！不哭！”

就不哭了。

“你还能不能变成人呢？”小林问。

“能够的，”鸡蛋说。“小林，你不是有个铁球么？你只要把铁球对我一打，打碎了，就变成人了。”

“那不是打死你了么？”

“不会，你快打罢。”

小林拿起他的铁球对鸡蛋一打，拍的一声，鸡蛋就马上变成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子了。这女孩就是乔乔的本相。

乔乔说：

“明天你给四四格拿早饭的时候，你到后面院子里拿点泥土放到他吃的东西里，他吃了就会睡着的，我们可以逃走了。”这些话马上传到隔壁房，隔壁房里又传到隔壁房里，传呀传的整个咕噜公司的小孩子都知道了。大家都挤到小林他们三个人的房里来。

大家要打死四四格。

小林高兴道：

“好的！”

一不留神，碰着了牙齿上的冻疮，痛极了。

“啊唷！”

乔乔就同几个人到四四格放鸡蛋的地方，拿铁球去打鸡蛋。有的是真正的鸡蛋，有的就变成一个人，或是变了狗，猫，兔子。到了三点钟，小林就依了乔乔的话，把后院的泥土放一块在面里给四四格先生吃。四四格先生刚吃了一口，就呼噜呼噜地睡着了。

大家叫道：

“好了，我们可以打死他了。”

乔乔说：

“一定要用铁球：把铁球对他掷过去，他才会死，掷铁球的人力气要大。”

四喜子出了一个主意：

“我们叫小林掷铁球罢。”

“赞成赞成。”

小林天天给四四格先生送早饭，早饭是很重的，天天送，天天送，小林

的力气就变大了。于是小林拿起铁球，对准四四格的头，预备好姿势，咬一咬牙。可是咬到牙齿上的冻疮了，痛得手发软。第二次，小林又预备好，对准了，用了所有的力气掷过去。

一，二，三！

可是力用得太大了，没打着四四格先生。铁球一直飞了出去。尽飞尽飞，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小林说：

“怎么办呢？我们用棍子打死他好么？”

“棍子打不死四四格的。”乔乔说。

原来只有铁球打得死四四格。

“我们来造一个！”大家叫。

“好的！”

大家就去造铁球了。造了五天还没有造好。四四格先生呢，四四格先生还在睡觉。

到第六天，早晨三点钟的时候，忽然从外面飞来一个铁球，飞回四四格先生的头，拍！四四格就打死了。

谁掷来的铁球呀？

拿起那飞来的铁球一看，原来就是小林掷出去的那个铁球。木木奇怪道：

“铁球为什么会回来呢！”

他们大家看乔乔聪明，就问乔乔铁球为什么会飞回来。乔乔说：

“因为小林用力太大了，铁球就一直飞去。地球是圆的，这铁球绕了地球飞了一转，又回到原处，就把四四格打死了。这铁球一口气飞了五天。小林的力气真大呀！”

大家看见四四格打死了，他们不会变成鸡蛋了，非常高兴，就大叫道：

“小林万岁！小林万岁！”

小林大笑起来，他快活极了。笑呀笑的小林忽然叫道：“啊唷！”

“为什么？”乔乔问。

“我碰了牙齿上的冻疮了！”

## 第六章 从魔鬼那里到中麦那里

大家都说道：

“四四格死了，我们大家要想个办法。”

乔乔说：

“我们仍旧做金银，做金钢钻，做珠宝。我们自己去卖。”“我赞成！”小林叫。

大家也都叫：

“赞成，赞成！”

四喜子说：

“以后不准打人。”

“那自然，”乔乔笑道。“四四格死了，自然不会有人打我们“反对搔脚板！”

木木也说反对搔脚板。

又一个举起手来说：

“我还反对睡稻草。”

乔乔就拿笔记下来，嘴里一面念：

“反对打人，反对搔脚板。反对睡稻草。还有什么要反对的。”小林大声说：

“我反对牙齿上生冻疮！”

乔乔也写着：

“反对牙齿上生冻疮。”

大家想完了办法，就把四四格的早饭拿来吃。大家都快活极了。

小林和乔乔一面吃，一面豁拳。小林出个剪刀，乔乔出纸，乔乔就输了。

小林说：

“我赢了，我要亲你一个嘴。”

“好的。”

第二次，乔乔出纸，小林出石头，小林输了。乔乔问：“你输了，怎样罚你呢？”

小林想了一想：

“那么你亲我一个嘴罢。”

吃完了，大家就唱歌跳舞。

正是快活的时候，灾难又来了。

大家还正在快活地唱歌跳舞，忽然一下子，门里走进一个人来。一看见这个人，大家就惊得发抖了。许多人都叫了一声“啊！”这是谁？请猜猜看这是谁。我先不说出来，你猜猜看。猜得出么？

我还是说了罢。原来是——是谁呢？——

是四四格！一点不错，是四四格！

四四格还是绿胡子，手里还是拿着一条皮鞭。

可是小林回头看看打死四四格的地方，啊呀真怪，那个死四四格分明躺在那里！

“你是谁？”四喜子问那个活四四格。

“我么，我是第二四四格。”

停了一会这第二四四格又说：

“你们以为打死了四四格就好了么？哼，还有我第二四四格！我一定要魔鬼来抓你们去，你们打死了人。”

乔乔大声的说：

“因为四四格要打我们，我们才打死他的。”

“哼！”第二四四格说。“不管三九二十七，你们总打死了人！”小林在他说话的时候，偷偷地拿起铁球，对准第二四四格，一掷过去，第二四四格就倒在地上死了。

乔乔叫道：

“朋友们快逃呀！”

大家正要跑出大门，忽然又进来一个四四格！

“你们不能逃。我是第三四四格。你们不能逃。你们再跑，我就叫魔鬼来！”

“快逃！”木木叫。

于是大家向门口冲去，把第三四四格冲倒在地上了，大家跑出门了。

第三四四格就大声叫起来：

“救命呀！快来呀！魔鬼也来呀！”

叫呀叫的忽然天上全黑了。地也摇动了起来。魔鬼来了！魔鬼太大，所以把天都挡黑了。这魔鬼是谁呢？就是那天要吃大林和小林的魔鬼。

魔鬼之外，还有许多警察也来了。警察是来抓杀人犯的，因为他们打死了两个四四格。

小林想起那天和大林分做两头跑，魔鬼就追不着。小林于是对大家说：

“分开跑！分开跑！”

大家分开跑，魔鬼就没有办法了。有几个跑得慢点的就被魔鬼一手抓去往嘴里一送，吃了下去，嚼起来的时候还咕噜咕噜地响。四喜子就被魔鬼吃掉了。木木也被魔鬼吃掉了。

小林和乔乔在一起跑，幸亏跑得快，不然真危险呀！

小林正跑呀跑的，忽然不小心碰着一枝大树，把小林的耳朵碰掉下来了。

“啊呀，我掉了耳朵！”

乔乔就把小林的耳朵拾起来。小林说：

“好，拾起来了，快跑罢。”

“让我把耳朵包起来，不然要弄脏的。”

乔乔拿一张报纸把小林的耳朵包起来，藏到衣袋里，于是又跑。一口气又跑了五十几里路，回头看看，魔鬼没追上来，乔乔和小林才坐到地上休息。

小林对乔乔说道……

小林正要说话，可是小林忽然怪叫起来：

“乔乔，你脸上少了一件东西！”

“少了什么？”

“我不知道。你脸上少了东西，就不像乔乔了。我的耳朵呢？”乔乔就从袋里拿出耳朵来，给小林装上去，她一面问：“我究竟掉了什么？耳朵么？”

“不是。”

“眼睛么？”

“不是。”

她用手在自己脸上摸，摸呀摸的她自己也叫道：

“我真丢了一件东西，可是我不知道丢了什么。小林，我们来算算看。脸上有耳朵，眼睛，鼻子，嘴巴。你来报，我来摸。”小林报：

“耳朵？”

“有，”乔乔摸摸自己的耳朵。

“眼睛？”

“有。”

“鼻子？”

乔乔在脸上摸来摸去摸不着鼻子。她再摸，还是没有。小林说：

“那么你丢了鼻子了。”

不见了鼻子真难看呀！乔乔哭道：

“啊呀，鼻子不见了怎么办呢？”

他们两个人在地上找，可是找不着。这么找了一夜。

到第二天，他们只好不找了。又走起来走不到两里路，就到了一个火车

站。

火车站旁边有所小屋子，屋子门口挂一块牌：

招领

昨天我拾得了一个鼻子。不见了鼻子的人，请进来领鼻子。

中麦敬启

“ 乔乔，你的鼻子在这里！ ”

小林和乔乔就走进门去，看见一个老头儿在那里吃饭，老头说：

“ 我就是中麦。你们是来领鼻子的么。你的鼻子是什么样子的？ ”

“ 尖的，有两个鼻孔。 ”

“ 对了，你拿去罢。 ”

他们拿了鼻子要走了。可是他们肚子都饿了起来，小林和乔乔看看桌子上的饭，唾沫流了下来。一滴一滴地流到地下，流得很多很多，把中麦和小林和乔乔的鞋子都浸湿了。

中麦知道他们肚子饿就说：

“ 你们要吃饭么？ ”

“ 要。 ”

“ 快来吃，不然要冷了。你们是哪里来的孩子呀？ ”

乔乔和小林经这位老头儿一提，他们就想到没有地方可以去了，他们就哭起来。乔乔和小林一面哭，一面吃，一面说：

“ 我们在咕噜公司做工。后来四四格打我们。后来还要变鸡蛋吃。后来打死四四格。后来第二四四格。后来第三四四格。后来魔鬼追我们。后来掉了耳朵。后来掉了鼻子。后来到你这里来。后来你问我们。后来我们说：‘ 我们在咕噜公司做工。后来四四格打我们。后来还要变鸡蛋吃。后来打死四四格，后来。…… ’ ”

“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们没有家，你们没有地方可以去，你们就住在我这里罢。 ”

中麦先生把乔乔和小林抱起来。乔乔和小林太快活了，乔乔和小林都抱了中麦先生的颈子和他亲嘴。中麦先生高兴得嘻嘻地笑。可是乔乔和小林忍不住的流出很多很多眼泪。

## 第七章 小林给大林的一封信

哥哥，我真念你呀。

我和乔乔找鼻子找着中麦先生。鼻子已经装好了。我们都叫中麦先生叫爸爸。中麦爸爸先生真好呀。

中麦爸爸先生是开火车的。中麦爸爸先生教我们读书。中麦爸爸先生说：

“ 我老了，我老了。我教你们开火车。你们帮我开火车。 ”

后来我们说：

“ 好极了！ ”

后来我们就学开火车了。开火车真好玩呀。

哥哥，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呀？哥哥念小林么？

后来乔乔的鼻子常常要掉下来。后来乔乔说话的时候一不小心，乔乔的

鼻子就“各笃！”掉下来了。乔乔开火车的时候，乔乔的鼻子也掉下来了。后来呢，后来怎样么？哥哥，你猜猜看，你知道后来怎样？

哈哈，猜不着么？后来——乔乔就装上去。

后来有一天，忽然我和乔乔跳绳了。乔乔真美丽，跳绳的时候忽然更美丽了。忽然跳呀跳的，后来乔乔的鼻子又掉下来了。后来我们就把鼻子……你再猜猜看，后来怎样？

哈哈，又猜不着么？

后来——后来又装上去了。

后来中麦爸爸先生说道：

“我要带乔乔到医院里去，把乔乔的鼻子医一下。”

可是忽然并没有带乔乔到医院去。中麦爸爸先生没有钱。

后来我又记起哥哥了。忽然有一天做个梦，梦见你来了。我真快活呀。

后来我问你：

“你怎样来的？”

你说：

“中麦爸爸先生叫我来的。”

我忽然快活极了。快活之后，我就和你忽然抱起来了。中麦爸爸先生也抱起来了。乔乔也抱起来了。后来我和你和中麦爸爸先生打魔鬼，魔鬼大叫道：

“我要吃你们！”

后来乔乔把跳绳的绳绑起魔鬼来了。后来我用铁球打魔鬼了。魔鬼就忽然死了。

后来月亮出来了，她忽然对我们笑，我们也就忽然对她笑。后来她就送你一顶帽子。送呀送的四四格和皮皮就走来了。皮皮拾起了你，乔乔就打皮皮，皮皮就死了。四四格忽然拿鞭子打我，中麦爸爸先生就拿铁球打四四格，四四格就死了。后来鳄鱼小姐要你结婚，我们就逃了，鳄鱼小姐就哭了。

后来我和你和中麦爸爸先生都快活极了。后来我们大家开火车。后来月亮请我们吃饭，我们忽然就把火车开到月亮家里去了。月亮家里还有四喜子和木木。

后来我忽然醒来了。

啊呀，原来是个梦呀。中麦爸爸先生在我旁边，乔乔在我旁边，可是没有你了。

我说道：

“哥哥呢，哥哥呢？”

我后来忽然哭了。

哥哥你快来呀。你到了火车站，就可以问中麦先生住在什么地方，他们忽然就会领你来的。千万要来呀，千万不要不来呀。

中麦爸爸先生希望你来，乔乔希望你来。你来了我们就会忽然更快活了。

哥哥，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你来的时候先写一封信给我，告诉我，你忽然什么时候来。我们先要给你买个皮球，买一个苹果。你千万要写信来，你千万不要不写信来。……

正写到这里，乔乔的鼻子又掉下了。中麦爸爸先生正在这里替她找，我

也给她找。你等一等罢。

……

啊呀，真麻烦！

我们找了半天乔乔的鼻子，可是总找不到乔乔的鼻子，后来……你再猜一回，后来怎样？

后来就——找着了！在桌子下面。后来呢？你再猜。

后来——我知道你一定猜不着，这回你无论如何猜不着的。

后来怎样呢？你猜不着。原来后来又把鼻子装上去了。

现在中麦爸爸先生是催我睡了。我不写了。后来我明天一定起得很早很早的。

你千万要来呀。你千万要写信来呀。你写信要告诉我们，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如果你信上不告诉我，我一定回一封信打你二十下手板。

我天天念你呀。

你念小林么？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上面是小林写给大林的一封信。

信封上是这样写的：

速寄

哥哥先生收

小林缄

小林写好信封，就把信丢到邮筒里了。

## 第八章 美丽的天使

小林的信没有贴邮票。不贴邮票的信是要罚钱的，因此邮政局一定想要找到那位“哥哥先生，”好叫“哥哥先生”出那笔罚款。要罚八个铜子哩。

可是邮政局找不到那位“哥哥先生”。邮差把这封信放到口袋里，一家家的去问。他们一家家都答道：

“我们这里没有哥哥先生。”

这封信在地球上走了八个圈子，可是还送不到。他们想道：“找不到哥哥先生，这个八个铜子罚款谁出呢？”

后来他们只好在报纸上登广告，寻哥哥先生。他们在全世界顶大的几家报纸上都登了广告，广告这样写着：

寻人寻人

谁寻到哥哥先生，

我们给他五百五十元五角五分。

广告费一共用了一万三千八百二十六元七角。

可是真麻烦呀，还是没有找到哥哥先生。

这样说起来大林没有收到小林的信么？

是呀，大林没有收到小林的信。

那么大林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大林么大林这时候正在他自己的家里。大林这时候正在他自己家里吃

饭。大林吃起饭真麻烦哩。大林的旁边站着二百五十个人，都穿着大礼服，大林……

刚说到这里，你一定要问道：

“你为什么不从头说起呢？大林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呢？大林怎样会有他自己的家呢？那天魔鬼要吃大林和小林，大林和小林分开跑，我们就不看见大林了。你从这里说起罢。”对啦，我就从这里说起罢。

那天不是魔鬼抓不住大林和小林么？那天大林也像小林一样，拚命地跑，一口气跑了二十里路。大林回头一看，魔鬼不见了，小林也不见了。

大林疲倦极了，大林就坐在一枝树下休息起来。大林想道：“小林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我们如果是富翁就好了。我们如果是富翁，我们就有珠宝给魔鬼，魔鬼就不会吃我们了。我和小林就不会分开跑了。”

想呀想的大林就把眼睛闭起来。大林躺到地上，他就睡着了。大林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他和小林都做了富翁。他和小林拿了许多许多珠宝给魔鬼，魔鬼不吃他和小林了。魔鬼还对他和小林鞠躬哩。他又梦见他和小林住在一间很好很好的房子里面，吃得好，穿得好，又不要做事情。大林快活起来了，说道：“做了富翁真快活呀！”

忽然有一个人叫道：

“大林愿意做富翁么？”

“谁和我说话呀！”

“我呀，”那个人又叫着。“我叫做包包。”

大林想：

“我做梦么？”

大林不是做梦。大林已经醒来了。他把眼睛张开，就看见一位绅士，站在前面。这位绅士的脸孔是黑色的。这位绅士是平平先生的弟弟，叫做包包。包包穿着大礼服，穿着水银鞋子。这双鞋子在月亮下面照着，好看得眼睛都要花了。这位包包先生对大林说道：

“你愿意做富翁么？”

“我不认识你呀。你是谁？”

“我叫做包包。你不是愿意做个富翁么？”

“愿意呀，”大林打了一个呵欠。

“我叫做包包。我可以想法子叫你变成功一个富翁。”“什么！”大林马上坐了起来。

大林还当是自己听错了哩，又问道：

“你可以叫我成功一个富翁么？”

包包答道：

“是呀，我可以帮助你做一个富翁的。”

哈，那真好极了！大林马上就站了起来，对包包先生说道：“你真是好人呀。你真的可以叫我做一个富翁么？我要不要报答你呢？”

“当然要报答的，”包包先生笑了。

“怎么报答呢？”

“下回再说。你现在同我到家里去。今天是星期一，到了星期六你就是一个大富翁了。”

包包就牵了大林的手走了。

这时候月亮出来了，月亮尖角上戴了一顶帽子。

大林说道：

“包包先生，你看，月亮戴帽子哩！”

“咦！真奇怪！”

说呀说的就走进了城，到了包包先生家里。

包包对大林说：

“我跳高跳得很好，你不知道么？”

“我不知道。”

“开世界运动会的时候，我跳高第一。”

过了一会包包又对大林说：

“有一个大富翁，叫做叭哈先生，你知道么？”

“我不知道。”

“叭哈先生是世界上顶富顶富的大富翁，美国的煤油大王还问叭哈先生借过钱的。叭哈先生没有儿子。你给他做儿子，你就是大富翁了。”

过了一会包包又对大林说：

“我是做官的。你知道么？”

“我不知道。”

“我现在想做一个大臣。叭哈先生和国王很要好，国王很相信叭哈先生的话的。叭哈先生如果对国王说道：‘国王先生，你叫包包做一个大臣罢，’国王就会叫我做大臣的，我就变成一个大臣了。”

这时候有一个兔子先生拿了两盘鸡蛋糕来，这兔子先生对大林鞠了一个躬：

“请大林先生吃鸡蛋糕。”

大林的肚子是很饿的，大林一看见有鸡蛋糕，马上就抓一块鸡蛋糕放到嘴里，嚼都没有嚼就吞了下去。鸡蛋糕太大了。那块鸡蛋糕就在大林的喉管里梗住了。啊呀，真难受呀！大林的眼泪都出来了。大林说不出话来。鸡蛋糕先生，快下去罢，快下去罢，大林很难受呀。可是鸡蛋糕先生不肯下去。后来包包先生拿一根棍子在大林的喉管里一戳，才把那块鸡蛋糕戳了下去。

大林揩揩眼泪说：

“包包先生，谢谢你。”

大林再不敢整吞了，大林吃第二块鸡蛋糕的时候就嚼碎了吃。可是大林嚼得太性急，一不小心嚼下了半个舌头。

大林就哭了起来，叫道：

“哇呀咦！啊哇嗯呀呀么！”大林没有舌头，说话就不很清楚了。

包包说：

“不要紧，不要紧。”

包包去拿了一瓶胶水，在大林舌头上涂一点胶水，把嚼下来的半个舌头粘上去。好了。

大林揩揩眼泪说：

“包包先生，谢谢你。”

大林又吃第三块鸡蛋糕。大林就慢慢的嚼了。

大林一面吃鸡蛋糕，一面问包包道：

“我怎样可以做叭哈先生的儿子呢？”

包包笑道：

“我自然有法子的，你看罢。我要扮做一个天使。”包包就拿一盒白粉出来，包包把粉涂到脸上。包包的脸本来是黑的，涂了粉之后就白了。包包还在脸上涂了一点胭脂。包包又拿一件女子的跳舞衣出来穿在身上。这件跳舞衣真美丽呀。包包穿好之后，就一扭一扭地走到大林旁边，问大林道：“我美丽么？”

“美丽呀！”

包包又学了女子的声音问大林：

“我像一个天使么？”

“像呀。”

后来包包又在柜子里面拿出一个纸包来。包包告诉大林说：“这是一对鸡翅膀，昨天我家里杀了一只鸡，我把鸡翅膀砍下来留着了。这是一对鸡翅膀。”

说了之后，包包就把这一对鸡翅膀插在背上。

大林问道：

“为什么要把鸡翅膀插在背上呀？”

包包诧异道：

“咦，你不知道么？你看过童话没有？外国的童话里，都说天使是有翅膀的。所以我要把鸡翅膀插在背上。这就完全像一个天使了。”

包包照一照镜子，叫了起来：

“真是一个天使呀，真美丽呀！”

包包脸上出了汗，汗流过的地方就把白粉和胭脂都洗去了变成了黑色，包包的脸上就又有黑色，又有白色又有红色，变成了一个花脸。真美丽极了。

大林拍手叫道：

“真美丽呀，真美丽呀！美丽的天使，美丽的天使！”

这个美丽的天使就走出去了。

大林疲倦起来。大林打了一个呵欠，跑到床上躺着。大林很快活。大林唱道：

“吃一块鸡蛋糕。

美丽的包包。

吃一块鸡蛋糕。

美丽的包包。

吃一块鸡蛋糕。

美丽的包包。

吃一块鸡蛋糕。

声音愈唱愈小，唱呀唱的大林就睡着了。

## 第九章 天使给叭哈先生的幸福

包包先生一扭一扭地走出大门，就坐上了汽车。包包先生对汽车说：

“到叭哈家里去。我是要跳墙的，只要开到叭哈的墙外就行了。知道了么？”

“呜呜知道了。”

汽车一口气跑过去，跑到一座白墙下面停住了，白墙上面写了许多黑字：

这是叭哈先生的家：  
不准乱涂乱画  
你如果乱涂乱画  
我搔你脚板一百二十下！

在这些黑字旁边，又写着几行绿色的字：

这是叭哈先生的墙壁：  
不准在这里揩鼻涕，  
你如果在这里揩鼻涕  
我要打你的屁——！

包包先生看见了就笑道：

“哈哈，这一句掉了一个‘股’字。如果老师看见了，一定要罚他哩。”

说呀说的包包先生就下了汽车。包包先生看看这座墙。这座墙是银的，有十二丈高，五丈宽。银子发的光亮和镜子一样，照出包包先生的脸，脸是花的，又红，又白，又黑。包包叫起来道：“真美丽呀。真可爱呀。我如果遇见这样一个天使，我一定爱他。”

包包扭了几下，墙上的影子也扭了几下。包包看见自己的影子太可爱了，包包就走到墙旁边，和自己的影子亲了一个嘴，叹了一口气。包包说：

“我真可爱呀，我要爱我自己了。”

后来包包又说：

“我如果做了大臣，我就更可爱了。我要帮助大林做叭哈先生的儿子。我要跳上墙去。跳呀，跳呀。”

包包预备好，一二三！一跳。

可是墙太高，包包先生跳不上，跌到了地下。汽车看见了就笑起来了，说道：

“呜呜呜，  
包包先生跌得苦！”

包包生了气。

“呸，你笑我跳不上么？你再看！”

于是包包先生又预备好了，一二三！

啊呀，又跌下来了。

汽车又说道：

“呜呜呜……”

汽车还没有说完，包包就大叫道：

“呜呜呜，  
打你的屁股！”

汽车就不开口了。

“再跳第三次！”包包说。

包包就用了全身的力气，预备好，一二三！包包把两个脚一用力，就跳上去了。这一次跳得高极了，像轻气球一样的，往上升，往上升，几乎升到了天上。包包想：

“我如果再升得高一点，我就可以把月亮戴的帽子拿下来了。我今年就可以不要买帽子，我就可以省几个钱了。”

可是这时候正有一片云跑过来，和包包一撞，就把包包先生撞落下来，一直落到叭哈先生的房里。

包包坐在地板上休息一下，就张开眼睛仔细一看，看见叭哈先生正在床上睡觉。叭哈先生的床是金的。叭哈先生的胡子是白的。叭哈先生打着鼾，把白胡子吹得飘起来。叭哈先生的肚皮是很大的，好像一座山一样。叭哈先生盖的被窝是一张张的钞票缀成功的。叭哈先生的嘴唇是很厚的，真厚极了，昨天有一个臭虫从上嘴唇走到下嘴唇，走到今天晚上才走到哩，刚才一走到那个臭虫就疲倦得死去了，后来叭哈先生请了一个德国医生来给臭虫打了针才活转来。因为这个臭虫是叭哈先生养的。叭哈先生顶爱养臭虫，叭哈先生一共养了三万个臭虫哩。到了晚上，臭虫就在叭哈先生的床上玩捉迷藏。这时候有一个臭虫躲到叭哈先生的鼻孔里，叭哈的鼻孔痒了起来。

“啊——啊——吃！”

叭哈先生打了一个喷嚏，叭哈先生就醒来了。

包包先生就赶快站起来一扭一扭地走到叭哈先生的床边。包包先生学了女子的声音问道：

“叭哈，醒来！叭哈醒来！”

叭哈先生问：

“谁叫我呀？”

“我叫你呀。我是一个天使。我是天上下来的。”

叭哈先生想道：

“我听说天使都是很美丽的，天使都是有翅膀的，一个人遇见了天使就会有幸福的。我来看看这天使美丽不美丽。”叭哈先生把眼睛张得很大，仔细看这位天使。这位天使真美丽极了！这位天使的脸是花的，有红色，有白色，有黑色，这位天使肩膀上真有一对翅膀，这位天使的衣裳也好看极了。总而言之，这是一位非常非常美丽的天使。

叭哈先生马上爬起来，跪在床上，对包包说：

“美丽的天使呀，美丽的天使呀！你为什么肯到我这里来呢？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吩咐我呢？你是不是要使我幸福呢？你是不是爱我呢？你的翅膀为什么像鸡翅膀呢？”

包包说：

“天使的翅膀都是这样的。”

“天使的翅膀都是鸡翅膀么？你来有什么话对我说？”“我有话对你说。”

“好极了。美丽的天使请坐罢。美丽的天使要不要抽烟？”“好的，拿一支烟给我罢。”

叭哈先生马上拿一支烟给包包，还给包包点了火。包包就坐到椅子上，把左腿搁到右腿上，一面抽烟一面说道：

“这种烟很好，这种烟在天上是吃不到的。喂，叭哈，我们谈正经事罢。叭哈。你不是没有儿子么？”

“是呀，我没有儿子。”

“你希望不希望有一个儿子呢？”

“我很希望有一个儿子。”

包包用力抽了一口烟，说道：

“我看你是一个好人，所以我来送一个儿子给你。”

叭哈高兴极了，跳起来说：

“给我一个儿子么？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你带来了么？”

包包叫道：

“不要忙，天使做事情是不会这样快的。叭哈，我肚子饿了。你有饼干没有？顶好给我一瓶酒。”

“有有。”

叭哈先生在一个金柜子上打了两下，就有一瓶酒和一盘椰子饼干跳了出来。包包一面吃一面说：

“到星期六你就有儿子了。到了星期六那天，下午三点钟，有一个穿黑衣裳的小孩子走过你门口，这小孩子就是你的儿子。现在我给你一个金戒指，到星期六那天，那个穿黑衣裳的小孩子也有一个戒指，他的戒指和你的戒指是一样的。”

叭哈听了，欢喜得哭了起来。叭哈先生就又对包包跪着说道：

“谢谢美丽的天使，谢谢美丽的天使！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

“不要吵，听我说！你的儿子叫做大林。大林很聪明，你要听他的话。”

“是，是。”

“好了，我要去了。”

包包就站起来，包包就一扭一扭地走到窗子旁边，包包要跳下去了。一二三！包包正要跳，包包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包包就对叭哈先生说：

“我要走了。你送我一盒烟和一瓶酒罢，我回到天上去可以吃吃。”

叭哈就送包包一盒烟和一瓶酒。包包拿了这一盒烟和一瓶酒就跳下去了。包包用了全身的力气就跳过墙了。

这时候已经天亮，月亮戴了帽子去睡觉了。

后来包包又坐了汽车回家。回家之后看见大林还没有醒来，包包就拿一面镜子照自己的脸。包包说：

“我真美丽，我真可爱。如果我做了大臣，我就更美丽更可爱了。我就爱我自己了。我要……我……呜……唉……啊……”

说呀说的包包就睡着了。

## 第十章 叭哈先生的家里

日子过呀过的就到了星期六。

包包对大林说：

“你去穿一件黑衣裳。到了下午三点钟，你就到叭哈家里去。我再给你一个金戒指，你可以给叭哈先生看看。大林从今天起，你就是大富翁了。叭哈先生如果问你从哪里来，你就说是从天上来的。知道了么？”

“知道了。”

“很好，”包包拍拍大林的肩膀。“大林，从今天起，你就是大富翁了。大林别忘记包包呀。大林要帮助包包呀。”

“我帮助的。”

到了下午三点钟，大林穿着黑衣裳，带着包包给他的金戒指，到叭哈先

生家里来了。叭哈家的大门是钢铁的，上面镶着金钢钻。大门口有一块一里路长的牌子：

叭哈先生的家

大门口站着二十四个狐狸先生，都穿着大礼服，站着动都不动，像石头人一样。大林刚刚一走到，那二十四个狐狸先生就对大林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

“你是大林先生么？”

“我不是‘大林先生’。我是大林。我没有当过先生。”

于是那二十四个狐狸先生又对大林鞠一个躬，说道：

“你是大林，你就是叭哈先生的儿子了，请进去。”

忽然有一辆汽车从里面跑出来了。汽车上面有四个大字：

欢迎儿子

那二十四个狐狸请大林坐上汽车，汽车就开到里面去了。这所房屋真大极了，汽车走了一个钟头才走到。叭哈先生亲自接大林下来。叭哈先生快活得叫道：

“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快叫我爸爸！”

“爸爸！”

叭哈先生想要抱大林，可是抱不起来，因为叭哈先生的肚子太大了。伸长了手，还摸不到自己的肚子顶哩，自然抱不起大林来的。叭哈先生的肚子真大极了。有一次开运动会，那些赛跑的人就围着叭哈先生的肚子跑的，跑了一圈，大家就跑不动了。这时候叭哈先生非常快活，格格格地笑着，那大肚子一高一低地动着。叭哈先生说：

“我是世界第一大富翁，你是我的儿子，你也就是世界第一大富翁了。我是世界第一大胖子。我也一定要把你养胖的。我有了儿子了，我真快活呀。我今天晚上要开个大宴会庆祝哩。我要把你改一个名字，我不叫你大林了，我要叫你一个美丽的名字。我要叫你做唧唧。我还要送你进学校。”

从此以后，大林不叫大林了，大林叫做唧唧，我们也叫大林做唧唧罢。唧唧就说：

“我真快活呀！”

“好儿子，来和我亲嘴呀。好儿子，来呀！”

唧唧跑了过去，好容易爬上叭哈的肚子，和叭哈亲了一个嘴。叭哈的嘴唇很厚的，唧唧的嘴亲上去，就像一个皮球放在操场上一样。

叭哈先生于是叫二百个听差来，这二百听差都是狐狸先生，穿得很讲究的。叭哈先生对这二百个听差说：

“以后你们就侍候唧唧少爷，你们要听唧唧少爷的话。你们现在把唧唧少爷换一件顶美丽的衣服罢。”

又对唧唧：

“这二百个听差专门侍候你的。这二百个听差都编了号子，你就叫他们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二百号，他们就来了。”

那二百个狐狸先生就带了唧唧少爷去换衣裳，后来又带唧唧少爷到一个美丽的房子里。

“唧唧少爷，这是你的房间。”

这房间真好极了。桌子是鸡蛋糕做的。椅子是牛奶糖做的。地板是玻璃做的。亮得像镜子一样，再仔细一看，原来不是玻璃，是什么呢？是冰糖。

唧唧说道：

“好了，从此以后我就享福了，我是大富翁了。从此以后我吃得好，穿得好，又不要做工作。真好呀，真好呀！我一定要爱这个爸爸。”

后来这二百个狐狸先生又带唧唧到叭哈先生房里去。这时候叭哈先生房里坐着一个医生。叭哈正听着那个医生说话，医生说：

“请叭哈先生放心，这病是不要紧的。我今天再给他打三针就好了。”

于是叭哈先生站了起来，对医生道：

“好，现在我们去看看病人罢。唧唧，跟我同去。”叭哈先生就牵了唧唧少爷的手，同医生到一个房间里去看病人。病人旁边站着十八个看护妇。

她们低声对医生说：

“他睡着了。”

医生问：

“他怕不怕冷？”

“他不怕冷。”

“好的，”医生搓搓手微笑说，“现在我来打针罢。”

唧唧少爷想：

“哪里有什么病人呀？我没有看见病人呀。这病人床上不是空的么？为什么我不看见病人呢？我眼花了么？”

唧唧少爷就跑过去仔细一看，原来确有一个病人，不过病人身体太小，不容易看见罢了。

这病人是谁呢？

现在请你不要把这故事看下去，先猜一猜这病人是谁。

是谁？猜不出么？那么请你仔细去看一看罢。

原来这病人是个臭虫！这臭虫是谁呢？就是那天晚上在叭哈先生嘴唇上爬的臭虫，爬了一天一晚，从上嘴唇爬到下嘴唇就吃力得生了病了，就请这位德国医生来打针的。

德国医生给这臭虫打过了针。就对那十八个看护妇说：

“现在让病人好好睡一觉，不准有一点声音吵他。睡到六点四十七分五十八秒钟，你们就叫他醒来，给他吃牛奶，然后带他到桌子上散步。”

医生吩咐了之后就格哒格哒地走了。

叭哈先生就牵了唧唧少爷的手，带唧唧少爷出去，一面对唧唧少爷说：

“这医生是很有名的，诊一次病，要一千二百块钱哩。我现在带你去看臭虫俱乐部罢。”

他们走到一个房间。这房间里有许多许多的臭虫，有一股很臭的味道，臭得唧唧少爷一口气打了九十八个喷嚏。这房门口站着一个人，这人是臭虫教练员，专门管臭虫的。这臭虫教练员看见叭哈先生来了。就对臭虫叫道：

“立正！”

那许许多多臭虫马上排了队站着。

叭哈先生点点头笑一笑，就牵了唧唧的手走开去。

唧唧少爷问道：

“爸爸，你为什么养臭虫？”

“我一天到晚不要做事，就养臭虫玩。臭虫是全世界上顶可爱的东西。”

如果有谁不听我的话，我就叫臭虫去吃他。”

到了五点钟，有一个魔鬼来见叭哈先生。这魔鬼的眼睛有汽车轮子那么大，发着绿光。他手上长着草。右手上面贴了一块橡皮胶。

唧唧一看见这魔鬼，马上就逃。这魔鬼正是那天要吃大林和小林的那个魔鬼呀。

叭哈叫道，

“唧唧！唧唧！不要逃，不要逃，这魔鬼是很听我的话的。”就对魔鬼说：

“这是我的儿子，这儿子是一个美丽的天使送给我的。”

魔鬼对唧唧鞠一个躬，说道：

“我和你做好朋友罢。”

叭哈问魔鬼：

“有事么？”

“没有什么事呀。”

“你的手为什么贴橡皮膏？”

“给月亮戳的呀。”

“好，没有什么事，你就去罢。今天晚上我要开宴会哩。”魔鬼鞠了一个躬，就走了。

叭哈对唧唧说：

“魔鬼一天要来见我一次的。”

唧唧快活道：

“真好呀！真好呀！我一做了富翁，什么事都很好了。小林为什么说做富翁不好呢？小林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小林有没有做富翁呢？爸爸说爸爸是世界第一个富翁，爸爸是世界第一个胖子，我也要胖起来才好呀，我胖了起来，我就真是第一大富翁了。”后来叭哈先生对唧唧说：

“唧唧，我告诉你两件事。第一，你要听我的话。第二，你不准做事，你无论什么都要听差去做，依我么？”

“我依。”

“啊，好儿子，来！亲我一个嘴。”

唧唧就用了全身的力气，爬上叭哈先生的肚子，去亲了一个嘴。爬下来的时候出了一身大汗。

## 第十一章 大宴会

晚上九点钟，叭哈先生家里有一个大宴会。到的人真多极了。这些人里面有几个是我们的朋友，一个是皮皮先生，一个是四四格先生。四四格一看见叭哈先生就说：

“你有儿子了，儿子了。我恭喜你，恭喜你。”

还有那位长胡子的国王也来了。国王带来了王子和公主。大家说公主是全世界顶美丽的小姑娘，不过稍为有点毛病就是了。她的眼睛是红的，嘴是缺的，脸是麻的，眼睛上还有一个吊眼疤。除此以外都长得很好看，很美丽。再呢，牙齿有点不整齐，一颗高，一颗低，一颗大，一颗小，牙齿是黄黑色

的。好了，除此以外真没有什么毛病了。哦，不错，还有一点小毛病：她是个斗鸡眼。此外真没有什么毛病了，不过头顶是癞头罢了，大家因为公主美丽像一朵蔷薇一样，大家就叫她做蔷薇公主。

这时候国王和蔷薇公主和王子走进来了。蔷薇公主走起路来是一摇一摇的，因为她的右腿比左腿短了一尺二寸的缘故。

四四格先生就叫道：

“今天蔷薇公主更美丽了，美丽了，蔷薇公主，蔷薇公主，你近来身体好么，体好么？”

蔷薇公主一听见四四格叫她，她就转过身去看四四格。蔷薇公主一转过身去，我们就可以看见蔷薇公主的背了。蔷薇公主的背是怎么的呢？蔷薇公主的背是驼的。

蔷薇公主就对四四格先生说话了，蔷薇公主说话的声音很小很小的：

“我我我是同国王爸爸来来来，来！来！来的！”

原来蔷薇公主说起话来很口吃哩。

四四格大声道：

“我是问你身体好不好。”

蔷薇公主说：

“什什什么？”

原来蔷薇公主的耳朵是有点聋的。

四四格就又大声说了一遍。

蔷薇公主就听明白了点点头说道：

“是呀，我我我晚饭还没有吃吃吃，吃！吃！吃过哩！”皮皮问唧唧：

“唧唧看蔷薇公主美丽么？”

“真美丽呀，”唧唧说：“我爱蔷薇公主。”

“王子美丽不美丽？”

“也美丽，”唧唧说。“王子真高呀。”

王子真高极了。前天王子在街上走过，有一座十二层楼的楼上晒着一件衣裳，王子手一举，就把那件衣裳偷下来了。王子的鼻头是红的。

王子对皮皮和唧唧说：

“我一点也不美丽，我的鼻头是红的。”

“你的鼻头为什么会这样红？”

“因为我太高。教自然的老师说，高的地方是很冷的，我的鼻头就冻红了。”

说呀说的有一个狐狸先生跑来叫道：

“亲王来了。”

那位亲王走了进来，对大家点点头，然后对叭哈先生鞠一个躬说：

“恭喜你有了儿子了。”

亲王是国王的弟弟，他名字叫做……他的名字真长呀，一口气还念不完哩。现在我把他的名字写下来罢，他的名字叫做：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三个儿子后来国王老了就叫三个王子到外面去冒险后来三个王子都冒过了险回来了后来国王快活极了后来这故事就说完了亲王

叭哈先生问亲王：

“你为什么取这么长的一个长名字呀！”

“我是亲王，亲王是贵族，贵族的名字总是很长很长的。”

“你的名字真难记呀。”

“你是一天到晚不要做事的，既然没有事，就来把我的名字念熟罢，你也消消遣。”

叭哈先生就说：

“好的，好的。”

后来就吃晚饭了。桌子有二十里路长，桌子两旁坐满了客人。

四四格先生一面喝酒吃菜，一面说：

“这菜真好吃。真好吃。比我吃的鸡蛋还好吃，还好吃。”

四四格先生一共吃了七十二头牛，一百只猪，六只象，一千二百个鸡蛋，三万只公鸡，吃得绿胡子上都是油，一滴一滴地流下来，一直流到蔷薇公主的脚边，把她的右脚都弄油了，像蒸好了的火腿一样。

唧唧坐在叭哈先生的旁边。那二百个狐狸先生侍候唧唧吃饭，无论唧唧要吃什么，都用不着唧唧自己动手的。那第一号狐狸先生把菜放到唧唧口里。然后第二号狐狸先生扶着唧唧少爷的上颚，第三号狐狸先生扶着唧唧的下巴，叫道：

“一，二，三！”

就把唧唧的上颚和下巴一合一合的，把菜嚼碎了。用不着唧唧自己来嚼的。

嚼完了后，第二号和第三号狐狸先生就放开了手。然后第四号狐狸就走过来，把唧唧的嘴拨开。于是第五号狐狸先生用一块玻璃镜对唧唧的嘴里一照，点点头说：

“已经都嚼碎了。”

第六号狐狸先生就扶着唧唧的上颚，第七号狐狸先生扶住唧唧的下巴，用力把唧唧的嘴扳开得大大的。第八号狐狸先生就用一根棍子，对唧唧的口里一戳，就把嚼碎的东西戳下肚去了。所以连吞都用不着自己吞的。

唧唧快活地想道：

“真享福呀，真享福呀！”

这时候皮皮站了起来，大声说道：

“诸位，今天是庆祝叭哈先生得了儿子的日子，现在我们来恭喜叭哈先生，让我来做两句诗。”

“好极了！好极了！”大家都拍手。

皮皮就把做好的两句诗念了出来：

“松树上结个大南瓜。

蔷薇公主满身的花。

我吃完了饭就回家。

花园里有一株芭——”

皮皮念完了就坐下去了。大家拍手叫道：

“诗做得真好，诗做得真好！”

叭哈先生问皮皮：

“花园里有一株芭，芭是什么呀？”

“芭就是芭蕉树。如果说，花园里有一株芭蕉树，就没有韵了。”

四四格拍手叫道：

“皮皮真聪明极了，极了！皮皮做的诗真好呀，诗真好呀！”国王正坐在四四格旁边，国王看见四四格的盘子里有许多许多鸡蛋，国王就偷了一个来，四四格看见了大声说：“你为什么偷我的鸡蛋的鸡蛋！”

国王低声道：

“不要叫，不要叫！我同你不是好朋友么？给我一个鸡蛋也不要紧呀。”  
“谁同你是好朋友，好朋友？”

四四格说了，就把国王拿着的鸡蛋抢了过来。四四格又说道：

“谁同你要好呀，好呀？那天你吃臭豆腐干，腐干，我问你要半块，半块，你还不肯给哩，不肯给哩。”

国王就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王子说：

“不要哭，不要哭，我给你一个鸡蛋罢，”王子就给了国王一个鸡蛋。  
“再哭我就要告诉祖母了，祖母听见了就会……”

正说到这里，忽然窗子上有一个女子声音说：

“红鼻头王子呀，你真美丽呀，我真爱你呀，真爱你呀！红鼻头王子呀，我爱你呀！”

是谁呀？

大家都吃了一惊，站起来看窗子。

窗子上站着一个小姐。我们认识这位小姐的，她叫做鳄鱼小姐。鳄鱼小姐是从外面爬上窗子来的。

王子一看是鳄鱼小姐，赶紧就躲到叭哈先生的后面。王子哀求道：

“做做好事，做做好事，不要爱我罢。”

鳄鱼小姐说：

“无论你说什么，不管六六三十六，我总是爱你的。红鼻头王子呀，我真爱你呀！”

鳄鱼小姐一面说，一面就从窗子上跳下来，向王子追去。王子拚命逃。王子和鳄鱼小姐围着叭哈先生的肚子跑起来了。

国王叫道：

“快把鳄鱼小姐赶出去！快把鳄鱼小姐赶出去！法律第三千六百八十七条：‘鳄鱼小姐如果追红鼻头王子，即须把鳄鱼小姐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

国王就来拖鳄鱼小姐。鳄鱼小姐一把拉住国王的胡子，国王痛了起来，就哇的一声哭了。

蔷薇公主叫道：

“啊啊啊啊呀！”

蔷薇公主昏过去了。

亲王走过来打鳄鱼小姐。鳄鱼小姐叫道：

“我爱王子，干你什么事呀，你为什么要打我？”亲王生了气拍拍胸口说：

“我是王子的叔叔，我当然要帮王子的。你看不起我么，你看不起我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三个儿子后来国王老了就叫三个王子到外面去冒险后来三个王子都冒过了险回来后来国王快活极了后来这故事就完了亲王么？”

鳄鱼小姐用尾巴打亲王，亲王也哭了起来。鳄鱼小姐看见国王和亲王都哭了，就不管国王和亲王，又去追王子。一面跑，一面拿出小镜子照着脸，在脸上拍粉。

国王对皮皮哭道：

“皮皮，我是和你好的，你现在快叫鳄鱼小姐出去罢。”皮皮就对鳄鱼小姐说：

“鳄鱼小姐，出去！”

鳄鱼小姐是听皮皮的话的。鳄鱼小姐只好哭着走出去。走呀走的又站住了，对王子说：

“红鼻头王子呀，不管三五十五，我总是爱你的。”说了就真的走了。

于是大家又坐了下来，好好地吃饭，四四格又吃了七百头牛，一千六百五十斤面，八百三十二只猪。吃完了饭，四四格哭道：“我没有吃饱，没有吃饱。”

蔷薇公主答道：

“是是是的，我我我是世界第一美美美，美！美！美人！”

后来客人都散了。叭哈先生就叫管账的人来，这管账的人叫做吉士。叭哈先生问吉士：

“今天赚了多少钱？”

吉士说：

“这里有个数目，这是今天下午赚的。”

那数目是：

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这数目究竟是多少呀？一共是四十一位，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万万，十万万，百万万……算不清，算不清！这数目究竟是多少呀？你去问算术老师罢。

叭哈先生对唧唧说：

“我们赚的钱真不少呀。我们有许多许多田，我们开了许许多多店哩。”

唧唧快活得叫道：

“这个爹爹真好呀！”

## 第十二章 皇家小学校

过了几天，叭哈先生就送唧唧到皇家小学校去念书了。这学校很大很大，从大门走到后门有五十里路。这学校里有一万二千个教室，有六千个教师。学生一共有十二个。现在唧唧进了这个学校，就一共有十三个学生了。

校长是个老博士。校长看见唧唧进学校，就对唧唧说：

“欢迎，欢迎，现在你去上课罢。唧唧，有没有人侍候你？”

“有人侍候我，有二百个狐狸侍候我。”

“这二百个狐狸来了么？”

“来了。”

校长先生走到房门口一看，果然房门外站着二百个狐狸先生，是唧唧带

来的。唧唧无论到什么地方，这二百个狐狸总是跟着唧唧的。校长就对唧唧说：

“现在你叫这二百个狐狸侍候你去上课罢。”

“头一堂是什么课呀？”唧唧问。

校长吓了一跳：

“啊呀，你不知道本校的规矩么？”

“不知道。”

“我告诉你罢。”

于是校长拿一本《皇家小学校的规矩》来，说道：“本校没有课程表，学生高兴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

本校的规矩真不错，

高兴上课就上课。

不高兴上课随你玩。

这就是本校的规矩。”

唧唧笑道：

“这个歌不好听。”

校长红了脸说：

“这个歌是我做的。这个歌好极了。你不要多嘴，听我说下去。我再告诉你，本校的老师有六千个，你高兴上谁的课就上谁的课。譬如算术老师就有一百三十四个，你要上王老师的算术也可以，你要上张老师的算术也可以，随你高兴。价钱是不同的。”“什么‘价钱？’”

“价钱就是价钱。王老师有王老师的价钱，张老师有张老师的价钱。譬如你去上王老师的一堂算术，你就要拿出一百块钱。你去上张老师的一堂算术课，就只要一颗珠子。本校的学费是上一课缴一回的，缴给老师。”

唧唧听了高兴极了：

“这个学校真好呀！现在就去上课罢。现在我要上算术。”唧唧就和二百个狐狸先生走出去，走到一个大门门口，那门口有一块牌子：

这是上算术的地方大家来！

“到了。算术老师真多呀！”说了唧唧就走进去。这地方是个大操场，操场旁边有五百间教室。有一百三十四个算术老师在操场上走来走去。有一个算术老师看见唧唧走进来，就跑过来对唧唧说：

“我是羊老师。我的算术顶好。你来上我的课罢。只要九十六块钱。”

说呀说的又有一位算术老师很快活地跑来，把羊老师推开，对唧唧说：

“不要上羊老师的算术，羊老师的算术不好。我是同老师。我的算术最好。”

说到这里同老师就唱起来：

“哥哥姐姐吃糕糕，

两块糕加三块糕是七块糕，

七块糕，八块糕，一共是十块糕。

三个人戴了十顶帽。

一分钟是七十秒。

我的算术真正好，

价钱最公道，

上一课只要一斤二两好珠宝。”

同老师还没有唱完，就又有一个人算术老师跳了过来，对唧唧唱道：

“同老师的算术真不好。  
一分钟有八十秒。  
同老师说只有七十秒。  
你看糟糕不糟糕！  
我姓猫，  
只有猫老师的算术刮刮叫。  
价钱顶公道，  
上一课只要一块鸡蛋糕，  
一块鸡蛋糕，一块鸡蛋糕。”

唧唧说：

“猫老师，我上你的算术课。”  
猫老师很高兴，搔搔头皮，笑道：  
“我有生意了！唧唧，我们去上课罢。”

上完了课，唧唧就拿一块鸡蛋糕给猫老师。唧唧想：“现在我要休息了，不上课了。”

“唧唧不要走，”猫老师叫。“我的算术课已经很便宜了，价钱是顶公道的，你不能少给我两块鸡蛋糕呀。”

唧唧问：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少给我两块鸡蛋糕。”  
“我已经给了你一块鸡蛋糕了，你说的‘上一课只要一块鸡蛋糕。’”  
猫老师笑起来，搔搔头皮说道：  
“我是说——  
‘上一课只要一块鸡蛋糕，  
一块鸡蛋糕，一块鸡蛋糕。’  
加起来就是三块鸡蛋糕。”

唧唧用手指算一算，不错。唧唧就又给了猫老师两块鸡蛋糕。唧唧就回家了。唧唧从此以后每一天上一课。那二百个狐狸先生跟着唧唧进学校，出学校。唧唧无论什么事都用不着自己动手，什么事都是狐狸先生替他做。譬如作文，也是狐狸先生们替他作。算术题目也是狐狸先生们替他算。凡是一个人每天吃得好，不做事，就会胖起来的，所以到了后来，唧唧就胖起来了。

叭哈先生说：

“真是好儿子呀！你胖了，更美丽了。”

学校里的同学也都说唧唧美丽起来了。有一个女同学一拐一拐地走过来对唧唧说：

“唧唧唧唧，你你真美，美！美！美！美美呀！”

唧唧问那女同学：

“你爱我么？”

那女同学答道：

“我我我刚才上了国，国！国！国！国语！”

那女同学叫什么名字呢？那女同学叫做蔷薇公主。原来蔷薇公主是唧唧的同学呀。还有那位红鼻头王子也是同学。现在天气冷了，王子的鼻头更加红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唧唧每天都一样的上课，回家，吃饭，看见叭哈先生就爬上叭哈先生的肚子去亲嘴。每天都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事好说的。只有一件事一定要告诉你，就是唧唧愈长愈胖了。一天一天胖下去，不知道要胖到什么地步为止。身上的肉愈长愈多，长到没有地方再长就长到牙齿上面来了，所以连牙齿也胖了起来。唧唧身体不知道有多么重，三千个人也拖不动唧唧。唧唧本来住在楼上的，现在不能住在楼上了，因为唧唧一上楼，楼就会塌下来。你如果对唧唧笑，唧唧可不能对你笑，因为唧唧脸上全是肉，笑不动了。唧唧如果要说话，牙齿上的肉就马上挤了出来。你看看，唧唧这样胖！

叭哈先生快活极了，叭哈先生张开厚嘴唇叫道：

“唧唧愈长愈美丽了，愈长愈美丽了。如果再要胖一点就更美丽了。还要胖！还要胖！”

后来唧唧真的又胖了许许多多。到了冬天以后，唧唧的指甲上都长着肉。

唧唧的功课也很有进步，唧唧的运动也很好，唧唧会赛跑。叭哈先生就更加爱唧唧，对唧唧说：

“你真是好孩子。功课也好，赛跑也好。今年开运动会，你赛跑一定得第一。你要天天练习呀。”

“我天天练习的，”唧唧说。这时候牙齿上的肉挤到嘴唇外面来了，狐狸先生们看见，就赶紧用一根棍子把挤出来的肉塞进唧唧嘴里去。

叭哈先生又说道：

“开运动会的时候，如果你赛跑跑得好，蔷薇公主就更加爱你，你就可以和蔷薇公主订婚了。”

唧唧真快活。唧唧想要笑，可是笑不动。唧唧叫狐狸先生们：

“来呀！我要笑了。”

于是第一号狐狸和第二号狐狸把唧唧的脸拉开，唧唧才能够笑一下。

过了一会，唧唧又叫狐狸先生们道：

“我要唱歌。”

唧唧要唱歌，也用不着唧唧自己唱的。于是第三号狐狸代替唧唧唱起来：

“三七四十八。

四七五十八。

爸爸头上种菊花。

地板上有臭虫爬。

蔷薇公主吃了十个大南瓜。”

叭哈拍手说：

“唧唧的歌唱得真好！”

叭哈先生和唧唧都很快活。到了放寒假的时候，叭哈先生和唧唧就更加快活了，因为唧唧考第一。还有一件快活的事，就是皇家小学校要开运动会了。叭哈先生想道：

“唧唧赛跑一定第一。”

### 第十三章 两种赛跑

到了开运动会的那一天了。

运动会场里非常热闹，有许多许多人来看。叭哈先生一早就到运动会去了。叭哈先生很快活，时时刻刻把两片厚嘴唇张开了笑着。国王也来了。看运动会的人太多，常有人不小心踏着了国王的胡子，国王就哭起来。蔷薇公主今天穿的衣裳更美丽了，大家都看着她，大家说道：

“蔷薇公主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真好看呀。”

“她的癞头像是金钢钻镶起来的。”

“她的背像一座美丽的山，不是么？”

“最好的还是她的脸，她的脸上有花。”

“我爱她的嘴，她的嘴是世界最美丽的嘴。她的牙齿一颗高，一颗低，像远远的山峰一样。”

蔷薇公主笑道：

“今今今天真好，好！好！好！好玩呀！”

这个时候包包也走进来了。包包自从那天到叭哈家里去过一次以后，就天天打粉搽胭脂。所以今天包包也打了许多粉，搽了许多胭脂，脸上又淌了汗，脸上就有红的，黑的，白的，非常美丽。包包穿了很好看的水银鞋子，身上穿着大礼服，这大礼服是洋铁做的，一点皱纹都没有。

唧唧一看包包就叫起来：

“包包先生！”

唧唧胖了，包包不认识唧唧了。包包说：

“你是谁？”

“我是唧唧。”

“我不认识唧唧。”

“我就是大林呀。”

包包快活得两个耳朵都翘了起来，叫道：

“你原来是大林！我不认识你了，你长得更美丽了。你现在真享福呀。你没有忘记我么？”

“我不会忘记你的。”

“你要报答我呀。”

说呀说的，忽然前面有人打架，是红鼻头王子打一位老年人，老年人的胸口上出了血。老年人哭着说：

“你为什么打我呀？”

王子叫道：

“把这个老头儿抓去！”

就有三四个警察把老年人抓住，抓到包包面前来，因为包包是管这种事的官。警察对包包说：

“这个老头儿和王子打架，老头儿打王子，老头儿用胸口打王子的拳头。”

包包就问老年人：

“你为什么要用胸口打王子的拳头？”

老年人哭道：

“我没有打王子，是王子打我的。”

“好，你既然打了王子，我就要罚你。”

老年人叫了起来：

“是王子打我呀，所以你要罚王子，不应当罚我！”包包点点头说：

“不错，今天蔷薇公主很美丽。今天蔷薇公主既然很美丽，所以我要罚你。”

老年人发起怒来，叫道：

“你不听见么，我说我没打王子呀！”

包包又点点头：

“是的，大林叫做唧唧，唧唧胖了，因此一定要罚你。你不知道今天是皇家小学校开运动会么？所以我要把你关起来，关你一个月，你下次不许打人。”

那三四个警察就把老年人抓去关起来了。

包包对唧唧说：

“好了，事情办完了，我们再来谈我们的话罢。唧唧，我问你，你一定会报答我么？”

唧唧答道：

“我一定报答你的。”

包包就对唧唧鞠一个躬：

“你真是个好。现在国王来了，现在请你对叭哈先生说，要叭哈先生去和国王商量罢。叭哈先生可以对国王说：‘你叫包包做大臣罢。’我就可以做大臣了。”

“好的，”唧唧就去对叭哈先生说了。

国王就叫包包做大臣了。

包包又对唧唧鞠躬：

“你真是个好。我真感谢你。好了，我就是大臣了，我真快活呀。国王是听叭哈先生的话的，国王也是好人。唧唧，你是我的好朋友，我们……”

包包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有一个体操老师跑过来了，叫唧唧道：

“唧唧，快去快去！你要赛跑了。”

唧唧对包包说一声“再会”，就去赛跑。这次赛跑是五码赛跑。赛跑的人一共三个：一个是唧唧，还有一个是一位乌龟，还有一个是一位蜗牛。

一，二，三！唧唧，乌龟，蜗牛，就拚命跑了起来。

叭哈先生拍手叫道：

“唧唧，快赶上去呀，快赶上去呀！”

包包也叫：

“快跑呀，快跑呀！唧唧用力跑呀！抢第一呀！”

另外有人喊着：

“乌龟赶上去了！”

运动会场里的人都拍起手来，都叫起来。

“已经跑了一码了！赶快呀，赶快呀！”

“用力跑呀，用力跑呀！”

乌龟伸长了颈子，拚命地跑。背壳上流出着许多汗。唧唧用了全身的力，想要赶到乌龟前面去，唧唧嘴一张，牙齿上的肉挤在嘴外面来，一晃一晃的。蜗牛也非常努力，把两根触角伸得长长的。用劲地往前面奔。

看运动会的人，都来看这个五码赛跑。大家都拍着手叫着。跑了三个半钟头之后，大家更叫得厉害了。

“只有一码了！只有一码了！”

“蜗牛快赶上去呀！”

“唧唧，努力呀，努力呀！”

“乌龟不要放松呀，拚命跑呀，拚命跑呀！”

“用力跑呀，努力呀，跑第一呀！”

蔷薇公主也叫道：

“唧唧唧唧快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蔷薇公主叫得透不过气来，就昏倒了。包包马上去叫了一个医生，才把蔷薇公主救醒过来。蔷薇公主一醒来就又叫道：“唧唧唧快快快……”

叭哈先生同包包也拚命拍着手，叫唧唧快跑。

国王张开嘴笑，叫道：

“唧唧一定是第一！唧唧一定是第一！”

亲王坐在国王的旁边。亲王拍手，不小心扯住了国王的胡子，国王就哭了。亲王说：

“你真爱哭！”

国王把眼泪揩干，又笑着叫起来：

“唧唧一定是第一，唧唧一定是第一！”

又跑了两个钟头，跑到了。大家拍手拍得更响了。看赛跑的人太多了，看不明白谁跑第一。

“谁跑第一呀？”

连我自己也看不明白谁第一，所以不能告诉你。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知道的。

等了一下，有人拿出一块牌子来，牌子上写着：

五 码 赛 跑	第一——乌龟
	第二——蜗牛
	第三——唧唧
	一共只跑了五小时又三十分 破全世界纪录！！

大家又大叫起来，拍着手。

国王叫道：

“唧唧是第三呀，真不错呀！”

叭哈先生很快活。

“唧唧，我更爱你了，”叭哈先生说，“你跑第三，真不错。”

有许多人跑来给唧唧庆贺。蔷薇公主对唧唧说：

“唧唧跑跑跑跑跑。第三，唧唧我我我真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

蔷薇公主又昏过去了。那个医生把蔷薇公主救醒，蔷薇公主才把刚才那句话说完：

“爱爱爱，爱！爱！爱你呀！”

唧唧对蔷薇公主说道：

“你真美丽，我真爱你呀。”

叭哈先生说：

“你就同蔷薇公主订婚罢。”

大家叫道：

“万岁！万岁！唧唧和蔷薇公主订婚了！”

包包说：

“我用大臣的资格，来恭贺唧唧少爷和蔷薇公主订婚。”

国王拍拍唧唧的肩膀道：

“你真是我的好女婿。你又美丽，又胖，功课又好，又会赛跑，又是大富翁。”

蔷薇公主张大了她那一双斗鸡眼，笑道：

“我我我真快快快，快！快！快乐呀！”

可是红鼻头王子忽然哭起来了，说道：

“你们大家都有人爱。我没有爱。”

“红鼻头王子呀，我爱你。”

谁说话呀？大家一看，原来是鳄鱼小姐。

王子大叫起来：

“我要别人爱我，我不要你爱我！”

说了赶紧就逃。

鳄鱼小姐拚命地去追王子，一面还拿出小镜子照着自己的脸打粉，一面说：

“不管六九五十四，我是爱你的！”

王子一面逃，一面哭着问道：

“即使是七九六十三，你也一定要爱我的么？”

“哪怕八九七十二，我也要爱你。”

王子哭道：

“真没有办法呀。”

说了之后就跑得更快了。鳄鱼小姐也追得更加努力。运动会场的人都拍着手叫起来：

“快跑呀，看是谁跑第一呀！”

“红鼻头王子呀，”鳄鱼小姐说，“我真爱你呀。你无论跑到哪里，我总要追你的。你快爱我罢！”

王子喘着气答道：

“真没有办法。我现在跟你约定一句话：你如果追到了我，我就爱你。”

鳄鱼小姐高兴极了，就跑得更快了。王子跑得疲倦起来，跑不动了。啊呀，快要追到了！

“快跑呀，快跑呀！”大家叫。

可是鳄鱼小姐离王子只有两步了。鳄鱼小姐拚命向前面一跳，就追上了王子。鳄鱼小姐对王子说：

“我追上了，你快爱我呀。”

王子流下了眼泪，哭道：

“一，二，三，我爱你！唉，真是没有办法。”

国王说：

“你同鳄鱼小姐就订婚罢。”

大家又拍手，叫起来道：

“今天真是好日子，又开运动会，又有四个人订婚。”

叭哈先生非常快活，老是张开两片厚嘴唇笑着。叭哈先生同唧唧回家之后，吉士很慌张地对叭哈先生说：

“叭哈先生不好了！四四格先生被人打死了！第二四四格也被人打死了！”

叭哈先生大吃一惊。

“不好了，我的朋友被人打死了！说不定我也会被人打死哩。吉士，凶手抓到没有？魔鬼为什么不去抓人呢！”

“魔鬼去抓人的，抓了几个吃了。还有许多凶手逃掉了。这真不幸呀。可是不要紧的，因为四四格是很多的。现在咕噜公司还是好好的。第三四四格在那里管理咕噜公司。”

过了几天，叭哈先生同几个朋友开了一个追悼会，追悼第一四四格跟第二四四格。唧唧也到追悼会去的，唧唧还演讲呢，讲完之后，唧唧对狐狸先生说：

“我要哭了。”

狐狸先生们就把唧唧的嘴唇扳开，唧唧哭了一场。大家也都哭了起来。后来叭哈先生叫了一声“一二三！”大家才不哭，揩干了眼泪回家。

到了过年的时候，王子和鳄鱼小姐结婚了。叭哈先生和唧唧去吃了喜酒。鳄鱼小姐结婚之后很快活，可是王子不大快活。鳄鱼小姐是在皮皮公司当经理的，很有钱，鳄鱼小姐把她的钱分一半给了王子，王子才高兴起来。

寒假完了，皇家小学校开学了。唧唧就像从前一样，每天去上一堂课。小林写一封信给哥哥先生，正是那个时候，可是唧唧当然没有收到小林的信。

#### 第十四章 不幸的事

叭哈先生常常想起四四格，就伤心起来。四四格是被人打死的，说不定叭哈先生也会被人打死，所以叭哈先生又有点害怕。叭哈先生常对唧唧说：

“我想起真怕呀，说不定我会被人打死的。如果有人把铁球对我一掷，我就死了。”

“爸爸不会被人打死的，大家都是爱爸爸的。”

“我跟四四格是一样的，都是好人。我跟四四格一样的，也爱吃鸡蛋，鸡蛋都是变来的，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那些不听我的话的人，我就拿臭虫去咬他，或者叫魔鬼去吃他。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事，人变鸡蛋给我们吃，也是规矩，并不是坏事。可是四四格被人打死了。”

说呀说的叭哈先生就哭起来。

原来叭哈先生吃的鸡蛋，和四四格的鸡蛋一样的，都是人变的。

唧唧对叭哈先生说：

“爸爸，不要怕罢，有人保护你的。”

叭哈先生就派一个人去叫那个魔鬼来，对魔鬼说：

“你保护我罢，你住到我家里来。”

“是。”

魔鬼就住在叭哈先生家里了。

可是这天晚上，竟出了一件不幸的事。

那个在叭哈先生嘴唇上爬得病了的臭虫，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病好。到了这天晚上，这臭虫的病忽然厉害起来。叭哈先生把全世界最著名的医生都请来看臭虫的病，可是那些医生都摇摇头说：

“他的病不会好了，他一定要死了。”

到半夜十一点钟，那臭虫就死了。

叭哈先生哇地哭了起来：

“这个臭虫是我最爱的，哇，哇！我真悲哀极了，哇，哇！明天我要给这臭虫开一个追悼会，哇，哇！”

叭哈先生太悲哀了，身体有点不舒服。叭哈先生对吉士说：

“我有点不舒服，我要睡了。明天一定要给那臭虫开一个追悼会，你赶快给他们预备。”

于是吉士叫全家的人预备明天的追悼会。全家的人都知道死了一个臭虫要开追悼会，连厨房里的几个厨子都知道了。有一个猫厨子说：

“明天要开追悼会了哩，追悼一个臭虫。”

旁边有一个老厨子是个人，这个人厨子说：

“叭哈只爱臭虫。臭虫死了要开追悼会。如果我们死了，叭哈睬都不睬我们的。”

这个人厨子一面说，一面捧一盘生鸡蛋到锅子旁边去。走着走着忽然绊住一个什么东西，几乎跌了一交。一看，原来是个铁球。这个人厨子骂道：

“该死的東西！谁把铁球放在这里，几乎使我跌了一交。”

这个人厨子就把那个铁球踢开。

旁边有一个狐狸厨子叹了一口气：

“我情愿做臭虫，做臭虫真幸福呀。”

厨子说：

“哼，臭虫死了也要开追悼会！哼，真气死我了！”

人厨子生了气，把那盘鸡蛋狠狠地放在桌子上。那盘子放得太重了，就有一个鸡蛋滚下来。

啊呀，打碎了一个鸡蛋！

那个鸡蛋滚下来，正打在那个铁球上。鸡蛋一打碎，忽然变成了一个人。这个人马上拾起铁球，把盘子里的鸡蛋都打碎了，都变成一个个的人，有男的，有女的，都从盘子上跳下来，他们一共十二个。

厨子们都吓得话都说不出，马上就逃，可是都被那十二个人抓住了。那十二人问厨子们：

“你告诉我们，叭哈现在在什么地方？”

猫厨子吓得昏了过去。人厨子全身发抖，说不出一句话。狐狸厨子惊得哭了起来。后来人厨子小声说：

“叭哈……叭哈……他现在……他他现在睡……睡……”

“叭哈睡觉了么？”

“是……是……”

那十二个人拿着铁球就到叭哈先生卧室里去了。那十二个人看见叭哈先生的肚子像山一样高，叭哈先生盖着一床很厚的被，被是一张张的钞票缀成的。那十二个人格达格达地一走进叭哈先生房里，叭哈先生就醒了。叭哈先生看见跑进来十二个人，还有一个铁球，叭哈先生就叫道：

“不好了，救命呀！”

那十二个人对叭哈先生说：

“你是妖怪！我们给你做了事，你还把我们变成鸡蛋，吃我们。你是妖怪！打死你这妖怪！”

“这是规矩呀，”叭哈先生说道。“你们为什么要打我呢？”

“你是妖怪！打死你这妖怪！”

叭哈先生就叫起来：

“救命呀！魔鬼快来呀！”

忽然地震了，原来魔鬼走过来了。

那十二个人听见魔鬼走了过来，赶快把铁球对叭哈先生的头掷过去，然后一二三！十二个人分开了逃到外面去。魔鬼追那十二个人，有五个人跑得慢一点，被魔鬼抓住了吃了下去。其余的不知道逃到什么地方去了。

全家的人都大吃一惊，跑过来看叭哈先生，唧唧知道叭哈先生被打，就立即跑过来看，叭哈先生的卧室离唧唧有十五码远，唧唧跑到天亮的时候还没有跑到，一直到下午两点钟，唧唧跑进了叭哈先生的房里。

叭哈先生没有死，不过头部受了重伤。流着许多血。有一滴血在嘴唇上流着，这点血是昨晚十二点钟流起的，现在已经下午两点钟了，这滴血还没流到下嘴唇。

有五千个著名的医生在叭哈先生的床旁边，给叭哈先生看病。医生说：

“很危险，很危险！”

医生说了之后，就把叭哈先生头上的血洗去，拿一碗面粉，把叭哈先生的伤口糊起来，再拿一张纸贴在上面，纸上写着：

“血会止的。

不止就会死的。

不死总会活的。”

“爸爸这个病会好么？”唧唧问医生。

有一个医生是世界第一的，已经一百二十五岁了，他答道：

“你爸爸的病一定会好的。不管你爸爸会活会死，这个病总会好的，你放心好了。”

过了一会，国王带着红鼻头王子，鳄鱼小姐，蔷薇公主，来看叭哈先生。接着包包大臣跟亲王也来了。后来皮皮也来了。

叭哈先生对唧唧说道：

“我要死了。我死了之后，你马上就同蔷薇公主结婚。我有一座玻璃宫在海边上，我从前是在玻璃宫结婚的，所以你也要到玻璃宫去结婚，这是规矩。我死了之后，你就跟蔷薇公主坐火车到海边上玻璃宫去结婚。我有许多家产，都给你们。你是我的儿子，你要跟我一样做人。国王是我的好朋友，国王也会相信你的话的，魔鬼也会听你的话的。包包是你的好朋友，包包现在做了大臣，包包也可以帮助你的，唧唧，你记住，你是我的儿子，你一定

要跟我一样的做人。”

叭哈先生说完，忽然就死了。

唧唧马上叫狐狸先生们道：

“我要哭了。”

狐狸先生们把唧唧的嘴扳开，唧唧就大哭起来。

那个一百二十五岁的老医生拍手说：

“好了好了，叭哈先生的病已经好了，我说叭哈先生的病一定会好的。”

蔷薇公主答道：

“是是是的，我我我们就要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

蔷薇公主昏了过去。

包包对唧唧说：

“好了，你就结婚了，恭喜恭喜！唧唧，你现在是世界第一大富翁。”

## 第十五章 海

唧唧跟吉士把叭哈先生葬了，又开追悼会，又要筹备唧唧同蔷薇公主结婚，整整忙了半年。国王跟包包大臣常常来给他们帮忙。把所有的事情弄好之后，唧唧就同蔷薇公主到火车站上去，要坐火车到海边上的玻璃宫去结婚。国王也同去。王子和鳄鱼小姐也同去。另外还带了两万个听差，三千个厨子。吉士要管家里的事，不能去。亲王跟包包也有事不能去。

唧唧他们到了火车站，有几万个人来送行。包包，皮皮，亲王，都来了。热闹极了。

皮皮叫道：

“唧唧万岁！蔷薇公主万岁！国王万岁！”

国王说：

“我现在只有六十五岁，没有一万岁。”

包包大臣拍拍唧唧的肩膀：

“恭喜你呀。我永远是你的好朋友。我永远是大臣。我永远是很美丽的。你爱我么？”

“我爱你。”唧唧说。

亲王走过来对唧唧说道：

“我帮了你许多忙，你不要忘记我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三个儿子后来国王老了就叫三个王子到外面去冒险后来三个王子都冒过了险回来了后来国王就快活极了后来这故事就完了亲王呀。”“我不会忘记你的。”

说了之后唧唧就要上火车了。这时候火车呼呼地叫着，快要开了。开火车的人坐在火车头上，向窗子外面看着唧唧笑道：

“这个人真胖呀。”

还有一个开火车的人是个女子，也笑起来：

“吃了不做事，就胖到这样子。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呀。”

唧唧正要上火车，忽然看见了那个开火车的人。唧唧一看见，唧唧就叫起来：

“小林！”

原来开火车的人就是小林！那个开火车的女子是乔乔。好了，唧唧遇见

小林了，两兄弟会面了。

小林听见唧唧叫他，小林就跑到唧唧身旁来。可是小林不认识唧唧。小林问：

“你为什么认识我呀？”

“噢，你不认识我了么？我是唧唧呀，我是你的哥哥呀，我就是大林呀。”

小林对唧唧看了一会，就叫道：

“啊，哥哥！你原来是哥哥！”小林的脸上流着眼泪。“啊，你原来是哥哥！你为什么长得这样胖呀？哥哥，我有一封信寄给你，你收到没有？你为什么不回我的信呀？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呀？哥哥，我真想念你呀，乔乔也想念你。哥哥，中麦爸爸先生死了。”

说到这里，小林就叫乔乔。

“乔乔，快来，原来他就是哥哥呀。”

乔乔跑过来，跑得太快，一不小心就把鼻子掉下来了，找了半天才找着。

小林一面很快活，一面流着眼泪想要和唧唧亲嘴，可是唧唧太胖了，不能去亲嘴。

唧唧说：

“我现在是世界第一大富翁了。”

“你的钱从什么地方来的？”小林问。

“我的钱是我爸爸给我的。我有许许多多田，开了许许多多店。我一天到晚不要做事，就有钱用。你开的这个火车也是我的，这条铁路也是我的。我的钱多极了。小林，你有钱没有？”“我和乔乔一个钱也没有。我们天天开火车，可是没有钱。哥哥，你为什么不做事，有这样许多钱呢？”

这时候亲王看见唧唧和小林说话，亲王就道：

“唧唧，你为什么和这个流氓说话呀？”

唧唧说：

“他是小林，他是我的弟弟。”

“唧唧你疯了！你怎么会有这样一个穷鬼弟弟呀？你不怕羞么？”

唧唧就脸红起来了。

皮皮叫道：

“小林是皮皮公司的货，后来皮皮把小林卖给四四格的。”包包说：

“啊呀，小林是偷金钢钻的贼呀，后来罚了足刑的。”小林叫起来：

“放屁！我没有偷过金钢钻，金钢钻是我自己的。”“你偷了金钢钻，所以我要罚你足刑呀。唧唧少爷，你不要睬他。他是个偷金钢钻的贼。”

唧唧就不睬小林了，唧唧上了火车。

小林伤心起来，流了许多眼泪。火车快要开了。小林就和乔乔到火车头上去了。

当！当！当！

小林和乔乔开起火车来！火车大叫道：

“哆！哆哆！哆——哆哆哆……”

火车只是叫着，火车不走。

小林骂火车：

“为什么不动呀？”

你这个饭桶呀！”

火车说：

“我不是饭桶呀，  
我是走不动呀。”

小林问：

“为什么走不动呀？”

火车哭道：

“太……太重……太重呀！”

于是小林和乔乔走下车来看看。小林和乔乔就知道火车为什么开不动了。原来是唧唧太胖，太重，火车就走不动了！真没有办法，火车走不动！

站长说：

“小林你去把火车推一下罢。”

“好的！”

小林走到火车后面，用了全身的力气，一，二，三！拚命把火车一推，火车就像飞似地跑了。

你还记得小林么？小林的力气是很大的。小林把火车一推，力气太大了，火车就跑着跑着，一直跑到海边上。海边上有个车站，本来火车是开到车站里就要停的。可是小林的力气太大了，火车到了车站还是停不住，还是一直跑着跑着。

前面是海！

啊呀，真不得了呀！火车还是一直跑着。火车停不住。啊呀，怎么办呢，火车老是跑着呀！

啊呀，火车跑到海旁边了！啊呀，火车还是不停！啊呀，火车要掉到海里去了！

火车跑着跑着，哗喇！——火车掉到海里去了！

海边上的人都跑过来救，已经来不及了！

唧唧，蔷薇公主，国王，红鼻头王子，鳄鱼小姐，还有两万个听差和三千个厨子，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掉到海里去了！许多人在海岸上。一点办法也没有。

海面上出了许多水泡，像珠子一样的。

海边上那个车站的站长就马上打电报，电报上的话是：“林火里正有理你赶救”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真看不懂。

原来电报上的话应当很简单的。这电报本来是这样的意思：“小林把火车推到海里去了，真正岂有此理！你们赶快来救！”本来有二十三个字，打起电报来只有九个字了。

电报打去之后，那边回了一个电报：

“们小和马来”

这就是说：“我们和小林和乔乔马上就来。”

站长接了回电，就对海边上的人说：

“好了好了，那边他们有人来救了。”

说着说着，忽然看见海面上有个东西浮了起来。大家仔细一看，原来是鳄鱼小姐和红鼻头王子。鳄鱼小姐从前是住在海里的，会游水，鳄鱼小姐就救了红鼻头王子出来了。

鳄鱼小姐叫：

“掉下海去的人太多了，我没有办法救他们出来，你们赶快想法子呀！”

站长说：

“救的人就要来了。”

王子的鼻头更红了。王子说：

“海水一点也不甜。海水是咸的。一点也不好吃。”鳄鱼小姐又说道：

“我脸上的粉和胭脂，都被海水洗去了。”

说了之后，鳄鱼小姐就拿出一面镜子，照着脸，慢慢地打粉搽胭脂。

正在这时候，小林和乔乔和许多人都坐着火车来了。鳄鱼小姐叫道：

“欢迎小林！欢迎小林！小林，你还记得鳄鱼小姐么？”

## 第十六章 胶水的效用

大家看见小林来了，就叫道：

“小林，你的力气是很大的。你一定有办法，救他们。”小林看见海，海面浮起许多水泡。

乔乔说：

“赶快拿一根钓鱼竿子来！有了钓鱼竿，就可以把火车钓起来了。”

大家就去拿了一根钓鱼竿来。

小林叫：

“把钓鱼竿给我！把钓鱼竿给我！”

小林接了钓鱼竿，就开始钓起来。

大家问道：

“钓起来了没有？”

“没有哩。”

过了一会：

“钓起来了没有？”

“没有哩。”

又过了一会：

“钓起来了没有？”

“有了！”

小林就把钓鱼竿一拖。小林说：

“真轻呀。”

把钓鱼竿拖起一看，原来钓起来的不是火车。是什么呢？是国王。钓鱼钩子钩着国王的胡子，就把国王钓起来了。小林把国王拖上岸。国王全身是水。国王哇哇地哭着。乔乔说：

“已经把你救起来了呀，你还哭什么？”

国王哭道：

“我有许多时候没有吃东西了，我肚子饿了，我要吃臭豆腐干。”

车站站长去买了两块臭豆腐干给国王吃，国王才不哭。于是小林又把钓鱼钩子丢下海里，小林说：

“我一定要把火车钓起来。”

大家都不说话了，大家静静地看着海面，又看看小林。红鼻头王子把右手靠在一个山顶上，对鳄鱼小姐道：

“我的妹妹不知道淹死了没有，我的妹妹身体很弱的。”鳄鱼小姐叹了一口气：

“如果蔷薇公主死了，世界上就少了一个第一美人了。”国王已经吃完了臭豆腐干，国王舐舐嘴唇说：

“如果蔷薇公主不死，蔷薇公主就可以和唧唧少爷结婚，我们也可以做大富翁了。如果蔷薇公主淹死了，蔷薇公主就不能和唧唧少爷结婚。我们就不能够做大富翁了。”

说到这里。国王想起来很伤心，又哭起来。

哭呀哭的，忽然听见大家叫道：

“好了好了！钓起来了！”

国王赶紧揩干了眼泪看小林。小林正在那里拖钓鱼竿。小林说：

“很重呀！一定是火车！”

果然是火车！钓鱼钩子钩在火车的一个窗子上，把火车钓起来了。

一，二，三。小林拚命拖。

可是火车太重了。拖呀拖的，忽然钓鱼竿上的线叫了一声“格！”就断了。于是火车又掉到了海里。

大家叫：

“啊呀！”

国王又哭了起来。

小林对乔乔说：

“钓鱼竿钓不起来呀。”

乔乔想了一想，就叫道：

“快拿一根长棍子来！”

大家就拿来一根长棍子。

乔乔又叫：

“还要一瓶胶水！”

于是胶水也拿来了。

乔乔把胶水涂在那根长棍子上交给小林。

“小林，你把这根棍子到海面去捞。一捞到火车，火车就会黏在棍子上。因为棍子上是有胶水的。然后你用力一拉棍子，火车就上来了。”

小林就拿着长棍子，把有胶水的那一头浸到海里去。棍子上是有胶水的，棍子一碰着火车，火车就黏在棍子上了。

小林叫：

“哈哈，有了！”

小林用力一拉，拉起来了。小林就把火车放到岸上。火车里的几万人都走了出来。他们全身都是水。他们肚子里也是水。他们把肚子里的水吐出来，从岸上淌到海里，像瀑布一样。瀑布你看见过么？对了，正像瀑布。

唧唧带来两万听差，三千个厨子，也都从火车里走了出来。蔷薇公主也从火车里走了出来。

……

不对，我说错了。蔷薇公主并不是走出来的。蔷薇公主是滚出来的。你

一定要问：“为什么蔷薇公主不走，要滚呢？”请你仔细去看看蔷薇公主吧。蔷薇公主现在不会走了。为什么呢？因为蔷薇公主——死了！

蔷薇公主是淹死的。

于是国王哇的一声哭起来。鳄鱼小姐和红鼻头王子也哭了。

蔷薇公主躺在地上。蔷薇公主全身是水。蔷薇公主的鼻尖上，斗鸡眼上，缺嘴上，一颗高一颗的牙齿上，驼背上，一长一短的两条腿上，全都是水，全都是水。

国王哭道：

“女儿呀，你不能和唧唧少爷结婚了呀。”

红鼻头王子哭道：

“你身体太弱呀，你淹死了呀。”

鳄鱼小姐哭道：

“蔷薇公主呀，你是世界第一美人呀。你一死了之后，世界上就没有第一美人了。你死了之后，只有我鳄鱼小姐是世界第一美人了。”

蔷薇公主死了。其余的人都是活的。可是还少了一个人——唧唧到什么地方去了？

没有看见唧唧！

小林说：

“我的哥哥呢？”

国王也大叫：

“啊呀，唧唧少爷不见了。”

大家到火车里面去找唧唧，没有。然后大家又到树林里去找，到山上去找，茶杯里面去找，到草地上去找。到酒瓶里去找，到各人的口袋里去找，都没有唧唧。

红鼻头王子哭道：

“唧唧少爷是我的好朋友，唧唧少爷一定在海里淹死了。”

国王又大哭起来。

小林又拿棍子到海里去捞，想把唧唧黏上来。可是捞不着唧唧。

鳄鱼小姐是会游水的，鳄鱼小姐就跳到海里去找。一直找了两个星期，还是没有找着唧唧，鳄鱼小姐只好一个人上了岸。一上了岸，鳄鱼小姐马上就拿出一面小镜子，照着脸打粉，搽胭脂。

国王回到宫殿里之后，赶紧派许多人去找唧唧。一面还要去登广告寻人，散发传单寻人，国王就拿一张纸来，要写“寻人”两个大字。国王把“寻”字写好，忘记了“人”字怎样写。这时候包包大臣正坐在国王对面，国王问道：

“包包，‘人’字怎样写的呀？”

包包大臣拿起笔来，在“寻”字旁边写了一个“V”字。因为包包大臣坐在对面，所以“人”字是倒的。现在的寻人广告上，总把“人”字写成倒的，就是这个来历。

那个广告是请一个大文学家做的：

寻

胖子胖，

走起路来晃一晃。

牙齿上的肥肉五寸长。

海水喝得肚子胀。

谁寻着了赏他珠宝百万两。

大家都寻起唧唧来了。小林和乔乔仍去开火车，遇见人就问有没有看见哥哥。全世界的人都在那里找寻唧唧。王子，鳄鱼小姐，亲王，吉士，唧唧家里所有的人，还有包包大臣的哥哥平平先生，都在那里找寻唧唧。找寻了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两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十万年，总寻不着唧唧。一直过下去。过下去，总寻不着。一直到现在我说这故事的时候，还没有寻到唧唧。

你一定要问：

“唧唧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呀？你知不知道呀？”

唧唧。我么，我自然知道。

“你快说呀！”

好的，原来唧唧是在……

对不起我说得口渴了，让我喝一杯茶再说罢。喝了茶我一定马上就说，不说你可以打我手心。

## 第十七章 富翁岛

那天火车掉到海里之后，唧唧就爬出了火车的门。唧唧不能开口，一开口，海水就要到嘴里去。唧唧又不能呼吸，一呼吸，海水就要到肺里去了，唧唧想浮到海面上来，可是唧唧身体太胖太重，浮不起来，唧唧想道：

“我为什么要吃得这样胖呀？胖真不好呀。”

唧唧知道吃胖了，是不好的了。如果唧唧不是这样胖，唧唧就可以浮到水面上来。唧唧为什么会这样胖呢？因为唧唧吃得好，又不要做事。

唧唧就想：

“啊呀，太胖了，真不得了！”

想着想着，忽然有一个鲸鱼跑过来了。这个鲸鱼非常之大。这个鲸鱼可以把一百个大兵舰一口吞下去。鲸鱼现在肚子正饿了，嘴里说道：

“我饿了，一定要吃几个胖子才吃得饱。瘦子我是不要的。”说呀说的就看见一个大胖子在那里爬，鲸鱼就嘻嘻地笑了：“有了有了！我的运气真好！”

这鲸鱼就把那个大胖子一口吞了下去，那个大胖子就是唧唧。这个鲸鱼年纪很老，牙齿都脱掉了，所以没有嚼就把唧唧整个吞了下去。这个鲸鱼又有胃病的，消化不好，所以唧唧就停在鲸鱼的胃里。

唧唧睁开眼睛。看不见一点东西，因为四面都是黑的。唧唧想要爬出去可是一爬就滑了下来。唧唧不知什么时候是晚上，什么时候是白天。这地方看不见一点亮光。这地方还有一股很大的腥气。

唧唧想：

“这鲸鱼说：‘一定要吃几个胖子才吃得饱。’做个胖子真不好呀。我为什么要吃得这样胖呢？”

这时候有许多东西跑进来了。唧唧不知道是一些什么东西。原来鲸鱼吃了唧唧，还是没有饱，就又吃了许多珊瑚，海绵，海带，海蜇，海藻。

我说过，这个鲸鱼是有胃病的。前天这个鲸鱼到一个医院里去，医生拿

了一瓶药水给鲸鱼，对鲸鱼说：

“鲸鱼老先生，你有胃病，消化不好。你吃饱之后应当散散步。

现在鲸鱼吃饱了。想起医生的话，就在海里散步了。鲸鱼一摇一摆地走着，到了一个岛边上。鲸鱼皱着眉毛说道：

“啊呀，我肚子里很难过呀。”

这个鲸鱼太贪吃。吃得肚子里不好过起来。过了一会，鲸鱼呕吐了，把吃下去的东西都呕了出来。唧唧也给呕了出来，呕到那个岛上。

鲸鱼说：

“贪吃真不好呀。现在我赶快回家吃药水去罢。”

鲸鱼走了。

唧唧想：

“好了，我出来了，鲸鱼也走了。不要紧了。”

唧唧在这岛上走着。岛上有许多树，有许多田。可是一个人也没有。唧唧再往前面走，看见许多蚂蚁在那里耕田，有许多蜘蛛在那里织布。过了一会，有许多蚂蚁抬一篮饭到田里去，给种田的蚂蚁吃。唧唧肚子饿了，唧唧就走过去，要问蚂蚁买东西吃。唧唧身上有许多许多钱哩。

“蚂蚁，”唧唧叫道，“拿东西给我吃！”

有一个黄蚂蚁问道：

“你做了工作没有？”

唧唧说：

“我是不做工作的。”

有一个大头蚂蚁走到唧唧身边，看着唧唧问道：

“你向来不做工作的么？”

唧唧答：

“我向来不做事的。”

“你为什么不会饿死呢？”

“我有钱呀。”

“你不做工作。别人做给你吃么？”

“是的。”

那个黄蚂蚁说：

“为什么你不做事呢？为什么要别人做了给你吃呢？”“因为我有钱呀。”

“你的钱哪里来的呢？”

“赚来的。”

那大头蚂蚁说道：

“真奇怪，你不做工，为什么会赚钱呢？”

唧唧实在饿了，饿得话也说不出。唧唧哀求道：“你们给我东西吃罢，我给你们钱。”

大头蚂蚁说：

“你也做工作，你就有吃的。自己做了自己用。”“我不会呀，”唧唧叫。

蚂蚁们就不睬唧唧了，大家跑去种田了。唧唧饿得要哭，可是狐狸先生们不在这里，唧唧连哭也哭不出来。

唧唧骂蚂蚁们：

“你们都是小器鬼。问你们讨一点吃的东西，你们都不给。你们有富翁没有？我要到你们富翁家里去，富翁都是很大方的。”有一个黑蚂蚁说：

“那么我们送你到富翁岛去罢。”

唧唧听了快活起来：

“好的好的。”

许多蚂蚁就唱道：

“东风吹到了，  
北风吹到了，  
把这胖子吹到富翁岛！”

唱完了，忽然起了一阵风，把唧唧吹到另外一个岛上。这就是富翁岛。

富翁岛上都是富翁。大家把洋钱叠起来当凳子坐，用钞票揩鼻涕。大家把珠宝摊在地上，晚上就在珠宝上面睡觉。有几个富翁把洋钱一块块地丢在水里，因为这声音是很好听的。大便的时候也用钞票。

唧唧高兴极了，对大家说道：

“我也是个大富翁，我叫做唧唧。我现在很饿了，你们给我一点东西吃吃罢。”

许多富翁说：“我们也很饿呀。我们快要饿死了。我们不会种田，也不会去找东西吃。你看，许多人已经饿死了。”

唧唧一看，真的有许多饿死了的死尸。

有一个富翁叹气道：

“我们都是废人了。有钱有什么用处呀？”

唧唧想要哭，可是狐狸先生们不在这里，哭不出来。一天一天过去，大家都不会找东西吃。大家一个个的饿死了，唧唧想道：

“我为什么要做富翁呢？天天吃得好，不做事，就变成一个没有用的人了。我如果会做工作，我一定不会饿死的。真奇怪呀，从前我不做工作，为什么那样享福呢？小林说一个人总要做事的，真不错呀。”

唧唧就这样饿着饿着，饿到没有气，就——饿死了！

唧唧饿死了！唧唧，就是大林，就是大富翁，现在饿死了！

富翁岛上的人全饿死了。

唧唧死在这个岛上了。当然大家寻不到唧唧。

## 第十八章 乔乔和小林的消息

小林跟乔乔俩，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小林跟乔乔不开火车了，现在在一个公司里当机器匠。星期日我到儿童图书馆去，看见乔乔跟小林在那里看童话。我叫道：

“乔乔，小林，你们好呀？皮皮呢？国王呢？包包大臣呢？鳄鱼小姐和王子呢？他们现在怎样？”

乔乔跟小林说：

“他们同从前一样。皮皮公司的经理本来是鳄鱼小姐，现在鳄鱼小姐不做经理了，皮皮公司现在的经理是平平了。你记得平平么？”

“我记得的，平平先生的帽子在月亮尖角上挂过半个月的。”

“魔鬼也和从前一样，魔鬼吃过四喜子和木木，四喜子和木木是我们的好朋友呀。”

说呀说的，乔乔忽然叫道：

“啊呀，我的鼻子又掉了！”

我们大家在地上找寻着。

那个管理儿童图书馆的先生说：

“我拾到了一个鼻子，是谁掉的？”

“我的，”乔乔说了就把鼻子拿来安上去。

小林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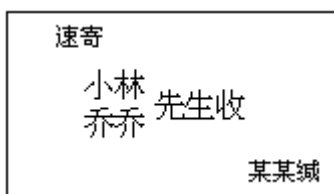
“我知道许多故事哩，我要说给小朋友们听。请你告诉小朋友们。”

乔乔说：

“请你告诉小朋友们，小朋友们下课之后，可以来看看我们，或者写信给我们。”

亲爱的读者，你们下课之后可以去看看他们，或者写信给他们。如果要写信，信封上怎样写法呢？小林就写了一个样子给我，小林说：

“可以照这个样子写。”



（又名《好兄弟》，1933年10月，上海现代书局。1939年7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 中篇小说

### 清明时节

—

整个下午，这随缘居老不断地有人来把这茶店挤得很紧凑。

堂倌们没停过步子：冒着热气的蒸笼给擎得比脑袋还高——不叫那些茶客身上沾着点儿油。提开水壶的就在两排桌子中间挤着走着，用种挺熟练的手法去冲茶。一面他们互相打着手势，提高着嗓子一呼一应，仿佛彼此隔了一座大山。

烟跟热汽在空中结成了一片。这下面就铺着几十个脑袋——边动着边说着话。要是有陌生人跑进了这里，耳朵眼睛一接触到这景象，准会觉得这是一大锅滚着的开水。虽然是二三月天气，那些讲究的回文格子窗可不作兴打开一扇的。

那位四十来岁的掌柜很满意地坐在桌子边，刨光了的脑顶在这烟雾里晃动着。他老是装做很忙的样子：一会儿拿手指蘸蘸唾沫翻着账簿，一会儿拨算盘珠。接着又怪文雅地抓起笔来，到磨凹了的砚池上去拖几下。忽然桌面上一阵黑，他就得赶紧抬起那张笑嘻嘻的脸来，冲着走进来的老主顾打招呼，嘴里很流利地叫着那些称呼：表示挺恭敬的样子，可是又亲热得赛过一家人。

来喝茶的都是那些挺有历史关系的老主顾。他们吃着家里的现成饭，每天到这镇上的大街来坐坐茶店：这成了他们做人的目的。有几位还是打十六七岁——嗓子刚变粗的时候起，就天天来泡一壶龙井，吃这么一块烧饼，一直到现在五六十年纪没间断过。

他们各人有各人一定的位置，像守着自己的祖产似的。哪些人跟哪些人凑成一桌，也仿佛是天生成这样，谁也不敢换动一下。

于是靠窗的那一桌成了这茶店的重心。大家都注意着那几位先生的神色。看他们谈着些什么。

那几位先生的嘴脸老是那么慎重其事，叫人一瞧就知道他们在那里谈正经话。他们都是这里的区董。他们都喝过墨水的：帮人写写状子，也给人问问是非。那张褪了漆的茶桌成了他们办公事的地方：要跟他们谈打官司的买卖，要问他们借钱，都得恭恭敬敬挨那窗子边去。没有什么交易的时候——他们就得作股正经地议论着：李营长这回到万柳墅准是找姘头去的，哪几个副爷为了锡六嫂争风吃醋。

接着摇摇脑袋叹口气：那营兵在这里驻得太久了总不大妥当。

闭了会儿嘴，就又打算换个题目谈谈。他们瞧着自己桌上空着的一面；那张板凳现在可还靠在窗子下面歪着。于是有人对那里撮撮嘴唇，当做一件大事那么问别人：

“怎么谢老师还没来？”

照规矩那位老搭档该已经吃过一块葱油烧饼，冲过两次开水了的。

那些嘴呀舌子的就又活动起来。有人觉得那位谢老师这几天大概很不舒服：往后他跟罗二爷准得有一场了不起的纠纷。接着第二个人马上就来证实

这句话：

“当然，当然。罗二爷做事向来不讲什么虚套的。程三先生你说呢？”

几双眼睛注到了程三先生那张圆脸——那两撇黑油油的胡子在嘴下画成一条弧线，很像一个加官。他是罗二爷的亲信人，总得知道罗家跟谢家会有怎么个蹩扭。

程三先生可只说了一句话：他认为谢老师要是跟罗二爷作对——那他一定会吃亏。

“他们谢家的族人都在谢家坝，镇上姓谢的就只谢老师跟谢标六：他们耍得过罗二先生啊？莫说这个，就是谢家全族来也不行的。什么法子呢，唉。”

他扫了大家一眼，觉得很为难地摇摇头。他声言他要做个和事老。可是罗二爷对什么事都要干到底，不能够转一个弯。这里他轻轻叹了一口气，谈到谢老师也有点执拗。

“棋盘角的祖坟怎么一定不肯迁呢，唉。”

于是这几位先生拿出一付认真劲儿来谈着。肚子里可隐隐地觉得痛快：跟他们身分相同的人要是有什么难办的麻烦，他们就有赌赢了钱那么舒服。

他们装出关切的样子来批评罗谢两家都有点不对的地方，像谈到自己兄弟的错处似的。

怎么办呢：谢家卖了棋盘角那块地给罗二爷，祖坟总没卖给你呀。

“不过罗二爷也难怪，是吧。好好一块地，中间倒堆着外姓人家的祖坟，讨厌不讨厌呢，是吧。”

当然罗二爷想叫谢家迁坟——把坟地买来成一片整的。可是谢老师忽然想在这上面发一笔财，死熬着价钱：要五百花边！这可就是谢老师的不是。罗花园的当家师爷来跟他一商量，他一个劲儿往谢标六身上堆。

“要问我们堂老弟哩，我一个人作不得主。”

其实谢标六算什么脚色！——在这镇上开了一家牲记广货铺，一个生意人，他敢跟罗家里挺腰把子么。你一跟这家伙谈吧，他也往谢老师身上堆，一面说话还一面溅唾沫星子。

怪不得别人要动火，怪不得。罗二爷在地方上从来没碰见过不顺手的事。这回当然得使性子：干脆在棋盘角打个篱笆——把谢家里的祖坟也圈到里面，给谢老师一个难堪。

程三先生呷口茶咂咂嘴，给罗二爷下了个考语：

“罗二先生呢，人倒是好人，不过脾气那个一点。”

谈锋就偏到了罗二爷身上。他们认为这位脚色做事有眼光，棋盘角那块地就买得不错：这是一块好地。

他们眼珠可在瞟着程三先生，要听听他的口气。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堪舆家，他告诉罗二爷那块棋盘角有个旺穴，可是谢家的祖坟并没葬在那个穴里，只挡住了那条龙脉。这么着罗二爷才硬要谢老师迁祖坟，好让他自己百年之后葬到那个正穴里——没外姓人挡住罗家里的风水。

从前罗二爷可不信这一套。可是这几年地方上很糟，罗府上也有点支持不住，他老人家就希望到子孙身上：他听了程三先生的话。

“棋盘角真是一块好地，程三先生你说是不是？”

可是程三先生故意岔了开去。他把题目转到了水灾旱灾，吊羊的好汉们，地方上的不安静。别说自己这种人难过日子，就是罗二爷也时时刻刻提心吊胆的。

“因此他如今常烧烧香，打打坐，想修点福。你看罢：我说罗家里将来会中兴的。”

因此也叫罗二爷看中棋盘角那个旺穴——想补救一下他家里的气运。不过程三先生没把这些话说出来。

接着就有好几张嘴称赞起来：罗二爷到底是了不起的。那些鼻孔里流出了轻轻的叹声。

这时候忽然门口一阵黑，所有的眼睛都盯到了那里，隔着白雾瞧那进来的人——那脸子虽然背着光，那模糊的轮廓可非常熟悉。

一个嘎嗓子就亲亲热热地叫了起来。

“谢老师怎么才来呀？”

于是谢老师照例在那张长脸上堆着笑——可是不大自然，嘴里镶着的那几颗假牙齿就给挤到了外面。他溜着那双三角眼睛对大家打了个招呼，一面挺小心地提着他的水烟袋走到他老位置那里。

别人看得出他脸色有点不自在，仿佛他那条相依为命的板凳有什么梗着他的屁股。他也老是怕人提起他什么亏心事似的——偷偷地瞟一眼这个，瞟一眼那个。

这些人又上了劲。他们绕了许多弯，要想法子谈到他跟罗家的纠纷上去：他怎样去对付棋盘角那丢人脸子的篱笆呢？他可是硬到底不肯迁他的祖坟么？

可是谢老师不打算叫他们痛快一下：只老是避开这些话头。他扯到了锡六嫂的事，然后又谈到驻在此地的那营兵。他瞟了程三先生几眼，就把脸子转向着右边那位灰胡子：他认为那位李营长对他部下——还算管束得好的。

“你看如何？”

这些可逗不起大家的兴致。那营兵还是去年十二月开来的，四个五个的在那些老百姓家里借铺——谢老师家里还住着这么二个。当时大家都绷紧了嗓子谈这个坏消息，一回到家里就堆着笑脸，拿出对大人物请安的劲儿来跟借住的副爷们攀谈，腰板子老是鞠躬似地弯着。一面还请求罗二爷跟李营长去联络联络感情。

那些穿灰布衣的侬子倒很讲理；一直住到现在二三月——没闹过什么事，顶多不过在买东西的时候要赊账。于是大家都放了心。反正那些副爷不会闹别扭——没什么了不起。他们对家里的借铺客人，渐渐摆出自己的身份来，爱理不理地竟有点看不起那班粗家伙了。

他们似乎想叫谢老师快点结束这个题目，谁也不答腔，只用鼻孔“唔”着。

谢老师鼻孔掀了一下，挺有把握地说：

“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些侬子啊——我晓得的，唔。他们好管些闲是闲非，这是他们的天性。然而只要不惹他也就没有什么，唔，没有什么。”

接着谈到了他家里那三位副爷：他们昨天在城里替一个不相干的家伙打抱不平，跟人打过一架。他还声明他不愿意睬那三位客人，没交谈过什么。只是他们回来了还尽是得意地说着那件事，这么着他可知道了底细。于是他用力地结束了他的话：

“其好事有如此者。”

别人都瞧着他。他装做满不在乎的样子去嚼他的烧饼，那几颗假牙齿就

给推得一动一动的——叫人看着觉得可怕。

可是同桌的人又提到了罗二爷，一面瞟着谢老师，想看出他这种泰然自若的神色是不是做作的。

其实谢老师早就打定了主意。他记得下月初二是罗二爷那位少爷生日——满十四岁，他得跟谢标六合伙送一付红对子，这么着他就能跟罗二爷当面谈一下：往日他要到罗花园去亲近亲近的时候，总得借个题目，谈谈地方上的事，再不然就是送点礼。这回他打算请罗二爷在清明前把棋盘角那块地的篱笆拆掉，然后再谈迁坟的交易。

事情着手得很快。

两天以后，谢老师就用钱南园的笔法把对联写成功了。上款是“慕隐乡长大人文郎家骏世兄诞日书此为贺，”他自己认为这个称呼很得体，并且是新旧合璧的。

于是他跟他那个堂兄弟把这礼物带到了罗花园。

那位门房师爷捧着这付红对子进去，又原封不动地捧出来。他歪着一张嘴告诉那两个姓谢的：罗二爷今早出了门。这当然是扯谎。至于这付对子——可不敢当得很：少爷不过十四岁生日，什么礼都不打算收。

谢老师脊背上一阵冷。他结里结巴地说：

“然而上款已经写好了的，要是……要是……唔，这是特为送少爷……没有别的用处。”

这么谈判到吃了两块烧饼的时间，谢家哥儿俩又挟着这份礼物回去。

谢老师那张长脸红得像那付对子。他想不透罗二爷怎么那么看不起他。他进过学，从前还在省城的一个阔人家里教过书——大家就一直叫他做谢老师。他每年也有八十担租谷，并且还送了他儿子到县城里进中学。他在地方上也算有点声望。可是罗二爷简直不给一点面子。

“罗二太对不起人，太对不起人，”他咬着牙。

那位广货铺老板就轻轻叹了一口气。低着头在他堂哥哥后面走着。他比谢老师高点儿，可也是那么瘦。两个眼睛配成一个“八”字形，仿佛有谁用手指在他腮巴上往下捋住似的，嘴上老是有唾涎，嘴角给泡得发白。

他向来佩服谢老师做事有见地有手段，可是他还觉得有些太随便的地方。他这位堂哥哥想尽方法要亲近罗二爷，一背转脸来可又跟那些泥腿子谈罗家里的坏话。

于是他舐了舐嘴。小小心心试探着说：

“我说我们讲话顶好要小心些。要是讲了罗二爷的闲话——他总会要晓得。罗家里跟我们结仇怕就是为了……”

突然谢老师停住了步子，猛地回过脸来：

“你倒有这么多话讲！——先在罗花园的时候偏生你又不开口！”

走了这么五六丈远，谢老师的气似乎平了点儿。把脸转向谢标六，用着斩铁截钉的口气——

“我们预备一下罢，唔：后天我们去上坟。”

清明那天——谢老师没到随缘居去。

他正取下他的假牙，把嘴里的漱口水吐出去对它冲洗，堂兄弟可就提着一只香篮进了门：褪色蓝竹布长衫上加上那件大马褂，看来像一把迎神用的大伞。

谢老师把水淋淋的假牙齿塞进嘴里去，眯着一双眼睛斜看着那个香篮——这些货色是他哥儿俩各人出五百钱合办的，不过这一吊钱的东西有点叫人那个：蜡烛小得红辣椒一样，那把香也没往年那么粗。两双眼睛互相瞟了一下，广货铺老板就用手指打着数目字的手势，又指指香篮，喷着唾沫星子报告这些香烛的行情。

于是谢老师说：

“你铺子里还是贩些香烛来卖卖罢——上算些。”

院子右边那柴房的门忽然叫了一声，一位副爷弯一弯腰走了出来，手里拿个木脸盆。这是大家都叫他做“兔二爷”的那个。他那双红眼睛盯着厅屋里的谢家兄弟，用种很随便的样子对他们招呼一下：

“早哇。”

那位主人没理会，只专心抽他的烟，眼睛成了斗鸡眼。左手托着水烟袋，大拇指不住地在他上面摩着，那个红绸做的托袋已经转成了酱色。

谢标六对那位兔二爷笑了一下，接着赶紧把淌到嘴角上的唾涎吸进去。他像很爱说话似的：

“我们今天要去上坟哩。我们祖坟是……”

他经谢老师瞟了他一眼就马上住了嘴。

厨房里不时发出磁器碰磁器的声响：谢太太在给他老爷泡炒米粉。她像对那些碗盏有仇似的，手脚下得很重。她那两片厚嘴唇老动着嘟哝着些什么，一会儿又溜起嗓子来喊他们小姐：“端妹子，来！把开水提去先给你爹爹泡茶！”

这些响声忽然逗得谢老师有点烦躁起来。他用力把水烟袋往桌上一顿，眉毛结成了一堆——那双眼睛就成了三角形。可是那边柴房里又起了叫声，像赌中了宝那么有劲儿。这是个嘎嗓子——一听就知道是犹开盛那个老倌：

“起来呀，易良发！”

“瘟家伙！”谢老师低声骂着。

这位老师坐端正着吃炒米粉的时候，那三个副爷都在院子里——好奇地瞧着谢老师，仿佛从来没见过别人吃东西似的。广货铺老板站到了厅屋门口，一只右脚踏在门槛上，装着亲切的样子跟倌子们谈天。现在镇上的人只有店老板们对那营兵还客气。招呼老朋友似地招呼他们一下，就绷着一付苦脸跟他们谈店里亏本的事：意思是想叫别人买东西不要赊账。

于是谢标六一面咽着唾涎，一面告诉别人他铺里的糟糕情形。他还用了报纸上看来的“不景气”这种字眼。他并不回过头去看他堂哥哥的脸色：这么着他似乎就有权利去随便哇啦哇啦，嗓子也提高了许多。

对面的三双眼睛都盯住他那张嘴。易良发蹲在地下，一面还小声儿哼着蹦蹦调，朝天鼻孔一掀一掀的。有时就得插进句把话来，说了就瞧瞧他两个同伴。他那只结着一大片紫疤的左手搭在犹开盛肩膀上，一高兴起来就把这只手移下去，到别人腰里呵痒。犹开盛就把那只疤手狠命揍一拳，嘴里嘟哝

一句“操你爷爷”。接着仍旧把屁股在阶沿上坐正，叫易良发别吵，抬起眼睛来注意地瞧着谢标六。一面用力地抹自己的脸，那嘴呀鼻子的就跟他的手扭着扯着，皮肤发了红。

说话的人可从铺子谈到了他们谢家。他背家乘那么仔细地告诉别人：他们大族都在谢家坝，只打公公起——那些坟墓修在棋盘角。可是罗二爷在那里打了个篱笆。

这里他转过脸去瞟后面一眼：谢老师可在恭恭敬敬地扣他的马褂。

易良发打住了他的蹦蹦调，睁着大眼睛问：

“干么他打篱笆？您就不理这个岔儿么？”

“有什么法子呢。地是他的。不过祖坟总是我们的呀，我说这个总——面子上不好看。他要这样么。”

那位兔二爷呸的射出一口唾沫：

“我操你妹子！”

谢标六可就更加起了劲。他凑过脸去放低了嗓子：告诉他们这全是程三先生捣的鬼，罗二爷于是想要棋盘角那块旺穴。什么事也瞒不了他谢标六：他消息灵通得很哩。他那两片水绿绿的嘴唇越动越快，唾沫星子像放花筒似地往别人身上溅，犹开盛也就不停手地抹着脸。

可是厅屋里那个人忽然咳了一声。谢标六仿佛看见了什么信号，赶紧闭了嘴。脸向那边转了过去，踏在门槛上的右脚也给移开了。

现在什么事都已经准备停当，谢标六提起那个香篮，等他堂哥哥走第一步。

三位副爷用眼睛送他们出门，谢标六还多情地向他们瞟了一下。

在路上这哥儿俩都不言语。做弟弟的怕谢老师骂他刚才多嘴，可是那个并没开口。这位堂哥哥似乎有什么心事，嘴闭得紧紧的。出气的声音带点儿颤，有兵士快临阵时候的那种劲儿。

他们爬上棋盘角的山路，一瞧见那个篱笆，就觉得给十几床厚被窝连头带脚压着似的，有点透不过气来。

门可紧紧地关着，还贴着一张纸条：“闲人莫入。”谢标六很勉强地把拳头在这门上碰出了响声，里面的狗就威胁地叫了起来。

接着沙沙沙的脚步响：大概罗二爷在这里面修了一条煤屑路。于是——擦达！门是开了，可只开了不到一尺宽：露出一张光油油的脸。这是那个痞子漏勺子老七，罗府上的清客。

“做什么？”

谢老师绷着脸，表示犯不着回答的神气，只斜了谢标六一眼。

那个就挺吃力地笑着；指指香篮子，对那个痞子说起话来。

可是——

“我们罗二爷招呼过的：不准放闲人进来。”

“怎么我们是闲人呢。我说我们是来上坟的：祖坟总是我们谢家屋里的祖坟。我们今日来……”

“上坟你去上你的好了，没哪个不准你去。不过你们不能够踹上我们的地！”

谢老师嘴唇发了白。他决计要拿出他的身分来：

“什么混账话！——我们飞过去上坟么！”

“随你老人家打主意呀。怎么跟我商量呢：这些坟又不是我睡的。”

“这还了得！这这！……”谢老师咆哮着，额头上突出了青筋。“罗二爷倒跟我很要好，你们这些人……你们——你们——哼，简直是离间我跟罗二爷的交情！……我跟罗二爷说话去！……混账家伙！这是……这是……哼，阎王好见，小鬼难当！太……太……”

广货铺老板还来不及埋怨他堂哥哥说话太随便，那个漏勺子老七可就冲了出来：

“你讲老子！你讲老子！”

拍！——竟在谢老师那张长脸上劈了一个嘴巴。

谢标六马上把香篮子往地下一放——他已经顾不得什么禁忌了。喷着唾沫骂了几句什么，他胸脯上可也吃了别人一掌，跌跌撞撞地倒退了好几步。他仿佛还瞧见敌人在那里乐：那张光油油的脸子在笑着，晃了几晃忽然就不见了。同时甸的一声门响；擦达！——上了门。

太阳一会隐进云堆里，一会又露出脸来。他们哥儿俩的影子斜在地下一动也不动，只是一下子模糊，又一下子分明。

两个人都不愿意抬起他们的眼睛，也不敢互相瞧一眼：他们怕彼此看出了刚才的侮辱来叫自己更难受。

谢老师脸发青，呼呼地喘着气，全身的血都要绽开皮肉迸出来。好一会儿他才醒了过来地一跳，用假嗓叫着要到罗花园去问个明白。

他们走得很快。谢标六那件大马褂没命地在两边晃，像是要找个着落的地方似的。这么跑了十来丈远，他可忽然记起了他们的香篮子。于是又悄悄地向“闲人莫入”的门边；把那付行头恭恭敬敬端起来。

这回罗二爷倒没挡驾。不过花厅里坐着一位客人——县衙门的许科长，用着求情似的脸嘴在跟主人谈什么。

新到的两位客人给安排在下手两张红木椅子上，可并没吩咐泡茶。他俩互相瞟了一眼，就紧瞧着罗二爷那张红脸。一等到可以插嘴的时候，谢老师赶紧就呵呵腰，跟罗二爷谈刚才上坟的事。一面在肚子里推敲着字眼，脸色上做得很亲热，还带着五成责备的神情：仿佛在对着自己老子谈小兄弟的淘气。

那个微笑着，爱理不理地听着。他白齿上有点毛病：烂了一个小洞，就老是歪着嘴吸气——弄点冷空气进去叫它舒服些。他从来不打断别人的话，一直要等到对方闭了嘴，他才有条有理地回答：意思吐完了就算数的，从不再说第二遍。这么着谁都得小小心心地对他说话。

现在该是罗二爷开口的时候。他还是那么微笑着：

“谢老师的意思我明白了。但是我不便去开销漏勺子一顿：他这是忠心为主，他受了我的嘱咐的。好了，我的意思就是这样。我跟许科长还有点事要商量：请便罢。”

“然而……然而……唔，我们扫墓总要扫的，这就……”那位主人脸上的微笑突然隐了下去，歪着嘴猛的吸了一口气，他那个老脾气又发作起来：

“我的话——讲一句算一句，哪个忘八蛋来拗拗看！……谢老师你该放明白些：我一直忍住了没跟人抓破脸子，你莫逼得太狠。有人在我前面奉承我，装得比孙子还孝敬，一背过脸去就造我的谣言——而且还在田佬老面前

造我的谣！我痛恨这些不称毛的家伙！——忘八蛋！……今天他偏生有这张脸来跟我打交道——畜生！……”

谢老师全身都凝成了冰，腿子发了软，走出罗花园的时候差点没摔下去。

他堂兄弟咬着牙动着嘴唇，念经似地骂着别人的祖宗。胸脯上给什么紧紧缚住喘不过气来，眼睛上涂满了血丝。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什么主意也没有，可是嘴里说着——

“好，看罢！我捣你全屋里的离山！我禽你三十八代奶奶！”

今天这回事谁都想不到：简直把这两兄弟弄糊涂了。

做哥哥的觉得这世界换了个颜色，太阳似乎在那里滴着血。镇上的人都青灰着脸子，用着嘲笑的劲儿跟他打招呼。在自己家门口瞧见兔二爷，他对他点头，他就压着嗓子骂：

“杂种！”

他指尖冰冷的，紧抓着拳头，要打架似地往里面冲。

就是广货铺老板也没理会那三位副爷。他们吃惊地瞧着他俩，低声问着：

“怎么岔，这是？”

接着谢老师就在里面跳起来，拳头捶着桌子响。他声音准得出这口气：像向自己兜揽生意似地煽着自己——

“打官司！打官司！”

于是莫名其妙地闯到了自己房里，牙齿紧咬着，发出嘶嘶的声音。

太太正在收拾那付倒楣的红对子：虽然写着别人的上款，扔掉到底可惜，她就打算给挂到卧房里。可是一下子给她老爷那种疯劲儿抓住了：她把一张嘴张得大大的，胖脸上的皮肉一丝也不敢动。

男的瞥一眼那个“慕隐乡长大人……”就觉得瞧见了一个致命伤的创口。他拳头在桌子上一阵子乱捶，往太太面前跳过去，把对子抓过来撕碎。

这付对子并没裱上绢边：撕起来挺顺手。

于是谢老师突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就冲到他堂兄弟跟前，脸凑脸只有寸多远，嘎着嗓子叫着。那几个假牙齿就不愿趴在嘴里似地乱动起来：

“你这家伙啊！你这家伙啊！你办的好差！——看看！六角大洋的一付对子！哼，如今这世界！如今……都是好货！都是好货！罗二那个杂种！罗二他……好，看他怎样狠法！……”

端妹子正在写《九成宫》：十四岁的姑娘写得出那么光烫字来总算不错的。可是她爹爹那双三角眼睛一盯过来，就又发了脾气，咬着牙说她越写越没进功。

他没送她进学校，只在家里学着弄菜，打打算盘写写字。反正已经给定了亲，迟早是别人家的。她自己顶得意的是做粉蒸肉和欧字：这里她就受了委屈地哭了起来。

谢标六走了之后谢老师才安静了点儿，不过没吃中饭。

娘儿俩也吃得很少，老是不放心地膘着他。太太一面颤动着咀嚼筋，一面用着骂街的姿势咒罗家里。她呼吸得很急，发命令似地主张着要打官司。

老爷用力地插了一句话，一个个字都像是打气管里猛吹出来的：

“女人家晓得什么！”

不管有理没理，打官司总打不过罗家里。这口气出是要出，可不能叫自己再吃亏。

“那怎么办呢？”太太红着脸问。

这下子似乎打中了谢老师的痛处。他屁股在椅子上一蹦：

“你们只会讲空话！你们只会讲空话！……”

他们小姐大概有点怕，或者是替她娘老子伤心：两条泪水滴到了饭碗里。

谢老师不抽烟，也没喝茶，太阳筋在一下一下地跳，鼻孔里呼呼地在出气。他打算镇静一下出点主意，可是怎么也办不到。左边腮巴发青，右边腮巴发紫——还有点热辣辣的。这块肉今天吃罗家里的清客打过的：他十辈子也忘不了，并且要告诉世世代代的子孙。

他全身又像给什么压得紧紧的，嗓子里榨出一声一声的“嗯！嗯！”叫人听着当他是跟谁拚命。他不知要怎么着才好：恨不得顶着脑顶往外乱冲——把镇上的人全都撞死，把所有的土墙砖瓦都冲碎。

于是他又是跳，用假嗓子叫着些话，嘴角上堆着白沫。

忽然鼻尖上一阵刺痛，鼻孔抽筋地一揪，泪水堆到了眼眶上。

怎么办呢？不知道。就是下一个时辰，下一分钟下一秒钟要怎么过法——也不知道。这么过度地激动了好一会，他累得全身都发了软。他于是孩子似地哭了起来。

那娘儿俩也哭着。太太用波动的声音骂着罗二爷要遭路倒死，要活活的千人剥皮万人剐；一面抹着眼泪——她脸上松松的皮肉就给弄得扯动着。

谢老师瞧她们一眼，就觉得是自己的没能耐叫一家人都受了辱，嗓子里就哭出了“”的声音。

院子里那三个侏子可摸不着头脑：互相瞧瞧，又瞧瞧那些关得不透风的格子窗。

“什么毛病？”

他们照他们想得到的一些事情里猜着。易良发以为准是谢老师跟谁打过了架，可是犹开盛把得定是他们夫妇俩闹别扭——犹开盛自己就常跟媳妇儿吵嘴的。只有兔二爷没开口，霎着那双红眼睛，似乎在想着那两个谁的话说得对。

突然——屋子里面空隆空隆一阵乱响，那些高音跟次中音的嗓子一齐叫起来。

三位副爷都吓了一跳，睁大着眼睛听着。他们正在想着可不可以跑到里面去，里面的谢老师可奔出了房门。

那两个娘们拽住了老头儿，一面着慌地哭着。谢老师用力挣扎着，脸色发了黄，喷着白沫叫着：

“跟他拚命去！跟他拚！……嗯！嗯！我我我……”

兔二爷他们跑去帮着拦住他。

“干么呀，干么呀，谢老师？”

谢老师给拖进了屋子，就瘫了地往椅子上一倒。右边腮巴烫得更厉害了些：他疑心自己在发热。

这一个钟头里面，他渐渐安静了下来。想到刚才的疯劲儿竟有点害臊。他闭着眼睛把自己的地位跟罗二爷的身份比较了一下，于是打定了主意。他叫端妹子去请谢标六来。说起话来也像平素那么有把握的样子，不过牙齿还咬着，出气也还是有点急促。

“我们一定要出这一口恶气。我决计要叫那些泥腿子去打他一顿，唔。你可以找殷荣达讲一讲，事情办成功了我们不妨出几吊钱。然而你讲话要动

听些：他们也是呕罗二不过的，他们借此出出气——没有一个不肯。而况我们还有钱，这个事情不是白做的。”

谢标六起了劲，吸了一口唾涎说这件事准办得到，一面想着殷荣达他们用粗手揍着罗二爷的脑袋，痛快地笑了起来。

可是这件事没结果。殷荣达只回答了谢标六这些话：

“谢老师待我们好了么？莫讲了。去年时牙子问谢老师借了几块钱新谷钱，几几乎给他逼出人命案来哩。”

这回谢老师拿出了平日那种镇静工夫——没发脾气，只狠命瞅了谢标六一眼，接着拿起那个水烟袋来。他在屋子里踱了七八个来回，忽然眼睛一亮，停住了脚步子：

“嗨，真蠢！——屋里摆着几个现成的人我们不去用！”

“哪些人？”

“那三个侂子。唔，那三个侂子。嗨，刚才竟没想到。……”

### 三

哥儿俩商量了许久，认为这方法准可以行得通：谢老师知道副爷们都有好管闲事的天性。可是顶好给他们一点儿实惠。

谢标六马上皱起眉毛来，像向债主求情那么苦着脸，说到他铺子里近年来老是亏本。他去跟殷荣达谈的时候还没想到这上面去，只是一口气梗在胸上要吐一吐，叫他丢什么都不可惜。这回这件报仇的事有了把握，他心里一轻松，就仿佛清醒过来似的，觉得要花雪亮的花边来干这一手——心头就酸疼起来了。

可是做堂哥哥的也顾及到了这一层。于是他用脑袋在空中画着圈子，解释了一下，这用不着花大钱。只要请他们吃一顿就行。

这个主意逗得全家都很高兴，太太很快地走过来：两只脚在地上画着弧线，脚后跟很重地顿着，腮巴上的肥肉就给震得一荡一荡的。她想出了几样菜来征求他们的同意：宰一只鸡。烧一碗肘子。做一斤粉蒸肉。家里还有现成的腊肉什么的——已经起了霉，不如早点吃掉它。

谢老师很满意地微笑了一下，就是太太在小叔子跟前咕咕刮刮——他也没责备她。

地点当然定在谢老师这里。用腊味来配四个碟子，其余是两个炒菜，四碗大菜。上菜以前还得来点瓜子花生，蒸一盘糯米粑粑。先这么一吃，不管三个侂老肚子怎么大——也得打下了四五成底子。

他们计算了好一会，谢老师才开口说他早就想说了的话：

“哪，六弟，我跟你——亲兄弟明算账，彼此都不必客气。我屋里有鸡。腊肉腊腰子也归我出，唔。其余那些鱼呀肉呀就归你去办。我跟你两下都不占面子也不吃亏。唔，还有酒饭也是我屋里的。还有瓜子花生……好罢，就也归我罢，我多贴些倒不在乎。至于……”

太太用门帘把自己的脸挡住了一半，插进嘴来：

“还有柴火呢，还有猪油盐呢，作料呢？”

“是啊，是啊，唔。”

可是谢标六认为碗数不用办得太多。这提议经别人反对了之后，他又估

算到鸡呀腊肉的那些本钱——这数目比到他买新鲜菜掏出的现钱，怎么样都相差得太远。可是谢老师把这些现成菜当作今日的市价折数的。于是广货铺老板叹了一口气，轻轻地自言自语着：

“唉，其实我屋里也喂了鸡，也熏了腊肉的。”

第二步就讨论那天找谁来帮忙。谢标六想要打发铺子里那个小徒弟来。谢太太立即顾到了一桩事：那小鬼准会听了那老板的吩咐，把一部分剩菜带回去的。她于是摆出了嫂子的身份，主张喊斜对面那个祥林嫂来——那个堂客办炒骨是拿手，并且请她还不用花工钱，只要弄点大锅菜给她吃一顿饭就行。

什么事都安排好了，谢老师就亲自去请那三个爱管闲事的侬子：这么着郑重些。

“老乡，你们明天有事没有？”他憋住一口很吃力的官话，脸上堆着笑。接着他就说明了这件事。他怕别人不懂他的话，两只手打着手势。

那些家伙似乎一辈子没给人这么邀请过，他们老实吃了一惊。

“干么呀？”

“并没有什么，并没有什么，唔，不过请你们吃吃便饭。菜都是本乡本土的，只怕你们吃不惯。”

他们三双眼睛互相对了会儿，就冲着主人不好意思地笑一笑。

那个要更表示得周到点儿，还声明要买馒头。

“你们吃饭吃不来，我晓得的，我晓得的。”

这里他就格格格地干笑起来。

可是一转身——他觉得他做错了一点事：干么要说买馒头？哼，要出现钱，并且一个要花到四十文，不过没懊悔了多久，就想法子来安慰自己：

“然而并不是白花的，唔。并不是白花的。”

请客的这天上午他还是照常到随缘居去。他一进门就用了监视似的眼色瞧瞧那个光头掌柜，瞧瞧那些忙个不停脚的茶房。他差不多是在探险，一面提心吊胆地猜到他们准知道了昨天的事。

那些茶客照例跟他挺亲热地招呼着，开头一个字也不提到棋盘角的坟山。慢慢的大家都有点忍不住，那位程三先生就谈到昨天的天气，接着问他昨天去上坟走累了没有。这位不挂招牌的堪舆家还把脸子装得非常关切——可是过火了点，竟带着几成悲天悯人的神色：叫谢老师一瞧就知道——

“这个混账家伙！——他分明晓得这桩事！”

谢老师用鼻孔答了几个含糊的字，就声明他伤了风，有点头疼。一只瘦长的手给扶到了太阳穴上。

别的人互相瞟几眼，又把视线抬到谢老师脸上去。有的瞧着他右边腮巴。有的瞧着他左边腮巴。这显然成了两派：他们低声争论着——昨天受难的嘴巴子到底是哪一边。

今天谢老师没吃烧饼，只呵着空心肚子抽水烟。他一想到那三位副爷，心就一跳。他觉得有些模糊的快感跟着全身的血在奔着，像十八九年前刚生了那位少爷的那样感觉。可是同时时候又仿佛有一件终身祸福的大事在求牙牌神数似的——好歹还不知道。他心又怔忡了一下。

于是有一股冷气透过他全身，跟着又一股热气透过他全身。

他照平常提早一个钟头回家：五成为了怕别人提昨天的事，五成是想早

点去亲自催请他的客人——他认为什么礼节都该尽到。

可是程三先生轻轻拖住了他，极力主张他一回家就冲一碗红糖姜汤喝。说得十四分用力，连脸都皱起来：叫人知道他一半是用了那种医道很精的人的身份，一半是好朋友的身份。别人也附和着，并且说姜汤里不妨放一点紫苏。不过程三先生拚命反对：他认为紫苏对伤风头疼固然有效，但是这东西是耗气的——于老年人最不适宜。于是又分成了两派，一直到谢老师出了门还在争论着。

谢老师是手扶着太阳穴出门的。连掌柜的对她点头他都没理会。

家里的客人可用不着他亲自催请，早就由谢标六端端正正陪着坐在厅屋里了。

他一跨进门槛，就用种很熟练的手法作了两个揖：

“对不住，对不住。”

那三位上宾受了这种招待，一下子不知道要怎么着才行，都忸怩起来。接着——这仿佛也是出于他们的“天性”似的，刷的一齐站直了身子：小肚子吸进，胸部挺出，脚后跟靠着脚后跟。

老半天犹开盛才代表弟兄们说了一句话：

“您真是，嗨！”

主人忙着茶呀烟的。吩咐他堂弟到厨房里催开水，一面亲自到客人茶碗里添上茶。过会儿又把自己手里的水烟袋捧给犹开盛，手指在烟嘴上抹了一抹。

那个第二次立正。他不会抽水烟，可是也恭恭敬敬接了过来。手忙脚乱地抽了一兜，就仔仔细细地去装烟：这玩意有这么多行头，有这么多手脚，两只手非常不够用。他酱色脸上发了点红色，于是耐心着去吹纸枚，可是怎么也吹不着。

易良发忍不住要笑。就假装着咳嗽，转过脸去看挂在上面的中堂——《三星图》。

坐在下手的兔二爷老不安地动着，总觉得屁股摆得不合适。一双红眼盯着厨房那边：等谢标六打那门口出来的时候，他就吐一口唾沫准备谈天。

可是谢老师又有话吩咐谢标六：

“到上房里去拿点条丝烟来罢。……呢，去问问嫂子——粑粑炸好了没有。”

这位嫂子打扮得很漂亮。虽然她不出来陪席，虽然客人不过是住了三四个月的老客。她可也换上了那件假哗叽的夹袄。早起梳篦很费了点工夫，刷上小半缸刨花水——把一根根头发都结成了一块饼。肥脸上涂着许多“真正上等扬粉”，瞧来很像一块粉蒸肉。

端妹子竟穿上那件闪光纱的旗袍。她妈妈认为这天气穿这种料子的衣裳还不合适——怕她着凉。可是这位小姐哭了一场，嘟哝着她怕热，就让她着上了这件亮荡荡的东西。

她们在厨房里没停过手，一面跟祥林嫂谈着家常话。谢太太一提到他老爷——总是用着埋怨的口气。她认为他不会做人。这么一岁大水两岁旱的年头，他还是那么替地方上出力，不管自家死活地来体恤别人，照顾别人。端妹子的爷未免太慷慨，连一家饿不饿死都不管。不过她声明他有几桩好事——也还是她劝他干的。真古怪：她也像她老爷那么傻。

于是她瞟祥林嫂一眼，用兰花手的姿势去揭开锅盖，吹散上面的热汽，

想顺便借里面的汤水照一照自己的脸。接着又告诉别人——端妹子的爷可不比罗二爷：这么把两个人扯在一块儿来谈，就显得是他俩同样地位的人了。

“那个姓罗的才不像‘他’那样做人哩。人家多精明：每年收了千把担租，还那样小器——一个烂眼钱也是好的！哼，如今他们到底也败下来了。千把担租啊——也不行！”

端妹子一直没开口。只有谢标六跑来传达命令的时候，她就大声地把叔叔的话复述一遍，仿佛她妈妈是个聋子。

“粑粑要快点炸哩，姆妈。”

那位广货铺老板不等回答就回到厅屋里去，满身都来了劲儿地忙着，手背还不时偷闲去抹嘴角。

主人跟客人们已经拿棋盘角做题目谈起来。谢老师有头有脑地叙述着，像在替别人做状子似的。那块地可卖得真伤心：罗家里知道他们要钱用，卡住了只肯出五十花边。并且还仗着势——不准第二家来跟他们谈这宗买卖。可是他们不得不忍痛出手：他们景况太困难。

谢标六就很快地接上来，说私话似地压低着嗓子：

“不景气呀，就是。晓得吧：不景气。”

“呸！”兔二爷吐了口唾沫。“那小舅子可不是跟您逗梗么。你奶奶？”

墙上的挂钟格勒响了一下要报时间。钟面的玻璃成了黄色，模糊地瞧得见两根针斗成个锐角，跨在“XII”跟“I”上。可是它铿铿锵地一个劲儿打了八下。

瓜子花生跟糯米粑粑都给端了出来。一汤壶米酒偏在主人位子跟前。

三位副爷马上预备到桌子边去，可是谢老师还照着宴会的规矩讲礼数。他筛一杯酒，就对那客人作个揖，请他上席。这逗得那些客人们都惶恐地退了一步，用立正的姿势来答礼，一面在鼻孔里哼着。

谢标六舐了舐嘴唇，唾沫更多了些。可是他故意想出许多别的话来谈着，有时候也夹着句把客气话——表示他也是个主人。

“请坐。不要客气：没有菜。”

主人端起杯子敬了头一口酒，兔二爷就脸红了一下，吃力地笑着说：

“我说嗨，咱们还是随便点儿罢，谢老师。别太……别太……”

几杯酒一下了肚，那种拚命装着的客气劲儿放松了许多。用不着谢老师请菜，那四双筷子就七零八落往碟子里伸过去。

兔二爷吃得很多。下面两条腿竟老远地伸到前面，一直碰着对面谢标六的脚。于是那双老板的脚赶快一缩——曲到了自己椅子下面。易良发索性脱了鞋子，把右脚抬到自己椅子上踏着。犹开盛老是不安似地移动他的腿子，手也在桌面上没停过动作。时时对他两个同伴使一个眼色，接着大家把杯子端到嘴边喝干。

他们仿佛是自己斗伙吃喝似的：除开他们三个就再没别的人。只有祥林嫂来上菜的时候他们才转过脸去——打量一下她那付红腮巴。

可是他们到底还拚命留心着自己——保持了点儿仪态。只要两个主人一开口，他们马上就觉到了现在自己的身份，于是傻笑着，装着注意的样子听着。

谢老师的脚一直没动。他老记得“曾文正公”的故事：那位大人物在什么地方赴宴会，瓜子壳吐了满地，只留下姓曾的那一双脚印：这位朝廷柱石

脚没动过——这是贵相。于是他学来了这么一手：就是腿子发了麻也不轻易移一下。

广货铺老板嘴角上沾满了腻腻的液体，他用湿绿绿的舌子一扫，水份可就更多了些——滴到了桌面上。不过他嘴唇像是精力多过了头似的，老是有劲地作势要跟那三位谈天。可老是谈不成：他堂哥哥打断了他。

那个说到了罗二爷打篱笆的事：一面努力镇静着，好让这件事交代得有条有理。他酒喝得很慢，啜一口就得咂咂嘴，那几颗假牙齿就动几下。他嗓子可越提越高。

这故事里有种奇怪的味儿——慢慢吸起了那三位侬子的注意。他们似乎闻到过这种味儿：这故事里有些东西对他们非常熟悉，逗得他们回想到一些什么。

于是他们六只眼渐渐移到了谢老师脸上。

谢老师说：

“无理可说，唔，无理可说。他要拣个好坟山，难道我们姓谢的就不配有好坟山？……不错，唔。如今天干水患逼人，土匪又到处闹事，地方上一年不如一年，他罗家里也支持不住，想找块好坟山——叫他自己屋里中兴起来。唔，不错，他有他自己的主意。然而——然而他怎么要逼到我们头上来呢。……然而我们也是到了窘境：我们的祖坟也该葬个好穴。哼，然而他们蛮不讲理。”

这里他深深地进出了一口气。

坐在上首的犹开盛一动不动，手搁在桌沿上。兔二爷那双脚也缩了进来，似乎要把全身的肌肉都拉紧看来注意别人的话。只有易良发还保持着原来的姿势，不过没先那么老举筷子，有时候只悄悄地呷一口酒，像有谁监视他似的。

谢标六扫了他们一眼，用手在桌上拍了两下，很响地咂了咂嘴。说话的声音可很小，叫人觉得他在谈秘密事：

“他仗着自己有钱有势——不管人家死活。他这些家伙啊——简直是……简直是……”

他对面的那位吐了口唾沫，睁大那双红眼：

“这小舅子！——我操你奶奶！”

“唔，还不止此哩，”谢老师嗓子打了颤。

闭了会儿嘴，谢老师又源源本本谈起昨天上坟的事来。他忍不住要在客人面前维持一点儿自己的身份——把他自己受的侮辱说轻些。可是一面他又有种制不住的欲望，要把这些尽量吐出来才痛快，还不妨形容得过火几分。于是他的话就有点乱。听来罗花园的人似乎对他还有相当的客气，当他是地方上的一个脚色。接着他可又改过了他的话头：那小舅子竟赶猪似地那么瞧他不起：叱他，欺凌他，还揍了他。

他喘起气来，牙齿紧紧咬着。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地老拿起杯子——一大口一大口地喝酒。脸子渐渐发了白，颧骨透出了一点青的。眼球上闪出了红丝，眼眶外面画着一道黑圈。

末了他叫出了假嗓子，声音尖得刺耳。手在桌上猛地一拳，那些杯子碗盏就吃惊地一跳。

“我一生一世没受过这样的凌辱！——我出娘胎以来没受过这样的凌

辱！我……我我……连先父先母也没这样待我过……你姓罗的是什么家伙，竟！竟！……”

一阵气一逼，鼻孔抽疼似地揪一下，眼眶里冒出了泪水。

那位堂兄弟把屁股离开了椅子，弯着腰站着，指出真凭实据来给客人们看。

“哪，就是这里。”他指指谢老师的右边腮巴，“拍的一下——他们真的动手就打！……还有我这里，哪，”他指指自己胸脯，“也给吃了一家伙。你看！”

谢老师抬起那双泪眼来狠命地瞟了他一下。

“操你爷爷！”犹开盛嘟哝着。

他跟两个同伴互相瞧了一眼，谈到他们从前的一些事。

“我们乡下也有这些个小舅子，够你受的，我操你。”

于是易良发把酒杯一顿，大声骂了起来；他从前在自己家乡也受过这些小舅子的气。他脸发了紫，口齿也不清楚，听的人不大明白他叙述的是怎么回事，大概总是为了高粱什么的，他吃了别人的亏。

“可不是么，那小舅子仗着他有子儿欺侮人——什么鸡巴蛋！”

“是啊是啊，正是这句话。姓罗的他……”

犹开盛鼻孔里大声地出了一口气：

“天上乌鸦一般儿黑。”

那谢家的两兄弟眼对眼看了一下，做哥哥的趁此想把预备要说的话吐出来。他先喝干了一杯酒。

可是兔二爷抢了先。他相信谁也都吃过亏。

“那些个小舅子啊——只有揍他一家伙！”

这些粗嗓子叫厨房里的人吓了一跳。端妹子跑到了院子里，老远地瞧着这边，旗袍在太阳下面闪着亮。

谢老师用小指的指甲在眼角上挑了一下，颤声叹了一口气。他重复提到了他的伤心话。他把自己的身份放低，叫人觉得他只不过跟那三个侏子是同一脚色的脚色：他跟他们同样受了别人的凌辱，他跟他们赛过是一伙里的弟兄。

广货铺老板有时就插句把——

“就是这句话，就是这句话。……吃吃这个炒鸡——还不错。”

易良发侧过脸去吐出鸡骨头，顺便对院子里瞅一眼。那位端妹子就一扭，辫子一幌，往厨房里跑去了。

那位老师又伤心地往下说：

“我懊悔我没去吃粮子：我要是在军队里——那个姓罗的还敢对我这样？我们这种人真是没有用处，唔，真是。唉，要是我把我们那孩子送到营里去当弟兄——也不会吃这个亏：哪个敢拿气给我们受！哼，看见人家受这些凌辱还要打抱不平哩。然而……然而……”

他嗓子里梗住了一块什么，脸上淌下了两条眼泪。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又说他从没吃过这么一个亏。

“我——我——没有一个人帮我的忙。……我待人家这样体贴，这样苦心，然而……然而……你看，我这样至情至义待我的朋友，然而我没有一个知己。……”

接着他咬着牙嘟哝几句别人听不明白的话，地抽咽起来。

那三个可给愣住了。他们背枪杆过活了好几年，简直忘记了人类有这么细腻的感情。他们想不透这位老先生怎么一下子学起娘儿们的派头来。可是别人那么客气的招待，那亲切的劲儿，叫他们触到了那早就忘了的一些什么。

谢老师那种伤心的样子，就像是对着亲人诉苦似的。

侉子们五脏六腑都往下一荡，脸上的肉也似乎收缩了一下。他们自己的苦处在这里似乎算不了什么，只有哭脸的这位先生成了他们世界的重心：他们从没这么难受过。这仿佛有种什么奇怪东西推着他们，叫醒了他们早就不见了的那种感情。他们觉得是自己的老子叔伯在那里伤心。他们跟他竟是患难相同的。

于是有两只手轻轻拍着他，嘴里说着“呃呃，呃。”可是想不出一句话来。鼻孔里颤声嘘着气，腮巴跟眼角中间那块肌肉——痛苦地打着皱。

犹开盛站起来把上身凑向着谢老师。他拚命制住他的激动，说话的声音就哆嗦着：

“呃呃，别这么着罢，谢老师。”

那个可就一把抓住他的手，哭得更厉害起来。

“我没有一个朋友……我我……”

兔二爷和易良发也走到了这伤心人的身边。

“干么呀，嗨，”兔二爷的手搭到那耸动着的肩上，软着嗓子说。“咱们不是朋友么？”

“着啊，咱们是朋友。谢老师，您别这么着。我们哥儿仨总得……”

那位广货铺老板一直坐着没动，只愣着瞧着别人。这里他可开了口：担保他们够得上朋友，他仿佛是个局外人的样子。接着大声叹口气告诉着三位：谢老师的伤心是奇怪的。谢家哥儿俩吃了姓罗的亏，可是没个朋友来帮他们出出这口气。于是他又打鼻孔里很响地出了一口气。

易良发可跳了起来，很重地拍拍胸脯，脖子上的青筋突了出来：

“别忙，掌柜的！咱们够上了朋友，我们哥儿仨就白吃喝您的么！狗鸡巴操的才不帮您忙！——瞧着罢！要是他俩不肯干——我一个人也得干！来！”

他伸出手在谢标六掌心拍了一下。

可是兔二爷也不让步。他猛地转过脸，瞪着那双红眼嚷：

“谁不肯干！我操你闺女，不揍那小舅子揍谁！揍那姓罗的，我说！”

犹开盛还在安慰着谢老师：他们三个不会瞧着他白受气的，朋友们帮忙是常事。他一面说话一面缩着嘴唇，显然他是在那里使着劲。

一个淡淡的黑影子在门口移了过来：祥林嫂捧上了一大碗粉蒸肉。她瞧着谢老师那种哭哭啼啼的样子吓了一跳，接着就害臊似地——低着头赶紧走了出去。

大家都没动筷子。

那位老先生感动得连手都哆嗦起来，全身一紧一紧地像在打寒噤。他用力抓着两条粗膀子——也不管是谁的。那张长脸仰起来瞧瞧他们三个，霎着水绿绿的眼睛。

“唉，唉，想不到……想不到……唉，活到了五十岁才得了几个朋友。……”

广货铺老板又叹了一口气。他知道这句话是打心窝里迸出来的。他堂哥哥虽然每年收八十担租，虽然是区董，在地方上有点声势，可是没这么一个

真心朋友。这里的人只在面子上敷衍他，只有顾到自己好处的时候才肯替他帮忙，于是他喃喃地说：

“真是，真的，唉。”

谢老师的伤心稍为减轻了点儿。他用手抹抹脸，然后弹掉那些泪水。可是他的心还是跳着，肚子里有种热气要爆出来。那双三角眼在三个客人脸上转动着：他恨不得把他们搂抱一下。他脑子里闪了闪一个模糊的希望：他想叫他们辞了差来住到他家里，他们得一辈子在一块儿——那八十担租谷还勉强够吃的。

谁的一只粗手又搭到了他肩膀上。

忽然——他感到远别了几十年的亲骨肉又团圆似的，鼻尖上又一阵疼，眼睛霎几霎挤出了两颗泪水。于是热烈地站起来，颤着声音说：

“干一杯罢：今天是我们订交之始，愿我们生生世世都……”

下面的话给梗住了。

三位新交的朋友赶紧站直了身子：胸脯子挺出，下面脚后跟靠脚后跟。

五只酒杯都给端到各人嘴边。脸一仰，照了照杯。于是大家又郑重地坐了下去，闭了会儿嘴，各人轻轻打心底里发出了叹声。

末了两位主人才在粉蒸肉上面点点筷子，并且仔细拣了几块五花肉敬到客人面前。

#### 四

谢老师喝酒喝得太多。他喝了端妹子给他的一碗白糖水之后就睡了三个多钟头。醒来眼睛发红，嘴里干巴巴的，额头有什么紧紧箍着。

地下有一滩湿印，还有那用灰扫过的痕迹。

前面竹床上睡着谢标六——嘴张得大大的，唾涎沿着腮巴淌到床上，渗进了竹篾缝里。

谢老师坐了起来，皱一皱眉咂咂嘴。

“倒杯茶来，端妹子！”

答腔的可是太太。她主张他再喝两碗白糖水。接着她用五成好笑五成不好意思的神情——小声儿告诉他先前他醉成了什么样子。

原来他又伤心地哭过许多次。并且把那三个侏子搂抱了起来。他要跟他们拜把，还谈到义气，谈到共患难共生死。还有呢——他问他们有儿女没有，他要跟他们结亲家，就是把端妹子现在这头亲事退掉了也愿意。然后他又结里结巴说到他要向罗家里出这口气。于是又哭，又把他们抱着：叫他们做亲兄弟，要他们告了长假来他家里厮守一辈子。

“你还讲，就是自己的亲生爷娘也比不上他们那样……”

男人大声打断了她：

“快去泡白糖水！……你倒有这多话来扯！”

于是他坐了起来。静静地把中饭时候的事记一记，可是很模糊。他手在额头上摸摸，瞅了睡着的谢标六一眼，就从桌上拿下水烟袋来。

他想起了一点儿没喝酒以前的情形，这些都没有什么，只是待他们太客气了些。他又记得那些副爷的食量：糯米粑粑简直没什么用处——吃了那么

一大盘，他们还照样吞下了那么多菜。

喝了那碗白糖水，他咂咂嘴站了起来。可是屋子一阵旋，他又坐下了。左手大拇指摩着烟袋托子，右手揉着眼睛。

太太在跟端妹子咕噜着：计算这次请客花了多少钱。接着她们俩对房门口张望谢老师一眼。

谢老师什么都没说。他记起了他吃中饭时候愤激得到了什么地步：的确他哭过，还一点没顾到面子不面子地告诉他们那回事。他跟他们搭朋友，并且敬他们的酒菜。

“嗨！”他轻轻地说。他觉得自己做得过了火。

一想到那上面——他全身的的皮肤上就热痒痒的，仿佛做了什么丢脸的事，竟有点害臊。于是他悄悄地吹着了纸枚，小声儿抽着烟：好像这也是亏心事似的。他把一肺都装满了烟，就一半吐烟一半嘘气地吹出来。

他拚命把念头转到别的方面去，可是这三个侏子在他身上摸手摸脚的竟像老钉住他。他又是一阵热，觉得有谁把滚水喷到了他脊背上，很快地往下滚着。

可是这件事的结果很圆满：那些副爷一口就答允帮忙，那么热心——竟逗得他真的感动起来。

“唔，”他这里又挺有见地地给他们下个考语。“莫看人家老粗，血气是有的。”

他们好管闲事。他们也吃过所谓小舅子的亏。

忽然谢老师像给推了一把似的身子一荡，心脏什么的也有点发麻。他一下子醒了过来——觉得自己做错了点儿事：他今天把那几位副爷看得太重了些。其实他们不吃这顿他们也许肯干，他们那天在城里替别人打抱不平：难道别人请过他们么！

他慢慢把纸枚子敲掉灰，送到口边来吹——可怎么也吹不着。他有点不耐烦起来，一面心里隐隐地觉得他上了谁的当。嘴里就嘟哝着——“猪一样的家伙！猪一样的家伙！”

左手在桌子上摸着洋火，眼面前晃着一碗碗的菜——他感到又要呕的样子。这桌酒席是他们两兄弟贴出来的，老六还掏荷包买了那些新鲜肉鱼。于是他同情地瞟了谢标六一眼。

那个睡得动也不动，只一股劲儿淌唾涎。

“哼，他倒睡得着！”

房里渐渐暗了下来，什么东西都模糊地隐在黑色里。有个把蚊子在什么地方叫着，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仿佛给风荡来荡去似的。

隔壁娘儿俩还在老没完地谈着。嗓子放得很低，可是一个字一个字很清楚地飘过来，声调里带着非常精明的劲儿。

“酱油三个铜板一两，你爹爹讲的么——要好酱油。猪油呢差不多用了……俺，两斤板油只熬得……”

谢老师站了起来，皱着一双眉毛：

“还讲什么呢！事情已经做过了，还尽讲尽讲的！”

沉默。

她们到厨房里去了好一会又回来，于是换了题目。做娘的叫端妹子去看看六叔有没有醒。

厅屋里那架钟懒懒地报着时辰：镗，镗。打了这么两下就再也不肯打了。

谢老师就走到竹床边把他堂兄弟叫醒：理由是他们如今该商量一下正经事，不能老贪睡。现在已经是七点钟。他还装付关切的脸色告诉别人：睡多了会伤脾的。

可是他们并没谈什么：哥儿俩都很累，脑子也有点昏。谢标六倒着实想好好讨论一会，不妨多耽搁些时候。不过堂哥哥摇摇头，拿手摸着太阳穴，声明他这当儿什么事都想不上来。最后他脱了鞋子，哼了一声，架着势要躺到床上去。嘴里用种挺沉着的声调说：

“你明天再来罢，唔。”

于是一连两天他们都跟那三个侂子谈着。谢老师用的是旁敲侧击的方法，提醒他们对付罗二的事，好像他们欠了他的债一样。一面要补救一下请客时候他那些过火的举动，他就发了些议论：说明天下之中顶要紧的是一个义气。他挺着个手板打手势，假牙齿动呀动的——把听众的视线都吸了过去。他用着七成教训的口气。那三成就表示他们到底够得上朋友，因为他们正有着这种道德。他跟他们都是讲究这个的：这么着他们昨天答允帮忙的话就有了个约束。

“朋友顶要紧的就是这个义气，唔。不守信实的，卖朋友的——那是禽兽，是畜生，呃是吧。”

那三个像听连长训话时候的脸色。有时候就挺挺腰，恭恭敬敬答道：

“那是。那是。”

“所以呀，”谢老师赶紧接上去。“对朋友不起的就是无义气——就不是人！”

接着又是帮忙以及罗二爷什么的这套话。

那位广货铺老板可没拐什么弯，他只用着批货时候谈买卖的劲儿，从正面来打交道。他要的是正正式式提出个办法。

易良发就捞了一捞袖子，又提到从前他跟别人为了高粱杆闹的齜扭：现在这姓罗的正像他家乡那个家伙。于是抓着拳头在茶几上一捶：

“揍他！”

接着兔二爷哧的射出了一口唾沫，也嘟哝几句什么，还把手掌拍拍胸脯。

谢标六可把那三个拖拢来，把脸子凑得很近，小着嗓子商量着时，不时还瞟他堂哥哥一眼。两片嘴唇不断地动着，眼睛鼻子也跟着扯着扭着。对方几个不安地霎眼：觉得有阵雨点打到了他们脸上。

耳房的那片门帘突出了点儿，老在那里动，有时候还得发出窸窣窣的响声。

这时候谢老师没言语，只安然自在的坐在一把椅子上抽他的水烟，仿佛事不干己似的。别人一开口，他就把衔着的烟嘴子用舌尖子顶着——免得它呼努呼努地叫。纸枚子让它尽烧着也没管，一个劲儿盯着地上发愣。

那边终于想出办法来了。这似乎是犹开盛的主意：他们要多邀些弟兄打到罗花园里去，再不然就冲进棋盘角的篱笆——把罗家的人揍一顿。

那突出的门帘忽然扭了一阵，听见它后面小声儿嘶嘶嘶的。

可是那位掌柜的张大了嘴——他一下子不知道用哪个办法好。

犹开盛嘴唇用力地缩着，瞧瞧谢老师，又瞟那门帘一眼，才把视线回到谢标六脸上。易良发跟兔二爷可上了劲，竟像发了饱，商量着要怎么乐他一下的样子。他们认为那姓罗的经不住他们几下子捶，那些清客也挺容易对付。

谈呀谈的嗓子提高了许多，还动手动脚起来：拍拍谢标六叫他瞧这回好戏，并且学了几句卖艺人的口诀来取乐。易良发还趁空儿伸手到犹开盛腰上去呵痒。

“操你妹子！我顶忌恨那些个小勇子！瞧着罢：揍他一家伙！练好练歹，掌柜的海涵点儿，嗨！”

掌柜的可给他堂哥哥叫过去了：谢老师认为他们的办法不妥当。

“人手太多是不行的。将来一旦闹穿了如何办呢，我跟你？”

“那怎么办呢？”谢标六扬起了一双眉毛。

“只有——只有——狙击之一法。”

“什么？”

谢老师稍为停了会儿才慢条斯理地答：

“只有一个办法，唔。罗二是常常出门的，我晓得的。等他出门，就在半路上截住他……”

没等他说完——他堂兄弟就一转身走开去，连要补一句“你切莫讲是我讲的”这些话也没来得及。

谢标六说出了这个好主意，他们虽然承认这个办法很对，不过没刚才那么痛快。并且他们只要把罗二爷打一顿就完事，还不能下手得太重，不然出了人命案就不是玩意账。

兔二爷笑了一下：

“你们就是不干脆，嗨！”

广货铺老板凑过脸去，不放心地再追问一句：

“就是这样办了，是不是？就是这样办了？”

“好罢。”

就这么着，他们静静地等着那个机会。谢标六一天要来两三趟，报告一些罗花园里不相干的新闻：姑太太偷人，罗少爷害百日咳，诸如此类。

谢太太在门帘后面听了这些非常快活，走起路来把脚后跟顿得更重了些。有时候她就忍不住要兴奋地问她老爷：

“要打罗二一顿啊？”

她老爷向来不在女人跟前泄漏什么，总得叱开她，叫她别多管闲事。于是她只好差端妹子去问六叔。

六叔可只起劲地喷着唾沫星子，回答了这些话：

“我说你等一下子好了。嗯，有把戏看，有把戏看。那些侬子啊——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谢老师也高兴得连心都痒起来。不过他很镇静。他仍按照时候到随缘居去。程三先生他们跟他谈起罗二爷，他就用旁观者的神情来应付着。心跳得有点震耳朵，脸上微微有点发烫，眼睛里露出了光亮：他现在已经把胜利的快感预支了点儿过来。谈到罗二爷的时候，他那口气就带着可怜别人原谅别人的成份：好像清明那天受辱的不是他，倒是罗家里。

一回到家他就得问——“六叔来了没有？”“怎么样，唔？”然后再去看看那三位客人有没有出去。有一次他竟到柴房里去看他们，忍住那里的大蒜臭和别的什么坏味儿。他老是跟他们谈他们从前在家乡里的事：他认为这些是顶有用的文章。

他们要是不在家，他就得嘟哝着埋怨他们，甚至于骂他们是野马：仿佛他是他们的身主似的。

可是那个机会终于来到了！

这天谢标六急急忙忙奔了进来，喘得胸脯都要爆破的样子，在压低着嗓子报告一个好消息。他结里结巴说了好几遍，别人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罗二爷明儿一大早要到万柳墅去，而且是一个人去。

谢老师一跳：

“真的？”

“哈呀，怎么不真呢！”谢标六脑顶上冒着热气，汗水跟唾涎汇到了一块儿往地下滴。“他连轿夫都定下来了——他叫引牙子他们明天早晨去抬轿子。”

这桩事得赶紧告诉那三位副爷。可是家里没他们影子。

谢老师额上突出了青筋，着急地顿着脚，那几颗假牙齿就起劲地跳着。

“真混账！真混账！吃倒死会吃，办起事来就找不到他们！只会吃，猪一样！——听你好多都吃得下！吃了不做正经事！一个也找不到！瘟家伙！瘟家伙！快上街去找他们呀！——光着眼睛看我有什么用呢！”

他一个人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一直等他们回家才定了心。

事情可决定得很快：明早他们三个到观音坡去守着等那轿子来，那地方不大有人——正合适。这回的商量也还是由谢标六出面的。

先前三位副爷听见了这个消息都上了劲，他们似乎等不及地希望罗二爷要出门的是今晚。可是现在他们只平淡着脸色：那一下子的兴奋全过去了，并且叫他们干这些——还有点嫌不过瘾似的。就是这些战略也谈得不太有劲儿：他们一点也没觉得什么了不起，只像每日出操那么平常的事。

犹开盛到底年纪大几岁，想得也周到些：他认为穿着军服去可不大那个，顶好是借三套便衣给他们。

“小褂裤也成。随便什么。”

这叫谢家两兄弟踌躇了会儿。谢标六知道他堂哥哥小褂裤很多，随便拿出几套来就行。可是谢老师主张两个人分担，接着又怕自己的衣裳太小了不合身。最后他下了个大决心，很大方地到房里去寻。

外面的人听见谢太太咚咚咚地在走路。开箱子响。端妹子也似乎放下了笔去帮着搬东西。那两夫妇在叽叽咕咕小声儿谈什么。

好一会谢老师才走了出来——空着手。

“然而不行。我的小褂裤都太小了，唔。你去拿几套来罢。”

“不过我是……我是……”

“快去呀！借几身小褂裤就蚀了一块肉么！这还是大家公上的事哩。”

他一直瞪着那双三角眼瞧着堂兄弟走出去。

大家闭着嘴。那三位朋友互相看看又瞧瞧谢老师。

谢老师拿起水烟袋来，抽了一袋之后，就用种劝告的劲儿叫他们小心。声音里和着烟，听来觉得隔了一层板壁。他主张明早出去的时候还穿军衣，这么着走在路上就不惹人注意。小褂裤呢，用报纸包着，到了观音坡再换；事情完了仍旧穿上灰布衣。这里他忽然把纸枚在烟袋上一敲：嗨，他刚才忘了叫六弟带几张报纸来！

他渐渐又跟他们谈得上劲了，又不知不觉来了那种亲热的派头。右手用劲地摆动着，热心地叫着，用出他的假嗓子。

“只有你们够朋友——肯帮忙。你们有这个义气，我——我——我一生一世都记得你们。将来我总要对你们表示一点……表示一点……呢，唔，我

总要……唔，我总——我总一生一世都记得你们！”

## 五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多钟，谢老师打随缘居回家，他就知道那件事已经干过了，干得很顺手。

那三位副爷七嘴八舌地叙述给他听。夹了许多骂人的话。他们说得太起劲，就顾不着对方懂不懂，竟用了他们各人顶道地的家乡土语。几只膀子一齐动着，几张脸在晃着。易良发捞起袖子，很重地拍一下兔二爷的脊背，告诉别人他那一掌没打准，只拍到了罗二爷嘴上——也许打掉了牙齿。他有说不出的那种嫉恨，竟把那姓罗的当做他家乡的仇人看待了。兔二爷抢着说他对那小舅子脸上吐了口唾沫，他知道那些脚色顶怕的是这一手。犹开盛笑了笑，手抓着拳头打一打手势嘴动着骂了一句什么。

谢标六把那双“八”字形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嘴也张得成个椭圆形，挂下了那只下巴，瞧来他脸上的肌肉似乎有点嫌多。只要听懂了一句话，他就得叫：

“真的呀？……哈，我操得你屋里娘！”

其实他现在是听第二遍。可是他仍旧那么觉得出奇：心跳着，全身的肌肉在抖动，兴奋得直喘气。他仿佛在听一个菩萨显灵的故事：自己巴巴地想着的可是人力办不到的，天兵天将可叫他心满意足了。并且他们做了功德不望报的。

可是谢老师轻轻皱着眉，用心听着他们，也还是听不大明白。他紧紧闭住嘴唇——用力得发了白。他拚命镇定着自己，要把他们的话抽个头绪出来。

大概他们在观音坡守着的时候，那里没有别的人。他们把脸子涂上黑泥。不多大一会罗二爷的轿子就来了，他们用步哨问口令的声调叫他站住。好像他们还折了根树枝当武器——把三个轿夫吓跑，似乎有一个轿夫还挨了一棍子。然后他们拖罗二出来：揍一顿。伤势大概不算很轻，那家伙嘴呀鼻子的都淌了血。

以后呢——以后他们就大大方方回到镇里来：谁也没注意他们。

谢老师牙齿在哆嗦着，发出格格格的响声。心窝里麻痒痒的。血管里似乎有些热东西注了进去，全身都有种异样的感觉。好几次他忍不住要大笑出来，于是拿舌尖放到两排牙齿中间嵌着。

这世界忽然光亮了许多。那些用了几十年的茶几椅子一下子变成新的那么可爱。上面那幅《三星图》的颜色也鲜明起来。

他一辈子没这么快活过：仿佛他幻想了几十年的地位，怎么也巴不到的那种非常地位——一下子到了手似的。

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他喝醉了似地眯着一双眼睛。心还在很急地跳着。牙齿还在颤着。他一面在领略那个满足得沉醉了的味道，一面拚命制住了这种劲儿——不叫露到脸上来。

太太跟小姐在房里小声儿谈着，像中了头彩那么又紧张又欢喜。窸窣窸窣一阵之后，太太就似乎故意要外面听见地提高了嗓子：

“这就是报应，这就是报应！哼，在地方上做恶人吧，好了，到底有了报应！”

什么地方发出了一两下叹声。

谢老师眼睛张大了些。摇一摇上身，把脸子转向着那三个客人，他居高临下地问：

“唔，那你们对他讲了什么没有呢——对罗二爷？”

他们莫名其妙地微笑了一下，跟自己同伴彼此瞧了一眼，仿佛这些事值不得一谈的。兔二爷霎霎眼皮，满不在乎地吐了口唾沫。

“说来着。”

他们一把罗二爷打轿子里拖出来，马上就一口唾沫射到他脸上，指着他的鼻尖子叫：

“我们揍你！好，你这小子！——仗着势打上了篱笆，不许别人上坟！谢家的坟山是你的么！我操你闺女！揍你！”

于是他们才动起手来。

可是谢老师给震了一下，站直了身子。他眼睛成了两个三角形，脸拉长了许多，嘴唇抽痉似地开关了两下。这么着过了会儿他才迸出一句话来：

“啊呀，怎么跟他讲这些话！……这些话怎么可以讲的呢！啧啧，唉！……”

“什么？”犹开盛搔搔头皮，慢慢转过脸去瞧着两个同伴——他们在下唇上搁着一段舌子。

## 六

这件事叫地方上的人哄了起来。他们各种人用着各种话来推测着，这么发展下去就成了许多不同的说法。有些人确定是观音坡白天里出鬼，那里死过几个灾民的。还有些人以为是外路来的土匪。也有承认这件事是副爷们干的，说不定有一天会要兵变。

许多家人家就在白天里也关着大门。

谁也想打听清楚，都设法要知道随缘居传出来的话。地方上的什么新闻，只有那茶店里最先明白。

那些茶客也不断地议论着，一个个跑到程三先生跟前问罗二爷的伤势。他们还想要知道程三先生的意思：他以为这些行凶的家伙是谁呢？有人主使么？

程三先生赶紧吞下一口茶，点了点脑袋。行凶的大概有四五个，罗二爷自己也没有明白。脸上都涂着黑东西。身上都穿着白大布大襟褂裤，可是一听那些俚腔——就知道是些副爷们。不过当然弄不明白是哪几个。现在李营长不在镇上，罗二爷打算请劳副官去查一下。

至于有没有人主使——程三先生可没说。只是低声告诉别人：那些凶犯还对罗二爷交了几句话，这就非常明显，很容易想得到这后面有谁在指挥。

“哪个呢，到底是？……那些打手讲了几句什么话呢？”

可是那位罗二爷的亲信人只摇摇头，抱歉地笑了笑，声明这些是不能够随便泄漏的。

有几位立刻想到了罗二爷最近结的仇家，于是有一两只嘴凑近一两只耳朵边说出了这个意思。

过了会儿程三先生自己也忍不住了，他声音更放低了些，让别人知道那些凶犯对罗二爷说了什么。接着扫了大家一眼，再三嘱咐他们——别把这些

传开去。

所有的脑袋就都晃动起来，嘴里小声儿吹出了“谢老师”这些字眼，听来就只是些“西西嘶嘶”的声音。并且照例还加一句——

“千万莫讲出去啊。”

连掌柜的也走了进来，手搔着光脑袋，盯定了眼睛，要知道他们谈什么。堂信们提着个开水壶站在半路里，把脸子想法挤进人堆里去。

先前咬别人耳朵的那几位就拍一拍自己大腿，叫人别忘记他刚才没有猜错。

那么罗二爷就这么算了么？大家巴望什么好事似地瞧着程三先生的嘴。

罗二爷一下子可不好怎么下手。谢老师到底是区董，在地方上有点声望。他还在省城里那家了不起的人家里教过书，到现在还有点交情。

“如今一点真凭实据没有，要是指定他是主使的人，要对他怎么样，事情就闹大了——他从前那个东家不出来帮他说话么？”

于是有个沉重的声音在许多耳朵里响着，告诉别人谢老师在地方上的这点儿声望，也是省城那个东家替他造成的。

有些人可记起了罗二爷的伤势，就马上装出一付关切的脸子，仔仔细细问着程三先生。一面他们很吃惊地插进一些话来：什么，恐怕打断了一支膀子骨？膀子也受了伤么？原来罗二爷请中医治内伤，请西医治外伤。于是有几张嘴对中医西医都说了点意见，接着还告诉了几个专治跌打损伤的灵方。一位尖脸的中年人可摆摆手叫别人别多嘴，他主张罗二爷该喝点童尿——这比仙丹还灵。

谈话转了方向：他们对这些药方有了场大辩论。

谢老师一进来大家就一个个回到自己位置上，谈声也一阵一阵息了下去——像一阵风从近刮到远处，然后没了一点声息。只有这里那里发出一两声故意似的咳嗽。

沉默。

掌柜的伸着他那个光脑袋，对门里吃惊地瞅了一眼：这随缘居打开张一直到今天——从来没这么静过。

堂信们那些叫喊逗得大家都吓一跳。茶炉上那些零零碎碎的响声——在现在仿佛太不相称似的。

许多眼睛都在偷偷地瞟着谢老师。

那个很明白地方上的风声，也打听到罗二爷发了狠劲。可是他还是那么打着招呼，爱笑不笑地。可是嘴角在打颤。这叫人难堪的沉静对他竟有种威胁，他料得到他们刚才谈了些什么。他就像怕有谁向他动手似的轻轻耸着肩膀，手也在暗底下做着要招架的样子。步子踏得非常小心：打算不叫它发出一点声响。于是他悄悄拖正那张靠墙的凳子，把水烟袋挺谨慎地放到桌子上。

远远有人在低声谈话，听着叫人以为这是小鱼在水面吃东西。

什么地方有谁咳了两声。

程三先生把屁股移动了一下，脸子对着谢老师微笑着，满不在乎提到昨天那个乱子。

大家又都闭了口，呼吸也停止了似的。程三先生的嗓子就震得别人耳朵疼。

谢老师脊背上一阵冷。他颤着嘴唇，努力做出一付吃惊的样子：

“真的呀？”

接着他马上想到这句话不大对劲，于是又轻轻地补了一两句：他听说有这么回事，可是他不相信。

“果然是真的呀？”他往别处瞟了一眼，哆嗦着噓了口气。

可是别人眼色里有点什么恶毒的东西。大家都眼巴巴地希望他有点灾难。他们用的语句都是含含糊糊的——叫他摸不清那到底是热心，还是有股冷气。

他记不起抽烟，也没去喝茶。手掌上湿绿绿的全是些汗，指尖也有点发冷：要动一动都没这个力气。心头一阵阵发紧，觉得有人抓住了他。他极力想听听别人说什么：只要有谁一开口，他赶紧就转过脸去。可是老听不出一道理；他的领悟力发了麻，耳朵里也似乎有什么东西嗡嗡地在叫着。

“然而——这或者是昨夜里没睡好之故，”他对自己解释。

昨夜他的确一晚没睡着：老是想起犹开盛他们对罗二爷说的那句话。屋子里只要稍为有点什么响动，他就得吓一跳，仿佛以前那几次兵乱的年头似的。一大早他就起了床，在屋子里踱着，一会儿又站到纸糊格子窗跟前——听听院子里有什么声音没有。他老感觉到有种什么不好的预兆，时不时要怔忡一下。于是他又踱起来，打算今天要做些什么事：躲在家里总不是个劲儿，随缘居还是得照常去。他该镇静自己一下：在别人跟前该拿出那付满没有什么的样子来。

然而这一手他竟没办到。他提心吊胆地问自己：

“他们一定晓得了，一定晓得了，这些瘟家伙！”

回家的时候他觉得身子在空中飘着。一双脚也没了弹性：那条小石子砌的路变成了棉花那么软的东西。步子不由自主地一会儿快，一会儿又等着谁似地慢慢移着。走几步就可回头瞟一眼：他总以为有谁在后面跟着他。

家里像没有人住着似的，一点声音也没有。就是个把蚊子叫也听得很明白，耗子在屋子角里打滚，挂着的字画给风吹得轻轻的动：这些响声都放大了几十倍，可是，听来叫人更觉得寂寞。

端妹子在静静地写着《九成宫》。太太走路也放轻着步子，说起话来就捣鬼似地把嘴凑到别人耳朵边。

有时候柴房里漏出了点笑声。那三位副爷成天地呆着不出去，蹲在泥地上掷骰子玩。兔二爷老是输，逗得那两个乐了起来。

谢老师很快地走到房里，把房门上了闩：似乎他们的声音是不吉利的。

柴房里可又透出兔二爷的粗嗓子：

“这回准得赢你们的！”

一会儿他们哄的笑了起来：兔二爷掷了个“么二三”。这失败了的人动了火，抓起骰子来对它们吐了口唾沫，一把扔到沟里。

这些谢老师都听得很明白：不知道怎么一来——叫他思想碰到了一些说不出的东西上面，碰着他的隐痛的地方。他站起来又坐下去，肚子里有融化的蜡在滚着。

易良发又在哼他的蹦蹦调。犹开盛嘟哝着似乎在问什么，可没一个人答腔。兔二爷大概闲得无聊起来，想起那付仍掉了的骰子，就拿根箴棒在阴沟里掏着，一面不耐烦地骂着“操你妹子”和“操你闺女”。

上房里坐着的主人咬着牙，忽然有种奇怪的冲动——想结结实实把那三个家伙捶一顿。他右手抓着自己的衣襟扭着，眼珠子盯定了帐檐上的“早生贵子”。心脏猛地抖动了两下——全身的皮肉一跳，于是内部一切的器官

都慢慢停止了活动似的，连血也凝固起来。

一下子——他那顶可怕的模糊想象叫他几乎发狂：他跳起来往里面房里走，马上又跌跌撞撞地冲了出去，仿佛要找个地方躲一下。一面他用尽了力量来制住自己：怕一个不留神他自己会乱叫乱跳。

这晚他又没睡好。

谢标六整天在外面奔着打听消息，隔不了两三个钟头就得来一趟，装着嗓子报告对方的动静。别人对这件案子可一步逼进一步。

李营长赶回镇上来了：他要彻查一下，那几个凶犯到底是不是他部下。县里也打算追出那件事的头脑来。龚县长发了脾气：青天白日出了这个乱子，在治安上太说不过去。许科长到罗二爷那里去慰问过两次，还转达了县长的意思。罗二爷说他已经知道了主使是谁，要是三天里找不出凶犯，找不出证据，他也要买打手来报复一下。

谢老师喃喃地说：

“听天由命罢，听天由命罢。”

把冰冷的手贴到了滚烫的额头上：他承认他没力气挣扎了。

对那三个侏子——他想尽方法不跟他们见面。早晨洗脸刷牙的事也搬到房里来做。房门老是上着闩。走过院子的时候他就用了那种跟他身份很不相称的快步子。只要一看到他们的影子，他就打个寒噤，像瞧到了一条蛇似的。可是别人偏偏要跟他打招呼，还想要攀谈几句的样子。于是他随便点点头，费力地笑一下，鼻孔里哼两声，不停脚地赶快走过那里。

他不时压着嗓子警告太太小姐：

“千万莫去惹他们；那些家伙是惹不得的。”

听见他们三个的声音，就仿佛听见猫头鹰哭似的。他得哆嗦一阵。他懊悔他不该跟他们搭上了交情，现在跟他们见面的时候要干脆不睬——那就办不到。

“见了鬼，见了鬼！怎么让把柄抓在他们手里呢！”

于是他把谢标六拖到屋角落里，颤声解释着：

“呃，六弟，我跟你心里明白：那个路径——我们没叫他们去干。他们自己干的。我跟你不过谈了谈罗家里的情形，于是乎他们出于义愤……”

哥儿俩眼对眼盯了会儿，谢标六才把视线移到了地上，说话的声音在嗓子里打滚——没全吐出来：

“不过罗二爷着实上紧，想要抓人……他们大家都……”

“你真蠢！”堂哥咬着牙。“那三个侏子——难道是我们叫他们去打人的？我们讲了这些话没有，讲了没有？”

那个把腮巴上的皱纹皱了起来，记起了一点糟糕的事：他跟那三位副爷说过太多的话。他拚命想一想——他有没有那些明白的话头，譬如“去打罗二一顿呀！去打呀！”这些。不过商量那件犯法事的时候，总是由他谢标六出面的。

他嘴张得很大，让唾涎淌到了下巴上。好一会他就打牙齿中间迸出一句话来：

“嗨，操得你屋里娘，真不景气！”

接着屋子里只有他们呼吸的声音。

谢老师两手撑在桌子上。因为有个分担那件祸事的人，在他面前，他稍为定了定心。他觉得那三个老呆在他家里总不稳当，想要谢标六劝他们到外

面去走走，顶好是搬一个地方。

可是他堂兄弟伸出手来动几下：又像是摇手，又像是招架：

“我不去讲，我不去讲！”

“啧啧，你真是！”

做哥哥的努力忍住了怒气，在屋子里踱了一转又站住：

“再不然就这样：把柴房门封起来，另外开个门。他们出出进进要走我们这里总不方便。至于做门的工钱——我跟你二一添作五……”

那个没言语，瞪着眼瞧着自己的一双手，像没听见别人的话。这么愣了两分多钟，忽然肩膀耸动了一下，一脸的肌肉都皱得缩起来，用着哭腔叫着：

“要是把我们抓到了牢里去……唉，真不得了，真不得了！家里有堂客，有儿女……真不得了……我的铺子又怎么办呢……”

## 七

这天程三先生忽然待谢老师特别客气。他用了种向别人讨教的口气谈到钱南园的书法了不起，只是很难学：要像谢老师这么临得了他的骨髓的怕没有第二个，就是罗二爷也佩服这一手的。

说着就向别的桌上瞟一眼。

听的人把心脏绷得紧紧的，嘴角在抽着痉。那双手似乎没地方安置：在自己大腿上放了会儿又给搁到桌子上，用中指在褪了漆的木器上擦了会儿又收了回去——两手筒到袖子里，可是热得掌心出了许多汗，于是又抽出来。

程三先生啜白干似地呷了一口茶，就把脑袋凑过去，仿佛把谢老师当做自己一家人看待，问他有没有得到一点那件案子的眉目。

谢老师怕自己的嗓子会发生异样的声音来，就闭着那两片发白的嘴唇，只摇摇头。

一屋子的眼睛都往这边瞟着，脸子挨着脸子在低声议论着什么。就是同桌的人也不言语，侧着脸听他们谈天，装做没注意的样子。

那两张脸更凑近了些，叫谢老师闻到一股泔水那样的味儿，他仿佛要忍受着这个来消灾弭难似的，并没把鼻子掉开。

程三先生告诉了他许多话，一个个字都有弹性地在他耳朵里跳着。口气里带着哀求别人帮忙的那种诚恳劲儿，以为这件事只要谢老师动一动嘴就能办成的，并且还报告了一个有利于对方的好消息。

“什么！”谢老师的肚子一抽动，打丹田里进出了一句问话。

那个又热心地把这好消息叙述了一遍：

“罗二先生就是这个意思。他不愿意牵涉到主使的人——他不追究这个。他只要查出正凶来就算了。”

一下子谢老师全身的骨头似乎都脱了节：手掉到了大腿上，脊背往墙上一靠。皮肉也解体了似的。他觉得他掉到了不寻常的温度里面——不知道到底是冷还是热。可是背上头上都冒出许多汗来。肚子里老反复着“他不追主使的人，他不追主使的人。”

冲着程三先生的脸紧瞧了会儿，他像做了太吃力的苦工之后一下子休息下来似的，吸足一肺的气嘘了出来。

他为了要回家去把这件事好好想一想，提早走出了随缘居。

大家拿视线送着他：那些眼睛像水面上的月影那么闪着亮，快要跨出门槛的时候，程三先生追了出来，在他耳朵边加了一句：

“这些话千万莫漏风，千万。”

一走到街上，谢老师又嘘了一口气。他慢慢移着步子，在领略着脚板踩在石子路上的味道——觉得有种轻微快感。

天上流着一球球的白云，每一团的边上都带着点灰褐色。风飘到脸上很舒服。

他这件汗透了的小褂子贴在背上冰冷的，他摇一摇肩膀。步子跨得很大方：不再疑心有人在后面跟他。一面耳朵里咕咕刮刮响着程三先生的话声，嘴里就咽下一口唾涎。他只要一想这几天他自己那种害怕得怎么也镇定不了的神情——竟有点害臊起来。

“然而其实没有什么，唔。”

罗二不会怎么下他的手。他这么一轻松，就觉得他竟可以不理睬这件事。嘴角上现出一下隐隐的微笑，脑子里掉过一个不相干的想头：他似乎可以做个好人——叫那三个侏子悄悄地逃掉他。

可是他进了屋子仍旧闭上了门。他决计叫自己冷静一下，心平气和地坐在书桌边，右手在眉心里轻轻地抹着。他考虑着他该怎么对付：这会儿是个顶要紧的关头，并且他还得弄明白程三先生那些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么过了十多分钟，他站起来踱着，两手反在后面。他到桌子边站了会儿，看着端妹子写《九成宫》。小姐瞟了他一眼，抓笔的那只手有点儿把不稳起来。可是他什么也没说地又踱了开去。

太太在画自己的鞋样，有时候鼻孔里吸一两声，或者用手拍一下蚊子——腮巴肉就给震得一荡。

谢老师在太阳穴上很快地搔了两下。他急着要一个办法：他全家的命运怎样——就全在这一着。

十一点钟一敲过，忽然谢标六奔了进来。他似乎不知道房门上了门，只是一个劲儿冲上去，那扇门就叫着弹了一下。等端妹子开了门，他赶紧跳进了房，一把拽住了他堂哥哥。

“不得了不得了！他要找你讲话！……他他……他在随缘居……他找你……”

一家人都停了动作，连出气也屏着，睁大了眼睛——等那张水淋淋的嘴巴交代下文。

谢标六抓着拳头在空中晃着。一双脚乱动着，嘴里把同样的话混着唾沫星子说了好几遍。他转开身子往前跨了一步又打回头，拳头着急地在桌上敲了几下，于是重新零零碎碎告诉别人：劳副官到随缘居去找谢老师，现在还在那里等着他。

“他叫我来请你，他叫我……真不得了，我们屋里都有堂客有儿女……”

谢老师哆嗦着拿起了水烟袋。

太太主张他不要去，她认为劳副官他们没什么好心。可是她老爷嘟哝了一句“妇人之见”，骂人似地告诉她不去也逃不了。于是她尖声哼了一下，也管不着那许多规矩什么的，一面对小叔子很快地迸出一些不明意义的话，一面颤声叫着菩萨的名号。

小姐两手用力地绞着一块手绢，发慌地哭了起来。

可是他们的家长走远去了。他步子倒踏得很稳的，不过脊背上又淌了汗，风吹过来竟像有热东西戳着他的脸。

劳副官一瞧见他就站起来打招呼，很有礼貌地微笑着。这位军官个子很大，可并不显得胖：那身灰布中山装透出了那付挺出的胸脯和圆肩膀。黑脸上画出几条皱纹——可是瞧来并不觉得大，倒是显出了他的结实。

这里的茶客走了不止一半。靠窗的这桌只有那军官跟谢老师。

谢老师老是干咳着，一面拿出东道主的派头来给对方倒茶，还问别人用过早点没有。

那个似乎不大懂得这些客套，只用了很简单的语句告诉谢老师——他是专诚来找他的。接着马上谈到了正题上，一点也没绕转弯。

“我是为观音坡那件案子——找您商量来的。”

这种干脆态度叫谢老师打了个寒噤。他勉强地笑着，右手按在茶壶盖上，视线打别人脸上移到了那件灰布中山装——颜色褪得成了黯白的，只有挂皮带的地方显出鲜明的灰色。接着又瞧着对方那双手：生怕他陡地掏出小洋枪来逼他到牢里去。于是他全身的肌肉都缩了起来，紧得五脏六腑一阵阵的胀痛。

可是劳副官始终保持了那种又谨慎又客气的样子，仿佛在别的部队的高级长官跟前接洽公事似的。略为报告了一下那天出事的情形，就正式提到了谢老师：

“您一定知道点儿：到底那些凶犯有几个，是些什么人——是不是我们营里的。本来地方上除了打土匪什么的，别的事我们管不着。可是这案子大家都说是我们营里的弟兄干的，为了我们部队的纪律就得查明是谁。所以我来找您商量一下。”

谢老师那张长脸成了灰色：

“呃，然而我……我……”

“呃，您听我说，”那个微笑着摆摆手，喝了一口茶，几个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准备要说许多话的样子。

趁这当口谢老师给添上了茶。手指可发了软似的，连茶壶也拿不动，壶嘴里出来的黄水就像一条绳子那么晃着。碗里满了出来，他费了大劲放下茶壶的时候，壶盖也差点没摔到地下。

有几位茶客照规矩该回去了的，现在他们可甘愿多呆一会：斜着眼珠子注意地瞟着这边。

那位军官的嘴不停地动着，手指在桌面上敲着画着。

谢老师那绷紧着的脸渐渐松了点儿。过会儿他透出了一口长气。这么过了两三分钟，他竟拿出平素那付舒坦劲儿抽起水烟来。脸上的皱纹也没像先前那么打着结，只是那付憔悴的颜色还没去掉。他向劳副官那面移近一下，把拿着纸枚子的手伸开得远远，小声儿的问：

“然而这样看起来，早晨程三先生对我讲的那些——想必真的是罗二先生的意思吗？”

“对，”那个的声音很沉重。“主使的人决不追问：龚县长跟我们营长也是这么个意思。现在您要是不肯帮忙，那——将来我们自己查出了凶犯，那就得牵联到许多人。”

谢老师踌躇了一会儿。他知道对方在瞧着他，可是他不敢抬起眼睛来，只盯着桌面上那些疤。这位副官的干脆劲儿虽然叫人不会疑心什么，他谢老师可总要想得周到些：要看明白这是不是给他当上。

对方拿起他的黑毡帽在手里玩着，这里停住了动作：

“您放心，这绝不是什么圈套，谢老师。我还卖您这个朋友么！罗二先生说往后他得给您个凭据，我们营长也可以向您担保：这案子没您的事。大家全要请您帮这个忙，不然的话……”

“我晓得，我晓得，”谢老师定着一双眼睛，嘴唇没力气地轻轻动几下。劳副官喊着堂倌。一面站了起来，把帽子戴上。

“请您考虑一下罢：我下午四点钟来领您的回音。”

那个全身一热，心一跳：像想到了情妇似的。他觉得他的敌人这么放松他，总有点儿别的玩意——这玩意他仿佛很知道是些什么。可是他得咬一咬牙：只要别人放一条生路给他，他甘愿牺牲一点儿。于是他心又一跳：现在在这当口竟成了他一生命运的关键，他隐隐觉得也许会因祸得福，要是他干得好的话。

把他紧紧绑在凳子上的绳子一下子就解开了似的，他轻松地站了起来。对劳副官摇摇手：他抢着要把茶钱写在他自己的账上。接着对那个堂倌解释着：他早晨也泡过一壶的，这回只能当是他出去一趟又回来，因此拢总只能算一壶茶的账。

可是那位军官已经掏出了铜子。于是谢老师一把挡住，假牙齿动呀动的说他的理由。一直等掌柜苦笑着承认了这办法，他们才走出来。

劳副官右手在帽檐边一举，再叮了一句“下午四点钟”。

街上那些屋子衬在一抹白云下面，黑的显得更黑，白的显得更白。什么东西都很新鲜明亮。这叫谢老师稍为有点吃惊——怎么自己竟像在屋子里关了几十年之后初次上街似的。

前面谢标六迎上了他，仿佛找到了自己的魂那么九死一生地叫：

“你还在这里呀！我当你是……”

接着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明他刚才急得要上吊，可又不敢公然跑进随缘居去。他右手背不住地抹着嘴角，鼻孔里咻咻地喘着气，又结里结巴问堂哥哥谈话的结果。

堂哥哥冷冷地瞟他一眼：

“慌什么呢！——真是大惊小怪！”

这位广货铺老板跟着走着，想说的一大串话都没法发出声音来。只是让两只手忙着，一会儿抹抹汗，一会儿擦擦嘴。

一进门可又遇见那三位副爷。他们像瞧见了他们长官似的，带种畏缩的神情站正了身子。对谢老师用一半鞠躬一半点头的姿势招呼一下，嘴里还嘟哝了句把什么问候的话。

这回谢老师干脆不理睬：低着脑袋一直没停步子。谢标六就发慌地瞧瞧他们三个，又瞧瞧他堂哥哥。

马上房门的一声响，“擦达！”——上了门。

易良发愣住了。他紧瞧着犹开盛，又向上房那边扫一眼，小声儿问：

“什么毛病，这是！”

“我操你妹子，嗨！”兔二爷唾出一口唾沫，莫名其妙地笑了笑。

太太小姐都打厨房里赶到了房里，对谢老师摆出一付又担心又惊慌的脸

色。接着太太就殷勤地叫端妹子替爹爹泡茶，还忙着找出老爷的旧鞋子来给他换：仿佛谢老师这趟能够安然回家，值得她这么来奖励他。等什么舒齐了后她马上就问到那件案子。

谢老师站了起来。于是三双眼睛都跟着他身子往上移了一步。

“一下子讲不清，”谢老师说。“我自然有办法。……你们总是慌做一团：一个小小波折也经不住。有什么用呢！”

一吃了中饭他就穿上了马褂，一句话不说地就走了出去。

家里都睁着眼瞧着他的背影，愣了会儿：不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不过从他那平静的脸色看来大概不会有了不起的祸害。太太就一下子惊醒了似的，叫端妹子到门口去张望一下——他爹往哪一方走。

那位家长出门就往南头那边去：当然不是去找六叔的。

娘儿俩瞎猜着，做娘的有点埋怨老头儿——总是什么事都不肯说。叫家里人放不下心。其实她有时候也有好主张。可是别人不听她的。这里她忽然住了嘴，侧着脸听着。于是她们听见那三位副爷在溜着俚腔哼小调子，还咕噜着说话。她脸子马上沉了下来，好像有乌鸦叫似的，呸地吐出唾沫，赶紧就拖端妹子逃到里面房里，还叫她卜个牙牌数看看怎样。

可是她们的谢老师正在不快不慢地走着，步子拿得很稳：显见得他很有把握。

二十分钟之后，他由门房师爷带进了罗二爷的书房。

罗二爷躺在藤床上，从脑顶齐下巴包着白色的布条。小膀子上贴着真正北京货的狗皮膏药。右手时不时去摸自己的胸脯。他今天可很有礼貌：客人一跨进门，他就吃力地点点头。

靠书柜的一张红木藤心椅上坐着程三先生，也规规矩矩对谢老师打个拱。

谢老师瞧着那位那付七孔八伤的样子，腮巴子跳了一下：他缠不明白现在他自己是在感觉到痛快，是还在可怜着别人。他掀着鼻孔没声没息地透出一口长气。

那碗蓝花盖碗的泡茶呈到了他面前，他于是觉醒到了自己的地位，就打定主意要开门见山地说个明白。他稳重地把上身转向着罗二爷那边，脸上埋着笑——眼角边打起一把扇形的皱纹。“我是有一件事来向二先生请示……”

主人拿右手动几下，打断了谢老师的话。脸上一点表情没有，只提高了嗓子叫别人知道他自己的意见：这还是程三先生劳副官他们说过的。那些。

谢老师老哼着“是，是，”一面把上身往前面弯一下。有时候就得瞟程三先生一眼：那一位可在抹着胡子，滚圆的脸上埋着微笑，看来竟有点福相。

说话的人似乎要表示郑重一点，这里坐了起来。他跟程三先生互相瞅了一下，歪着嘴角吸口气，用食指打着手势说：

“我向来讲一句算一句：我讲的不问主使的人就真不追问。冤家宜解不宜结。叫人家坐十年大牢，于我也没什么好处。不过我既然给了你这种方便，你也该帮我一个忙：棋盘角你们府上的祖坟，要请你们迁动一下，我就是这个意思。”

不知道为什么谢老师的腮巴肉忽然抽动了一下，声音也打了颤：

“这个自然要那个的，自然要……至于地价的话，自然要请二先生酌量，二先生随便赏一个……”

二先生第二次摆摆手打断他，认为这件事不妨待会儿再谈。现在顶要紧的，是那解冤除仇的约言得给一个不含糊的担保。

“正凶非查出来不可：李营长跟龚县长都追得紧。此外——哪个忘八蛋才牵涉到别的人。……老程，我们昨天的那个稿子呢？……谢老师你看，我要给你凭证的。”

于是程三先生像在自己家里那么着，在一个抽屉里翻出一张纸来。他仆在桌上，对谢老师仰着那张加官似的脸，手指点着那张东西谈着。有时候罗二爷还得插句把话，好像他俩在唱相声。

原来姓罗的打算要把那天的事当做路劫案报上去，这么就无所谓什么主使不主使。这张稿子算是由地方上的区董联名来证明这件事的，谢老师当然也得在上面署个名字。此外事主方面也得有个正式状子：为了要叫谢老师更放心些，这个稿子想请谢老师来包办。这里罗二爷还补充了一句：至于润笔当然要照送的。

谢老师赶紧呵呵腰，对别人拱拱手，笑得更厉害些：

“呃呃，那不敢当，那不敢当，二先生何必这样见外呢？”

这件事可办得千稳万妥：没有了谢家的干涉。那两个就把眼睛死盯住谢老师，怕他会逃走的样子。他们巴巴地等着那一位说出凶犯的名字来。

可是谢老师只咽了口唾涎，舌子舐着那几颗假牙。他很快地转着念头：他也许不妨卖一卖关子，先谈一下地价，这么着或者上算点儿。于是他很文雅地捧起蓝花盖碗来呷了一口茶。咳一声清清嗓子。

“棋盘角迁坟的事，不晓得二先生是不是马上……”

别人可要等一下子再谈这个。罗二爷甚至于用了叱责的劲儿叫他搁起这个问题。不过程三先生还是那么微笑着，他认为应该一桩事了一桩事：把那案子弄明白了再打算别的。

“是的，是的，是的。”谢老师眼对着罗二爷，脑袋轻轻点两下。

要是马上就把话题回过去，马上就告诉了那个秘密，似乎有点不大合适。谢老师就端起茶碗来耽搁了两三秒钟，并且还小心地瞧瞧四面，这才跨到罗二爷跟前。腰弯成四十来度，尽量地把脸凑过去，一面还时不时侧过来对着程三先生，表示他同时也向这一位说话。

“凶犯是哪个好呢？——就是——就是——住在舍下的那三个！本来我早就该过来报告二先生的，然而这几天……这几天……”

罗二爷一跳：

“只有三个？就是那三个？”

这连程三先生都诧异起来，嘴动着进出了一句什么。他们本来以为谢老师决不敢就叫家里住着客人干这件事的，一定是找了远一点的副爷们来做打手。可是竟……

“只有三个！”罗二爷叫。

这个数目仿佛是对他罗二爷的一个侮辱，他用力咬着嘴唇，瞪着眼瞧着谢老师，像要咬人一口的那种脸色。

那个的笑脸渐渐有点支持不住了。可是还在腮巴上死命用着劲，嘴角就哆嗦起来。

陡然——罗二爷的伤处发了痛，“嗯”的哼了一声，马上又倒了下去。

谢老师赶紧收了笑容，换上一付发慌的脸色，用种又着急又伤心的声调问别人什么地方难受。他上身更俯下了些，伸着两手要去抚摩的样子，可又

不好意思触到对方身上去，手就停在半路里晃着。一直到罗二爷摇摇头说不要紧，他才透过一口气来：

“唉，真是！如今还痛不痛，痛不痛？”

接着他努力要替自己洗刷一下：观音坡那回事他其实没嘛使别人去干，完全是那些侂子好管闲是闲非。他要把自己的态度更叫人明白些，就干脆用了痛恨的口气来议论那些粗家伙。一面说一面看着那两位的脸色，有时候还插句把问话想叫别人答腔。

听众没开口，让他吐出来的一个个字有弹性地跳着。这间书房竟像是空空洞洞的。他听见自己说话的噪音，忽然有点害怕起来。

可是罗二爷想到了一些另外的事，跟程三先生低声商量着。他们于是叫谢老师写出那三个凶犯的名字，打算马上告诉李营长。谢老师才换了个题目：立刻把声音收小，很忠心地说出了一个更稳当的办法。

“然而我看不如这样：二先生可以交给我一点东西——无论什么东西，我就叫舍六弟拿去藏到那些侂子的床里，这样一来就可以查出赃物来，唔。二先生看如何。”

不过那两位认为要快点下手，不然就会漏风。并且可以说是抢去了银子钱——查不查得出赃都不在乎。

这天整个下午，谢老师一直呆在罗花园，连劳副官的约会也不算回事了。

他在那里替罗二爷写好了状子，才谈到棋盘角迁坟的买卖。他们谈得几乎要决裂：买主只肯出二十块钱，这数目小得叫谢老师吓一跳。可是罗二爷的老脾气又发作起来：

“你不肯就拉倒！那我也不必做烂好人帮你的忙！我要叫那三个正凶咬出主使的人来，哪个该吃官司就吃官司！——公事公办！”

程三先生调停了好一会，结果是谢家答允那个地价，不过迁坟的工钱得由买主付出。今天先收五块，叫谢老师写个凭据——证明他出让了那块地。

谢老师嘴角发白，颤动着没发出声音来。

“真背时！棋盘角的坟地，三位副爷：拢共只值二十花边！”

然而到底有个好处：往后他可以天天来亲近罗二爷。于是他竟在那里吃了晚饭，还亲眼瞧见他写好的状子给送了出去。他就跟他们大声地谈到狗皮膏和云南的白药：罗二爷的一切他都挺关心的。第二天一到随缘居，跟程三先生谈的头一句话就提起罗二爷：

“明天想请罗二先生到舍下吃便饭，你老兄做陪客。然而不晓得他老人家肯不肯放驾哩，就是。”

他决计要找谢标六商量一下：这回当然该哥儿俩合请。于是他很急地拖住程三先生，拍拍那个的肩膀，嘴里的假牙齿动呀动的：

“罗二先生那里务必请老兄去作个说客：先容一下，我这里再正式下帖子。一定要请他老人家放驾，给做小弟的一个面子。如何？一定罢，唔？唔？一定罢。”

（1936年2月，上海文学出版社）